荷兰长篇小说译丛

隐藏的力量

〔荷兰〕路易斯·库佩勒斯 著
黄勇民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De stille kracht

这是一部西方文学的经典之作。以荷属东印度群岛（今印度尼西亚）为故事背景，讲述殖民者在当地的衰败覆亡。其中对热带亚洲的魔法、鬼魂、鸟鸣、林木、高温以及爪哇人神秘又带有敌意的态度的描写，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使此书进入了西方文学名著的行列。

这部小说真正动人的魅力在于，所讲述的不只是白种西方人与东方人之间的不同，而是人类受制于时代与环境，他们所谓生命的过程，只不过是世界历史洪流中的一波涟漪。

库佩勒斯感情真挚，简洁朴实，有惊人的洞察力。他具有天才的烙印和气度。

——艾德蒙·戈斯

对欧洲悲剧的深刻见解使库佩勒斯成为一位伟大作家。其作品特别具有现代性。一位荷兰阔少以华丽文字记述的世纪末颓废衰败，如今读来竟如此生动，的确非同凡响。

——《纽约时报书评》

这本小说惊人地鲜活……对冲突世界的描述，堪与巴尔扎克和左拉相媲美。

——《南德日报》



ISBN 978-7-5321-3248-5

9 787532 132485 >

定价：21.00元



〔荷兰〕路易斯·库佩勒斯　黄勇民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隐藏的力量/[荷]路易斯·库佩勒斯著;黄勇民译.-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2
ISBN 978-7-5321-3248-5
Ⅰ.隐… Ⅱ.①路…②黄… Ⅲ.长篇小说-荷兰-现代
Ⅳ.I56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1910 号

责任编辑：海力洪
封面设计：周志武

隐藏的力量
[荷]路易斯·库佩勒斯 著 黄勇民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5 插页 2 字数 176,000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300 册
ISBN 978-7-5321-3248-5/I·2469 定价：21.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62662100

译　　序

荷兰作家路易斯·库佩勒斯(Louis Couperus)的著名小说《隐藏的力量》是一部荷兰殖民文学经典,欧洲文学中的一朵奇葩;1900年以荷兰语发表后,先后被译成英语、德语、法语等多种文字,受到了文坛的高度赞扬,被誉为"他那一代人中最伟大的荷兰小说家","完全可以与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媲美";更受到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王尔德(Oscar Wilde)、戈斯(Sir Edmund Gosse)、波伊斯(John Cowper Powys)、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等著名作家的喝彩。1923年路易斯·库佩勒斯去世时,英国文学史家和评论家戈斯悲痛地说,路易斯·库佩勒斯"感情真挚,简洁朴实,有惊人的洞察力。他具有天才的某种烙印和气度。获悉他去世了,我十分悲伤……欧洲文学因而减色不少"。一百多年过去了,路易斯·库佩勒斯小说的影响和魅力依旧,《纽约时报书评》不久前还发表评论文章盛赞此书。

那么,《隐藏的力量》究竟有何魅力,能使它在一个多世纪中受到人们的持续追捧呢?

《隐藏的力量》书写了一出时代的悲剧。通过荷兰殖民行政官万·乌迪吉克的兴衰浮沉,生动展现了欧洲殖民主义悲剧般的结局。作为爪哇拉布旺吉的首脑,万·乌迪杰克住的是宏伟辉煌的花园官邸,娶了至少三任妻子,第二任妻子尤其年轻漂亮,另外还有私生子;身边佣人侍从成群,有众多囚犯帮助打理花园和杂务;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出门有人吆喝开道,进门有人低头哈腰,可谓享尽荣华富贵,风光无限。可就是这样一名八面威风的西方殖民官,最终却不敌爪哇的隐藏的力量,在看不见的敌人面前落荒而逃,疾病缠身,筋疲力尽,最后不得不辞官而去,在一个偏僻的山村了结余生。让人读来感慨万分。

小说对以阿迪宁格利兹家族为代表的当地望族的生活描写非常细腻和生动,可以说是入木三分。它向读者描绘了一幅十九世纪末东南亚一带统治者堕落生活的画卷,使人们亲眼目睹了这些土著亲王及其家人奢淫的生活——赌博、吸毒、狂饮、懒惰、鱼肉百姓、寻欢作乐,一切的邪恶几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它们的影子。这种具有东南亚色彩的王族生活对于域外的读者来说有着奇特的震撼力。此外,作家寥寥数语就能活灵活现地勾画出爪哇人的悠闲、懒散、随意、放肆,东南亚人的生活习性跃然纸上。同时,这一地区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气候特征也在作家的笔下惟妙惟肖地铺展开来,犹如一幅彩色的中国画,绚丽多彩,奇异无比,令人陶醉。

《隐藏的力量》呈现出对一个时代各式人物错综复杂关系的精妙描写:殖民时期荷兰殖民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殖民官员与王族成员之间的关系、殖民高级官员与下属的关系、殖民官员眷属之间的关系、爪哇王族与普通百姓之间的关系等等,纵横交错、栩栩如生,其

中埋藏的深刻的历史感发人深省——荷兰行政长官对爪哇亲王软硬兼施，一面拉拢王族成员，破例让老亲王与他同乘一辆马车，另一方面又用武力要挟，迫使亲王就范，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长期统治这个国家；但是，有着悠久历史的爪哇王族表面上唯唯诺诺，对荷兰统治者惟命是从，而实际上却在暗中抗争，伺机反扑，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才是真正的强者。荷兰行政长官万·乌迪杰克在普通爪哇民众面前威风凛凛不可一世，可是他的家庭却危机四伏，濒临崩溃的边缘，这也是导致他垮台的一个重要原因；他的第二任妻子莉奥妮生活腐化，既与继子通奸乱伦，又诱惑女儿的男朋友与之偷欢，更与家中来往的男客偷情，几乎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淫妇；他的儿子西奥游手好闲，长期闲在家中与继母纠缠不清；他的女儿多蒂为了与继母争夺情人，不惜撕破脸皮；他的私生子在暗中捣蛋，书写匿名信。殖民官员家庭中亲人之间相互咬牙切齿，刻骨憎恨，几乎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毫无亲情可言，这种复杂的冲突远远超越了家庭矛盾的范畴，它暗示着殖民主义者面前的困难是不可克服的，他们的灭亡将是必然发生的。

书名为《隐藏的力量》，但是"隐藏的力量"究竟为何物？究竟是何种力量如此强大，竟能令不可一世的殖民主义者病的病，走的走，离的离，散的散，下场悲惨——闷热的天气？潮湿的气候？幽灵鬼怪？长官的私生子？爪哇王族？宗教的力量？小说似乎都提及或暗示了，但似乎都不单为万·乌迪杰克和他同僚们败落的根本原因。那种"隐藏的力量"究竟为何书中并没有明确指出，它成为一个悬念，给读者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路易斯·库佩勒斯是家中最小的男孩，成长在女性世界里，幼时

与母亲和姐妹们一起生活，几乎足不出户。他日后的同性恋倾向很可能与这种生活有关。他的小说对女性人物的描写异常精到和细腻，从某种程度上说，较之于对男主人公的描写显得更为成功。除《隐藏的力量》外，路易斯·库佩勒斯还著有《小灵魂》、《光之山》、《老人，往事》、《命运的脚步》等名作。他的成功可以说得益于他独特的个人经历：他的父亲出生在巴塔维亚，是位高级殖民司法官员，他们的家族在爪哇拥有一个咖啡种植园，在巴塔维亚中心广场边有一栋宽敞的住宅；他的兄弟姐妹亲戚朋友大多在东印度群岛度过他们的大半生，不是担任殖民官员就是嫁给殖民官员；他妻子的一位亲戚是位殖民地的总督，向他提供了写作小说所需了解的官方文件，使得小说更加真实的贴近了殖民地的生活；他自己也曾在那里长期生活或旅居，《隐藏的力量》就是在他成名之后第二次旅居东印度群岛时写成的；当时，他已经预见到荷兰在爪哇的殖民统治前途暗淡，行将崩溃，因而整部小说充满灰色悲观的情调。

曾有批评之声抨击路易斯·库佩勒斯文风奢华，矫揉造作，同时也有人批评他的作品性欲倒错，腐朽淫秽。这些评论曾令他的书在荷兰一度遭到冷遇和摈弃，库佩勒斯当时也灰心丧气，宣布从此不再写作。但是，这一切都无法阻止他的小说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他的作品如此独特，生机勃勃，不可能随岁月的流逝而消亡。《隐藏的力量》中文版的问世，一定会再次引起人们对荷兰文学的兴趣和重视，路易斯·库佩勒斯也将为中国读者提供一种独特的阅读体验。

黄勇民

2007年5月28日于复旦大学

第一章

那天傍晚，饱满的月亮带着悲伤。它早早升起，在落日的余晖中像一个巨大的血红的圆球，与“长街”上罗望子树后面的火红落日竟也有几分相似。当它在惨白的天空中冉冉升高，便慢慢褪去了那悲伤的神色。死一般的寂静像一张无声的网渐渐笼罩一切，仿佛漫长的午休之后，傍晚的安宁正在开始，不受生活的一时之扰。傍晚的空气凝滞，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小镇上空悬着沉沉的静谧。小镇里白色的别墅和柱廊掩映在大街和花园的树丛间，这无精打采的夜晚仿佛厌倦了东方季风时节酷热的白天。一间间无声的屋宇躲进了死一般的寂静之中，藏匿进花园的绿阴丛里。这些别墅分布均匀，错落有致，外边一排排用石灰水刷过的巨大花盆闪烁着微光。四周不时有零星的灯点亮。突然，一条狗汪汪直吠，另一条遥相呼应，把这压抑的宁静划破，久久不止：狗的怒吠嘶哑，气喘吁吁，充满敌意；随后，它们突然停止了吠叫，无声无息。

长街的尽头，行政长官的居所远远坐落在花园的后面，在巨大无花果树丛黝黑的阴影中显得低矮、鲜明。暮色将别墅用花砖装饰的

屋顶轮廓弯弯曲曲地勾画了出来，一个屋顶紧挨着另一个屋顶，逐渐消失在屋宇后面花园的阴影中。简朴的线条似乎正在汇集：每个长廊和游廊之上的屋顶，每个房间之上的屋顶，都渐渐汇入由众多不规则屋顶组成的一道长长的轮廓线之中。不过，正门处，前厅白色的柱子高高耸立，门廊白色的柱子与之相映成趣，高而闪亮，威严庄重。柱子与柱子间隔宽颇大，给人一种大气且豁达的空间感，进门便觉奢华庄严，似乎来到了一个宫殿。穿过敞开的大门，就可以见到昏暗景色中的中央走廊，一直通向后面。走廊里点着一盏闪烁不定的灯。

有个男仆正在点亮房子边上的灯笼。半圆的巨大白柱雕刻着玫瑰和菊花，房屋正面左右两侧遍刻着棕榈树和杯芋。一条宽宽的沙砾路是私人车道，通向有白色柱子支撑的门廊；接着映入眼帘的是干枯的草坪，四周花盆环绕，中间一个雕花石垫上置放着一个巨大的花瓶，瓶中插着一束高高的蒲葵。唯一鲜绿的颜色是蜿蜒曲折的绿色池塘，水面上漂浮着睡莲巨大的绿叶，它们相互簇拥，宛如一个个绿色的圆盘，绿叶之间零零星星点缀着一些荷花似的发亮的花朵。池塘边一条小路弯弯曲曲，在一个铺着鹅卵石的圆形空地上，竖立着一根高高的旗杆。旗帜已经被取了下来，这是每天傍晚六点的惯例。一扇大门将这个宅院与长街隔了开来。

阔大的院子寂静无声。院落正被那青年男仆点上的灯吃力地照亮，前厅里枝形吊灯上的一盏灯和屋里的另一盏暗弱地燃亮了，就像宫殿里的两盏夜明灯。屋里的立柱、消遁不见影迹的屋顶，不知怎么地勾起了人们童年的梦幻。几个身穿深色制服的男仆坐在办公室外面的台阶上窃窃私语。过了一会儿，他们中有人站起身来，轻轻地、悠闲地走向高高悬挂在院子尽头角落里佣人房间边上的一口青铜

钟。走了百步左右，来到铜钟前，他缓缓撞了七下，钟声久久回响。撞钟人用一根黄铜棍撞钟，铜钟发出低沉的隆隆声，每一声都会被起伏荡漾的回声拖得很长很长，形成深沉激越的震颤。狗群又开始狂吠。那男仆身上有一股孩子气，身材修长，穿着黄色镶边的蓝色布质夹克衫，裤子上饰有黄色条纹。他又慢慢地、静静地从原路返回，回到其他仆人中间。

此刻，办公室的灯亮了，毗连卧室里的灯也亮了，灯光从软百叶窗的缝隙间透了出来。房间的主人高高的个子，身穿黑色夹克衫和白色短裤，他穿过房间，召唤外面的仆人：

“来人哪！”

男仆领班屈膝走近主人，在他的面前蹲下身来。

“去把多蒂小姐叫来！”

“多蒂小姐出去了，老爷。”领班双手合拢，毕恭毕敬低声地说。

“她到哪里去了？”

“我没问，老爷。”领班边打拱，边说不知情。

行政长官沉思片刻后说：

“我的帽子，我的手杖！”

依然恭敬屈膝、沉默寡言的领班急匆匆穿过房间，蹲下身递上军便装的帽子和手杖。

行政长官离去了。领班急忙随行，手里拿着火绳，那是一根长长的缓燃油绳，领班不停地来回挥动燃烧的一端，这样，黑暗中若有人经过，也许就能看见他的主人了。行政长官缓步穿过花园，来到长街。这条种满罗望子果树、奢华的大街两侧坐落着镇里名人们的别墅。灯光暗淡，死气沉沉，显然鲜有人住。一排排用石灰水粉刷过的

花坛在昏暗的暮色中闪烁着光芒。

行政长官首先经过秘书的家，然后是大街对面的女子学校，接着是文书的家、饭店、邮局以及刑事法庭庭长的住宅。长街的尽头耸立着天主教堂。再往前走，过了桥，就是铁路车站。车站附近有个巨大的欧洲商店，那里的灯光比其他大楼的明亮。月亮已经爬得更高了，爬得越高，银色的月光就更加明亮。此刻，月光照亮了白色的桥、白色的商店、白色的教堂——所有的一切都围绕着一个广场建造，一个没有树木的开阔空间，在它的中央，有座小小的纪念尖塔，是镇上的钟楼。

行政长官没有遇见任何人；不过，偶尔会有个爪哇人像移动的影子一样从黑暗中现身，这时，领班便在主人身后故弄玄虚地挥动火绳点燃的一端。在通常情况下，爪哇人就会识相地退缩到路边，疾步走开。有时遇上个无知的当地人，刚刚从乡下来到镇上，不懂规矩，从他们身边走过，恐惧地看着那个舞动火绳的领班一边错身而过，一边在他的主人身后咒骂，因为这个乡巴佬没有一点礼貌。一辆大车（或者说是一辆二轮小马车）驶近了，领班又在黑暗中一遍又一遍舞动他那个燃烧着的小小火星，示意驾驭马车的人避让。可是，赶马车的人既不停车，也不下车或是蜷伏在他的小马车上，而是蹲坐在车上，沿着离道路较远的一边继续赶路。

行政长官的脚步坚定而又敏捷。他折向小广场的右侧，此时正途经新教教堂，朝一栋漂亮的别墅走去。别墅装饰着细长完美的爱奥尼亚石膏柱子，枝形吊灯上的石蜡油灯明亮辉煌。这里是肯考迪娅俱乐部。台阶上坐着两个身着白色外衣的当地仆人。一个穿着白色套装的欧洲人，一名管事，正沿着游廊走着。不过没有人坐在巨大

的杜松子苦艾酒桌边,宽大的藤椅张开它们的双臂,徒劳地等待着客人。

管事见到行政长官,立刻鞠躬行礼,行政长官举起手指回了触帽礼,随后走过俱乐部,拐向左侧。他沿着一条小巷行走,途经一间间黑暗的小屋。他又拐了个弯,沿着运河般的小河入口行走。马来三角大帆船一艘接一艘地停泊在岸边;水面上沉闷地传来阵阵马都拉海员单调的哼唱声,升腾起一股鱼腥味。经过港务长办公室,行政长官走上了伸入海水中一段距离的码头。码头的尽头是一座小灯塔,像一座微型埃菲尔铁塔,它的铁架像一个蜡烛架,顶上装着一盏灯。行政长官停住了脚步,深深地呼吸夜晚的空气。风突然变得异常清新,刮起了强劲的南风,从水面上迎面吹来。日复一日,每天这个时刻都会起南风。不过,有时风会突然减弱,令人感到意外,仿佛风的翅膀被击伤,一下变得无能为力,于是,汹涌的海水再次退去,直至泡沫飞溅的浪花变成平稳的卷浪,在月光下白花花的,长长的淡色线浪闪动着点点的磷光。

海上传来悲哀的歌唱,听来凄凉而单调;一张风帆浮动在黑暗之中,像一只巨大的夜鸟;一艘有着高高弧形艏柱的三角大帆船酷似古战舰,平静地滑入运河。地球上一切微不足道的东西,在这无边无际的天空底下,在这磷光闪动遥远僻静的海面上,都成了一种愁思、一种默示。万物在夜空中飘浮,魔幻般地激起一种被压抑的神秘感……

一位身材高大强壮的男人叉开双腿站在那里,呼吸着一阵阵懒懒的海风;他因工作,因在办公桌前坐的时间太久,因考虑荷兰小硬币问题而感到劳累。小硬币改革是个大问题,要废除小硬币,总督让

他亲自挂帅。这个高大魁梧的男人办事牢靠，头脑清醒，决策果断（因为长期执政当权）；尽管他有一种对于感情的渴望，但他也许没意识到漂浮在这个乡镇、这个他所管辖地区首府上空的黑色的神秘。他模糊地渴望有孩子的双臂搂住他的脖子，渴望身边响起他们尖声尖气的叫喊，渴望有年轻的妻子带着微笑等候着他。他没有明确表达过这种情感，他不习惯沉溺于苦思冥想：他太忙了，白天时间被各种各样的事务塞得满满，根本无暇顾及那些儿女情长的事情，也无暇正视他那被压抑的种种青春冲动。不过，这种情绪却是不容压抑的，就像是他宽阔胸膛里的一种压力，一种病态的温柔，一种感情上的不悦；在他的身上，他的岗位赋予他的权力完全融入了他专断的性格之中；他习惯于进行悠闲的活动和广泛多样的工作，尽管他此刻正站着呼吸来自海上的自由气息。

今晚，一种渴求，一种欲望，某些怀恋之情充满了他的思绪，胜过以往任何时候。他感到孤独。孤独几乎一直萦绕着这位当地政府的首脑，人们要么拘谨地接近他，微笑着敬而远之，为了交谈而交谈；要么唐突失礼，一本正经，公事公办。尽管他已经成家当了父亲，但是他依然无法赶走孤独。他想到了他的大宅，想到了妻子和孩子们。他感到孤独，只有工作支撑着他。这是他生活中唯一的乐趣，填满了他所有醒着的时间。他总是想着他的工作酣然入睡，清晨醒来首先想到就是与他管辖区有关的某件事情。

此时此刻，他厌倦了。呼吸着海风，在吸入大海凉爽气息的同时，他也吸入了它的忧郁。东印度洋群岛神秘的忧郁，爪哇海域萦绕心头的忧郁，借着飒飒作响、神秘莫测的风的翅膀从远方疾驰而来的忧郁。不过，他天生不愿屈从于神秘的事物。他拒绝神秘。这里没

有神秘。这里只有大海和凉爽的海风，只有来自远方海洋的气味，一种鱼腥、花香和海草的混合味。凉风一来，却被吹得无影无踪。此时此刻，有的只是放松的心情；然而，他不由自主地感到，如此神秘的忧郁正趁他稍不加防备，要偷走这个傍晚。他相信这种心情与他的家庭有关：他乐意让家庭关系更加紧密，更加适合作为父亲和丈夫的他。如果确实存在忧郁，那么就是为了它而忧郁。忧郁并非来自海上，也不是来自遥远的天空。他拒绝屈从于任何突如其来的感觉。他更加坚定地踏了踏脚，挺了挺胸，扬起他勇敢的头颅，用力吸入大海和海风的味道……

领班蹲在地上，手里拿着慢慢燃烧的火绳，全神贯注地窥视着他的主人，心里好像在想："这些荷兰人，真奇怪！现在他在想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选择这个时候，这个地点……现在四处全是海鬼。水下有鳄鱼，每条鳄鱼就是一个海鬼……瞧，人们正在那里向它们献祭呢：灯塔下面的小竹筏上放着芭蕉、米饭、牛肉干和一个煮老的鸡蛋。老爷在这里做什么？这不是个好地方，这里不好，祸害，祸害啊！……"

他的目光在他主人背后上下扫视，而主人却只是站在那里，凝视着远方。他在看什么？海风呼啸，他看见什么啦？真奇怪，这些荷兰人，真怪！

行政长官突然转身往回走，惊讶的领班急忙跟上他，边走边吹亮手中火绳的顶端。行政长官按原路返回；这时，俱乐部里有一个会员正坐在那里，向他打招呼；两个身着白衣的年轻人正在长街上散步。狗又叫了起来。

走近官邸的时候，行政长官看见院落正面的另一个入口处附近，

有两个白色的人影，是一名男子和一个姑娘，他俩消失在无花果树丛下的阴影里。他径直朝他的办公室走去；另一个仆人迎上前来，接过他的帽子和手杖。随后，他在办公桌前坐了下来。晚餐前，他还有时间工作一个小时。

第二章

几盏灯同时亮着。事实上，四处的灯都点亮了，只有宽大的长廊里没有亮光。在整个宅院里和房屋内，枝形吊灯上点燃了二三十盏石蜡灯和灯笼；不过在整栋房子里，这些灯仅仅提供了一种朦胧的黄色的光照。花园上空月光如泻，照得一个个花盆亮闪闪的，映得池塘波光粼粼；在明亮的天空底下，无花果树丛宛如柔软的天鹅绒。

第一遍晚餐的锣声已经响过。在前厅里，一位小伙子双手托着后脑勺，躺在摇椅中来回摇晃。他感到百般无聊。一位年轻的姑娘沿着长廊走了过来，独自哼唱着，似乎在期待什么。房屋按照内地住宅的习惯装饰，艳俗华丽。前厅的大理石地面洁白光亮，像一面镜子；廊柱之间放着高高的盆栽棕榈树；大理石餐桌周围摆放一张张摇椅。在第一个与前厅平行的内厅里，靠墙放着一排椅子，好像正准备举办一个永久性招待会似的。第二个内厅从前院一直延伸到后院，尽头与宽大的走廊相连，涂金的檐口悬挂着红色的绸缎门帘。一扇扇房门之间的白色空间里要么挂着镀金框架的镜子，下端支靠在大理石的螺形托脚小桌上，要么挂着平版印刷品——在东印度洋群岛，

他们叫做“绘画”——有骑马的凡·戴克①、威尼斯宫殿的台阶上总督接见保尔·韦罗内塞②、莎士比亚在伊丽莎白的宫廷上以及塔索③在埃斯特宫;不过,在最大的一个空间,一个冠状的镜框里,挂着一幅巨大的蚀刻画,那是威廉敏娜女王④身着加冕袍的肖像。在中厅的中央有一个红色的绸缎褥榻,顶部有棕榈树遮阴,此外,还有很多椅子和桌子;到处都是巨大的枝形吊灯。一切都摆放得井井有条,但又显得张扬奢华,令人感到很不自在,好像随时准备举行下一次招待会似的,并无舒适的一隅。在石蜡灯——每盏枝形吊灯只点亮一盏——昏暗的灯光下,悠长宽敞的走廊一直向前延伸。

第二道晚饭锣声响了。在后厅里,一张长桌——太长了,好像它总在等候客人——已经摆好了三人就餐的座位。司膳总管和六名男仆站着等候在服务桌和两个餐具柜旁。司膳总管立刻开始给汤盘盛满汤,两个男仆将三个汤盘端到餐桌跟前,放在餐盘上折叠好的餐巾上。随后,他们再次等候,与此同时汤里的热气冉冉上升。另一位男仆给三只平底玻璃杯放满大冰块。

姑娘哼着小调走了进来。她大约十七岁,长得很像她离婚的母亲。她母亲是行政长官的第一任妻子,一位面容姣好的贵妇人,目前

---

① 凡·戴克(Van Dyck 1599 - 1641),佛兰西斯画家,英王查尔斯一世宫廷画师。

② 保尔·韦罗内塞(Paolo Veronese 1528 - 1558),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威尼斯画派的主要画家。

③ 塔索(Torquato Tasso 1544 - 1599),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诗人。

④ 威廉敏娜(Wilheimina 1890 - 1948),荷兰女王,早年有其母摄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入侵荷兰时在伦敦领导流亡政府,1945 回国,后让位给女儿朱利安娜。

住在巴塔维亚，据说在那里经营一家秘密赌馆。那年轻姑娘肤色呈淡淡的橄榄色，有时会显出一丝红润。她长着一头漂亮的黑发，鬓角处自然鬈曲，用一个非常厚重的圈套了起来；黑色的眼球虹膜晶莹闪亮，蓝白色的眼珠含情脉脉，浓密的眼睫毛上下扇动。她的嘴小而丰润，上嘴唇隐约可见一线黑色的柔毛。她的个不太高，不过却相当丰满，像一棵催熟的玫瑰，过早地盛开。她穿了一件白色的凹凸针织衬衣和一件白色亚麻镶边短罩衫；脖子上围着一条鲜艳的黄色缎带，衬着她橄榄色的青白皮肤。有时候，因为突然一阵激动，热血沸腾，她的皮肤顿时泛红，显得充满活力。

那个男青年迈着悠闲从容的步子从前厅走了进来。他长得像他父亲，高高的个子，熊腰虎背，金色的头发，浓密的金色八字须。他不过二十三岁，可看上去有二十八岁。他穿着白色的俄罗斯亚麻套装，戴着短衬领短领带。

万·乌迪杰克终于来了：好像他总是很忙，好像他只是在工作间隙抽空前来吃晚餐。

"妈妈明天什么时候到达？"西奥问。

"十一点半，"万·乌迪杰克回答；随后转身对他的贴身仆人说，"卡里奥，记住，明天十一点半到车站接太太。"

"记住了，老爷。"卡里奥低声说。

上鱼了。

"多蒂，"万·乌迪杰克问，"刚才你和谁在门口？"

"在……门口？"她柔声道。

"对！"

"……没和谁在一起呀……也许是西奥吧！"

“刚才你和妹妹在门口?”万·乌迪杰克问。

男青年皱起浓密的金色眉毛。

“也许是吧……不知道……记不清了……”

三人一阵沉默。他们匆匆吃着晚餐,因为坐在餐桌前,他们都感到厌倦。五六个身着红镶边亚麻白衬衫的仆人蹑手蹑脚轻轻走动,上菜敏捷无声。牛排和沙拉端上来了,然后是布丁、水果。

“老是牛排。”西奥嘟哝着。

“说得对,这个厨师!”多蒂笑着说,笑声带着点沙哑。“妈妈不在这里的时候,她总是烧牛排;妈妈不在她就无所谓了。没想象力。真让人受不了……”万·乌迪杰克回办公室的时候,他们在晚餐上已经花了二十分钟。多蒂和西奥悠闲地朝住宅的前院走去。

“太无聊了!”多蒂打着呵欠说,“走,我们去打台球!”

在第一内厅绸缎门帘的后面有一张小台球桌。

“那就走吧。”西奥说。

他们玩了起来。

“为什么撒谎说我刚才跟你一起在门口?”

“噢……啧!”多蒂说。

“嗨,为什么呀?”

“没必要让爸爸知道。”

“谁和你在一起?是埃迪?”

“当然啰!”多蒂说。“嘿,今晚乐队有演出?”

“我想是的。”

“走,我们去吧!”

“不去,我不想去。”

"啊呀,为什么不去?"

"我不想去。"

"去吧!"

"不去。"

"和妈妈一起……你就去了,对吧?"多蒂生气地说,"我很清楚。和妈妈一起,你总是去听乐队演奏的。"

"你知道什么呀……你这个小姑娘!"

"我知道些什么?"她笑着说,"我知道些什么?我知道我知道的事情。"

"哼!"他边说边逗她,挑明了,"你和埃迪,哈哈!"

"那么……你和妈妈!"

"你疯了吧!"

"别在我面前装蒜了。再说了,人人都这么说。"

"让他们去说吧。"

"可这太过分了!"

"呸,见鬼去吧!"

他扔下台球杆,朝前屋走去。她跟在他后面。

"西奥……别生气。一块儿去听音乐吧!"

"不去!"

"我不会再这么说了。"她劝哄着恳求道。

她担心他会一直生气,那样的话,她将无人做伴,然后无聊而死。

"我答应过埃迪,我不会一个人去的……"

"除非你不再说那些乌七八糟的话。"

"好的。我答应。西奥,亲爱的,对,那就走吧……"

她已经在花园里了。

万·乌迪杰克出现在他办公室的门口,办公室的门总是开着的,但有一道大屏风将它与内厅隔开。

“多蒂!”他高声叫道。

“什么事,爸爸?”

“明天你一定要让妈妈的房间里有鲜花,好吗?”

“没问题,爸爸……我会办到的。”

“你到哪里去?”

“和西奥一起……去听乐队演奏。”

万·乌迪杰克满脸通红,非常生气。

“去听乐队演奏?你应该先征求我的意见!”他大声说道,突然变得怒气冲冲。

多蒂撅着嘴满脸不悦。

“不知道你到哪里去,我是不愿意你外出的。今天下午你也到外面去了,我还想过让你陪我去散散步呢。”

“好吧,那么就算了。”多蒂说着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如果你想去,就去吧,”万·乌迪杰克说,“不过,你得先听听我的意见。”

“不,现在我不在乎啦,”多蒂边哭边说,“算了!不去看演出了!”

他们能够听见远处传来第一阵乐曲的旋律。是从肯考迪娅公园传过来的。

万·乌迪杰克回到了他的办公室。多蒂和西奥怒气冲冲地一下子坐进了阳台的两把摇椅里,狂躁地来回摇晃。椅子在光滑的大理

石地面上滑动。

“走,”西奥说,“我们走吧。埃迪在等你呢。”

“不,”她板着脸说,“没意思。明天我要告诉埃迪,我爸爸是那么的绝情。他坏了我的兴致。还有……明天我不给妈妈的房间里放鲜花了。”

西奥咧嘴一笑。

“嗨,”多蒂低声说,“这个老爸……真是的! 总是这么多情,说让我放鲜花的时候脸还红了!”

西奥又笑了,他随着远处传来的乐曲哼唱了起来。

第三章

次日上午十一点半，西奥乘四轮马车去火车站接他的继母。

这时，万·乌迪杰克正和往常一样在处理警方的案子，所以没对儿子说什么；不过，从办公室出来时，他看见西奥上车走了，心里觉得这孩子还真不错。他仍把西奥当成孩子一样，宠着惯着，常常因为西奥年轻气盛而与他发生争执，不过那种父母对孩子的溺爱依然在他的心中升腾，在不可抗拒地涌动。在这个时刻，他更加喜欢儿子，而不太喜欢多蒂，因为今天早晨多蒂还是绷着脸郁郁不快，没有给他妻子的房间里放上鲜花，结果他不得不叫卡里奥去办这件事。此刻，他感到很内疚，几天来他没有对西奥说过一句好话，他决心尽快对儿子好一点。这孩子让人捉摸不定：三年来，儿子至少在五个不同的咖啡种植场干过，现在又没工作了，在家里吊儿郎当无所事事，好像总在寻找什么东西。

西奥在车站等了没多一会儿火车就抵达了。他立刻就看见万·乌迪杰克夫人和两个小男孩，雷内和里卡斯——两个小混血儿，模样不像他——她的两个儿子，还有她的佣人尤丽普。几人一道回巴塔

维亚度长假。

西奥扶着继母下车，站长殷勤地向行政长官的妻子致意，她点头回礼，仪态大方地笑了笑。她依然微笑着，有点暧昧地让她的继子吻了吻脸颊。她个子高挑，肤色白皙，头发金黄；她年纪刚过三十，仪表雍容娇柔，有着生在爪哇、父母双方都是欧洲人的女儿特有的长相。她身上有某种立刻引人注目的东西。那是因为她白皙的皮肤，奶油般柔软细腻的面容，浅浅的金黄色头发以及奇异的灰色眼睛不时眯缝着，总呈现给人以一种难以捉摸的表情；那是因为她始终面带微笑，有时笑得非常甜蜜迷人，但常常显得有些不堪重负和倦怠。初次见面，人们根本无法摸透她那眼神后面是否隐藏着什么，是否有着更深层次的含意，何种心灵深处的东西，或者那只不过是看看而已，笑笑罢了。那眼神和笑容都有那么一点暧昧不清。然而，人们很快发现在她的笑容里有一种了无期待的淡然，好像她对什么都满不在乎，好像天塌下来对她也没什么关系，好像她对此只会笑而观之。

她的步态悠闲从容。她穿着一件粉红色凹凸针织衬衫和前胸敞开的女短外套，腰间系着一根白色绸带，头上戴着一顶白色水手帽，帽子上系着一个白色的绸缎蝴蝶结。她的夏季旅行装与站台上其他一些女士相比显得非常漂亮时髦。那些女人穿着浆得硬邦邦像睡衣一样的连衣裙散步，头上戴着绢网做的帽子，帽上插着羽毛。然而，尽管她长得非常像欧洲人，她却步履悠闲，仪态雍容而娇柔，这正是东印度洋群岛女人的特点，这使她有别于一个初到乍来的荷兰女人。

西奥向她伸出胳膊，她让他领着走向马车，后面跟着两个黑黝黝的小兄弟。她已经离家两个月了。她朝站长点点头笑了笑；她慢慢地坐到自己的座位上，活脱脱一个懒懒散散的白人统治者的女眷，脸

上始终带着微笑。三个继子尾随着她陆续上了马车，那个仆人乘在后面一辆双轮轻便马车上。万·乌迪杰克夫人偶尔向车窗外面瞥上一眼，心想拉布旺吉没发生什么变化。但是她默默无言。她慢慢地离开车窗，向后靠坐着，脸上露出了某种满意的神色，但却是那种容光焕发、一笑置之的淡然，仿佛世间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伤害到她，好像她有着某种神秘的力量的保护。这个女人身上隐藏着某种强烈的东西，在她十足的淡漠中有着某种浓烈：她身上有某种坚不可摧的东西。看上去好像生活对她毫无戒律约束，对她的肤色和心灵都毫无影响。她看上去好像不会吃苦受难，好像微微一笑就能心满意足，因为对她来说没有疾病，没有苦难，没有贫困，也不存在苦恼。她身上闪烁着一种自我主义的光亮。不过，她多半是可爱的。她娇美迷人，风度翩翩，她是那么美丽标致。这女人洋洋自得，光彩照人，但是，不管人们说她什么，大家还是喜欢她的。当她说话的时候，当她开怀大笑的时候，她是那么使人倾倒，甚至迷人。这是由于，也许确实是因为她那种深不可测的淡然。她只对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灵魂感兴趣：所有其他东西，所有其他一切对她来说都是完全不重要的。她无法袒露她灵魂的任何东西，因此除了她自己，她永远不会感受到其他任何东西；不过，她笑得那么平静，那么迷人，因此人们总是觉得她惹人喜爱，讨人喜欢。这也许是因为她脸蛋的外形特征，她目光中那种奇异得让人难以捉摸的东西，她那娇柔的微笑，她窈窕的身材，她的音色音调，她说话总能恰到好处的技巧。如果一开始有人觉得她难以容忍，她毫不在意，因为她绝对会努力讨人喜欢。如果有人嫉妒，她毫不介意，只是本能地、平淡地赞美——因为她一点也不在乎——某种其他人认为是有缺陷的东西。她能用脸上最甜蜜的表情去赞赏

一件她认为极其难看的衣服，因为她是那么淡然处之，事后不显露出丝毫不真诚。她最主要的力量来自她无限的淡然。她已经习惯去做一切她想做的事情，而且会笑着去做。不管人们在背后如何议论她，她的行为却一直那么无可挑剔，那么令人销魂，因此人们都原谅她。她不在跟前时，人们并不喜欢她；但是只要他们一见到她，她就会赢回她所失去的全部的爱。她的丈夫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她的继子继女们（她自己没有孩子）也不由自主地喜欢她，她的仆人们都为她的魅力所征服。她从不抱怨，她说一句话，事情就办成了。如果有差错，如果某样东西被打破了，她只是笑容暂时消失而已……如果她自己的道德或物质利益受到威胁，她通常能够躲避危险，使事情朝着有利于她的方向解决，甚至笑容都不会消失。不过，她已经将这种个人利益紧紧地汇集在自己的身边，通常能够控制它的境况。命运对这个女人似乎没有一点压力。她的淡泊雅致使她光彩照人，绝对的淡雅，毫不轻视别人，毫不嫉妒，毫不激动。她本能地运用着这种技巧为人处世，对此甚至没有多加考虑。如此乖巧，即便她失去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她的美貌、她的地位等等——她依然能够继续淡然处世，因为她完全不懂得什么是受苦受难。

马车驶进官邸庭院的时候，审理刑事案件刚刚开始。爪哇的地方行政长官、当地的检察长已经与万·乌迪杰克同在办公室里；检察官和警长走在一长串被告的前面：当地人相互扯着宽松白衬衫的衣角，跌跌撞撞地走着，但他们中的几个女人却独自前行。所有的被告都到一棵无花果树下蹲着等待，那里离办公室的台阶不远。一名男仆听见游廊里的钟声响了，于是就在门房边的大钟上敲响了 12 点半。洪亮的钟声像震耳的噪音在午后火辣辣的暑热中回响。但是，

万·乌迪杰克却听见了马车的声响,他让警长等着,自己前去迎接妻子。他脸上笑逐颜开:他温柔地吻了吻她,过分热情地问长问短。见到两个小儿子回来了,他高兴万分。他记起了自己对西奥的牵挂,便对大儿子也说了一些好话。多蒂怒气未消,撅着丰满的小嘴吻了吻妈咪。万·乌迪杰克夫人笑着听任他们亲吻;她也平静地回吻他们,既不冷淡也不热情,只是做着她必须做的事情。人们可以察觉,她丈夫、西奥和多蒂都异口同声地赞美她,说她看上去气色好极了;多蒂问妈咪从哪里买了这套漂亮的旅行装。走进自己的房间,万·乌迪杰克夫人看到了鲜花,想起万·乌迪杰克总能考虑到这些生活的细节,她轻轻揉了揉他的手臂。

行政长官回到他的办公室,检察长正在那里等候;听证会开始了。在警长的推搡下,被告们一个挨着一个地走过来,蹲在办公室门外的台阶上,检察长蹲在地席上,行政长官坐在办公桌前。在审讯第一起案件的过程中,万·乌迪杰克依然在倾听中厅里妻子发出的声音,这时,囚犯大声呼喊为自己辩护:

"不!不!"

行政长官紧皱眉头,转而聚精会神地倾听陈述……

中厅里的说话声停止了。万·乌迪杰克夫人已经离开去卸行装了。她穿上用午餐的莎笼和透明的短上衣,别着珠宝饰针,踏着饰有小蝴蝶结的白色皮拖鞋,刚梳妆打扮停当,多蒂就来到她的房门前说:

"妈咪!妈咪!……万·多伊丝夫人来了!"

她脸上的笑容一时消失了,温柔的眼神黯淡了。

"我马上就来,亲爱的……"

可是她却坐了下来，女仆尤丽普在她的手帕上喷了一些香水。万·乌迪杰克夫人舒适地倚靠进她的椅子，陷入了深思，旅途的疲劳仍然显而易见。在巴塔维亚待过之后，她觉得拉布旺吉乏味极了。在巴塔维亚，她与亲戚和朋友一起住了两个月，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无须应酬。而在这里，作为行政长官的妻子，她要履行一些义务，尽管她已经让秘书长的妻子承担了大部分的职责。她感到身体疲惫，很不自在，心中不欢。尽管她淡然，可极富人情味，在怨恨一切的时候，她需要有自己安静的天地。当她突然想做某件疯狂的事情时，她会模模糊糊地渴望巴黎……她决不会让别人注意到这点。她能够控制自己，此刻她控制住了自己，然后再出去会客。她对狂饮作乐的朦胧渴望在旅途的疲劳中消散了。她更加懒散地舒展着身躯，双眼几乎合拢了起来，她陷入了深思。一种奇怪的念头——远离尘嚣——有时渗入她几乎是超人的淡漠之中。她喜欢生活在自己的卧室里，沉溺在她芳香四溢的想象之中，在巴塔维亚住了四个月回来后尤其如此。四个月中有一个月她倒凤颠鸾，这使她感到有一种需求，能让自己虚无缥缈的玫瑰梦像冉冉薄雾在半合半闭的眼前徐徐升起。若非如此，她的心灵完全是一片荒漠，好像长着一簇蔚蓝色小花的虚幻花丛，她怀着或许是一生中唯一一次产生过的那种感觉珍爱它们。她对生灵没有感觉，而对那些小花却深深地眷恋。像这样做梦是非常甜蜜的，梦想她所愿意变成的模样。她的遐想随着旋转的薄雾升腾：她看见一处白色的宫殿，四处全是爱神丘比特……

"妈妈……快点！万·多伊丝夫人来了，万·多伊丝夫人，带着两个坛子……"

是多蒂在门口。莉奥妮·万·乌迪杰克站起身来，走向后廊。

那个东印度群岛太太，邮电局长的妻子，正坐在那里。她饲养奶牛，出售牛奶，还经销各种商品。她是个肥胖的女人，黝黑的皮肤，大腹便便，穿着一件四周镶着窄边的短上衣。她坐着，用粗大的小手指来回抚摸着自己的肚皮。她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两个小坛子，里头装有某种闪闪发亮的东西。那是什么？万·乌迪杰克夫人心里琢磨：糖？水晶？随后，她突然想起来了……

万·多伊丝夫人说，她很高兴再次见到万·乌迪杰克夫人。离开拉布旺吉两个月了！太想你了，万·乌迪杰克夫人！她指了指两个坛子。万·乌迪杰克夫人笑了，里面装着什么？

带着一种神秘的表情，万·多伊丝夫人将两个手指按在一个坛子上说：

"钻石！钻石！"

"噢，真的吗？"万·乌迪杰克夫人问。

多蒂惊得睁大了眼睛，西奥露出了愉悦的神情，俩人都盯着坛子看。

"哦，……你还记得吗……我跟你说起过的那位太太？她不想让别人知道她的名字。卡西安，可怜啊，她丈夫曾经是个大人物……，现在……嘿，真是不幸；她什么也没有了！全没了！只剩下这两个坛子。全在这里了。她将它们托付给我出售。我是在做牛奶生意的时候认识她的。万·乌迪杰克夫人，你来瞧瞧？多可爱的宝石！行政长官会给你买的，现在你回家了。多蒂，给我一点黑色的东西，最好是黑色的丝绒布……"

多蒂叫女裁缝去杂物柜取一块黑色的丝绒布。一个男仆端上了几杯罗望子汁和冰块。万·多伊丝夫人用尖尖的手指拿着一把镊

子，小心翼翼地将两块宝石放在黑丝绒布上。

“啊！”她高声喊道，“夫人，你看，它们多么晶莹剔透！太……神奇了！”

万·乌迪杰克夫人凑近观看。她露出了迷人的微笑，然后用温柔的嗓音说：

“这些宝石不是真的，夫人。”

“不是真的？”万·多伊丝夫人尖声叫道。“不是真的？！”

万·多伊丝夫人看了看其他石头。

“那些，夫人，”她弯下腰，用最甜蜜的嗓音说，“那些……也不是真的。”

万·多伊丝夫人高兴地看着万·乌迪杰克夫人，随后对多蒂和西奥狡黠地说：

“你们这个妈妈……聪明！她一眼就识破了！”

她放声大笑。众人都笑了起来。万·多伊丝夫人将晶质玻璃放回到坛子里：

“闹笑话了吧，夫人？我只是想看看你是否懂行。当然，你可以相信我，我永远不会出售……可是，瞧……这里！……”

这时，几乎是非常虔诚地，她打开了另一个小坛子，里头只装了几块宝石，她满怀钟爱地将它们放在黑色丝绒布上。

“钻石……那一块品质极好。”万·乌迪杰克夫人说，她的眼睛凝视着一块非常大的钻石。

“你看，我没骗你吧！”这个东印度群岛的女人说。

众人都盯着那些钻石，那些货真价实的宝石，它们出自“真宝石”坛子。大家小心翼翼地将它们举起对着亮光。

万·乌迪杰克夫人发现它们全是真的。

“我真的没钱,亲爱的。”她说。

“这颗大的……钻石……六百荷兰盾……很便宜,我敢担保,夫人!”

“啊呀,夫人呀,根本买不起!”

“那么要开价多少才行?如果你买下了,那你就赚了一大笔钱。卡西安,可怜啊,她丈夫曾经是个大亨。东印度群岛委员会的。”

“两百荷兰盾。”

“卡西安,可怜啊!还有比这更荒唐的吗?两百荷兰盾!”

“两百五十,不能再多了。我真的没钱。”

“长官,”万·多伊丝夫人低声招呼道。万·乌迪杰克处理完案件后,正朝后厅走来。“长官……他会给你买的!”

万·乌迪杰克夫人笑着看了看黑色丝绒布上那闪闪发光的宝石。她喜欢珠宝,对钻石并非无动于衷。她看了看丈夫。

万·乌迪杰克内心感到一阵惊愕。他从来就不喜欢万·多伊丝夫人来访。她总有什么东西要兜售:这次卖蜡纺印花床单,下次卖编织拖鞋,再下一次卖非常漂亮但十分昂贵的餐桌饰布,黄色上光的亚麻布上蜡印着金黄色的花朵。万·多伊丝夫人总是随身带着某样东西,总是与前“大亨”的妻子们有关系,她帮她们兜售东西,从中获取很高的佣金。每次万·多伊丝夫人清晨打电话就至少花去他一些钱,常常是五十荷兰盾,因为他妻子会脸不变色心不跳地买下她不需要的东西。她脸皮太薄,不好意思拒绝购买。他并没有马上看两个坛子,不过他看了看黑丝绒上的那块钻石,他明白万·多伊丝夫人这次来访要花掉他可不止五十荷兰盾了,除非他坚决不买。

“天哪，夫人！”他无奈地惊叫。“都月底了，今天买不起钻石！况且还是满满两坛珠宝！”他惊愕地补充道，此刻他看见了桌子上罗望子果汁杯之间闪闪发光的一堆宝石。

“嗨呀，看你这个长官！”万·多伊丝夫人放声大笑，好像行政长官一定总是口袋鼓鼓的。

万·乌迪杰克讨厌这种尖刻的笑声。他这个家每月的开销高出他薪水好几百荷兰盾；他已经入不敷出，负债累累了。他的妻子从不过问金钱的事情，总是笑盈盈的，漠不关心。

她将钻石置于太阳底下，使之晶莹闪亮。钻石折射出蓝色的光线。

“真漂亮！……两百五十怎么样？”万·乌迪杰克夫人说。

“那就三百吧，夫人……”

“三百？”她玩弄着宝石，出神地问。

花费三百，四百或五百对她来说都是一回事，全然没有感觉。不过，她喜欢这块宝石，很想拥有它，不管价格如何昂贵。因此，她轻轻地将钻石放下，说：

“不，万·多伊丝夫人，真的……太贵了，我丈夫没钱。”

她说得那么轻巧，所以人们无法猜出她真实的心思。她说这话的口气好像在作出令人钦佩的自我牺牲一样。万·乌迪杰克的内心再次感到一阵震撼。他无法拒绝妻子的任何需求。

“夫人，”他说，“你就留下这块宝石吧，……三百荷兰盾。不过，看在上帝的分上，你将你那两坛珠宝带回去吧！”

万·多伊丝夫人高兴得抬起头来。

“你看，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断定长官会给你买的！……”

万·乌迪杰克夫人略带责备地抬起双眼看了看她。

“可是,奥托!”她说,“你能买得起吗?”

“你喜欢这块宝石吗?”

“喜欢,它很美丽。……可是,要花那么多钱！买一块钻石!”

她拉住丈夫的手靠近自己,让他亲吻她的前额,因为他为她购买了价值三百荷兰盾的钻石。多蒂和西奥站在那里,相互眨了眨眼睛。

第四章

午饭后，莉奥妮·万·乌迪杰克总喜欢睡个午觉。她只睡一会儿，不过，她喜欢独自一人在阴凉的卧室里呆到五点或五点半。她读一点东西，大多是从图书馆里借来的杂志，不过在通常情况下，她啥事也不做，只是出神地梦想。她梦见的都是那些虚无缥缈的事，午后她孤单一人的时候，这些梦幻像蔚蓝的薄雾一样在她的面前冉冉升起。谁也不知道她在想些什么，她将它们深深地隐藏在心里，像是一种不可见人的恶行，一种罪孽。她更乐意与跟她有各种关系的那个世界交往，这些关系总是不能长久，在她生活中无足轻重。她从不写信，她所给予的那些恩赐并没给接受者在社会的日常交往中带来什么特权。她的堕落是一种无声的、正确的堕落，既是肉体上的堕落也是精神上的颓废。甚至她的梦幻无论怎样平淡无味或富有诗情画意，也都是堕落的。她最喜爱的作家是卡塔勒·孟德斯①。她喜欢

① 卡塔勒·孟德斯(Catulle Mendes)，法国小说家、诗人、剧作家，作品绚丽矫饰，情节骇人听闻，充满了性欲倒错的描写，被人们称作“非直笔白描的春宫作品”。

他作品中所有那些充满情欲的蓝色小花，那些玫瑰色的、矫揉造作的小丘比特，他们粉红色的小手指在空中舞动，他们的小腿优雅地围绕着最邪恶的主题和变态的动机旋转。她的卧室里挂着一幅雕刻作品：一幅描绘了一位年轻的女人躺在一张铺着饰有花边织物的床上，两个嬉戏的天使正在亲吻她；另一幅表现的是一头胸口被利箭穿透的狮子躺在一位微笑的少女脚下；最后一幅是色彩斑斓的广告，推销某种香水：某个花仙子，她脸上的面纱正在被几个顽皮的香料小天使扯下来。她觉得这第三幅画特别有意思，她想象不出还有其他什么东西比它更有美的魅力。她知道这幅画魔力无限，可是她根本无法迫使自己将这可怕的东西取下来，尽管每个人看见它都不以为然，包括她的朋友、丈夫与前妻生的孩子，以及所有从她房间进进出出的人们。他们都和东印度群岛人一般不拘礼节，认为宽衣解带、梳妆打扮不是什么秘密的事情。她可以连续几分钟凝视着这幅画，仿佛中了邪似的；她认为这幅画非常迷人，她自己的梦幻酷似画中的景象。她也非常珍爱一个巧克力盒，盒子上印着一幅纪念画，描绘的是一个美人。她喜爱画中人，甚至胜过她自己：美人双颊飞红，棕色的眼睛，金色的头发超凡脱俗，丰满的酥胸透过网眼花边衣服若隐若现。不过，她从来没有泄露过自己这种荒唐的想法，因为她只是朦胧地感觉到；她从没说起过这些雕刻绘画和巧克力盒子，因为她明白它们是荒谬可笑、令人厌恶的。可是，她认为它们非常可爱、讨人喜欢，精美绝伦、充满诗意。在房间里她孤身惆怅的那些时刻是她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这里，在拉布旺吉，她不敢做她在巴塔维亚做过的事情；这里，人们几乎不相信谣传在巴塔维亚所发生的事情。不过，万·多伊丝夫

人确信当这位行政长官或那位督察官——这位休闲旅游，那位公费观光——在这官邸里住上几天时，他们可能会在午后（午休时刻）溜达至莉奥妮的卧室。而事实上，在拉布旺吉，这类实际发生的风流事是难得一见的，极少发生在万·乌迪杰克夫人午后的春梦之时。

今天的午后似乎一切依旧。午睡片刻之后，她乳白色的肌肤上已丝毫看不出旅途的疲惫和夏日的酷热的影响。此刻，她正凝视着香水广告上顽皮嬉闹的天使，她的思绪已飞出那玫瑰色、玩偶似的温柔，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卧室外的动静……

她的身上只穿着莎笼围裙，并在腋下将它挽起，在她的乳房处系住。她漂亮的金色头发松散地披着，可爱洁白、小巧玲珑的脚赤裸着，她甚至没有穿拖鞋。她透过百叶窗的页板向外张望。

花坛之间可见屋子侧面的台阶，浓密的枝叶隐掩了她卧室的窗户，不过，她能看见一栋附属建筑，它共有四个房间——备用房间——其中一间住着西奥。

她站着窥视了一会儿，然后将百叶窗再开大一点。这时，她看见西奥房间的百叶窗也开大了一点……

她笑了，将莎笼系紧后又躺倒在床上。

她倾听着。

不一会儿，她听见沙砾路上拖鞋轻轻摩擦地面的声响。她房间的木质纱门关上了但没有上锁。有人小心翼翼地打开纱门……

她微笑着回过头去。

“有事吗，西奥？”她问。

他靠上前来。他穿着睡衣，坐在她的床沿上，玩弄着她柔软白皙的手。突然，他疯狂地吻她。

这时，一颗石子“嗖”的一声投进屋来。

他俩都吓了一跳，抬起头，在卧室中央站了一会儿。

“谁扔的?”她颤抖着问。

“也许是哪个男孩，”他回答，“雷内或里卡斯，在外面玩耍。”

“他们午睡还没有醒呢。”

“也许是上面落下了什么东西……”

“可那是有人投掷的……”

“石子经常会松动掉落的。”

“可这是砾石。”

她捡起那块小砾石。他谨慎地朝窗外张望。

“没事的，莉奥妮。一定是砾石从檐槽里掉落下来……然后再次弹起。没事的。”

“我害怕死了。”她小声咕哝着。

他几乎放声大笑，问道，“为什么?”

他们没什么可担惊受怕的。这间卧室位于莉奥妮的起居室和两大间闲置的房间之间，而空房间是专门用来招待特派专员、将军和其他高级官员的。中廊的另一侧是万·乌迪杰克的房间——他的办公室和卧室——多蒂的房间以及男孩里卡斯和雷内的房间。因而，莉奥妮独自一人住在这一侧，夹在空房间之间。这使她胆大妄为。在这个时刻，庭院里几乎空无一人。因为这个缘故，她并不担心被仆人们发觉。尤丽普是完全可以信赖的，她常常得到相当好的礼物：莎笼、金挂件、佩戴在短上衣上的钻石长胸针（她当银质胸饰佩戴在胸前）。因为莉奥妮从不挑剔，预发工资慷慨大方，脾气显然非常随和——尽管所有的事情总是按照她的意愿办理——她并不讨人厌。

不管仆人们了解她多少底细，他们还没有背叛她。这使她更加肆无忌惮。她的卧室和化妆室之间的通道前挂了一条帷幔，这是西奥和莉奥妮一劳永逸的设计，一旦出现最小的危急情况，他都可以悄悄躲到帷幔后面，然后经过起居室通向花园的门逃脱，假装在欣赏台阶上的盆栽玫瑰。化妆室和卧室的内门通常是锁着的，因为莉奥妮坦率地说过，她不希望别人随意打扰。

她喜欢西奥，因为他年轻，充满活力。在拉布旺吉这里，他是她唯一的罪孽，当然不算临时做客的督察官以及那粉红色的小天使。此刻，这两个情人就像是顽皮的孩子，不出声地嬉笑着，相互紧紧地拥抱着。不过，他们还得小心，因为时间已过四点，他们听见花园里雷内和里卡斯的声音。假日里，这座庭院都是这两个孩子的天下。他们一个十三岁，另一个十四岁，对这座花园喜爱极了。他们穿着条纹衬衣和裤子，赤着脚四处乱跑，这边看看骏马，那边瞧瞧鸽子。他们逗弄多蒂的凤头鹦鹉，这鹦鹉在外层建筑的房顶上轻快地跳跃。他们有一只驯服的热带松鼠。他们捕捉壁虎，用毒矢吹管射杀它们，仆人们对此很是恼火，因为壁虎是幸运之物。在大门口，他们从路过的中国商人那里买椒盐花生，然后再讥笑他，模仿他吆喝的土音腔调：

“Katja – ang golengan！……Tjina mampus！”①他们爬上凤凰树，猴子似的在树枝上荡漾。他们朝猫投掷石子，惹得邻居的狗汪汪乱吠，直至叫哑了嗓子，相互撕碎了耳朵。他们在池塘里嬉水，弄得浑身

---

① Katja – ang golengan 的意思是“椒盐花生”；Tjina mampus 的意思是“中国人死了”。

上下满是泥浆,肮脏不堪,他们竟然敢扯掉王蝶的翅膀,这是绝对禁止的。他们试试扁平翠绿的荷叶的坚固程度,试图站在盘子似的叶子上,结果翻落水中。接着,他们拿来空瓶子,将它们放成一排,用鹅卵石投击它们。随后,他们用竹竿从房屋边上的水沟里捞出各种各样没法启齿的东西,并且用它们相互投掷。他们的创造力永不枯竭,午休时间是他们的欢乐时刻。他们捉到一只壁虎和一只猫,并让它们相互争斗:壁虎张开嘴,活像小鳄鱼的嘴,猫吓呆了,悄悄挪动着,在弓着腰、竖着刚毛、瞪着小黑眼睛、凶神恶煞般的壁虎眼皮底下后撤。

莉奥妮和西奥透过百叶窗目睹了猫与壁虎之间较量,也看见此刻两个男孩正静静地坐在草地上吃着尚未熟透的芒果。不过,此刻也是十二个囚犯在庭院里劳动的时间,有一位手持笞杖、模样威严的监工看守着他们。他们用水桶和石蜡罐改装而成的洒水壶取水,有时用未经改装的铁皮罐头盛水,浇洒植物、青草和沙砾路。随后,他们用椰子树叶制成的扫帚沙沙地大声清扫庭院。

因为惧怕监工,雷内和里卡斯背着他,向那些囚犯投掷吃剩一半的芒果,骂他们,做鬼脸,扮怪相。多蒂午觉醒后也露面了,她手腕上携着一只凤头鹦鹉,它"卡卡! 卡卡!"地叫唤,抬起黄色的凤冠,快速活动着它的脖子。

这时,西奥躲到帷幕后面,进入化妆室;与此同时,男孩们正在四处奔跑,用芒果相互投掷,多蒂正悠闲地朝着池塘方向散步,扭动着克里奥人①特异的屁股;这时,西奥从树丛后钻了出来,闻闻玫瑰花,样子就像他要在洗澡前来花园里散步似的。

---

① 欧洲人与其他民族的混血儿。

第五章

几个星期来，万·乌迪杰克的心情从来没有这么好过。经历了两个月的沉闷之后，他的家似乎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机。他喜欢看见他两个淘气的孩子在花园里嬉戏喧闹，尽管他俩干出了各种各样淘气的事情；令他尤其高兴的是妻子回来了。

五点半，他们穿着便装坐在花园里喝茶。这非常奇怪。莉奥妮已将偌大的房子布置得温馨舒适，因为她自己喜欢舒适。要是在平时，万·乌迪杰克常常会在卧室里匆匆将卡里奥端来的茶一饮而尽；不过，今天的下午茶成了一天中愉快的休闲时刻。藤椅和长躺椅被放到了屋外，房子的前面，藤枝桌子上放着茶水盘子，盘里放着炸香蕉，莉奥妮身着红色的日本和服，披着金色的秀发，靠在藤椅中逗弄多蒂的凤头鹦鹉，用点心喂它。万·乌迪杰克觉得妻子一回来，家庭气氛马上就不同了：他妻子善于交友，漂亮迷人，她向人们讲述在巴塔维亚的朋友、茂物[①]的马赛、总

---

① Buitenzorg 也称 Borgor，印度尼西亚一地名；是总督居住地，雨量充沛，风景美丽，法语的意思为"无忧无虑"。

督府的舞会和意大利的歌剧;两个男孩兴高采烈,健康快活,尽管他们玩得浑身上下肮脏不堪。他将他们叫到跟前,跟他们嬉闹,向他们询问学校的情况——两个孩子都在读二年级——在他看来多蒂和西奥也与平日不同。多蒂正在从盆栽玫瑰上摘下花朵,显得快乐漂亮,口中哼着小调;西奥正在与继母交谈,甚至还与他交谈。万·乌迪杰克抖动着八字须,流露出愉悦的表情。他的脸显得很年轻,看上去根本不像四十八岁的人。他的目光敏锐有神,突然举目,会有一种看透人们心思的锐利神态。他的体态有点笨重,而且有变得越来越笨重的迹象;不过,他还是保持了军人的生气勃勃,巡回视察时不知疲倦。他是一流的骑士。高高的个子,体格结实,对自己的住宅和家庭心满意足,神态刚强有力、和蔼可亲,八字须颤动着,一副得意的表情。他放松自己,舒展全身,倚在藤椅里喝茶水。在这种得意的时刻,他常常思绪万千,滔滔不绝:是的,在东印度群岛上为殖民政府工作的生活并不算糟糕,至少对他来说总是很好的,而且他一直比较幸运。现在,要想晋级升官是极其困难的;他明白许多与他同龄的助理行政长官今后许多年内都没有机会成为行政长官,而这种长时间处于从属地位,这么大岁数的人还要被行政长官呼来唤去,确实令人感到沮丧。四十八岁的他怎么也理解不了这一点!但是,作为一名行政长官,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号施令,统治像拉布旺吉这样广阔的重要地区,管辖如此众多的咖啡种植园、数不胜数的蔗糖厂以及许多租界租地——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这才是生活,一种比任何生活都要宏伟和奢华的生活,一种在荷兰都无法比拟的生活。他的活动丰富多彩:办公室里的公务,到各地巡回视察;他工作的兴趣也是变化多样:他不会坐在办公椅上百般无聊,处理完办公室里的事务,就会有开阔的天地,总有变化,总会有所不同。一年半后,如果一级行政长官的职位

空缺，他希望获得那职位，比如：巴塔维亚、三宝垄、泗水或者某个公国君主的职位。然而，他也舍不得离开拉布旺吉。他已经深深眷恋上他这个辖区，在过去五年里，他为这个区付出了很多；这些年来，这个区已经兴旺发达，在总体萧条的情况下，创造出尽可能的繁荣昌盛；而其他殖民地贫困落后，人民穷困潦倒，咖啡作物一年不如一年，蔗糖生产两年之后将面临严重的危机。东印度群岛正在失去活力，甚至工业化的爪哇也发展迟缓，缺乏活力就像枯萎病菌一样四处蔓延；但是，他仍然能够为拉布旺吉做出许多成绩。在他管辖期间，这里人民的生活日益改善，水稻田的灌溉是一流的，因为他用老练的手腕赢得了工程师的支持，在这之前，这名工程师一直与政府意见不合。拉布旺吉铺下了许多英里的电车轨道。他一直督促他的秘书、助理行政长官以及审计官努力工作，这些下属却也心甘情愿地配合。尽管工作十分艰辛，他与部属的关系却很融洽。他位居行政长官，却也知道如何和蔼快乐、与人友善。他很高兴，所有他手下的人——他的审计官和助理行政官们——都是官场中充满生机、活跃乐天的那一类，他们喜欢他的生活方式，喜爱他的工作作风；这些天来，他在研读《政府年鉴》和《殖民一览》，指望着能够升迁。万·乌迪杰克有个嗜好，就是将他的部属与司法部门的人相比，那里的官员并不是同样地充满活力：两个机构之间总是存在着一点点嫉妒和嫉恨……是的，这是一种愉快的生活，一块令人愉快的活动范围，一切都令人满意。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击败他的殖民行政机构。他唯一的遗憾是他与亲王之间的关系还不太亲密和谐。这不是他的过错。他总是真心诚意地善待亲王，让他充分享受他所有的权利，确保爪哇人民给他应有的尊重，甚至欧洲的官员也要尊重他。嗨，他多么惋惜亲王的父亲，去世的老亲王，他是个高贵开明的爪哇人。万·乌迪杰克对他总有一种同情感，当年，用手

腕将他争取了过来。五年前，当他到达拉布旺吉接管辖区的时候，不就是他邀请亲王——一位真正的爪哇贵族——坐在他自己的马车里，而不是让他遵循惯例坐在行政长官马车后面的第二辆车里随行吗？不就是这种对老亲王的尊重立刻赢得了所有爪哇领袖和官员们的心，使他们受宠若惊，进而尊重和热爱他们的亲王吗？亲王是爪哇最古老家族之一（阿迪宁格利兹家族）的后代，在联合东印度公司时代是马都拉岛的苏丹王……但是，他的儿子苏纳里奥现在是年轻的亲王，他让人难以理解，难以捉摸。对于这一点，他只能自己悄悄默认——"那个令人费解的傀儡"，他是这样称呼亲王的——这个年轻的亲王总是拘谨局促，与他这个行政长官保持距离，好像亲王看不起他这个荷兰殖民者的后裔，全身心沉浸在各种迷信活动和各种疯狂的猜疑之中。他从来没有公开说过这事，可是，亲王身上流露出了某种东西。他那坚定的煤炭般漆黑的眼睛、纤弱清秀的身影使行政长官无法将之与现实联系起来，而在过去，他总能摸透老亲王的心思。按其岁数来说，老亲王对他总像个父亲般的朋友，或者按照礼仪，像他的"弟弟"，但终归是他辖区的共同统治者。对他来说，苏纳里奥似乎是虚幻的，不能派上用场，不是个亲王，仅仅是个疯狂的爪哇人，总是将自己笼罩在神秘之中。万·乌迪杰克心想，此人简直一钱不值。爪哇人对苏纳里奥顶礼膜拜，他成为他们心中的圣人。万·乌迪杰克对此一笑了之，他认为苏纳里奥不切实际，是个腐朽的爪哇人，精神错乱的爪哇纨绔子弟。

他与亲王之间存在的不和（实际上是个性的差异，因为这种不和从来没有发展成实质性的事实——为什么？因为他能够任意摆布这个傀儡！）是这些年来出现的唯一大问题。他没法不当行政长官去过另一种生活，不管是什么样的生活。不是吗，他已经在为退休以后干什么而操

心。他希望尽可能延长他目前的职务，作为东印度群岛管委会成员和副主席。他未说出口的雄心壮志就是想得到茂物的最高职位。可是，如今在荷兰有一种奇怪的癖好，那就是任命外来人担任最高的职务——直接从荷兰派人过来——而不是忠实沿用选派老资格殖民官员任职的原则，而这些老殖民官员从副王室审计官做起，一步一步爬上来，他们熟知整个官场的等级制度……是呀，退休以后他做什么呢？定居尼斯[1]？穷光蛋一个！因为积蓄是不可能的；他的生活很舒服，但是很费钱；他不但没有积蓄，相反债台高筑。不过，现在这已经不重要了，债务会慢慢还清的；可是，以后，以后……将来，对他来说，最难以接受的前景就是当一名退休官员，在海牙过呆板单调的生活，住在一栋小房子里，在威特或贝索格尼俱乐部[2]里与一帮老顽固一起喝杜松子苦艾酒……只要想到这一点，他就会浑身颤抖。最好不去想它，他宁愿将它忘得干干净净，也许到那时他已经死了。不过，现在一切都很好：他的工作，他的房子，东印度洋群岛。绝对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之相比。

莉奥妮面带微笑倾听着他叙说，她已经习惯他那种含蓄的激情，他那种对工作的极其热爱，并且正如她说的那样，崇拜殖民政府。莉奥妮也珍惜身为行政长官妻子所享受的荣华富贵。她并不在乎孤独。她通常独自一人就够了。她用微笑回答他的问话，随遇而安，百般妩媚；她柔软细洁的皮肤上抹了一层“香粉”牌脂粉，在红色和服和金色波浪式秀发的衬托下显得更加洁白、漂亮。

那天早晨，她一时感到心烦意乱，在巴塔维亚呆过之后，首府拉

---

① 法国东南部港城。

② 海牙殖民官员聚会的地方。

布旺吉的枯燥乏味已使她抑郁沮丧。不过，自从回来之后，她得到了一颗大钻石，又重新得到了西奥。他的房间靠近她的房间。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他还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再次找到工作。

当她的丈夫仍在喜悦地回忆过去并满怀信心的时候，她却浮想联翩，寻思着这些事情。她的思绪仅此而已，并没有再往深里探究；如果她能再想得深一些，某种怨恨悲哀就会使她大吃一惊……天色慢慢地黑了，月亮已经在升起，明亮的月光洒满大地，丝绒般的无花果树后面，椰子树羽状的树枝（它像一束束高高翘起的美丽的深色鸵鸟羽毛，波浪似的缓起缓落）后面，太阳投下了最后一缕淡淡的乏味的金色余晖，在它的辉映之下，无花果树的柔和以及椰子树的炫耀仿佛蚀刻在漆黑的夜空之中。远处传来了爪哇加美兰音乐[1]单调的乐曲声，乐声如此悲伤，就像玻璃钢琴发出的清脆响声，偶尔还夹杂着一声深沉不和谐的刺耳之音。

① 印度尼西亚等地的木琴乐，以打击乐器为主。

第六章

万·乌迪杰克因妻儿绕膝心情愉悦，他建议全家坐着马车外出兜兜风。于是就备好了双排座开合式顶篷四轮马车。万·乌迪杰克头戴金边宽檐帽，显得兴高采烈、乐乐呵呵。莉奥妮坐在他身边，身上穿着一件从巴塔维亚带来的崭新的淡紫色麦斯林纱连衣裙，帽子上插着淡紫色的罂粟花。在外省，女士戴帽子是一种奢侈，一种罕见的高雅。多蒂与她面对面坐着，头上没戴帽子，她有点暗自恼火，心想妈咪应该早点说好她准备（用多蒂习惯的话来说）"用"一顶帽子。可现在她与妈咪形成了如此鲜明的对比。此时此刻，她实在没法容忍，没法容忍那些随风轻轻飘动的罂粟花。雷内是随父母出游的唯一男孩，他穿着一套干净的白色套装。领班男仆靠着车夫就座，身旁撑着一顶金色的权伞，它是权力的象征。时间已过六点，天色已渐渐变黑。在这一时刻，拉布旺吉的上空悬着一种绵绵柔和的寂静；暮色中那种悲哀的神秘是东方季风季节的特征。有时，一只狗狂吠一阵；有时，一只斑尾林鸽咕咕叫唤；它们打破了那种神秘的寂静，那种废弃城镇所特有的虚幻。不过，此刻马车叮当作响，径直穿越这种寂

静，马蹄将其踏得粉碎。一路上没遇见其他马车，也几乎不见一个人影，这一切给花园和游廊笼罩了一层魅力。两个步行的青年身着白色衣服，脱帽行礼。

马车已经离开比较富裕的城区，驶入华人居住区，那里一些小店还亮着灯光。一天的生意已近尾声，华人们正在休息，没精打采，姿态各异，有的悬荡着腿，有的交叉着腿，他们双臂枕着头，辫子松散或绕在头上。马车驶近时，他们站起身来，恭敬伫候。大多数爪哇人——那些家教良好的人懂得礼节——蹲下身去。沿途一溜排开一家家小餐馆，餐馆里点着盏盏小小的石蜡灯，还有饮料摊贩和油酥点心销售商。傍晚，夜空中点缀着无数盏小灯，色调灰暗杂陈。华人的商店里塞满了各种各样的商品，四处写着红色和金色的汉字，贴着红色和金色的题词；商店的深处放着家族的祭坛，上面贴着复制的神像：白神端坐着，黑神在他身后做着怪相。街道开始宽广了，突然变得非常宏伟：富裕华人的住宅轮廓柔和，耸立着，像一栋栋白色的别墅。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栋闪闪发光的宫殿式别墅，它是一位退休富豪鸦片商的住宅，他的财富是在鸦片垄断经营新政实施之前敛聚的。这栋闪亮的宫殿高雅别致，并有许多附属建筑。柱廊风格恢宏，雅致精美，引人入胜，许多地方运用了金色柔和的色调；客厅深处一眼就可以看见巨大的家族圣坛，神像下引人注目地点着灯；花园曲径通幽，庭院里有各色各样的四方花坛，摆满了高高的深蓝色花瓶、绿色上釉瓷盆，里面栽种着微型树木——这些盆栽植物父亲传儿子，一代一代传下去——花坛树盆总是擦拭得干干净净，闪光发亮。即便是细微处也小心翼翼保持整洁，充分展示了华裔百万富翁富足、整洁、奢华的生活。不过，不是所有华人的住宅都是如此豪华奢侈、铺张炫

耀的：大多数华人都躲在高墙深院里，大门紧闭，悄悄过着他们不为人知的家庭生活。

突然，这些高宅大院到了尽头，接着便是华人的墓地，沿着一条宽阔的道路一直伸展开去：这些富人的坟墓，每一个青草覆盖的坟堆都有一个石头的入口——死亡之门——建成象征女性生殖器的样子——生命之门。坟墓四周草坪宽阔（对此，万·乌迪杰克很伤脑筋，他曾经估算过这些富裕华人的埋葬地占用了多少耕地）。可是，这些华人在这个神秘的小镇上不管生与死似乎都过得很滋润；而这个小镇的其他居民却生活得那么悄然无声：华人给这个镇带来了繁华。因为当马车驶入阿拉伯居住区——这个区的住宅与其他区域一样，忧伤，缺乏风味，生活和财富都隐藏在紧闭的门背后，椅子摆到了游廊里，一家的主人愁眉苦脸地蹲在地上，忧郁的目光随着马车移动——的时候，这个区比起拉布旺吉的时尚区域甚至似乎更加神秘，似乎要散发出它那种无法言喻的神秘，就像一种伊斯兰教的气氛传遍了整个小镇，仿佛一种暮气沉沉、逆来顺受的气息充满了整个无声颤动的夜晚……在咔嗒咔嗒轻快的马车声中，他们并没有感觉到这一切，他们从童年起就已经习惯了，对于这种忧郁的秘密再也没有任何感觉，就像是一种黑暗力量在接近。这种力量一直在向他们悄悄袭来，袭击这些身上流淌着克里奥尔人血液的统治者，因此他们从不怀疑这种黑暗力量的存在。也许，当万·乌迪杰克偶尔在报纸上读到关于泛伊斯兰教[1]的消息时，他在心灵最深处朦胧地感觉到这种黑暗的力量，这种忧郁的秘密。可是，此时此刻——他与妻子儿女一

---

① 指试图摆脱西方的统治，建立一种全球性的伊斯兰教的思想和运动。

起乘车兜风，耳边车轮声阵阵，澳大利亚良种马的蹄声清脆，坐在车夫身边的贴身男仆折拢的杈伞就像收拢的太阳闪闪发光——他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的独特、可以盛气凌人，因而没法感悟到黑暗秘密的任何东西，没法预知黑色危险的任何迹象。此时此刻，他心情十分愉快，根本感受不了或看不见任何忧郁之物。在他这种乐观的心情中，甚至看不见他所珍爱的这个小镇的衰败；曾见证旧时庄园主富足的有圆柱门廊的恢宏别墅，此时已废弃了、荒芜了，院子里杂草丛生，有一处宅院已被一个伐木公司接管，他们让工头住在里头，并在前院里堆放他的原木。对此，他无动于衷。废弃的别墅圆柱门廊悲哀地闪着光亮，凄凉的庭院在月光下孤影飘荡，宛如灾难的殿堂。但是，万·乌迪杰克一行并不是这样看待这一景象的，他们享受着马车软弹簧轻轻的摇动，莉奥妮微笑着打起了盹，多蒂呢，因为此刻马车又将抵达长街，她正探头张望，看看是否能瞅见埃迪的影子。

第七章

秘书奥诺·埃尔德斯马是个忙人。每天邮差给行政长官官邸送来平均两百封信和文件，行政长官府雇佣了两名高级职员，六名低级职员以及一些抄写员和见习生；只要工作一拖拉，行政长官就会数落责备。他本人工作起来精力充沛，而且要求他的下属也要同样精力旺盛地工作。有时，文件、索求、申请雪崩似的涌来。埃尔德斯马是个典型的政府官员，埋头于他的文书草稿和报告行文之中，他总是忙忙碌碌，白天、中午、晚上连续工作，连午觉也不睡；常常四点钟他才急急忙忙吃午饭，然后稍事休息。幸运的是他身体结实粗壮，有着弗里斯兰人[1]的体格，不过，为了工作，他需要动用他的全部血液、全部肌肉和全部神经。他的工作不仅仅是抄抄写写或理理文件，这是一项用笔的体力活，强劳力活，高度紧张的活，而且永不停止。他在消耗着自己，他总是在写。他没有留下任何理念和思想，他啥也不是，他仅仅是一名官员，一名文职官员。他有一栋漂亮的住宅，一位迷人

---

① 荷兰北部古条顿人。

超凡的妻子,一个可爱的孩子,尽管他工作在家的附近,但是他很难见妻儿一面。他奴隶似的全心全意工作,尽其所能完成工作。有时,他会告诉行政长官他已经没法做更多的事了,但是在这种时候,万·乌迪杰克毫不宽容,毫不怜悯。他自己是行政区的秘书,他明白这其中的含义,这意味着工作,意味着像载重的挽马一样埋头苦干,意味着用他手中的笔生活、吃饭和睡觉。万·乌迪杰克会叫他完成这件工作或那件工作,埃尔德斯马说除了手头上正在做的事情,他没法做更多的事了,但是他总能完成任务,总能完成那些超越他能力的事。因此,他的妻子伊娃说:

“我丈夫已经不再是个人了,我丈夫已经不再是个男人了,我丈夫是个官。”

埃尔德斯马的年轻妻子是个非常典型的欧洲人,以前从来没有在东印度群岛居住过,在她来拉布旺吉生活两年之前,从来没有见过像她丈夫那样拼命工作的人,尤其是在像拉布旺吉这样炎热的地方,而且是在东部季风时节。开始时,她曾极力反对,曾试图争取自己的权利,但是,当看见丈夫真的没有片刻闲暇时,她放弃了。她立刻意识到丈夫没法与她共享她的生活,她也没法与他共享他的生活,这不是因为他不是个好丈夫,不是因为他不喜爱他的妻子,而仅仅是因为每天邮差送来了两百封信和文件。她立刻意识到在拉布旺吉她没有盼头,只能用她的豪宅来安慰自己,后来用孩子聊以自慰。她把自己的住宅装饰得像一座艺术的宫殿、一处温馨的殿堂,她绞尽脑汁教育好她的小男孩。她是位有艺术修养的女人,来自有艺术修养的环境。他的父亲名叫万·霍夫,是位著名的风景画家;她的母亲名叫丝苔拉·库伯格,是位著名的音乐会歌唱家。伊娃在艺术和音乐的环境

里长大成人，童年起就从连环画和儿歌中吸收了艺术和音乐的养分，后来嫁给这位殖民官员，随他一起来到拉布旺吉。她爱她的丈夫，这个魁梧的弗里斯兰人有足够的文化修养，因而对许多问题感兴趣。初恋时，她的爱情生活是幸福的，对东印度群岛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幻想，对热带东方的神秘充满了憧憬。尽管她得到过许多人的提醒和忠告，可她一直试图保留这些幻想。在新加坡，她被赤身裸体的马来人的肤色所震惊，它像那青铜色雕像的颜色；她也被中国人和阿拉伯人居住区杂色斑斓的东方神秘所震撼，被日本茶馆的诗情画意所打动。可是，不久以后，在巴塔维亚，一件令人扫兴事情就像一阵冰冷的毛毛细雨，减少了她把东印度群岛的一切都看成美丽的童话、《天方夜谭》式故事的期待。日复一日、普普通通的生存减弱了她羡慕的新鲜感。甚至在还没有发现任何更加美好的东西之前，就突然看到了所有荒谬可笑的东西。在她所下榻的宾馆里，穿着睡衣的男人摊脚摊手地躺在躺椅中，他们懒散的双腿搁在拉出的搁脚凳上，他们的脚——尽管保养得很好——赤裸着，中间三个脚趾轻轻地逗弄着大脚趾和小脚趾，甚至当她走过他们跟前时还在玩弄。女士们常穿的莎笼和短上衣——唯一实用的晨装，因为人们一天可以容易地换洗两三次——正在变得越来越少见；不管莎笼衫有多高雅和昂贵，其背脊处直愣愣地裁去一块，尤其别扭难看……还有，那些房屋是多么普通平常，仅用白粉粉刷一下，花盆花罐单薄易碎，样子难看，当地人皮肤干裂，委靡不振，肮脏不堪。还有欧洲人生活中所有各种细小荒谬之处也实在让人无奈：混血儿的口音，不住地故作惊讶，官员们褊狭的传统观念，比如只允许东印度群岛管委会成员头戴高顶大礼帽。另外，还有那严格的礼仪：在招待会上，必须让级别最高的官员先离

场，其他人按等级高低依次退场。当然还有热带习俗中的怪异：比如用德夫柳条箱或镀锡铁皮石油罐装这装那；用木头制作商店橱窗、垃圾箱和土制家具；用马口铁罐制作檐槽、洒水壶以及各式各样的家庭器皿。

这位年轻文雅的小妇人带着她《天方夜谭》的梦幻，在这些形形色色的第一印象中无法分辨什么是殖民文化——一个欧洲人的实践，归化于一个与她的血缘毫无干系的异乡他国——什么是真正的诗情画意，真正的东印度群岛，纯粹的东方，绝对的爪哇。因为这些以及其他一些小小的荒谬，她便立刻感到失望，正如其他每个有艺术倾向的人一样，在东印度群岛殖民地感到失望，因为那里一点儿也不精美或者充满诗意，那里，玫瑰花栽种在白色的花罐里，小心翼翼地用马粪施肥，而马粪堆得与花罐的边缘一样高，结果微风吹来，玫瑰的香味与新鲜马粪的臭味夹杂在一起。她变得不近情理——就像每个荷兰人一样，每个刚到那个美丽国家的人都愿意看见原先想象中的那种在文学作品中描绘的幻境，但是，给她留下的第一印象往往是殖民地那些荒谬可笑的事情。她忘记了这个国家原本是绝对美丽的，因而根本不应该责怪这个国家。

两年之中她经历了所有这一切，她已经被震撼了，有时是惊讶，然后再次震惊；有时哈哈大笑，然后再次感到烦恼。最后她通情达理的本性，她艺术灵魂实用的一面渐渐让她适应了所有这一切。她已经习惯这里的人们玩弄脚趾，习惯了玫瑰花香掺杂着马粪臭味；习惯了她的丈夫，他已经不再像一个人，不再像一个男人，而是一个官员。她受了很多苦，写了很多绝望的信；她思念家乡的父母，几乎想逃离此地，不过她没有这样做，因为她不想离开丈夫，让他孤身一人。她

已经习惯一切,并能最好地利用周围环境。她不仅有艺术家的灵魂——她钢琴弹得非常出色——而且也有一颗勇敢女人的心。她继续爱着她的丈夫,感到她毕竟为他提供了一个温馨的家庭。她全神贯注于孩子的教育。一旦她习惯了周围的一切,她就变得不那么不近情理。她突然注意到东印度群岛许多美丽的东西,欣赏起椰子树的威严高雅,热带水果精美的天堂般的风味,热带树木花朵盛开的美景;在内陆区里,她领悟到自然界的雄伟壮丽,延绵起伏的山峦的和谐,仙境般的巨大蕨类植物林,火山口状的险峻皱谷,层层灌了水的嫩绿的稻谷秧田波光粼粼。爪哇人的特性在她看来已成了一种精神上的升华:他的雅典,他的宽厚,他的礼貌,他的舞蹈,他贵族般的特征,常常很明显地从一个高贵的民族、一个古老的豪侠之士那里直接传承下来,如今在现代社会里演化成外交上的八面玲珑。他本性崇拜权威,在统治者的枷锁之下必然会卑躬屈膝,统治者金色的穗带能够唤起他由衷的崇敬。

在她父亲的家里,伊娃总能感受到她周围对于艺术和美丽事物的狂热崇拜,甚至到了沉溺其中的程度;在一个完美的环境里,她周围的那些人总是用美丽的辞藻和音乐,将她的注意力引向高雅的生活轨迹,也许太狭窄地引向了那个单一的方向。现在,她在那种美的学校里熏陶得太久了,以致不会一直感到失望,也不会只看见房屋上的白粉和焦油,官员们小人得志的样子,德夫柳条箱以及马粪。此时,她艺术的思维方式使她看见了这些房屋宫殿般的特征,看见了官员骄傲的典型特点(这种特点与过去几乎没什么差异),她更加准确地看到这些细微之处,对整个东印度群岛有了更加广阔深入的洞悉;于是,她的心里顿悟接着省悟。只是她内心还是感觉到某种奇怪的

东西,某种她无法解释的东西,某种神秘黑暗的秘密,夜晚时分,她会感觉到它悄悄地不知不觉地笼罩整个大地。不过,她以为那不过是黑夜和那些浓密的树丛造就的一种气氛,就像一种对她来说相当陌生的弦乐器奏出的轻柔的音乐,像远处传来的低沉的竖琴声,像一种渺茫的警告声,近似于夜间的窃窃私语,它会唤起诗一般的种种想象。

在拉布旺吉这个小小的省城里,她经常会使当地绅士们大吃一惊,因为她有点易激动;因为她满怀热情,天真直率,为活着而高兴——即便是生活在东印度群岛——为生活的美好而高兴;因为她有着健康的性格,温和的脾气,讨人喜欢,除了美丽的东西以外,她什么也不在乎:美丽的线条,美丽的颜色,艺术的思想。那些认识她的人要么讨厌她,要么非常喜欢她,不过几乎没有人不理会她。她得了个"标新立异"的名声:她的房子与众不同,她的衣服奇形怪状,她对孩子的教育非同一般;她的思想异乎寻常,她惟一的普通之处是她那位荷兰北部古条顿的丈夫,在那个环境里,这样的丈夫几乎算得上是太一般了。她喜欢社交,尽可能在她身边汇聚最多的欧洲人,尽管这类社交确实很少是艺术性的;不过她给它注入了一种愉悦的情调,某种使每个人想起荷兰的东西。这个小团体,这个小集团崇敬赞赏她,采纳了她所定下的基调。因为她文化修养好,尽管她本性不是一个霸道的人,她还是主导了这个团体。不过,不是每个人都同意所有这一切的;有些人说她有怪癖。然而,这个小团体、小集团一直对她忠心耿耿,因为她将他们从东印度洋群岛生活的沉闷倦怠中唤醒,让他们意识到音乐、思想以及生存之乐的存在。她圈内的人有:医生和他的妻子、工程师和他的妻子、督察官和他的妻子,有时还引来了外省

市的督察官或者一些蔗糖工厂的年轻人。就这样，她在自己的周围聚拢了一小帮快乐的追随者。她领导着他们，为他们组织业余剧社，与他们一起野餐，用她装饰典雅的住宅、漂亮的服饰、讲究饮食和富有艺术风味的生活方式将他们迷住。对于她所做的一切事情中他们不理解的东西，他们原谅她——她的审美原则，她对瓦格纳的痴迷——因为她给他们带来了欢乐，带来了小小的生存之快乐，给他们沉闷枯燥的殖民生活带来了一种交谊的感觉。为了这一点，他们极度感激她。于是，她的家成了拉布旺吉城里真正的社交中心，而街对面行政长官的官邸人们却敬而远之，令它悄然退缩进无花果树丛的阴影之中。莉奥妮·万·乌迪杰克对此毫不嫉妒。她喜欢自己恬静的生活，让伊娃去操心所有这一切她高兴还来不及呢！所以，莉奥妮不参加他们的任何活动——娱乐活动、音乐社团、剧社、慈善活动，都不参加——她常常把行政长官夫人应该承担的所有社交职责都交给了伊娃。莉奥妮每月举行一次招待会，在招待会上，她与每个人交谈，对每个人微笑；元旦，她举行一年一度的舞会，行政长官的社交生活就这样开始和结束。除此之外，她生活在自我陶醉的世界里，生活在舒适的乐园里，在她小天使的玫瑰梦中，在这她能够聚集的爱恋之中，自私地将自己封闭起来。有时，她感觉到有必要去巴塔维亚，去那里过上一两个月。于是，她作为行政长官的夫人，过着自己的生活；而伊娃却主导这一切社交活动，伊娃确定社交的基调。有时，这会引起一点妒忌，比如，在她与财务督察的妻子之间（财务督察的妻子认为她的地位应该仅次于万·乌迪杰克夫人，不应听从秘书的妻子）。这会在正式场合因为礼仪问题引发不少口角，于是，各式各样的传说和谣言就会散布开来，被人添油加酱夸大其词，直至谣言传到

了该区最偏僻的蔗糖工厂里。伊娃对于这些谣传毫不在意,她宁愿醉心于在拉布旺吉组成的这一个小小的社交圈子。为了办事顺利,她和她那个小团体主宰着一切。大家选她为“塔利亚剧社”社长,她欣然接受,但是提出了条件:所有的规矩都应该废除。她愿意当女王,但不要宪法。所有的人都说这样根本行不通,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可是,伊娃回答说,如果要制定规矩,那么她坚决不做社长。大家妥协了:“塔利亚剧社”的规章被取消了,伊娃绝对说了算,她选择剧本,分配角色。这是剧社的黄金时代:戏剧由她导演,剧组成员表演得非常出色,泗水的人们也赶到康科迪亚观看演出,她们演出的水准在康科迪亚是史无前例的。

结果,人们既不十分喜欢她也不十分讨厌她。不过,她坚持了下来,为人们提供了一点点欧洲的文明,那样他们也许不会在拉布旺吉变得过于“陈腐”。人们耍尽各种小把戏,试图受邀出席她的小晚宴,因为这些宴会既闻名远近又臭名昭著:她规定男宾应该穿正装,不应该外面穿新加坡夹克衫而里面不穿衬衣。她提倡燕尾服和白领带,她毫不宽容。为了凉快,女士习惯穿露肩长裙,认为这样显得快活。不过,可怜的男士们表示反对;刚开始,他们呼哧呼哧喘着粗气,然后感到硬邦邦的领子拘束难受。医生说这样穿衣是不健康的,那些老顽固们抗议,说这简直是疯了,与东印度群岛所有优良古老的习俗背道而驰。

不过,当他们在正式的礼服和僵硬的领子里喘了一会儿粗气之后,他们全都发现了埃尔德斯马夫人晚宴的魅力所在:因为晚宴是那么富有欧洲风味。

第八章

伊娃两周一次在家里款待她的朋友们。

“行政长官,你知道吗,这不是一个招待会,”她总是这样对万·乌迪杰克作自我辩解,“我知道在各个地方政府里,是不允许任何人‘开招待会’的,只有行政长官和他的夫人可以这样做。行政长官,这其实不是真的招待会。我不敢那样称它。我只是两周一次请大家来我家做客,如果我们的朋友能赏光前来,我是很高兴的……只要不是‘招待会’,这样做是允许的,对吧?行政长官?”

万·乌迪杰克就会爽朗地哈哈大笑,笑得他军人的八字须微微颤动,说你这个小妇人是否在取笑我。她可以做任何她想做的事情,只要她能继续提供一点欢乐,一点演出,一点音乐,一点社交活动。因为那已经成了她的职责:在拉布旺吉造就一点高雅的风度和品味。

在她“家宴的日子里”,没有一点点殖民情调。假如在行政长官的官邸里开,招待会是要按照东印度群岛的旧习俗进行的:左右的女士都坐在一排靠墙的椅子里,万·乌迪杰克夫人从她们面前走过,站着与她们中的每一个人交谈一会儿,而这些女士仍然端坐着;行政长

官在另一个柱廊里与男士们交谈。男士和女士泾渭分明。仆人们端上苦啤酒、波尔图葡萄酒还有冰水。

在伊娃的家里，人们悠闲地四处自由走动，穿过柱廊，喜欢哪里就在哪里坐下，随意与每个人交谈，礼仪完全与行政长官家的不同。在这里人们会发现一个法国式画室的漂亮雅致，有一种艺术的情趣。到伊娃家要穿戴得更加整洁时髦已成为女士们的一种习惯：在伊娃家，她们戴礼帽，这在东印度群岛是一种极其高雅的象征。幸运的是莉奥妮并不在乎；对此她完全淡然处之。

此刻，莉奥妮正在中厅的一个长沙发里坐着，继续与亲王的妻子坐在一起。她认为欧洲的旧传统好：每个人都会走到她跟前来打招呼，而在她自己的招待会上，她不得不独自行走，经过沿墙一排坐开的女士们。现在她很放松，一直坐着，对那些前来致意的人们微笑。但是，除此之外，客人中有一种不安的骚动。处处是伊娃的无限风光。

"你不觉得这里很漂亮吗？"万·多伊丝朝中厅瞅了一眼，问莉奥妮。

莉奥妮的目光惊奇地扫过那乏味的阿拉伯式花饰，那是用石灰在淡灰色的墙面上绘的，像壁画；在柚木护墙板上，中国的能工巧匠雕刻出了《画室》杂志①上刊登过的一幅图案；在爪哇柚木作座墩的日本青铜花瓶里，竹子的枝条和巨型花束的影子投射到了天花板上。

"很怪……不过非常漂亮！不同寻常。"莉奥妮低声道，对她来说，伊娃的品味总是一个谜。

---

① 世纪之交欧洲一份推崇新艺术的杂志。

她孤芳自赏，仿佛进入了一个自我主义的殿堂，她不在意其他人做了什么，或者其他人是怎么想的，也不在乎她们如何布置她们的住房。但是她不会生活在这里。她喜欢她自己的平版印刷画—— 韦罗内塞、莎士比亚、塔索：她认为这些作品非常出色 ——喜欢它们胜过伊娃在四处画架上搁着的模仿意大利大师的漂亮的深褐色摄影作品。说到底，她喜欢她的巧克力盒子，以及上面有小天使的香水广告。

"你喜欢这件服装吗？"万·多伊丝夫人接着问。

"噢，我喜欢，"莉奥妮微笑着和蔼地说，"伊娃非常聪明：她在中国丝绸上自己绘了那些蓝色的彩虹……"

她除了说些讨人喜欢的事情外，从不说别的事情。她从不说人坏话；这使她非常淡雅。此刻，她转身面朝王后，拖声拖调客气地感谢她送的一些水果；亲王也过来跟她打招呼，她问候了他的两个年幼的儿子。她用荷兰语说话，而亲王和公主两人都用马来语答话。拉布旺吉的亲王苏纳里奥还很年轻，刚三十出头。他长着一张精致的爪哇脸，很像高傲的木偶，留着八字须，胡须的两端精心编织了起来，尤其是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给人以威慑感。这是一种仿佛在不断沉思冥想的凝视，仿佛是能够穿透现实世界的目光，一下子看破红尘的目光，一种像从煤炭般漆黑的眼睛里射出的目光，时而呆滞倦怠，时而欣喜若狂，像火花一样闪亮。在当地人中间 ——人们对亲王和他的家族几乎是卑躬屈膝惟命是从 ——他享有一种神圣和神秘的声誉，尽管没人明白其中的奥秘。这里，在伊娃的柱廊里，他给人的印象仅是个傀儡似的人物，东印度洋群岛一个引人注目的王子，除此之外，只有他沉思冥想般的眼睛有时会引起人们的惊讶。他的莎笼流

畅地绕过他的臀部，然后低低地搭在前胸，形成一叠平整常见的褶皱，飘动着敞开；他身着一件浆过的白色衬衣，上面镶嵌着许多钻石，脖子上系着一根蓝色的领带；外面罩了一件金纽扣的蓝色军服，上面绣着皇家的 W① 和王冠纹饰；他赤脚穿着一双黑色漆皮无带软鞋，鞋尖向上翘起；额头上精心裹着一块头巾，折叠成窄条，他精致的模样在这衬托之下给人一种女性的感觉；不过，他那漆黑的眼睛尽管偶尔有些怠倦，却经常闪动着冥想似的光芒。金色的波状刃短剑插在他金蓝两色腰带的背面；他纤细的小手上一颗硕大的宝石闪闪发亮，他外衣的口袋里露出了一个用金丝编织的香烟盒。他的话不多——有时，他看上去仿佛睡着了；接着他奇怪的眼睛又一次闪亮——他对莉奥妮问话的回答几乎总是只有一个简单截短含糊不清的："是，是……"他发这两个音节嗞嗞费劲，礼貌而带有土音，两个音节都发重音。伴随着他有礼貌地说这个小小的词语，他的头也在自动短促地频频点动。王后坐在莉奥妮的身边，她也用同样的方式回话。不过，她总是用轻声羞怯的笑声来伴随她的回答。她非常年轻，也许还不到十八岁，是位梭罗公主。万·乌迪杰克无法容忍她，因为她把梭罗的行为举止和梭罗的表达方式引入拉布旺吉，她自以为是，好像在梭罗宫廷上说的做的才算是纯粹的贵族气派，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可以与之媲美。她使用拉布旺吉人们听不懂的宫廷用语；她逼迫亲王雇佣梭罗马夫，穿着国家号衣，包括假发、假胡子和八字须，对此人们投以惊奇目光。她在自己黄色的皮肤上薄薄抹了一层湿香粉，显得更加苍白；她的眉毛用炭笔轻轻地画了柳眉；她光滑的发结上插着一

① 指荷兰统治印度群岛和荷兰的最后一位女王 Queen Wilhelmina，1880 – 1962。

枚镶有珠宝的饰针,饰针中间有一朵香樟花。在长莎笼外面(根据梭罗宫廷的习俗,前面有长长的裙裾),她套了一件红色的锦缎宽袍,配上凸起的金色饰带,并用三颗大宝石固定。两颗硕大的宝石镶嵌在沉甸甸的银耳垂上,吊得她两个耳朵直往下垂。她脚上穿着淡色的网眼长筒袜和金银线织成的拖鞋。她细小的手指上戴满了指环,指环好像镶嵌了钻石,使手指动起来显得很不灵活;她手里拿着一把白色羽毛扇。

"是……是。"她礼貌地边回答,边羞怯地低声微笑。

莉奥妮沉默了一会儿,独自一人不停地与人交谈,她已经感到有点累了。跟亲王和王后谈了他们的儿子之后,她实在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万·乌迪杰克在伊娃带领下参观了各个厅房之后——因为伊娃家里总有些新鲜玩意值得赞慕——回到了妻子身边。亲王站起来身来。

"嗨,亲王!"行政长官用荷兰语打招呼道,"王太后好吗?"

他是在问候苏纳里奥亲王的母亲,老亲王的遗孀。

"很好……谢谢!"亲王用马来语低声说。"不过,妈妈没能与我们一起来……太冷了……很容易累着了。"

"我想跟你谈谈,亲王。"

亲王跟着万·乌迪杰克来到前阳台上,那里空无一人。

"很遗憾,不过我不得不告诉你,我刚刚又收到了一份糟糕的报告,是有关你兄弟雅迪吉瓦亲王的……说他最近又开始赌博了,而且输了很多钱。你知道这件事吗?"

亲王立刻闭口不语,好像僵硬的木偶一般,默不作声。

"你知道一点这方面的事吗?不知道?"

“不知道……”

“我要求你，作为一家之主，了解一下这件事情，看管好你的弟弟。他赌博，酗酒，不会给你带来好名声的，亲王！如果老亲王能预料到他的第二个儿子竟然堕落成这个样子，他会痛心疾首的。他很看重他的名声。他是政府在爪哇有史以来最聪明最高尚的亲王之一，你知道吗，政府多么看重老亲王！即便在联合东印度公司的时候。荷兰欠了你家很多情，你们家族对女王一直忠心耿耿。不过，时过境迁……很遗憾呀，亲王，一个像你们这样有着如此优良传统的古老爪哇家族怎么没能忠实地守住它们呢……”

苏纳里奥亲王的脸色变得一阵青一阵白。他那昏昏欲睡的目光直逼行政长官，不过，他看见行政长官也正火冒三丈，于是，他那奇怪闪亮的目光黯然了，变成倦怠欲睡的样子。

“行政长官，我认为您总是偏爱我们家族的。”他喃喃低语，近似悲叹。

“你的想法是对的，亲王。我热爱老亲王。我一贯欣赏你们家族，一直力图维护它。我现在依然支持它，当然需要你一起努力，亲王，希望你不仅看到另一个世界的事，而且也能看到你周围现实的事。你的弟弟，亲王，我是不喜欢的，也不可能尊重他。有人告诉我——我能信任那些传话给我的人——雅迪吉瓦亲王不仅赌博……而且这个月未能支付雅迪吉瓦各部门负责人的工资……”

他们相互凝视着，万·乌迪杰克坚定不移的目光对视着苏纳里奥亲王昏昏欲睡的眼睛。

“给你提供情况的人可能弄错了……”

“我想没有十二分的把握他们是不会给我送来这类报告的……

亲王，这是件非常微妙的事情。我再说一遍，你是你们家族的头。你要调查一下你兄弟乱花政府的钱款到了什么程度，尽可能彻底改善整个事态。我这就算把这件事交给你了。我不会把这件事告诉你弟弟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宽恕你们家族的成员。由你来告诫你兄弟，要他注意在我看来是一种犯罪的行为，而你凭借一家之长的威严，仍然能够使其改邪归正。禁止他赌博，命令他克制自己的情绪。否则我已经预料到极其严重的后果，我将不得不提议解除你弟弟的职务。你是知道的，我多么不愿意那样做，因为雅迪吉瓦亲王是老亲王的第二个儿子，我非常尊重老亲王，所以总是希望别让你母亲王太后伤心。"

"谢谢您。"苏纳里奥亲王低声说。

"亲王，请认真考虑一下我刚才说过的话。如果你没能规劝你弟弟走上正道，如果各部门负责人的工资未能尽早兑现，那么……那么我将不得不采取行动。如果我的警告不起作用，那么将意味着你弟弟的垮台。你本人是知道的，罢免一个亲王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它会给你们家族带来耻辱。为了拯救阿丁宁格拉兹家族免遭此种命运，你协助我一下吧。"

"我一定照办。"亲王轻声说。

"把你的手伸过来，亲王！"

万·乌迪杰克按住这个爪哇人细小的手指。

"我能相信你吗？"他问。

"我拿脑袋担保。"

"那好，我们进屋去吧。你发现什么要尽早告诉我。"

亲王行鞠躬礼。铁青发白的脸色显露了他内心涌动着的无声无

息的秘密的愤怒，它就像那火山喷发时的火焰一般。万·乌迪杰克背后，他的那双眼睛带着莫测的仇恨在这个荷兰人的身上急速移动——这个卑贱的荷兰人，卑贱的平民，离经叛道的基督徒，有这样肮脏的灵魂，他怎么能真实地感受到任何东西，任何有关他、他的家族、他的母亲或者他们至高无上的贵族阶层的神圣和高贵……尽管在那些比他们强大的人的统治之下，他们总是鞠躬……

第九章

“我是打算留你们下来吃晚饭的。”伊娃说。

“好的，我们留下吃饭。”审计官万·赫尔德伦和他的妻子一起回答。

招待会——噢，不是招待会，伊娃总是这样自我辩解——接近尾声。按惯例，万·乌迪杰克首先离场，随后是亲王，最后剩下少数几个密友留在埃尔德斯马夫妇家：兰卓夫医生、资深工程师杜恩·德·布鲁因以及他们的妻子，还有万·赫尔德伦夫妇。他们坐在前阳台上，显得比较放松，在摇椅中舒服地来回摇动。仆人们端来了威士忌酒、汽水和柠檬汁，每杯饮料里都放了冰块，供大家选用。

“伊娃家的招待会总让人吃饱喝足，”万·赫尔德伦夫人说，“比在行政长官家饱得多……”

艾达·万·赫尔德伦是个典型的白皮肤小妇人。她总试图按非常欧洲的方式办事，荷兰语说得溜，甚至试着说说很糟糕的马来语，她既不喜欢米饭配小碟的晚宴，也不喜欢辣味水果沙拉。她又矮又胖，皮肤洁白，长着一对又大又黑充满惊讶的眼睛。她满是各种各样

神秘的怪念头、仇恨和爱慕；她所有的行为都是各种各样神秘小冲动的结果。有时她恨伊娃，有时她爱死伊娃。对她绝对不能依靠，她的每个行动，每个动作，每个词语都可能成为一种意外。她总在恋爱，悲剧般地恋爱。对所有一次次小小的恋爱，她都弄得很夸张，充满大起大落的激情，没有一点点分寸，然后跑到伊娃处一股脑儿说出来，伊娃边笑边安慰她。

她那个审计官丈夫从来没有到过荷兰，他完全是在巴塔维亚接受教育的，就读于威廉三世学院和它的殖民管理系。非常奇怪的是，这个克里奥尔人看上去非常欧洲化，高高的个子，白肤金发，金色的八字须，蓝色的眼睛活泼有趣，他的举止显得比欧洲最时髦阶层的人士还要有教养，他的思想、言谈或服饰没有任何典型东印度群岛人的影子。他会谈到巴黎和维也纳，好像他在这两个首都居住过许多年似的，而实际上他从来没有离开过爪哇。他喜爱音乐，尽管他发觉难以欣赏瓦格纳，而伊娃如此喜欢播放他的乐曲；他的一大梦想就是明年假期他必须真的去一次欧洲，去看看巴黎展览会。年轻的万·赫尔德伦身上有一种非常杰出和天生的风格，好像他不是一直住在东印度群岛的欧洲父母所生的孩子，好像他是来自某个陌生国度的外国人，他的国籍让人一下子琢磨不出来。他的口音几乎不流露出一点柔和的腔调，那可能是由于气候的关系吧？他说的荷兰语太正确了，以至跟荷兰母语中随便不正规的俚语相比，听起来几乎有点不自然；比起大多数荷兰人，他的法语、英语和德语说得比较流利。也许因为他的母亲是个法国人，所以他外国气派十足，文雅谦和，自然随意。他妻子也有法国血统，是留尼汪岛上一户克里奥尔人家的后代，这种异国情调变成了一种神秘的混合物，其发展从没超越孩子般的

幼稚，小脾气和小激情，而她试图用她那两颗忧郁的大眼睛阅尽她生活中的悲剧，尽管她只不过刚刚尝到生活中一点酸甜苦辣，她把人生当作一篇蹩脚的杂志故事来阅读。

这时，她正在想象自己爱上了资深工程师，他是这个小团体里年纪最大的，他的头发已经开始花白，胡子却还是黑的，她用悲观的思维方式，想象她与杜恩·德·布鲁因夫人争吵。杜恩·德·布鲁因夫人是个肥胖、温和、忧郁的女人。兰卓夫医生和妻子是德国人；他肥胖、金发、粗俗，长着一个啤酒肚；他妻子长着一张安详的德国人脸蛋，性情随和稳重，说起荷兰语轻快活泼，带有德国口音。

这就是伊娃统治的小集团。除审计官万·赫尔德伦之外，小集团还包括相当普通的东印度群岛人和欧洲人，如伊娃所说的没有艺术感的人们。可是，在拉布旺吉她没有其他选择，因此就拿艾达的小妇人悲剧取乐，也尽可能拿其他人的事逗乐。她的丈夫奥诺像平常一样，下班回家已经筋疲力尽，通常不太参与这种交谈，但今天却坐下倾听。

"万·乌迪杰克夫人在巴塔维亚待了多长时间？"艾达问。

"两个月，"医生的妻子说，"这次待的时间很长啊！"

"我听说，"杜恩·德·布鲁因夫人平静、忧郁、怀着恶意地说，"这次管委会的一名成员、某部门负责人还有三个年轻的商人让万·乌迪杰克夫人在巴塔维亚很开心。"

"我能向你们大伙儿保证，"医生说，"如果万·乌迪杰克夫人不经常去巴塔维亚，她会错过一次有益的治疗，尽管她这是靠自己治疗，不是……靠我的处方。"

"我们别说人坏话了！"伊娃几乎是恳求地打断说。"万·乌迪

杰克夫人非常漂亮——有一种朱偌[1]般的华贵美丽，有维纳斯[2]的眼睛——我能宽恕漂亮人的一切行为。你，医生，”她用手指威胁般地指着他，“不应该泄露职业秘密。你明白吗，东印度群岛上的医生常常过于坦率，说出他们病人的秘密。我要生病，一直也就是个头疼脑热的。请你小心记住好吗，医生?”

“行政长官好像很忙。”杜恩·德·布鲁因说。

“他会知道……他妻子的事吗?”艾达心情不快地说，她的一对大眼睛里充满着黑天鹅绒般的悲情。

“行政长官经常就是那样的，”弗兰斯·万·赫尔德伦说，“他情绪多变：有时和蔼可亲，兴高采烈，快活愉悦，就像最近那样，四处巡视；不过，他也有忧郁的时候，工作，工作，他总是抱怨，说除了他没有人在干活。”

“我可怜的不知感恩的奥诺!”伊娃叹息道。

“我认为他是工作劳累过度了，” 万·赫尔德伦说，“拉布旺吉是一个极其繁忙的区域。行政长官做事非常上心，家事公事都这样，太把跟他儿子的关系和跟亲王的关系当回事。”

“换了我，就解雇了亲王。”

“可是，医生，”万·赫尔德伦说，“你对我们在爪哇的情况非常了解，事情是不能那样做的。亲王和他的家族与拉布旺吉紧密相连，在当地人民中间享有崇高的威望……”

“是的，我了解荷兰的政策。在英属印度，英国人用比较专横的

---

① 天后，主神 Jupiter 之妻。

② 罗马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

高压手段来对付他们的印度王子们。荷兰人对殖民地人太客气了。”

“从长远来看，哪一种政策比较好，这个问题也许会显露出来的。”万·赫尔德伦冷冰冰地说，因为他讨厌听到外国人说荷兰殖民地的任何坏话。“幸运的是，我们在这里没有听到过像英属印度那样持续的普遍贫困和饥荒。”

“我看见行政长官非常严肃地对亲王说话。”杜恩·德·布鲁因说。

“行政长官疑心太重了，”万·赫尔德伦说，“那个古老的爪哇家族正在逐渐腐朽衰落，它注定是要消亡的，可他为此而感到忧伤，他想维护这个家族。行政长官冷静实际，但在这件事上他有点浪漫主义，尽管他也许不愿意承认。不过，他记得阿丁宁格拉兹家族辉煌的过去，他记得那最后一位伟大的人物，那位崇高的老亲王，他把老亲王与他的两个儿子相比较，而他的儿子一个是狂人，另一个是赌徒……”

“我想我们的亲王——不是雅迪吉瓦那个：他是个讨苦力喜欢的人！”伊娃说。“他是个木偶般的活傀儡。他的眼睛：它们真让我害怕。多么可怕的眼睛！有时它们像在睡觉，有时它们像疯人的眼睛。可是他多么有教养，多么引人注目！而且那个王后也是一个精致的小玩偶：除了‘是……是！’，其他啥也不说，可她看上去打扮得非常漂亮。每次他们都给我的家宴增色，我总是很高兴，他们要是不来，我会想他们的。还有老亲王的遗孀，满头白发，高贵典雅，一位女王……”

“是个上了瘾的赌徒！”埃尔德斯马说。

“他们把所有的财产都赌光，”万·赫尔德伦说，“她和雅迪吉瓦亲王。他们不再富裕了。王太后过去一直拥有在国家重要场合使用象征地位的华丽权杖、豪华的长矛、镶嵌珠宝的蒌叶盒、痰盂——那些都是有用的东西——无价之宝！王太后把它们全赌光了。我猜，她除了退休金外大概什么也剩不下了：我想，也就是两百四十荷兰盾吧。我们的亲王怎么能够按照爪哇的习俗，在王宫里养活他所有的表兄表弟、男男女女，我真是难以理解。”

“爪哇的习俗是什么？”医生问。

“每个亲王都要把他的整个家庭像寄生虫一样收养在身边，供他们吃穿，给他们零花钱……当地人认为这样做很有派头很明智。”

“真是可悲……那种没落的伟大！”艾达阴沉沉地说。

一位男仆进来宣布晚宴开始了。大家来到后厅，在餐桌边坐了下来。

“夫人，你为我们准备了些什么活动呀？”高级工程师问。“有什么计划？近来拉布旺吉太安静了。”

“真是很糟糕啊，”伊娃说，“如果我不邀请你们所有的人，那会很糟糕；如果我不常常组织些活动，想点新花样出来，那也会很糟糕。住在拉布旺吉真烦人！我丈夫不会感到烦恼，他总是在工作，像所有你们的男人一样。在东印度群岛除了不顾酷暑努力工作外还有什么好做的？我们女人就惨了，如果我们不自己寻找快乐，在家里寻找快乐，在朋友中间寻找快乐，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我们有这么些朋友真是非常幸运！外面啥也没有。没有一张图画，没有一尊雕像可供欣赏，没有音乐可以听听。别生气，万·赫尔德伦，你大提琴拉得很棒，但是在东印度群岛没有人能赶上时代潮流。意大利歌剧

院演出《游吟诗人》，业余剧社——在巴塔维亚他们真的是一流的——演的……。还有你，万·赫尔德伦……别争辩！最近意大利歌剧团从泗水来到这里，在俱乐部里演出……《游吟诗人》，我见你看得如痴如醉，完全被迷住了。”

“他们中间有些人的演唱真出色！”

“可是二十年前，他们就是这样跟我说的，这里的人们也被《游吟诗人》迷得如痴如醉。嗨，真糟糕！有时这么一想，我就会突然感到很压抑。有时，我会突然感到我迄今还没适应东印度群岛的生活，我永远都不会适应这里的生活，我开始渴望欧洲，向往真正的生活！”

“可是，伊娃，”埃尔德斯马惊恐万分，开始担心妻子真的会在某一天回国去，让他独自一人留在拉布旺吉干他毫无快乐的工作，“有时，你的确喜欢东印度群岛，喜欢你的房子，喜欢愉快舒适无拘无束地生活……”

“那是物质上的……”

“难道你不喜欢你自己的工作？我是说不喜欢你能够在这里做的许多事情？”

“什么事？安排聚会？组织剧团演出？”

“你是真正的行政长官。”艾达脱口而出。

“天哪，我们又回到万·乌迪杰克夫人的话题上来了。”杜恩·德·布鲁因夫人逗笑说。

“又回到职业秘密上来了。”兰卓夫医生说。

“不是的，”伊娃说，“我们需要某种新的活动。跳舞、聚会、夜餐、去山里旅游……这一切，我们都玩遍了。我再也想不出什么新花

样了。热带的忧伤正在吞噬我。我心情不佳。我身边那些长着棕色面孔的男仆在我看来突然显得很诡秘。有时,东印度群岛让我害怕。你们有那种感觉吗?空气中有一种茫然的恐惧,一种神秘……,某种威胁……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有时,傍晚充满着神秘,当地人的性格中存在着某种神秘的东西,他们远离我们,与我们如此不同……”

“艺术家的感受,”万·赫尔德伦讥讽道,“不,我没有那种感觉。东印度群岛是我的国家。”

“这真符合你的本性!”伊娃反过来嘲弄他说。“你怎么会成为现在这种样子,这么奇怪,完全欧洲化了?我还不能说是荷兰化。”

“我母亲是个法国女人。”

“可你毕竟生在这里,长在这里……而你的身上没有一点点当地人的影子。我想能认识你真是太妙了。我喜欢你与众不同……帮助我,好吗?提提建议,搞点什么新活动。不要跳舞,不要到山里去旅游。我要某种新的活动。要不然,我就会渴望着去看我父亲绘画,听我母亲唱歌,或者去海牙看我们那栋漂亮的富有艺术感的房子。如果我没有新的事情可做,我会死的。我不像你的妻子,万·赫尔德伦,她总是在恋爱。”

“伊娃!”艾达恳求道。

“她用她那一对漂亮忧伤的眼睛悲剧般地去爱。总是先爱她的丈夫,然后去爱其他某个人。我从不热恋。甚至再也不恋我的丈夫。尽管他与我在一起。我没有情爱的本性。东印度群岛性爱很多吧,医生?……好吧,我们排除跳舞、山里旅游和性爱。那么还有什么呢?天哪,还有什么可玩的呢?”

“我知道一种活动。”杜恩·德·布鲁因夫人说,一种突然的焦

虑取代了她平和的忧愁。

她瞅了兰卓夫的妻子一眼，那德国女人立刻理解了她的意思。

"什么活动?"其他人急切地问。

"桌转灵?①"两位太太低声地说。

众人哈哈大笑。

"嘿，真是胡扯!"伊娃失望地叹息道，"要一个把戏，讲一个笑话，一个夜晚的逗乐。不是这些，我需要某种可以充实我生活至少一个月时间的活动。"

"桌转灵。"兰卓夫重复道。

"听我说，"杜恩·德·布鲁因夫人说。"那一天，为了逗乐，我们试图让一个三脚茶几转。我们都答应不欺骗作假。那个桌子……移动了，拼出了字母，用字母点击出词语。"

"不过，你们没有作假吗?"医生、埃尔德斯马和万·赫尔德伦问。

"你得相信我们。"两位太太赶忙表白。

"好吧，"伊娃说。"晚餐已经结束了。那我们就来玩一会儿桌转灵吧。"

"我们所有的人必须都保证不作假，"医生的妻子说，"我看得出我丈夫会……反感的。不过艾达……是个很好的中间人。"

众人都站起身来。

"我们得把所有的灯都熄掉吗?"伊娃问。

"不用。"

---

① table-turning，指桌子的非人力转动，扶乩中用以表示亡人显灵的一种手法。

“一张普通的三脚茶几行吗?”

“一张木质三脚茶几。”

“我们八个人?”

“不,我们必须从选择开始。比如,你自己,伊娃,艾达,万·赫尔德伦,还有兰卓夫太太。医生没有同情心,埃尔德斯马也没有。杜恩·德·布鲁因和我接替你。”

“那我们就开始吧!”伊娃说。“拉布旺吉又有新的消遣了!不许作假……”

“我们必须相互保证,作为朋友,不许欺骗。”

“行!”大家都答应。

医生暗自发笑。埃尔蒂斯马耸耸肩膀。一个男仆拿来一个三脚茶几。他们围坐在小木桌的四周,将他们的手指轻轻地按在上面,用期待和怀疑的目光相互看着。兰卓夫一副严肃的模样,伊娃被逗乐了,艾达很平静,万·赫尔德伦满不在乎地微笑着。突然,艾达年轻漂亮的脸蛋上露出一种紧张的神色。

桌子颤动了……

他们相互交换了一下恐惧的眼神,医生在暗自窃笑。

随后,慢慢地,桌子抬起了它三只脚中的一只,然后又小心翼翼地落下。

“有人动过吗?”伊娃问。

众人都摇摇头。艾达的脸色变苍白了。

“我感到我的手指在颤抖。”她低声说。

桌子又一次抬起一只脚,嘎嘎地在大理石地面上划出一个愤怒的半圆形,随后“砰”的一声重重撂下那只脚。

他们吃惊地面面相觑。艾达坐在那里，好像丢了魂似的，呆呆地看着，手指伸展着，惊讶得出了神。

桌子第三次抬起了一只脚。

这的确非常奇怪。一时间，伊娃怀疑兰卓夫太太在抬桌子的脚，但是当她用目光询问她时，这位德国医生的夫人摇摇头，伊娃亲眼看见她没撒谎。他们再次相互保证绝对诚实。此刻，当他们满怀信任，确定相互忠诚时，桌子继续嘎嘎地划着愤怒的半圆形，抬起一只脚，在大理石地面上点击，这太奇怪了！

“是幽灵吗？你要显灵？”兰卓夫太太看了一下桌子的脚问道。

桌子点击了一下地面：“是的。”但是，当他们让幽灵拼出它的名字，神灵用字母点击出它的名字，人们只听见“ZXRSA”。

这种显示让人看不懂。

突然，桌子开始急促地拼写，好像有人在追逐它似的。大家数着点击，将字母拼写出来：

“万……乌……迪……吉”

“那么万·乌迪杰克夫人呢？”

桌子又拼出了个粗糙的词。

除了艾达，所有的太太都惊讶极了，像中了邪似的坐在那里。

“桌子已经说话了。它说了什么？万·乌迪杰克夫人怎么啦？”所有人异口同声地问。

“简直不可思议！”伊娃低声嘀咕，“我们都没作弊？”

大家都声明自己是诚实的。

“我们大家真的要诚实，否则就没意思了……我希望我能确定真假。”

大家都希望如此：兰卓夫，艾达，万·赫尔德伦，伊娃。其他人都热切地观望着，就是医生不相信，他坐在那里暗笑。

桌子又一次生气地嘎嘎作响，点击着，桌子腿重复着：

"A……"

桌子腿重复着那个粗糙的词。

"为什么会这样？"兰卓夫太太问。

桌子开始点击。

"把它记下来，奥诺！"伊娃对她丈夫说。

埃尔德斯马取来笔和纸，将桌子拼出的词记下。

桌子拼出了三个名字：东印度群岛管委会一成员的名字、某部门主任的名字、一位年轻商人的名字。

"在东印度群岛上，人们不会在背后说人坏话；可桌子在背后诽谤！"

"是幽灵在诽谤！"艾达低声纠正。

"这些通常是嘲弄幽灵。"兰卓夫太太说教似的说。

桌子继续在点击。

"记下来，奥诺！"伊娃说。

埃尔德斯马把桌子点击的字母记了下来。

"A－d－d－y（埃迪）！"桌子脚点击着。

"不！"所有的人都一起大声叫了起来，强烈地否定。"这一次桌子弄错了！……至少还没有人提及年轻的埃迪与万·乌迪杰克夫人有瓜葛。"

"T－h－e－o（西奥）！"桌子自我纠正说。

"她的继子！这太可怕了！那不一样！每个人都知道这件事！"

所有的人都异口同声地高声说。

“可是我们都知道这件事！”兰卓夫太太瞅着桌子的腿说。“嗨，告诉我们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吧！来吧，桌子！快一点，幽灵！求你啦！……”

她对着桌子的腿花言巧语，试图哄它说点新玩意。大伙儿都笑了。桌子嘎嘎地动了！

“要认真点！”杜恩·德·布鲁因警告说。

桌子撞到了艾达的腰腿处。

“哎呀！”漂亮的小妇人从迷迷糊糊的状态中苏醒过来，高声喊道。“正好撞到我的胃部！”

大家笑啊笑啊，笑个不停。桌子猛烈地转动起来，大家都起身离开椅子，他们的手依然放在桌面上，随着桌子愤怒的舞动而移动。

“明……年。”桌子点击说。

埃尔德斯马将它记下。

“可怕……战争……”

“谁与谁打仗？……”

“欧洲……与……中国。”

“这听起来像神话故事一样！”医生咧嘴笑着说。

“拉……布……旺吉。”桌子点击说。

“拉布旺吉怎么啦？”他们问。

“是……一个……洞……”

“说些严肃的事情，桌子，说吧！”兰卓夫太太用她德国贵妇人最高雅的仪态和蔼可亲地恳求。

“危……险。”桌子点击道。

"哪里危险?"

"威……胁着,"桌子继续说,"拉……布……旺吉。"

"危险威胁着拉布旺吉?"

"对!"桌子生气地点击了一下。

"什么危险?"

"叛乱……"

"叛乱? 谁会造反?"

"两个月……后……苏纳里奥亲王。"

众人都略有所思起来。

桌子突然意想不到地又一次撞了一下艾达的腰腿部。

"哎呀! 哎呀!"她高声叫喊。

桌子拒绝继续显灵。

"累了……"它点击道。

大家依然将手按在桌子上。

"停止……"桌子点击说。

医生窃笑着将他短而宽厚的手按在桌子上,好像要迫使它继续显灵。

"见鬼去吧!"桌子嘎嘎转动,大声点击。"讨厌!"

接着,它又点击了一些更加难听的话,都是针对医生来的,好像是流浪乞丐说的话:淫词秽语,难以理解,前言不搭后语。

"是谁让你说这些话的?"伊娃气愤地问。

很显然,没有人在后面支使——不是三位太太,也不是万·赫尔德伦,他总是非常小心谨慎,而且显然对于嘲弄幽灵的粗俗感到气愤。

"它真是个幽灵。"艾达说,她的脸色显得非常苍白。

"我要停止了,"伊娃抬起手指紧张地说,"我弄不懂这种胡说八道。这挺有意思的。不过,桌子不习惯在高雅社团里显灵。"

"我们拉布旺吉又有了新的消遣活动了!"埃尔德斯马说,"不用再外出野餐,不必再跳舞了……只要玩桌转灵!"

"我们必须练习!"杜恩·德·布鲁因夫人说。

伊娃耸耸肩。

"真是莫名其妙!"她说。"我相信没有人作弊。万·赫尔德伦不可能做这类事情,暗示那些词语的。"

"夫人!"万·赫尔德伦自卫说。

"我们必须再来一次,"艾达说,"看!有个回教徒正在离开院子。"

她指着花园。

"回教徒?"伊娃问。

她朝花园看去。那里什么也没有。

"噢,不对,不是回教徒,"艾达说,"我以为是个回教徒。其实什么也没有,只有月光。"

天色已晚。大家兴高采烈地道晚安,心里琢磨着刚才发生的事情,但找不到答案。

"我真的希望这件事没让你们女士们担惊受怕!"医生说。

不会的。总的看来,她们都没有害怕,反而更加入迷了,尽管她们都没有弄明白其中的奥秘。

他们回家的时候已是凌晨两点了。月光如泻,照亮了整个镇子,小镇死一般地静静躺着,在众多花园天鹅绒般的阴影中沉睡。

第十章

第二天，埃尔德斯马去了办公室，伊娃穿着莎笼和锦缎宽袍正在做家务活。这时，她看见弗兰斯·万·赫尔德伦正穿过花园走进来。

“我能进来吗?”他高声问道。

“当然可以，”她高声回答，“快进来！不过，我马上要去储藏室。”

她举起她的钥匙包。

“我约定半小时后见行政长官，可是我去得有点早了……所以顺便过来看看。”

她笑了。

“我很忙，你是知道的!”她说。“一块儿去储藏室吧?”

他随她而去。他身着一件黑色光亮的夹克衫，因为他得去见行政长官。

“艾达好吗?”伊娃问道，“昨晚的降神会后她睡得好吗?”

“马马虎虎，”弗兰斯·万·赫尔德伦说，“我觉得她不应再玩那种游戏了。她吓得不断惊醒，抱住我，恳求我宽恕她，我不知道是什

么原因。”

“我可一点没受影响，”伊娃说，“尽管我根本不懂其中的奥秘。”

她打开储藏室，招呼厨师，给那女人下达命令。女厨师患了“拉塔病①”，伊娃喜欢跟这老妇人开玩笑。

“La……la－illa－lala！”她高声喊道。

女厨师抽搐了一下，重复了这种喊声，接着马上恢复常态，请求宽恕。

“扔掉，厨师，扔掉！”伊娃高声喊道。

女厨师按照指令行动，扔掉了一盘红毛丹和莽吉柿②，接着马上又清醒过来，弯腰去拣散落在地上的水果，摇着头咂着舌，乞求宽恕。

“快，我们最好走开！”伊娃对弗兰斯说，“否则她马上就会打碎我的鸡蛋。来，厨师，到外面来！”

“来吧，出来吧！”拉塔病女厨重复道。“哎呀，夫人，饶恕我吧！夫人，啊呀，完啦，夫人！”

“走，去坐一会儿。”伊娃说。

他随她而去。

“你真是乐观。”他说。

“你不也是一样吗？”

“不是的，我最近感觉很郁闷。”

“我也一样。昨天我就跟你说过。是因为拉布旺吉气氛中蔓延着的某种东西。很难说昨晚的桌转灵向我们预示着什么。”

---

① 表现共济失调、语言障碍及抽搐的一种神经病。

② 一种产于东南亚的水果。

他们在后阳台上坐了下来。他叹了口气。

“怎么啦?”她问。

“我实在忍不住了,”他说,“我喜欢你,我爱你。”

她沉默了一会儿。

“又来了!”她责备地说。

他没有回答。

“我告诉过你,我不是那种感情冲动型的人。我很冷静。我爱我的丈夫和孩子。让我们做朋友吧,万・赫尔德伦。”

“我极力克制自己的情绪,可没有用。”

“我喜欢艾达,我不想做出任何使她伤心的事情。”

“我觉得自己从来就没有爱过她。”

“万・赫尔德伦……”

“如果说我曾爱过她,那也仅仅是爱她那张漂亮的脸。但是,尽管艾达皮肤洁白,又是个欧洲的小姐,可她有那么多怪念头,那么多小孩子似的小悲剧。开始时,我没有看到她有那么多小毛病,不过现在我看清了。在认识你以前,我遇见过不少欧洲女人,可你对我来说是一种启示,我明白了一个女人竟然能够拥有那么多的魅力和艺术韵味……你身上那种奇异的风格非常符合我喜欢异国情调的性格。”

“我非常看重你的友谊。让我们就这样吧。”

“真是疯了,我有时会梦见……我们一起在欧洲旅游,在意大利或巴黎。有时,我会看见我们俩一起坐在炉火旁,在我们自己的一间房间里,你谈论艺术,我讲述我们这个时代社会的各种发展。然后,我见到我们更加亲昵了。”

“万·赫尔德伦……”

“你警告我也没用。我爱你,伊娃,伊娃……”

“我想世界上再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东印度群岛那样有这么多恋爱在进行。这一定是炎热的天气……”

“别用你的冷嘲热讽毁了我。世界上没有任何女人能像你那样吸引我的整个身体和灵魂,伊娃……”

她耸了耸肩。

“别生气,万·赫尔德伦,不过,我无法忍受那些凡夫俗子。让我们理智些吧!我有一个可爱的丈夫,你有一个甜蜜的妻子。我们在一起做好朋友吧。”

“你太冷酷了!”

“我不想毁了我们的友谊所带来的幸福。”

“友谊!”

“我说的就是友谊。除了我的家庭幸福,我没有比这更看重的东西了。没有朋友我就没法活。我有丈夫和孩子,感到很幸福,但是,我也需要朋友。”

“这样他们就能钦佩你,这样你就能管住他们。”他生气地说。

她看着他。

“也许,”她冷静地说,“也许我需要有人赞赏钦佩,我需要管束别人。我们都有自己的弱点。”

“我有我的弱点。”他苦涩地说。

“别这样,”她用更加温柔的语调说,“我们还是保持朋友关系吧。”

“我真是非常伤心,”他沉闷地说,“我感觉好像自己错失了生活

中的一切。我从来没有走出过爪哇，觉得自己身上缺少些什么，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冰雪。雪……我把雪看成某种神秘之物，某种未知的纯洁，我渴望它，而我好像永远不能遇见它。我什么时候能见到欧洲？我什么时候才会停止狂热赞美歌剧《游吟诗人》，什么时候才能有机会去拜罗伊特[①]？我何时才能赢得你的芳心，伊娃？我一直在追求仿佛有触角的东西，像没有翅膀的昆虫……我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有艾达，有三个会像他们母亲一样的孩子，今后许多年里，我得继续干这分审计官的差事，然后——也许——会被提升为助理行政长官……这就到顶了。最后，他们会让我离开——或者我要求离开——去苏加武眉[②]居住，靠微薄的退休金过呆板单调的生活。我一心想的就是渴望过悠闲的生活……"

"可是，你喜欢你的工作，你是一流的官员。埃尔德斯马总是说，在东印度群岛，不工作的人和不喜欢工作的人会感到失落。"

"你生性不渴望爱情，我生性不渴望工作，除了工作，什么都愿意干。我能为了一个美丽的目标而努力工作，但是，我不能工作……仅仅为了工作而工作，为了填补我生活的空虚而工作。"

"你的目标是东印度群岛……"

"说得好听，"他说，"对于像行政长官这样的人，这也许是对的，他的职业生涯很成功，也永远不必研究《殖民一览》，不必琢磨这人的病情或那人的死亡……寻找自己晋升的机会。对于万・乌迪杰克那样的人生活是不错的，在他理想化的坦诚之中，可以认为他的生活

---

① 德国一地名。

② 印度尼西亚一地名。

目的就是东印度群岛，不是因为荷兰，而是因为东印度群岛本身，因为当地的人们。作为一名行政长官，他有责任保护他们免遭地主和庄园主残暴专横的压迫。从本性上讲，我更加愤世嫉俗……”

“你不要对东印度群岛那么不冷不热半心半意的。这不仅仅是说好听的话，我自己是那样感受的。东印度群岛是我们整个伟大的事业，是我们荷兰人的伟大事业。听听外国人是怎么说东印度群岛的吧，他们都被东印度群岛的美丽风光迷住了，为我们的殖民方式所折服……别为国内我国人民中那种可悲的荷兰精神而烦恼，那些人根本不了解东印度群岛。他们嘲笑东印度群岛，他们那么小心眼、傲慢僵化、平庸粗俗、思想狭窄……”

“我不知道你对东印度群岛会这么充满激情。昨天你还说在这里感到害怕，而我还在为我们的国家辩护……”

“是啊，东印度群岛使我发抖。傍晚的那种神秘，某种东西似乎在威胁着我们，可我不知道是什么。我害怕将来，我们面前有某种危险……我感觉，就个人而言，东印度群岛依然离我非常遥远，尽管我不想离它那么远。我思念与我一起成长的艺术，在我们这里的生活中，我惦念它，那美丽的线条，我父母都总是让我接触这样的美……当然，我不是不公正的。我认为作为我们的殖民地，东印度群岛是伟大的；我认为我们，在我们的殖民地里，是伟大的。”

“以前，也许是这样，但是，现在一切都在走向错误，如今，我们不再伟大了。你有艺术的天赋，你总是在东印度群岛寻找艺术的东西，尽管你很少找到。随后，你的思想面临着那种伟大，那种荣耀。那是它诗情画意的一面，但问题是，它是一个巨大而枯竭的殖民地，它仍然由荷兰用一种思想统治着：赢利。而现实是，东印度群岛不是

由一个伟大的统治者管辖着，而是被一个卑劣的、心胸狭窄的吸血鬼统治着；这个国家的血被吸干了，真正的人民——不是荷兰人，荷兰人把他们在殖民地谋取的钱花在海牙。而人民，当地的人民，依附于他们的国土——受到最高统治者的鄙视和压迫，他们曾经用自己的血汗改变了他们的国家，现在威胁着要对这种压迫和鄙视进行反抗……你，作为一名艺术家，感到这种危险正在临近，模糊地感觉到，就像热带夜空中的云彩；我看这种危险是非常真实的，是某种正在升腾的东西——针对荷兰——它如果不是源于美国或日本，那么将发源于这个国家本身。"

她笑了。

"我喜欢你这样说话，"她说，"我也许最后会同意你的说法。"

"如果我能靠说话实现它就好了！"他苦涩地边笑边站起身来。"我的半小时结束了：行政长官在等着我，他不喜欢等别人。再见！原谅我。"

"跟我说实话，"她说，"我是个调情的人吗？"

"不是的。"他回答。"你就是你。我实在憋不住要说：我爱你……我总要伸出我可怜的触角。我命该如此……"

"我会帮助你忘记我的。"她动情而有信心地说。

他淡淡一笑，欠身致意，然后离去。她目送着他穿过街道，走进行政长官的官邸，在那里，一位仆人迎接了他。

"该说的都说了，该做的都做了，生活就是漫长的自欺欺人，在各种幻想错觉中漫步，"她忧愁沮丧地想，"一个伟大的目标，一个普遍的目标……或者甚至是某人自己的一个普通的目的，为了他自己的肉体和灵魂……上帝啊，一切都是那么可鄙！我们漫无目的四处

游荡。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小小的目标，自己的幻觉。唯一幸福的例外的人就是莉奥妮·万·乌迪杰克，她的生活如同一朵美丽的花或者一只美丽的动物。”

她的孩子蹒跚着朝她走来，一个漂亮的、胖乎乎的金发小男孩。

“噢，我的小宝贝，”她心想，“你将来会怎样呢？你会得到什么呢？也许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也许会重复过去常常发生的事情。生活就是一部小说，总是重复着……哦，当我们这样感觉的时候，东印度群岛会是多么的压抑！”

她吻了吻她的孩子，眼泪落到了他金色的鬈发上。

“万·乌迪杰克拥有他的官邸，我有我的一小帮……仰慕者和‘臣民’，弗兰斯有他……对我的……爱。我们都有自己的玩物，就像我的小奥诺玩弄他的小马。我们多么渺小！多么低微！……我们所有的生命，都想入非非，幻想各种各样的事情，想给我们可怜的漫无目标的生活指引方向。噢，我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我亲爱的小宝贝？等待你的将是什么呢？”

第十一章

巴贾拉姆蔗糖厂距离拉布旺吉十四英里，离雅迪吉瓦十二英里，属于德卢斯的印度－梭罗家族，这个家族曾经有许多百万富翁，但已经风光不再了，原因在于最近的蔗糖危机，不过，他们仍然支撑着一个庞大的家族。这个家族总聚在一起——老母亲和外祖母，她是一位梭罗公主；大儿子是总管；三个已出嫁的女儿和她们的丈夫，工厂里的职工，他们都生活在工厂的阴影之中；三个小儿子也都是工厂的雇员；无数的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在工厂的四周玩耍；曾孙、曾孙女、曾外孙、曾外孙女也在工厂的四周诞生——这个工厂保持了古老东印度群岛的传统，这种传统曾经非常普遍，而现在正变得越来越罕见，那是因为与欧洲人接触比较频繁。母亲和外祖母是一位梭罗王子的女儿，嫁给了一位有抱负的年轻的波希米亚冒险家费迪南德·德卢斯，他是毛里求斯一个法国贵族家族的成员，在四处冒险游历多年寻找发展机遇之后，成为轮船上的一名乘务员，驶向东印度群岛，在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变化之

后，发现自己陷在梭罗①进退两难。在梭罗，他靠一道菜(西红柿/填辣椒)声名远扬。由于烹调手艺出色，费迪南德·德卢斯赢得了梭罗亲王的青睐，后来把女儿嫁给了他，他甚至赢得了老亲王的信任。结婚后，他成了一名地主，根据梭罗当地的法律和习俗，作为老亲王的亲属，他每天为亲王家提供大米和水果。随后，他进入了蔗糖业，凭直觉知道等待他的是百万富翁的命运。在危机发生之前，他就逝世了，享尽了荣华富贵。

年迈的外祖母身上没留下一点点年轻公主的美貌，费迪南德·德卢斯当时娶她是为了寻找发迹的机会，但是仆人们、爪哇蔗糖厂的职工们总是用阿谀奉承与敬畏的态度崇敬她，每个人都用王太后的头衔称呼她。她从不说荷兰语。她脸上的皱纹就像干枯皱缩的水果，眼睛蒙眬，枯槁的嘴上沾满蒌叶汁；她平静地生活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身上总穿着一件黑色的丝绸短上衣，衣领和轻柔的袖子上系着宝石。她混沌的目光中浮现着昔日王室光辉的景象。为了那个法国贵族厨师的爱情，她放弃了公主的一切奢华生活；法国人用他的美味佳肴迎合她父亲的口味；她的耳边时常嗡嗡响着离心脱脂器低沉的声音，像蒸汽机的螺旋运动声，整个榨糖季节都是这样，连续数月。她身边有自己的孩子、孙子孙女、重孙子重孙女。仆人们称她的儿子女儿为王子和公主；子子孙孙们仍都沐浴在梭罗王后代惨淡的光环之下。她最大的女儿嫁给了一位纯血统的金发白肤荷兰人；之后，大儿子娶了个美国姑娘，另外两个女儿嫁给了棕色皮肤的印度人，他们的孩子也是棕色皮肤——他

① 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中部城市，即苏腊卡尔塔。

们也已经结婚,并有了孩子——与大女儿家白肤金发的孩子们生活在一起。不过,整个家族引以为自豪的是最小的儿子和兄弟艾德里安或埃迪,他正在与多蒂·万·乌迪杰克热恋,尽管已是繁忙的榨糖季节,他仍经常留在拉布旺吉。

这个家族仍然保留着相当过时的传统,这些传统在人们的记忆中源于很久以前东印度群岛的各个家族。在这里,一仍然能够看见在庭院里、后阳台上有数不清的女仆,有人在碾磨香粉,有人在准备熏香,还有人在榴剖辣椒酱,所有的人都眯缝着眼睛,所有的人都有细长灵活的手指。在这里,一种习惯依然盛行:在宴会上,有无数道菜,有一长溜的仆人,一个接一个,神情严肃地端上又一道蔬菜,又一道椰汁蔬菜,又一碟鸡;与此同时,女仆们蹲在女士们的身后,根据客人各种不同的口味和需求,在陶土臼里捣制辣椒酱。在这里,它仍然是一种习俗:当整个家族出席在雅迪吉瓦举行的赛跑时,每个露面的女士身后都跟着一个女仆,轻盈、缓慢、严肃地走动,一个女仆端着一个香粉罐,另一个女仆端着装满薄荷糖果的盒子,或者一个望远镜、一把扇子、一个香水瓶子——整个家庭就像一个载着国徽的仪仗队。在这里,你也仍然能发现旧时的招待礼节:一排空闲的房间准备招待任何想造访的人们;每个人可以在这里愿意待多久就待多久,没有人会问你旅行的目的地,或者离开的时间是哪一天。一种宽广的胸怀,一种海纳百川、自然、天生的殷勤好客;伴随而来的是一种无边无际的倦怠和乏味,一种没有思想,沉默寡言的生活,随时露出的温柔的微笑弥补了这两种缺陷。物质生活是充实的满足的,一种整天供应各种冷饮、甜点和水果沙拉的生活,有三名特别指定的女仆专门制作辣水果沙拉和甜饼干。不计其数的动物分散在种植园里:有一个关满

猴子的笼子，一些鹦鹉、狗、猫，一些驯服的松鼠，一头麋鹿，一头美丽的四处乱跑的鹿。家族的住房紧连着工厂，在榨糖季节里，随着机器的轰鸣，屋宇也在呻吟——那噪音就像蒸汽机旋转所发出的声响——这住宅宽敞，配备着很古旧的家具：低矮的床架有着四根雕刻的床柱，床上挂着蚊帐；桌子都有沉重的腿；摇椅有奇特的圆靠背，所有的东西现在都已无处可觅，每一样东西都没有一点点现代的气息，除了——只有在榨糖季节——前厅里的电灯！房屋的占有者总是穿着在室内穿的衣服：男人穿着白色或蓝白两色的衣服，女士身着莎笼和短上衣，用极其简单方法逗弄猴子、鹦鹉或麋鹿，开着同样善意的玩笑，拖声拖调的，发出同样温柔的轻轻笑声。随后——当榨糖季节结束的时候，当所有的繁忙结束的时候，当棕色毛皮油光发亮的特级黄牛拉着一排排蔗糖大车运输着不断增多的甘蔗行驶在甘蔗渣覆盖的路上（道路被碾压成一条条宽宽的马车车辙）时，当买了水稻秧准备用于明年，当机器停了的时候——那时，一刻不停的劳动突然停止了，随之而来的是休闲放松，长长的假期，连续好几个月的休息，人们渴望着节日和享受。大宅的女主人会举行盛宴，接着是舞会、化装舞会和戏剧演出；整个宅院挤满了客人，认识的和不认识的都有，他们日复一日地住在这里；大宅院的女主人，满脸皱纹的老太太，王太后德卢斯夫人，不管你想称呼她什么，眯缝着混浊的眼睛，和蔼可亲，她的嘴上流着蒌叶汁，对每个人、所有的人都亲切友好；这位伟大的梭罗公主身后总跟着一个宠儿，一个“金色的孩子”（一位可怜的收养的公主），她的手里端着一个金色的蒌叶盒。这是个八岁的小女孩，她的头发梳成整齐的刘海，她的额头用湿香粉抹得雪白，她已经是圆圆的小乳房在粉红色的丝绸短上衣下突显了出来，微型的金色莎笼

罩着她苗条的臀部。对于王太后、对于德卢斯夫人、对于遗孀德卢斯来说，她就是一个玩具娃娃、一个玩偶。对于各个村镇来说，大家盼望的还是那些古老而受人普遍欢迎的娱乐活动，所有巴贾拉姆地区的人们都喜欢。根据世俗传统，不管出现什么危机或骚乱，这类活动是一定要举办的。

现在，榨糖季节和狂欢活动都已经结束。家家户户室内相对平静安宁，一种使人倦怠的东印度群岛的平静开始了。万·乌迪杰克夫人、西奥、多蒂也过来参加庆祝活动，并且多待了几天。一大群人围着一张大理石桌子坐着，桌子上摆放着一杯杯糖浆、柠檬汁、威士忌酒和汽水；他们不太说话，只是心满意足地来回摇动椅子，偶尔交换一句话。德卢斯夫人和万·乌迪杰克夫人说着马来语，但话语不多。一种心情愉快的乏味无聊慢慢传递给了所有摇动着椅子的人们。看着这些不同类型的人，真让人觉得有些怪怪的：漂亮的、皮肤乳白色的莉奥妮身边坐着皮肤黄色、皱纹满脸的王太后；皮肤苍白、头发金黄、荷兰人似的西奥，他长着丰满性感的嘴唇，那是他从贵族母亲那里遗传下来的；多蒂看上去已经像一朵含苞待放的玫瑰，黑色的眼睛中虹膜闪亮，眼珠乌黑；经理的儿子艾基利·德卢斯棕色的皮肤，高高的个子，身材敦实，他一心只想着他的机器和稻秧；二儿子罗杰棕色皮肤，矮个子，瘦瘦的，是个簿记员，他心中只想着一年的盈利，身边带着娇小的美国妻子；大女儿已经上了岁数——棕色皮肤，傻乎乎的，相貌丑陋——身边坐着她纯血统的荷兰丈夫，他看上去像个农民；其他的儿子和女儿棕色的皮肤肤色深浅不一，不易区分；他们周围孩子、孙辈、收养的金发小孩绕膝，还有女仆、鹦鹉和鬣鹿。所有这些人、孩子和动物似乎都寄居在这里，成为一个休戚相关的整

体，他们对自己梭罗的祖先也有着一种共同的自豪，他们的头顶上都有着爪哇贵族淡淡的光环，美国媳妇和乡巴佬荷兰女婿也许是这份遗产中最引以为豪的东西。

所有这些成员在族长的屋檐下经过长期共同生活已经融合在一起，他们中最充满活力的要数最小的儿子艾德里安·德卢斯·埃迪，梭罗公主和法国冒险家的血液在他的身上和谐地流淌着。这种混血没有给他以智慧，但给了他一个年轻混血儿英俊的体格相貌，有点儿像摩尔人①，有点儿南方人的特点和性感，有点儿西班牙人的味道，仿佛在这最小的孩子身上，两个不同民族的特征第一次和谐地融合了，第一次在相互绝对认可的情况下结合了；仿佛在生了这么多个孩子之后，冒险家和公主在这最后一个孩子的身上第一次得到了和睦融洽。埃迪似乎不具备一点儿智慧或想象，不能将两种想法融会成一种综合的思想。他只能用整个家族都有的天生的善良本性去感觉。除此之外，他就像一只美丽的动物，大脑和灵魂都在蜕变，但变得空洞乌有，一种伟大的乌有，一种伟大的空泛，而他的身体却已经变得像一个民族的复兴，充满力量和美丽。他的骨髓、他的血液、他的肉体和他的肌肉已经成就体格魅力的一种和谐，十全十美、愚蠢得美丽，这种肉体的和谐对于女人有一种直接的诱惑力。这个年轻人只要一出现，就会像一尊美丽的南方神，所有的女人就会看着他，将他深深印入她们的想象之中，会在她们的脑海里一遍一遍地呼唤他。只要他出席雅迪吉瓦的舞会，所有的姑娘都会爱上他。哪里有爱，他就在那里随意采集。而爱在巴贾拉姆的座座村庄里尤其繁多。所有

① 非洲西北部阿拉伯人与柏柏尔人的混血后代。

女性都喜欢他，从他的母亲到他的小侄女，没有不爱他的。多蒂·万·乌迪杰克为了他都快疯了。自七岁起，她已经数百次地爱过在她闪亮的眼睛面前经过的人，但从来没有像爱埃迪那么疯狂。她的整个身躯都如此强烈地散发着她的爱，就像一团火焰，每个人都注意到，都对着它微笑。榨糖季节的盛宴，当她与埃迪跳舞时……那对于她来说是一次持久的欢乐……当埃迪与别人跳舞时，那简直是一次漫长的折磨。他没有向她求婚，不过，她想开口向他求婚，如果他拒绝，她准备去死。她知道，行政长官，他父亲会反对的。他不喜欢那些德卢斯家的人，他把他们叫做"梭罗－法国一伙"，不过，如果埃蒂愿意娶她，他父亲会同意的，他不愿意看着她去死。对于这个爱神的孩子来说，那个可爱的青年就是整个世界，整个宇宙，就是生活本身。他与她谈情说爱，吻她的嘴唇，不过没有他对其他姑娘做的事多，而且会不加思考地去做；他也亲吻其他姑娘，而且如果可能，他会更进一步，像一个破坏性极大的年轻的神一样，一个轻率的神。但是，对行政长官的女儿他还是有点儿畏惧。他既没有勇气也不会厚颜无耻，他的激情并非有明显的选择，他将女人看作女人，内心渴望征服，但障碍并不能激发他好奇的欲望。他的花园里满是鲜花，所有的花朵都朝着他开放；他伸手采摘，几乎看都不看，他只是采花。

当众人围坐在桌子的四周晃动摇椅的时候，他们看见埃迪穿过花园走来，所有女人的目光都投向了他，他就像一个年轻的撒旦从阳光中走了出来，四周笼罩着一个光环。王太后笑着凝视着他，十分钟爱她最小的儿子，她最喜欢的孩子。蹲坐在她身后的是那个金色的养女，她睁大着眼睛凝视着，姐姐们也注视着，小侄女们也看着，多蒂的脸色变苍白了，莉奥妮·万·乌迪杰克乳白色的脸上泛起了红晕

并露出迷人的微笑。她不由自主地瞅了西奥一眼，他们的目光相遇了。这些纯洁爱情的灵魂，眼神的爱恋，嘴唇的爱恋，炙热肉体的爱恋，都能相互理解，西奥的嫉妒剧烈地燃烧了起来，莉奥妮的红晕消退了，她的脸色变得苍白而恐惧。突然一种无缘无故的害怕传遍了她通常冷漠的躯体，使她浑身颤抖，而这个撒旦在他太阳光似的光环下越走越近，越走越近……

第十二章

万·乌迪杰克夫人答应在巴贾拉姆再多呆几天，其实她并不喜欢这个地方，因为在这旧式传统的环境里她感到很不自在。不过，当埃迪出现时，她的感觉就好多了。在她内心最深的秘密中，这个女人崇拜她的肉欲，仿佛置身于自我的殿堂里，那乳白色的克里奥尔人供奉着她玫瑰幻想中最为亲昵的梦想以及无法扑灭的渴望。在这种狂热的崇拜中，她可以说获得了一种艺术，一种知识，一种科学，以一瞥就能发现那个接近她在她跟前走过的男人身上究竟有什么东西吸引着她。这一刻，她觉得是他的举止风度或者是他的嗓音，那一刻，她觉得是他的手撑着膝盖的样子。但不管是什么，她一下就能看出，一眼就能看出，立刻就能看出。她能在刹那间对这位经过的人做出判断，她立刻知道她拒绝谁——他们占大多数——她喜欢谁——他们有很多人。那些她凭着最高超的判断能力、用眼睛一瞥、在刹那间拒绝的人不需要心存任何希望。她，这位女祭师不会将他们接纳进她的殿堂。对于其他人，她的殿堂是敞开的，但只能隐藏在她操行端正的幕后。不管她多么厚颜无耻，她总是正确的，她的情爱总是秘密

的;对于整个世界,她只是行政长官迷人微笑的妻子,行为举止有点懒散,但绝不可能是其他什么,她用微笑赢得了每一个人。当她不在跟前时,大家说她的坏话,可当他们见到她时,她立刻征服了他们。在那些她与他们分享其情爱秘密的人们中间存在着一种心照不宣的谅解,一种崇拜的神秘;当他们中的两人相遇时,他们私下几乎一点也不谈类似的记忆。围坐在大理石桌子周围的一大圈人中间,莉奥妮坐在那里微笑着,乳白色的皮肤,神情安详,人群中至少有两三个男人知道这一秘密。但这并不打扰她的平静,也不玷污她的微笑。她笑到乏味的程度。她的眼神几乎从不在人们的身上来回扫视,她用自己绝对可靠的判断再一次对他们作了评估。过去几个小时的记忆几乎没有在她的内心朦胧地升起,她也几乎没有想到第二天的幽会。这一秘密完全在于幽会的神秘,确实也没有在亵渎的世界面前说过。如果在这圈子里有一只脚轻轻碰触她的脚,那么她会将自己的脚移开。她从不挑逗,她有时甚至有点儿厌倦,拘谨,一本正经,笑容满面。她与挑逗者之间的心照不宣,常常是由她来揭开神秘的面纱,但是在世界面前,在大理石桌子周围的人群中,她不会恩赐一个眼神,一次触手或一次碰膝,她的上衣也不会褪到裤腿处。

在巴贾拉姆的那些日子里,她一直很无聊。她接受了参加榨糖季节狂欢的邀请完全是因为过去几年她拒绝了。现在既然见到埃迪来了,她就不再觉得乏味了。当然,她认识他已经有好多年了,她是看着他从小孩长成少年,然后再长成青年;少年时期,她曾经吻过他。很久以前她就曾对他这个情感的诱惑者作过判断。可是现在,当他带着太阳的光环走过来时,她又一次对他作了判断:他清秀、修长、性感,他那充满朝气的摩尔人般朦胧棕色的脸上闪动着诱惑者的眼神,

他那嘴唇的曲线就是用来接吻的，嘴唇上长着年轻人柔软的八字须；他那唐璜[①]般的四肢轻柔灵活：这一切都使她如痴如醉，使她头昏目眩。他与母亲的客人们打过招呼之后坐了下来，对桌边一圈懒洋洋闲聊和昏昏欲睡的人们说了一些逗乐的话——仿佛他在把他的一些阳光、一些诱惑的金粉洒向他们所有的人，洒向所有这些女人，母亲、姐姐、侄女、多蒂、莉奥妮——莉奥妮像所有的人一样注视着他，她的目光移到了他的双手上。她会亲吻这双手的。她突然被那双手的形状迷住了：棕色的皮肤，手掌有着老虎一般的力量。她突然被这个年轻动物充满野性的活力所打动，这种活力闻起来就像成年男子甜美的香味，从他那充满朝气的身躯里散发而出。她感到自己的血液在沸腾，几乎无法控制，尽管她有着高超的克制能力，能够保持冷静，在大理石桌边这一圈圈人群中保持行为得体。她不再感到厌倦乏味。在未来几天中她有填补空虚的目标了。只是……她的血液沸腾得那么厉害，西奥已经注意到她脸上的红晕和颤抖的眼睑了。他对她十分倾心，一眼就能看透她的心思。他们起身去后厅进午餐，女仆们已经蹲在那里，用捣锤和臼为每个人磨砸出各种不同的调料，西奥对着莉奥妮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

“当心！”

她一怔；她感到他在威胁她。以前从来没发生过这种情况；所有分享这一秘密的人总是一直尊重她的。她感到非常吃惊，她是那么愤怒，他竟然扯去了殿堂的遮掩布幔——而且是在挤满人群的后厅里——她曾经宁静淡漠的心中充满着怒气，尽管她向来善于自我克

① 西班牙传说中的一个浪荡公子。

制，但是她被激怒了，要反叛了。然而，她看着他，见到他熊腰虎背、高大威猛、金发白肤，一副他父亲年轻时的样子，他东印度群岛的血脉只显现在他性感的嘴唇上。她不想失去他；她想在摩尔诱惑者的身边保留他这种类型的人。两种类型的男人她都要；她要品尝这两种男性魅力之间的差异——稍受东印度群岛影响的白皮肤荷兰人与野蛮疯狂的埃迪之间的差异。她的灵魂在颤抖，她的血液在沸腾，无穷无尽的菜肴正一本正经地被端上来。她处于一种以前从未经历过的心理状态中。从平静淡漠的心境中觉醒就像是一种再生，像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情感。她感到很吃惊，三十岁了，她还是第一次有这种感受。一种狂躁的堕落感在她内心含苞待放，仿佛要开出令人陶醉的红色花朵。她看着多蒂，她坐在埃迪身边：可怜的孩子，爱得火烧火燎，几乎难以咽下饭菜……天哪，这个爱神，他只要一露面就……而莉奥妮处于堕落的狂躁之中，与比她年轻许多岁的继女争夺恋人，心里却充满着喜悦！她会照顾她的，她甚至会提醒万·乌迪杰克，是否应该举行婚礼啦？她还在乎什么：莉奥妮，婚姻会对她造成什么伤害呢？天哪，这个诱惑者！在她午睡浪漫幻想的时刻里，她从来没有这样梦见过他，这可爱之极的梦中情人！这不是小天使诱人的魅力；这是猛虎迷人的强烈气味：他眼睛闪烁的金光，他诡秘爪子的柔韧……她朝西奥笑了笑，仅投去一个求饶的秋波，在这一圈吃米饭的人群中，这实在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举动。在通常情况下，她从不在公众场合求饶。现在，她一时屈服是因为他的嫉妒使她感到满足。她疯狂地恋着他。一想到他因嫉妒而脸色苍白、生气，她就感到高兴。在她的四周，整个下午都是一片灿烂的阳光，咖喱饭调味品刺激了她的口味。她的前额上渗出了细微的汗珠，像珍珠一样往下流淌，直至她

短上衣网眼花边底下的乳房。两个男人她都希望拥抱，西奥和埃迪，在一次拥抱之中，在一次不同情感的融合之中，将他们两人紧紧地贴在她含情脉脉的躯体上……

第十三章

黑夜如同最柔软的丝绒面纱慢慢地从天堂轻轻飘来。月亮像一把非常狭窄的横向镰刀,像土耳其境内的新月形地带。夜空淡淡地勾画出月牙两点之间未发光的那一部分。宅院前一条两旁排列着木麻黄树的长长街道伸向远方。木麻黄树干挺直,树叶像破碎的长毛绒或散了线的天鹅绒,在云层的衬映下好似许多棉球在低空飘浮,整整提前一个月预示雨季即将来临。有时,斑尾林鸽咕咕地叫唤,一只热带室内壁虎正在鸣叫,先连续发出两次短促的尖利叫声,这是热身的调子,好像在吊嗓子,随后开始“特咯！特咯!”地叫,重复四五次,起先很响,随后低沉,最后变得越来越轻。

在大路边一栋房子前面的小屋里,一名警卫在他的木梆上敲响了十一点,附近沉睡的商场店铺空荡荡的,当最后一辆赶路的大车驶过后,他用沙哑的声音高喊:“谁在那里!”

夜晚就像最柔软的丝绒从天堂慢慢地飘来,就像一种旋转的神秘,像未来一种压抑的威胁。但是,在那神秘之中,在木麻黄树黑色碎棉絮、破碎长毛绒的底下,有着一种对于情爱不可阻挡的渴望;在

这无风的夜晚,就像一种窃窃私语:这一时刻不该白白浪费。的确,这壁虎的叫唤声就像是一个捣蛋的小魔鬼,有着冷面的滑稽;而那个警卫,他那"谁在那里"的喊声也十分吓人;但是斑尾林鸽在轻柔地咕咕叫唤,整个夜晚就像最柔软的天鹅绒毛一般,好像是用木麻黄树的长毛绒帘子隔开的巨大壁龛;远处闷热的雨云在天边挂了整整一个月,以一种压抑的神奇感环绕着天空。这羽绒般的夜空里飘浮着神秘和魅力,在暮光照射的壁龛里轻轻地往下飘动。如果它还不能消融灵魂的话,那也在消融思想,只留下一种温暖性感的幻想……

壁虎停止了叫唤,警卫进入了梦乡,天鹅绒般的夜晚像头戴月牙的妖女统治着整个世界。他们缓慢地散步,两个年轻的人影,他们的手臂搂着对方的腰肢,在魅力的诱惑之下,嘴唇寻找着嘴唇。在木麻黄破碎的绒毛之下,他们就像两个影子,百般温柔,身着白色的服装,像一对永恒的恋人袒露着自己,永远地无处不在地重复着。尤其是在这里,在这诱人的夜晚,恋爱是不可避免的,这是被有控制欲望的妖女变幻出的夜晚,在这里,在这诱人天堂的天鹅绒般的神秘之中,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像一朵命中注定的爱情双子花那样绽放。

诱惑者仿佛是夜之子,夜之无情女王的儿子,他拐走了这位温柔的姑娘。在姑娘的耳中,这个夜晚似乎只有他的嗓音在歌唱,在神奇力量的作用下,她细小的心灵彻底融化了她稚嫩的弱点。她贴着他的身躯散步,感觉到他体温穿透了她少女的渴望。她仰起充满泪水的眼睛凝视着他,她明亮眼珠中平静的光芒像钻石一般在虹膜中闪烁。他,喝足了夜晚力量的琼浆玉液,这个诱惑者像他的母亲一样,起先想再领她朝前迈一步,不再考虑现实,不再畏惧她,不再害怕任何人——想诱惑她进一步,绕过熟睡的警卫,穿过大街,走进村庄,进

入壮观的椰子树羽状般的丛林之间，那里会为他们的情爱提供顶篷似的遮蔽——将她领进一个隐蔽之处，一间他知道的房子，一间竹棚，他们会为他开门的。突然，她站住了，受惊了。她抓住她的手臂，更紧地贴在他的身上，恳求他别再往前走。她害怕了。

“为什么不行？”他用柔和的嗓音温情地问，那声音像夜晚一样深沉温柔。“为什么不在今天晚上？终于等到了今晚！没有危险的。”

但是，她颤抖了，摇摇头恳求道：

“埃迪，埃迪，不……不……我不敢再往前走……我害怕警卫会看见我们……还有，那边有个回教徒在走动……围着白色的头巾……”

他朝路的那一边看去。路那一边，村庄在等待，椰子树丛在等待，竹棚将向他敞开……

“回教徒？……在哪里，多蒂？我怎么没有看见任何人……”

“他穿过大路了，他回头张望过我们，他看见我们了。我看见他的眼睛在微笑，他进了村庄，在那些树后面。”

“亲爱的，我啥也没看见，那里没有一个人影。”

“有的，有人的！有的，有人的！埃迪，我不敢，我们回去吧！”

他那张英俊的摩尔人面孔阴沉了；他已经看见小竹棚的门被一个他认识的老太太打开了，这位老太太也崇拜他，就像从他母亲直至他小侄女的每个女人一般喜欢他。

他再次试图说服她，但是她拒绝了，站着不动，不愿挪动一步。于是，他们转身往回走。云层变得更加闷热，低沉地压在天边；夜间的绒毛变得更加厚实，就像温暖的白雪，破碎的木麻黄树比以往更加

充盈和漆黑。行政长官的大院在他们面前高高地耸起，它已经熟睡，不见一丝灯光。他恳求她，乞求她，别在这样的夜晚离开他，说这样的夜晚没有她，他会死去的……她快屈服了，快答应了，用她的双臂搂住他的脖子……可是，她又一次害怕了，又一次呼喊：

"埃迪！埃迪！……它又来了！……那个白影子！……"

"你好像到处都看见回教徒！"他嘲笑说。

"那么，你自己看……在那边！"

他看了，此时他看见一个白色的影子从前廊朝他们走来。那是个女人。

"妈妈！"多蒂高声叫喊。

的确是莉奥妮，她慢慢地朝他们走来。

"多蒂，"她温柔地说，"我在到处找你。我害怕极了，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你怎么这么晚还出来散步？埃迪，"她用慈母般的声音继续柔声说，好像在向两个孩子说话，"你怎么能这样，这么晚还与多蒂外出？你真的不应该再这样了。我说话当真的！我知道你俩没啥事，但是，假如有人看见你们了呢？你必须向我保证永远不再这样！你会答应的，对不？"

她就这样动人地恳求，用真诚责怪的口吻，好像表示她相当理解他，非常明白在这天鹅绒般的魅力之夜他俩相互渴望着。她用她精心选择的话语宽恕他们。她看上去像天使一般，雪白的圆脸，松散的波浪似的金发，身上裹着有柔顺褶子的白色丝绸和服。她将多蒂拉到身边，亲吻着女儿，抹去她的眼泪。随后她轻轻地将多蒂推开，推向副楼她的房间，那房间与挤满了德卢斯老太太的女儿和孙儿孙女的许多房间紧连在一起，她可以安然睡觉。多蒂轻声哭着回到她房

间的孤独寂寞之中。莉奥妮则继续温和地责备埃迪，此时此刻就好像大姐那样告诫他。而有着棕色的皮肤，英俊的面容，摩尔人的长相的埃迪站在她面前，羞怯而勇敢。他们站在前廊黑暗的暮色中，外面的夜晚轻轻吐出它无法抗拒的气息：浓郁、充满情爱、天鹅绒般的神秘。她责备他，告诫他，说多蒂还是个孩子，他不应该占她的便宜。他耸耸肩膀，勇敢地为自己辩护；他的话像金粉一样撒落在她的身上，他的眼睛像老虎的眼睛一样闪闪发光。她争辩说他真的必须放过多蒂，她抓住了他的手——她恋上的那只手，他的手指，他的手掌，那天早晨在她思想混沌的时候有可能亲吻它——她紧紧按住了它，几乎哭泣着恳求他放过多蒂……他突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用他那野兽般闪亮的目光看着她，他觉得她很漂亮，她有女人味，像牛奶一样白，他知道她是个充满秘密的女祭司。他也谈论多蒂，并渐渐靠近莉奥妮，触摸她，将她的双手握在他的两手之间，让她明白他明白了。她依然假装流泪，恳求着，哀求着，领着他往前走，打开了她的房间。他看见了一盏微弱的灯光和她的女佣尤丽普。女佣走过外屋的一扇门，消失了，她躺到一块小地毯上睡觉，像一条忠诚的狗。随后，莉奥妮哈哈一笑表示欢迎；他呢，这个诱惑者，听到这热情的笑声，看到这白肤金发的女诱惑者，不由得大为惊讶。莉奥妮一下子将身上丝绸的和服褪到地上，像一尊裸体雕像站在他的面前，向他展开双臂。

尤丽普在外面偷听了一会儿。她将要躺下睡觉，微笑着梦见明天女主人会送给她的漂亮的莎笼。就在这时，她吃惊地发现有个头戴白色头巾的回教徒在庭院里行走而过，消失在黑夜之中……

第十四章

那天,雅迪吉瓦亲王,苏纳里奥亲王的弟弟来巴贾拉姆访问,因为万·乌迪杰克夫人次日即将离开。他们正在前厅里,围坐在大理石桌边,摇动着坐椅等候他。这时,亲王的马车沿着木麻黄大街"格嗒格嗒"地驶来了。众人都站起身来。此时此刻,大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楚,王太后是多么受人尊敬!她与雅迪吉瓦亲王本人的关系有多么亲密,因为亲王一下车,还没有往前走一步,就在前庭最下面一个台阶处跪下,尊敬地行礼问候;他身后的仆人扛着合拢的金白两色权伞,就像是折拢的太阳;仆人收拢身体,尽量使自己显得更加渺小,好像要湮灭他自己似的。老太太,这位梭罗公主,见到亲王又神采奕奕地站在她的面前,便走到他跟前,说起宫廷上专用的爪哇语(同等地位的王室成员之间使用的语言),用尽传承下来的所有谦恭礼节欢迎亲王,直至亲王站起身来,跟着老太太走进人群之中。随后,他第一次向行政长官的妻子行礼,其鞠躬的方式不管有多礼貌,与他刚才顺从的礼节相比,显得有一种高傲……他坐在德卢斯太太与万·乌迪杰克夫人之间,开始了悠闲随意的交谈。雅迪吉瓦亲王与

他的哥哥苏纳里奥是不同类型的人，他个子较高，举止较粗鲁，没有哥哥那种荷兰人傀儡的奴颜媚骨。尽管年纪较轻，但是兄弟俩看上去弟弟反而比较老练，激情塑造了他的相貌，他的眼神流露出激情的衰竭：酷爱女人，酷爱美酒，酷爱鸦片，尤其酷爱赌博。在这倦怠乏味的闲聊中，一种寂静的思想似乎在闪现，寥寥数词，没有观念，不断地被宫廷气派的应答声"是，是"所打断，在这声音的背后，他们都隐藏他们秘密的渴望……他们说马来语，因为万・乌迪杰克夫人不敢说爪哇语，这种有教养的难学的语言，这种饱含多种礼节含义的语言，几乎没有一个荷兰人敢在有地位的爪哇人面前使用。他们说话很少，他们轻轻地摇着椅子；尽管只有德卢斯夫人和亲王偶尔交换一两句话，但是一种含糊不清、彬彬有礼的微笑表明，所有的人都在参与这场交谈。最后，老太太德卢斯夫人、她的儿子、她棕色皮肤的女婿——再也忍耐不住，甚至在万・乌迪杰克夫人面前也难以克制，羞怯地笑了起来，仆人们开始传递饮料和蛋糕；最后他们不顾礼仪，不顾莉奥妮在场，用简短的几句爪哇语，快速地相互交换看法；直至老太太不再摆女主人的威风，终于开口征求万・乌迪杰克夫人的意见：如果他们玩一会儿牌，她是否介意。他们都看着她，行政长官的妻子，高官的妻子；他们明白行政长官痛恨赌博，因为赌博毁了他们，毁掉了爪哇许多家族的辉煌，尽管他们不识抬举，他还是希望支持他们。但是，万・乌迪杰克夫人淡然处之，不想因为她丈夫的缘故而阻止他们打牌，打趣地说了一句就算了事；她是自己激情的奴隶，因而也允许他们成为他们自己欲望的奴隶，享受这种奴役的快乐。她只是微微一笑，爽快地允许玩牌的人离席去宽敞的四角方方的内厅，女士们急切地点着自己手绢里的钱款，选择男士作为玩牌的伙伴，最后

他们紧挨在一起坐下，眼睛盯着牌，或者偷看相互的眼神。赌啊赌，无休止地赌，赢了，输了，付钱或收钱，打开装钱的手帕，合上装钱的手帕，一声不吭，在内厅的阴影里，除了洗牌轻轻的沙沙声外没有别的一点儿声音。他们是在玩“21 点”还是“爪哇 setoter”？莉奥妮弄不懂，也不在乎，对于这种赌瘾她毫不在意，她感到高兴的是，埃迪继续待在她的身边，西奥嫉妒地瞪眼看着他。而埃迪并不知道其中的奥秘，他怀疑什么了吗？尤丽普会一直守口如瓶吗？她喜欢这种情感，他们两个她都需要，白皮肤的棕皮肤的她都要；多蒂坐在埃迪的另一边，几乎是心醉神迷般地来回摇动着椅子，这给了莉奥妮一种极度刺激和邪恶的愉悦。生活除了满足自己奢侈的渴望外还有其他企求吗？她没有野心，对自己受人尊敬的地位毫不在乎；她是这个行政区内第一位将自己所有权责都交给伊娃·埃尔德斯马的女人，面对拉布旺吉、雅迪吉瓦以及其他地方成千上万的百姓用近似接待王室贵宾的礼仪迎接她时，她几乎毫不动心，只是默默地静静地在她变态的玫瑰梦中，手里拿着一本卡图拉·孟戴斯的小说。对于各省夸张的说法：行政长官的夫人可以像女王一样，她一笑了之。除了希望她选中的男人喜欢她以外，她没有其他什么野心，除了崇拜她自己的身体之外，她没有其他感情生活，就像阿佛洛狄特①一样选择做她自己的女祭司。如果他们在里屋玩牌，如果雅迪吉瓦亲王想彻底毁灭自己，那么关她什么事呢？相反，看着毁灭是如何刻在他的脸上，她感到很有趣！她会确保更加小心翼翼地打扮自己，让尤丽普按摩自己的脸和四肢，让尤丽普准备更多的白色香液。这种神奇的乳液，魔幻

① 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相当于罗马神话中的维纳斯。

般的软膏，尤丽普了解制作它的秘密，这种软膏使她的肌肉坚实，不起皱纹，像倒捻子一样雪白。看见雅迪吉瓦亲王像蜡烛一样地烧毁，她感到非常刺激。他傻乎乎地将自己消耗在女人、酗酒、鸦片、玩牌赌博里，也许主要是耗在玩牌之上，瞪着眼睛直愣愣地看着纸牌，下注赌博，盘算着无从计算的机遇，迷信般地计算，靠着爪哇占卜书的技巧，盘算着他赌博可能赢钱的日子和小时、玩牌的人数、下注的数目……她不时偷看一下玩牌人的面部表情，在光线昏暗的内厅里，一张张希望赢钱的贪婪面孔。正如后来万·乌迪杰克说的那样，如果她告诉他这件事，他会多么生气……如果亲王家族自毁前程，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呢？他的政策跟她有什么关系呢？整个荷兰的政策又算什么？因为这种政策希望确保爪哇贵族的地位，并通过贵族去统治人民。万·乌迪杰克关心老亲王的这个贵族家庭，看见他的后代明显堕落，感到悲伤；这跟她有什么关系呢？这些事跟她无关！重要的只是她自己、多蒂和西奥。她得告诉她的继子，她金发白肤的情人，那天下午可别太嫉妒。他的嫉妒越来越明显，她敢肯定多蒂注意到了这一点……昨晚她不是救了那可怜的孩子吗？但是，那种渴望会持续多久呢？难道她不该像一个慈祥的关怀备至的母亲那样提醒一下万·乌迪杰克？……她懒散地遐想着。这是个闷热的早晨，在这些东部雨季最后火烧火燎的日子里，人们的四肢总是潮乎乎湿乎乎的。随后，她的身体颤抖了。她将多蒂留给了埃迪，带着西奥离开，责备他脸色那么难看，妒忌也毫无用处。她假装有点生气，问他需要什么？

他们走到大宅院的边上，来到长长的边廊，那里有猴笼，笼子周围满是香蕉皮，是动物吃剩和孩子喂食后留下的。

午餐的铜锣已敲过两次，女仆已经蹲在后廊准备各种各样的咖喱饭调料。但是，赌桌四周的人们好像啥也没听见似的。低声嘀咕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响，越来越尖厉。莉奥妮和西奥，多蒂和埃迪都直起身来倾听着。罗杰和亲王之间突然争吵起来，德卢斯夫人试图劝他们轻声些，但毫无用处。他们说爪哇语，但一点也不客气，像苦力那样骂对方是骗子。德卢斯夫人不住地劝解，试图平息争吵，她的女儿和媳妇也在一旁劝解。但是，他们粗鲁地推开椅子，摔碎玻璃杯子，罗杰似乎气得将手中的牌摔在桌上。内厅里所有的女人都介入了，有高声嚷的，有压低声音的，有低声耳语的，有小声惊叫的，也有小声道歉和生气叫喊的。宅院每个角落，数不清的仆人正在偷听。随后，争吵渐趋缓和，但亲王与罗杰之间的争辩依然在继续；女人们试图让他们安静下来——“嘘！……嘘！”——她们感到很尴尬，因为行政长官的夫人不知哪里去了。终于，一切都安静下来了，他们默默坐下，希望关于这次吵架的消息传到她耳朵的别太多。最后，很晚的时候——几乎下午三点了——尽管混浊的眼睛里仍然闪烁着赌博的激情，德卢斯老太太调动起她所有的尊荣和王室的威严，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的那样，前往长廊，询问万·乌迪杰克夫人是否会来进午餐。

第十五章

是的,西奥知道了。午餐后他已经跟尤丽普谈过话了,尽管一开始女佣试图否认一切,担心得不到莎笼礼物,可是她没法继续说谎,只是无力地争辩:“不……不是的……”那天下午早些时候,西奥嫉妒得怒火中烧,他找了埃迪。但是,西奥最终平静了下来,因为那个英俊的青年满不在乎,相当克制。他那摩尔人的脸上已充分流露出那种征服后的满足,因此他没感到一点点嫉妒。西奥平静了,因为这个诱惑者完全没有思想:情爱后一小时他就马上将事情忘得精光,这是一种如此和谐的健忘,他用天真而惊讶的眼神抬头注视,而西奥已经气得热血沸腾,满脸通红,冲进他的卧室,站在他的床前——他几乎赤裸地躺在床上,这是他午睡的习惯,像一尊青铜的铸像那样美妙动人,像一尊古代雕像那样至尊至贵——宣称他要扇他的耳光。埃迪的惊讶是那么自然,他的漠然是那么和谐,他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前一天夜里所发生的一小时情爱。听说要为一个女人决斗,他安详地哈哈大笑;于是,西奥平静了,他走到埃迪的床边坐下。埃迪尽管小他两岁,但却具有无可比拟的经验,他说西奥真的不必再这样,为

了一个女人，一个献身于另一个男人的情妇，变得如此生气。埃迪父亲般同情地拍拍西奥的肩膀，此时此刻他俩相互理解了，他们继续交谈，相互提问。

他俩进一步交换知心话，关于女人，关于姑娘。西奥问埃迪是否打算娶多蒂。埃迪说他没打算结婚，行政长官也不会同意，因为他看不起埃迪的家庭，认为他们身上东印度群岛的土气太重了。接着，他说的一些话背弃了他引以为傲的梭罗传统，他引以为傲的光环，而这一光环在德卢斯家族所有人的脑后都隐约闪亮。埃迪问西奥是否知道他有一个弟弟在村里四处乱窜？西奥说他一点也不知道。埃迪肯定地对他说，情况是这样的：那是他爸爸的一个小儿子，老头当雅迪吉瓦审计官的时候就生下来了；一个跟他们年纪相仿的家伙，完全是一个混血儿；他的母亲死了。也许老头自己不知道在这个小村庄里他还有个孩子，但这是真的，每个人都知道：亲王知道，亲王的助理知道，分区区长知道，最底层的苦力们知道。虽然没有事实证据，但是，全世界都知道的某件事就跟这个世界本身的存在一样真实。那家伙干些什么？什么也不干，只是诅咒发誓，宣称他是行政长官的儿子，行政长官让他在这个小村庄里堕落毁灭。他靠什么生活？不靠什么，靠不知羞耻的乞讨，靠别人施舍，还有……靠游历各行政区，靠走遍所有的村庄，询问人们是否有申诉，然后替他们起草请愿书；靠鼓励人们去麦加，让他帮他们在小型轮船公司安排旅行，他是那些公司的编外代理。他会到最偏远的村庄去，张贴五颜六色的广告画，宣扬挤满去麦加的朝圣者的轮船、宣扬天房和穆罕默德圣墓。他四处混日子，有时卷入斗殴，有一次参加了抢劫，有时穿莎笼，有时穿一件旧的条纹印花棉布衣。他四处为家，走到哪里睡到哪里。西奥露出惊

讶的神色，说他从来没有听说自己有这么一个同父异母兄弟，并表达出浓厚的兴趣。埃迪建议他俩去找找他，看看能否在村里找到他。

巨型树丛底下天色已是黄昏；橡胶树伸展开它们凉爽的绿色树叶，椰子树庄重的树阴隐掩着一间间小小的竹屋，一派诗情画意般的东方神韵。竹屋的茅草屋顶具有田园风味，它们的门常常关闭着，如果是开着的，则呈现出一幅小小的暗屋景象：榻床的模糊轮廓，上面蹲着一个黑暗的人影。没毛的癞皮狗狂吠着；孩子们赤身裸体，肚皮上挂着铃铛，奔回屋里，从屋内向外张望；女人们一声不吭，她们认出了诱惑者，当他得意地走过时，她们嘻嘻傻笑，眨巴着眼睛。埃迪指出他的老女仆蒂德杰姆居住的那栋小房子。这个女人曾帮助过他，当他需要使用她的小竹棚的时候，她总是向他敞开大门，她像他的母亲、姐姐、小侄女那样崇拜他。他领着西奥看了这栋房子，并想起了昨晚与多蒂一起在泽马拉散步时的情景。仆人蒂德杰姆看见他，高兴地奔上去迎接他。她在他的身边蹲下，将他的腿紧紧地贴在她干瘪的乳房上，用她的前额蹭他的膝盖，亲吻他白色的鞋子，痴迷地凝视着他，她漂亮的王子，她的主人；她用热恋的双臂，像摇动胖乎乎的小男孩那样摇晃埃迪。他在她的肩膀上轻轻拍了一下，给了她一些钱，问她是否知道锡·乌迪杰克住在哪里，因为他的哥哥想见他。

蒂德杰姆站起身来，招手让他跟着走；这段路相当长。他们离开村庄，走上一条公路；公路边有铁路与它平行，一篓篓竹篮装的蔗糖就是在这里装上停靠在布兰塔斯河码头上的大三角帆船的。太阳橘红色的光束呈扇形火辣辣地照射下来，远处一排排树木勾画出一块块水稻田，在高傲的阳光下宛如柔软的黑色天鹅绒。这些田地尚未播种，灰暗的大地广袤无际，还未犁耕。工厂里走出一些男男女女，

他们正在回家的路上。河边，码头旁边，一棵神圣的无花果树下已搭起了一个移动餐厅商场。无花果树盘根错节，它的五根树干相互缠绕。蒂德杰姆召唤摆渡船的船主，在太阳最后几道展开的孔雀尾巴似的黄色扇形光束下，船夫帮他们摆渡过了布兰塔斯河。当他们踏上河对岸的时候，夜色已经降临到万物之上，就像薄纱幕布一样匆匆降落；整个九月间，一直在低沉的天际作祟的云层，压抑地挂在闷热的空中。他们走进了一个村庄，村里零零星星地点着石蜡灯，石蜡放在高脚玻璃灯杯里，搁在地上，灯上没有灯罩。最后，他们来到了一间部分用竹子部分用旧装货箱建成的棚屋，房顶半是瓦片半是茅草。蒂德杰姆指了指棚屋，随后又一次蹲在地上，搂住埃迪的膝盖，边亲吻边请求允许她先行离去。埃迪敲敲门；只听见屋里传来一阵抱怨声和跌跌撞撞的声音。埃迪大声叫喊，一脚踹开了门，两个年轻人进了棚屋里的一个房间，一张榻床的角落里放着两只肮脏的枕头，床前挂着一张软沓沓的印度印花棉布帘子，一张摇摇晃晃的桌子，两把椅子；桌子上放着一盏无灯罩的石蜡灯，角落里一个板条货箱上放着一些零零星星的东西。每样东西都弥漫着鸦片刺鼻的味道。

锡·乌迪杰克正与一个阿拉伯人坐在桌边，一位爪哇女人蹲在竹榻上，正在为她自己准备一些蒌叶。阿拉伯人和混血儿之间的桌上摊着一些纸张。混血儿显然对不速之客很恼火，急忙将纸张胡乱团在一起。不过，他镇定了下来，摆出一幅兴高采烈的样子高声招呼：

“啊呀，原来是王子呀！巴贾拉姆的苏丹！蔗糖大王！你好吗，你这英俊的笨蛋！专门追女人的家伙！”

他一边继续连珠炮似的说话，一边对阿拉伯人使眼色，阿拉伯人

从屋后另一扇门溜走了。

“和你在一起的是谁呀？王子？”

“你的兄弟。”埃迪说。

锡·乌迪杰克突然举目望去：

“哦，真的吗？”他一口气用蹩脚的荷兰语、爪哇语、马来语说，“我能看出来，我法律上的兄弟。这家伙想要什么？”

“他来看看你是个什么样子。”

兄弟俩相互看了看：西奥既好奇又高兴，如果有必要，这次发现就成了他对付老头的武器；而另一个人，锡·乌迪杰克，棕色、狡猾、色迷迷的面孔后，显出暗暗克制他所有的妒忌、苦涩和仇恨的神情。

“你就住在这里？”西奥没话找话地问。

“不，我只暂时与她住在一起。”锡·乌迪杰克回答，脑袋朝那女人晃了一下。

“你母亲死了很久了吗？”

“是的。你母亲还活着，对不？她住在巴塔维亚。我认识她。你见过她吗？”

“没有。”

“嗯……你喜欢你的继母？”

“还算喜欢。”西奥干巴巴地说。他转变话题说：“我不相信老头知道你的存在。”

“不，他知道的。”

“我怀疑。你跟他当面说过吗？”

“说过的，以前。很多年以前。”

“怎么样呢？”

“没有用。他说我不是他的儿子。”

“这是很难证实的事情。”

“法律上是很难。但这是事实，每个人都知道，整个雅迪吉瓦家喻户晓。”

“你有没有什么证据?”

“只有我妈临死前在几位证人面前作的誓言。”

“来，把事情告诉我，”西奥说，“跟我们一起去散步，这里很闷热。”

他们离开竹棚，漫步穿过一个个小村庄，锡·乌迪杰克边走边讲述了他的身世。他们沿着布兰塔斯河慢慢散步。河流朦胧地在暮色中蜿蜒流淌，天空上繁星点点。

了解这段身世对西奥是有好处的，那是有关他父亲家里女管家的故事，发生在他当审计官的时候。女管家因不忠诚而遭到辞退，而事实上她是无辜的。后来，孩子诞生了，而且一直得不到承认，也从来没有得到过赡养;这孩子从一个村庄流浪到另一个村庄，天真烂漫地为他没人性的父亲而感到骄傲，他远远地关注着父亲，用嫉妒的目光注视着他当上了助理行政长官、行政长官，然后结了婚，休了妻子，再次结婚;慢慢地，锡·乌迪杰克在一位见习官朋友的帮助下，学习读书写字。对合法儿子西奥来说，听到这一切是有好处的，因为尽管他金发白肤，但在内心深处，他更是母亲的儿子，而不是父亲的儿子。在他的内心深处，他恨父亲，这倒不是为了这个或那个原因，而是因为在他的血液里流淌着一种秘密的反感。尽管他有金发白肤欧洲人的长相和举止，他感到他与这位不合法的儿子有着一种秘密的血缘关系，对他有一种朦胧的同情。难道他们不是同一祖国的两个儿子?

对于这个祖国，他们的父亲没有丝毫感情，只是通过自身努力，才人为地、人道地培养了统治者对他所统治的这片领土的热爱。西奥从幼年起就有如此感受，疏远父亲，后来这种厌恶发展成一种持续的仇恨。听到父亲完美无瑕品德高尚的神话破灭了，西奥高兴万分：他父亲是个自尊心极高的官员，他热爱家人，热爱行政长官这个职位，热爱爪哇人，急于支持亲王的家族，这不仅是因为他上级的指令要求尊重爪哇贵族，而且，一想到崇高的老亲王，他自己的良心就告诉他应该这样做……在这里，在布兰塔斯河边这个神秘的傍晚，听到父亲的这种无可挑剔、情操崇高、刚正威严、宽宏大量被撕得粉碎，这对他有好处。见到遭遗弃的兄弟对他有好处，这个弃儿一下子用泥巴玷污了这位崇高父亲的形象，将他从雕像的基座上拖了下来，将他拉到与普通人一样的层面上来：他有罪、邪恶、冷酷、吝啬。这使他内心充满着一种幸灾乐祸，如同他占有父亲所宠爱的妻子的那种感受。他还不知道究竟如何处理这阴暗的秘密，但是，他会将它攥在手里当作武器；他在那里磨刀霍霍，就在那天傍晚，他从头听到尾，倾听那个夸夸其谈、胡言乱语、贼眉鼠眼的混血儿嘴里吐出的一切。

委屈不平油然而生，现在他这个合法的儿子也在辱骂父亲，他认为行政长官对帮助他的下属取得成功，胜过了对他自己合法儿子的帮助；说父亲如何推荐他去当一个不可能成功的企业的经理，去管理一个水稻种植园，而他没法在那里待上一个月；后来，父亲就任他听天由命了；当他四处寻找工作，甚至在其他行政区里寻找，在婆罗洲寻找的时候，父亲还百般阻挠，结果他目前被迫待在家里游手好闲，没法找到工作，只是被迫待在那座他一切都不喜欢的宅院里，这都是因为父亲的缘故。

“可你喜欢你的继母!”锡·乌迪杰克平静地打断他。

可是,西奥继续往下说,逐渐吐露出压在心底里的话。他对兄弟说,如果他得到承认,成了父亲合法的儿子,也不一定对他有太大的好处。就这样,他们俩变得都很激动,为能相见而感到高兴,在这短短的一小时中,两人变得非常亲密。埃迪在他们身边走着,看到他们俩这么快就相互吸引很是吃惊,但没有多往深处想。他们过了一座桥,绕了个圈子,又回到巴贾拉姆的工厂大楼。在这里,锡·乌迪杰克与西奥握手道别,西奥将一些钱塞进了他的手里。锡·乌迪杰克贪婪地接受了,眼睛里闪过一丝诡秘的神色,但没说一句感谢的话。埃迪和西奥穿过寂静的工厂,来到大宅院。全家都在户外,在花园里,在泽马拉街上散步。当这两个年轻人接近时,八岁的金发女孩,老太太收养的小公主,朝他们奔了过来,她穿着色彩鲜艳的童装,雪白的额前一排刘海。她突然在埃迪面前停了下来,抬头看着他。埃迪问她想要什么,可那孩子一声不吭,只是凝视着他,随后,伸出她的小手,轻轻抚摸他的手。很显然,这都是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在这羞怯的孩子身上作用的结果,这种奔跑、突然停止、抬头凝视、轻轻抚摸;埃迪哈哈大笑,弯腰轻轻地吻了她。女孩心满意足,蹦蹦跳跳地走了。西奥依然在为这个傍晚而感到激动。起先,为与尤丽普的谈话而激动。然后,为他对埃迪的坦诚而激动,为他与同父异母的兄弟相见而激动,为他说出他内心关于父亲的心里话而激动;此时,却为看到埃迪与小女孩的轻浮举动而恼火,于是,他几乎是生气般地大声嚷道:

“嘿,你……你什么事也成不了,只是个追求女色的家伙!……”

第十六章

总的来说，生活与命运一直善待万·乌迪杰克。他生在一个并不富有的普通荷兰家庭，少年老成，从小就辛苦劳动，并急切期待未来、事业和受人尊敬的地位，希望尽快出人头地；生活是艰辛的，但从不残酷。他在德尔福特[①]东方学系学习多年，学习生活还挺快活，这使他在后来相信自己曾经年轻过，因为他曾经参加过假面舞会，甚至认为自己度过了一段相当放荡的生活，花钱大手大脚，行为不太检点。他性格的形成源于荷兰人的温文尔雅，源于一种执著的人生观，一种聪颖实用但相当忧郁乏味的人生观。他经常幻想自己在社会上获得体面的地位，他的雄心壮志已经有节奏地稳步发展成对于地位的一种适度的渴望，但还只是局限在他的视野够得着的范围之内：文职部门的等级制度。他的事业总是很顺利。他展露了巨大的能力，受到了上级的高度重视，因而比大多数人早晋升为助理行政官，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升任行政长官。现在，他的野心得到了满足，因为他的

① 荷兰训练殖民官员的地方。

官位与他的性格完全合拍，因为他喜欢统治的本性与他的野心同步发展。现在，他真的很满足，尽管他的眼睛依然盯着更高的职位，看见前面东印度群岛管委会的席位在微微闪光，甚至看到了茂物的宝座。有时他会认真而满足地坦言，当一名一级行政官员——除非有更高的退休金——没啥意思，除非在三宝垄和泗水当行政官；"首长的权力"绝对是一种负担，巴塔维亚的地位实在是有点怪，可说是低人一等，因为在那里，高官、东印度群岛管委会成员、主任局长满街跑。尽管他的眼睛已经习惯于看着更高的职位，但是他本性务实温和，如果有人能够预测他最终将成为拉布旺吉的行政长官，那他将会感到相当满足。他从来不渴望荷兰，也不渴望欧洲文明的华丽，尽管他自己一直保持高度的荷兰化，尤其痛恨一切欧亚混杂的东西。这是他性格不和谐一致的地方，因为他娶的第一任妻子就是一位当地的淑女，当然这纯粹出于爱情；至于他的孩子，他们身上东印度群岛的血统非常明显——多蒂外貌上非常明显，西奥性格上非常突出，而雷内和里卡斯则完全是小欧亚混血儿——他用强烈的父爱、用他本性深处沉睡的所有温情深深爱他们：一种在他的家庭生活圈子内付出和获得相等的需要。慢慢地这种需要扩展延伸到他行政区的范围之内：对他的助理行政长官和审计官，他怀有一种父亲般的自豪，在这些人中间他很得人心，很受爱戴。在他担任拉布旺吉行政长官的六年里，他只有一次与一个审计官相处不好。这人是个混血儿，他将他调离了，用他的话来说，把他给开了。他很自豪，尽管他纪律严明，对工作要求极严，可他的下属仍然爱戴他。然而，让他感到格外伤心的是，亲王，他的"弟弟"，一直利用爪哇亲王的头衔暗中作对。如果他这个"哥哥"能够找到一个亲兄弟，在他的领导下统治他这个行政

区的人民，那他真的会很高兴。让他感到伤心的是，情况既然如此，他就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别的亲王，想到这位亲王的父亲，令人尊敬的老亲王，也想到其他他所熟悉亲王：D 亲王，一位荷兰语说写都很流利、有教养的人，为荷兰报纸杂志撰写过许多明白易懂的文章；S 亲王轻浮无聊自负虚荣，但非常有钱乐于行善，在欧洲社会里是个纨绔子弟，对女士非常彬彬有礼。在拉布旺吉，事情怎么会发展成这个样子。这个默默无声、心怀恶意、偷偷摸摸、轻狂的傀儡亲王，有着圣人术士的美名，人民盲目崇拜他，可他对人民的福祉毫不关心，人民崇拜他只是对他祖先英名顶礼膜拜。万·乌迪杰克总对此人怀有一种反感，尽管从没说出口来，但是他一本正经，冷冰冰的举动已十分明显地表达了他的意思。还有那个雅迪吉瓦亲王，整天沉溺于玩牌、赌博。为什么他万·乌迪杰克那么不幸，竟摊上这些亲王？

万·乌迪杰克情绪低落。他已经习惯经常收到来自各个阴暗角落的匿名信和恶毒诽谤。有时诋毁助理行政长官，有时诬蔑审计官，有时中伤土著人头目，现在倒好，来糟蹋他自己的家庭了。有时候，这些匿名信采用友好警告的形式，有时显露出恶意中伤的得意，急于要他睁开眼睛看看他的部下和妻子的不端行为。他已完全习惯这种诽谤，从来不去数数有几封信，只是匆匆浏览一下，或者几乎根本不看，随便地处置它们。他习惯于自己判断。充满恶意的警告没给他留下任何印象，尽管它们在每天送来的匿名信中像"嘶嘶"扭动的毒蛇那样抬起头来。有关他妻子的奸情，他一无所知。他一直习惯于把莉奥妮想象成安详、微笑、淡然的女人，在家庭的社交圈内，她当然最能吸引周围的人——行政长官官邸里的生活沉闷空虚，那里的椅子和软垫凳似乎总是为招待会准备的——他根本不会相信哪怕是最

轻微的诬告。

他从来没有跟她提起过这些事。他喜欢他的妻子，并深深地爱着她，既然他总看见她在社交场合几乎一言不发，既然她从不调情卖俏，他也就从没探究一下她灵魂深处的腐朽。其实，他对家里的事情全然不知。而这种茫然无知常常可以在那些商务或职业上精明强干的人身上找到，他们习惯用敏锐的眼睛审视没完没了的公务，但在家务事上却非常近视。这种人习惯于从总体上分析事情，但不能分析灵魂的细微之处；他们有关人类的知识局限于各种原则，他们像旧戏剧那样把人分门别类；他们能立刻探测出他们下属的能力，但完全不能意识到他们自己家人心灵盘根错节的复杂性，就像纠缠的阿拉伯式花饰那样；他们总是忽视家人的小节，抓不住他们说话的内在含义，也不关心千变万化的感情：仇恨、嫉妒、生活、爱情，这些就在他们眼前闪现千变万化的色彩。他爱他的妻子，他爱他的孩子，因为父爱和父亲的身份是他存在的要素，但是，他既不了解他的妻子，也不了解他的孩子。他根本不了解莉奥妮，他从没意识到西奥与多蒂一直偷偷地忠于他们远在巴塔维亚的母亲，她已经被难以启口的生活方式给毁了。妻子儿女对他毫无爱意，他还以为妻子和孩子真的爱他，而对于他来说……每当想到他们，他内心一种沉睡的慈爱苏醒了。

他继续每天收到匿名信。它们从未对他产生过影响，不过，他不再销毁它们，而是专心阅读，将它们放入一个秘密的抽屉。他说不出这样做的缘故。这些信有对他妻子的指责，也有对他女儿的诋毁。有人试图恐吓他，威胁说他也许会在黑夜里被人捅刀子。他们警告他：他的密探完全不可靠。他们告诉他，她那个离了婚的妻子正穷困潦倒，对他恨之入骨；他们告诉他，他有个遗弃的儿子。这些匿名信

就像是对他生活和事业中的秘密罪恶的一种无声的寻根究底，使他不由自主地感到沮丧。这一切都是非常模糊的，他没有做过任何值得责怪自己的事情。在他自己的眼中和在世人的眼中，他是个好官员，好丈夫，好父亲；他是个好人。可是，人们责备他这件事决断太不合理太不公正，那件事办得太无情，责备他与第一任妻子离婚，责备他让一个儿子在小村庄里漂泊流浪；人们将脏水泼到莉奥妮和多蒂的身上——所有这一切如今都令他感到沮丧。人们竟然会写这种匿名信，这真是令人费解！对于万·乌迪杰克来说，他有注重实际的良好判断和辨别能力，模糊不清最令他讨厌。他不怕来一场公开的决斗，但是，这种黑暗中的虚张声势搅得他心烦意乱、身心疲惫。他想象不出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因为没有预兆，也悟不出敌人的面貌。匿名信天天都有，敌对势力每天都鬼鬼祟祟潜伏在他身边四周的阴影里。这种情况太神秘了，他真的感到苦涩、郁闷和伤心。随后，在一些小报上出现了一些用心险恶、心怀敌意的言论，空穴来风的指控或者显而易见的谎言。他的周围充满仇恨。可他无法弄清其中的奥秘；他苦思冥想，却不得其解，郁闷无比。他没有和任何人讨论这个问题，只是将痛苦深深藏在自己的心内。

他没法理解。他没法想象其中的缘由，事情为什么会这样？找不出一点逻辑。从逻辑上讲，不管人们认为他如何严格和专制，他还是应该受到爱戴而不是憎恨。的确，八字须下，难道他不是常常用欢笑，用和蔼可亲的告诫和规劝来缓和他一脸严肃的样子吗？难道他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行政长官吗？比如说在巡视时，大家都把这种他与众官员的外出视为一种放松消遣，愉快的骑马旅行。穿越咖啡种植园，在咖啡仓库歇脚；这愉快的短途集体旅游，在办公室工作数

周后，是可以使人放松的；行政区头头脑脑一大帮官员，骑着他们的小马在后面跟随，他们骑着猴子般难以驾驭的动物，手里举着旗子，所到之处，人们用木琴奏出轻快的欢迎曲，傍晚在旅馆精心准备晚宴，玩牌玩到深更半夜。在放松的时刻，他的下属不是告诉他了吗？说他是个输得起的人，骑马不知疲劳，进餐时轻松愉快，他是那么年轻，事实上可以接受舞女的头巾，与她跳一会儿舞，非常灵巧地舞动手、脚和臀部，跳起轻快宗教礼仪的舞蹈，而不是花些钱过关，让姑娘与分区区长跳舞。他感到外出巡视是最开心的事。现在，他心情郁闷，情绪低落，心怀不满，不知道是什么隐藏的力量在黑暗中反对他——他是一个规矩诚实的人，一个有基本原则的人，一个认真工作的人——他觉得自己应该尽快出访巡视，摆脱压在他心头的郁闷。他会叫西奥与他一起去，那样他可以外出几天换换环境，散散心。

他喜欢这个孩子，尽管他认为儿子很笨，行事不考虑后果，缺乏锲而不舍的精神，对上司从不听命，反抗他的经理又不讲策略，结果一次又一次从雇用他的咖啡种植园或蔗糖工厂离开。他认为西奥应该靠自己的力量谋生，就像他在他前面做的那样，而不是完全依靠当行政长官的父亲。他不喜欢裙带关系。他绝不会偏袒自己的儿子。他经常对几个急于在拉布旺吉获得租地经营权的侄子外甥说，他情愿在他的行政区内没有亲戚，他们别想从他那里得到任何东西，得到的只有绝对的公平。这就是他处事的方式，也是他对他们的希望，对西奥也是一样。不过，他默默地观察着西奥，充满一个父亲所有的爱，怀着一种几乎是伤感的温情。他默默地、深深地感到遗憾，西奥不太有韧劲，不太过多关注自己的前途、事业以及社会地位，对金钱和声誉都不在乎。这孩子仅仅过一天算一天，不考虑明天……也许，

在表面上，他对西奥有点冷漠；不过，总有一天，他会跟西奥推心置腹地谈一次，给他提出建议和忠告。不管怎么说，他现在要去叫西奥跟他一起外出巡视。

连续骑马五六天，在崇山峻岭的清新空气中，穿越咖啡种植园，视察灌溉工程，这些是最吸引他的公务活动，一想到这些，他的心得到宽慰，感到前景光明，不用再去想那些匿名信了。他喜欢简单朴素的生活：觉得生活应该轻松自然，少些复杂的纠缠。他的生活走了一条可感觉的上升道路，开放渐进，朝着一个寄寓了雄心壮志的闪亮巅峰前进；那些拥挤在阴暗角落和黑暗之中的东西，那些在深渊中泛起沉渣的东西，他从来就不愿或不急于去看。对于生活底层下的另一种生活他置若罔闻。他不相信它，就像长久生活在死火山里的人们认为，火山里的火一直在神秘的深处燃烧，仅以偶尔逸出的热气和硫黄的味道显示其存在。他既不相信事物之上的力量，也不相信事物本身的力量。他不相信无声的命运，也不相信无声的必然性。他只相信亲眼目睹的事情：丰收、道路、行政区、村庄；相信他那个省的福利；他只相信自己的事业，在他看来他的事业便是一条升迁的道路，正展示在他的面前。在他简单朴质的男子汉本性中，在路人皆知他对权力显而易见的痴迷中，在他合法的野心和对职责的行使中，他只有一个弱点：对家庭成员的爱，他深深的，几乎如女人一般的充满柔情的爱——因为视而不见，他无法看透他们的灵魂——只能通过他固定不变的原则观念看待他们，将他的妻子和孩子看成他们应该成为的那种样子。

经验并没有使他得到教训。他现在爱莉奥妮就像他曾经爱第一任妻子那样……他爱他的妻子是因为她是他的妻子，因为她属于他，

因为她是他圈子里的主要成员。他就是这样爱这个家庭圈子里的人,而组成这个圈子的人并不很多。经验并没有使他得到教训。他的思想并没有随着他生活的变化而变化;他按照他自己的思想和原则考虑问题。这些思想原则使他成为一个男子汉,坚强有力的男子汉,同时又是一个好官。也使他成为他所希望成为的好男人。但是,因为他具有那么多没有意识的、不加分析、仅仅是深切感受到的爱,因为他不相信有什么隐藏的力量,不相信生活中的生活,不相信会有像大山底下的火山岩浆那样涌动,像王位底下的叛变一般的强大力量,也因为他不相信有形事物的神秘,生活有时会发现他是软弱、毫无戒备的,当它——像上帝一样平静、比男人更有力地——从被他认为是有逻辑的事物中偏离出去时。

第十七章

那个名叫爪哇的神秘岛屿上有许多实实在在的神秘的事物……从表面上看，这是个温顺的殖民地，有一个称臣的民族，这个民族不是野蛮商人的对手；而这批野蛮的商人在他们那个共和国的黄金时代里，显示出一个年轻民族的活力、贪婪、富足和冷酷无情，他们将脚踏上了分崩离析的王朝，也将国旗插到了这个岛屿上，王朝的宝座摇摇欲坠，就像大地在地震中摇摆一般。但是，尽管在这样的顺从中，在命运的摆布下，那个受奴役的民族低头哈腰满脸堆笑，但在它的灵魂深处，还从来没有被征服过。尽管阿谀奉承，却也生活在自己秘密的自由王国里，避开西方人的眼睛，不管这些眼睛如何试图打探它的秘密——仿佛想用高傲、微笑和平静，泰然自若，悲情屈从，用各式各样的假面彬彬有礼地应对入侵者——而在它内心的深处，却像神一样地坚守着自己，根本就不赞同它的统治者关于文明的理想，相信主子和奴才之间不会产生兄弟情谊，因为在灵魂和血液中酝酿出来的差异是永远不可逾越的。欧洲人，用他们的武力、财富和文明以强凌弱；傲慢、盲目、自私、利己，运用他们所有错综复杂的权力机器进行

统治，他们将这部机器安装上齿轮，让它像时钟的发条装置那样精确地运转，控制了它的每一个动作。对于外国人，对于置身其外的旁观者来说，这种对有形事物的支配，这种对外部民族的思想和领土的殖民化，似乎变成了一部杰作，如同创造了一个世界。

但是，在这所有一切之下潜伏着一种隐藏的力量，此时此刻它正在休眠，尚未发动。在这所有一切有形事物的表象底下，那种无声的神秘的精髓正威胁着它，像地底下闷燃的火焰，像心中的仇恨和秘密。在这所有伟大的和平之下，危险正潜伏着，未来像火山底下隆隆的声响，人类的耳朵是听不见的。被统治的民族心中明白，如果在对神秘事物的估算中存在着任何真理的话，那就是让潜伏的力量去决断，等待那神圣时刻的到来。只要敏锐地一瞥，它就能看出统治者文明和人道的虚伪，它明白这些都是不存在的。尽管统治者给了亲王之类的头衔并称兄道弟，但这个民族深刻地意识到统治者的民主和通商的本质。他们无声地鄙视欧洲人这种虚伪的本性，用只有家人才能理解的微笑审视着他们。这个民族从不违反俯首称臣的礼节，行合掌礼，装出一副低人一等的样子；但是它默默地意识到它才是真正强大的。它意识到那种隐藏的无声的力量；它感觉到那种神秘，那种随大山的滚滚旋风而来的神秘。在那秘密的寂静之中，在那些闷热的夜晚，臣民们已预见到在遥远的未来将要发生的事件。现实的不一定是永远的：现行的正在消失。他们默默地希望上帝会拯救他们这些受压迫的人，将来某一天，终将有一天，迎来遥遥在望的美好的未来。但是，在灵魂的最深处，他们感觉、希望、明白这种力量的存在，他们永远不会向统治者透露这种秘密，他们甚至没有能力来透露，因为这种力量总像一本无法解密的书，一本用陌生的、无法翻译

的文字写的书。书中的文字也许是熟悉的，但是，所表达的含义却是不同的，两种不同思想的多种色彩表现出不同的光谱：色谱中的颜色不同，就像两个不同的太阳所发出的不同的光芒。光芒来自两个不同的世界。从来就不存在那种可以理解的和谐……

正因此，万·乌迪杰克才没有感觉到有形事物的神秘。

那种神一样平静的生活使他软弱无力，毫无准备。

第十八章

雅迪吉瓦比拉布旺吉热闹。那里驻扎着一个卫戍部队；经理和雇主们经常从内地咖啡种植园进城住几天；一年两次马赛，同时举办各种庆祝活动，整整一个月：行政长官的招待会，赛马兑奖销售，花车游行，一场歌剧，两三场舞会（狂欢者将之分成时装舞会、庆典舞会和社交舞会）。这是个早起晚睡的时节，是在赌场或赛马场上输掉数百荷兰盾的时节……在那些日子里，人们尽情满足自己对娱乐和纯粹的快乐生活的渴望。咖啡种植园主和蔗糖工厂雇员连续数月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人们在半年中攒钱就是为了在这一天花掉。两个宾馆住满了来自各地的客人，每家每户也都招待自己的来客。人们疯狂地赌博，香槟酒像洪流一样流淌，每个人，包括女士，熟悉参赛的马匹就像熟悉自己的家产一样。舞会上人们轻松自如，相互熟悉，就像一场家庭聚会。人们跳起了华尔兹和别的舞蹈；印度舞蹈家柔情高雅，舞姿令人心醉神迷。只见拖裾轻柔地飘舞，开启的双唇上露出恬静狂喜的微笑，带着那种梦幻般的放浪纵欲；东印度群岛定居者在他们的舞蹈中表现得如此迷人，那些血管里流淌着爪哇人血液的

人尤其跳得可爱。与他们在一起，跳舞不是一种粗狂的消遣。所有的人都纵身跳跃，大声欢笑，相互撞击着，却不是荷兰舞蹈家们那种狂野的旋转，而是代表了绝对的礼貌和高雅，一种东印度群岛式的礼貌高雅：诗一般的动作似盛开的宁静花朵；优雅的曲线，精确的舞步；这几乎是在展现一种十八世纪年轻贵族中的和谐。当地的乐师们起劲地演奏，音乐原始粗糙，朴实无华；跳舞的人们舞动着，跟随着音乐摆着身子。埃迪就是这样跳舞的：每个女人和每个姑娘的眼睛都盯着他，追随他，用目光恳求他带她们一起进入那种舞动，那种忽快忽慢的舞姿，就像水上的一场梦……埃迪从母亲那里继承了优美的舞姿，这是他母亲童年故地舞姿的一种幸存，而他将现代欧洲与古老爪哇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这使他带着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

此时，在最后一场舞会，社交舞会上，他就这样与多蒂跳舞。多蒂之后，又与莉奥妮跳舞。已经是深夜了，或者说是凌晨了：舞厅外已见黎明的曙光。舞厅内已经倦意浓浓，万·乌迪杰克终于暗示助理行政长官弗马伦（他与家人正住在他家里）他准备回家了。万·乌迪杰克正在俱乐部的前厅里与弗马伦交谈，突然，亲王助理从花园的阴影里出来，奔到他跟前，显然非常激动；他蹲下行礼，然后说：

“老爷！老爷！请指示，我该怎么做？亲王喝醉了，他正在大街上走，完全忘掉了自己的尊严！”

狂欢者们正在陆续回家。马车一辆接一辆过来，主人们纷纷上车，随后车辆纷纷驶离俱乐部。在俱乐部外面的路上，行政长官看见一个爪哇人：他赤裸着身体，头饰丢了，长长的黑发飘散着，说话的声音非常高，动作非常剧烈。一群群人在昏暗的阴影里聚集，遥遥观望。

万·乌迪杰克认出那是雅迪吉瓦亲王。亲王赌牌损失惨重，肚子里又灌了各种黄汤，在舞会上就已经行为失控了。

"亲王不是已经回家了吗?"万·乌迪杰克问。

"是的，老爷!"亲王助理痛苦地回答。"我一见他再也不能自控了，就马上将他送回了家。他一下子倒在他的床上。我想他已经熟睡了。可是，你看，他醒了，起床后离开亲王府，又回到了这里。你看他那个样子！他醉了，他喝醉了，忘了他是谁，他的祖宗是谁!"

万·乌迪杰克与弗马伦一起走出马车，他走到亲王跟前，亲王正在手舞足蹈，高声胡扯。

"亲王!"万·乌迪杰克说，"难道你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不知道你是谁了吗?"

亲王没认出他来。他对着万·乌迪杰克大叫大嚷，把他骂得狗血喷头。

"亲王!"助理行政长官说，"难道你不知道谁在跟你说话，你在跟谁说话吗?"

亲王对着弗马伦骂一通。他血红的眼睛闪动着醉酒后的怒火和疯狂。在亲王助理的协助下，万·乌迪杰克和弗马伦试图将他弄上马车，但他拒绝了。他拒绝的动作高傲而骄矜，在悲剧般的疯狂之中甚至令人敬佩；他站在那里，仿佛受某种巨大的力量的驱使，使他不能自已，他赤裸着半个身子，披散着头发，疯狂地手舞足蹈。他不再粗鲁野蛮，神情变得悲壮、英勇，像正置身于深渊的边缘与命运抗争……他喝得太多了，酩酊大醉，但似乎有一种奇怪的力量使他摆脱缓慢的堕落，昂首挺胸，戏剧般地高高耸立在欧洲人的面前。

万·乌迪杰克惊讶地看着他。亲王现在开始动手打亲王助理

了,而亲王助理则用哀求的口气在跟他说话。大路上,人群开始聚集,寂静无声,面色惊恐。最后一批客人正在离开俱乐部,那里的灯光已经变暗。走出来的客人中还有莉奥妮、多蒂和埃迪。他们三人的眼神依然流露出纵情欢跳最后一个华尔兹舞后留下的疲惫。

“埃迪,”行政长官说,“你是亲王的知心朋友。看看他是否还认得你?”

埃迪用爪哇语对着醉得摇摇晃晃的亲王低声说话。刚开始,亲王还手舞足蹈,骂骂咧咧;随后,那柔和的爪哇语似乎唤起了他熟悉的记忆。他盯着埃迪看了一会儿。他的动作放缓了,酒后的那股子傲气也烟消云散了,好像他突然懂得了埃迪所说的话,好像他们的灵魂突然能够相互识别了。亲王苦恼地点点头,高高举起手臂,开始痛哭。埃迪试图扶他登上马车,但是,亲王推开了他,拒绝上车。埃迪用柔劲拉住他的手臂,与他一起慢慢走开。亲王依然在悲叹,做着各种绝望悲痛的手势,任凭自己被人带着走。亲王助理带着一两个仆人,在亲王府外无可奈何地跟在后面奔走。这场闹剧渐渐隐没在黑暗之中。

莉奥妮疲惫地微笑着上了助理行政官的马车。她还记得在巴贾拉姆赌博时发生的那场争吵;她会津津乐道地观察那种缓慢走向堕落的场景,那种明显的落魄潦倒。那是圆通乖巧、节制中庸都无法控制的强烈情绪。就她而言,她感觉到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坚强,因为她在享受着自己的各种情感,控制着它们,使它们成为她享乐的奴隶……她瞧不起亲王,看着那些连续不断的堕落场景,她有一种罗曼蒂克式的满足,一种艺术的愉悦。在马车里,她瞅着自己的丈夫,他正愁眉苦脸,默默地坐着。丈夫的郁闷倒使她高兴,因为她认为他

多愁善感，在处理爪哇贵族的问题上感情用事。万·乌迪杰克奉行感情用事原则的结果就是办事更加感情用事。他伤心，她就高兴。她将目光转向多蒂，从继女疲惫的眼神里，她看出了她的嫉妒，因为那最后一个舞，最后一个华尔兹舞，她是与埃迪跳的。看到多蒂那妒忌的神色，她别提有多高兴。她感到幸福。她玩味着人生中形形色色的事情，它们又从她身边悄悄地溜走，不惊不扰，仍让她平静地微笑，脸上毫无皱纹，肤色洁白如初。

万·乌迪杰克没有上床睡觉。他的心中火烧火燎，充满了受辱的怒火。他立刻洗了一个澡，穿上睡衣，让仆人在他房间外面的阳台上放好了咖啡。时钟敲过六点；空气中渗透着清晨宜人的凉爽。可是，他却在怒火中煎熬，他的太阳穴在剧烈搏动，他的心在胸腔内怦怦直跳，他的每一根神经都在颤抖。黎明时刻那一幕不断在他的眼前闪现。最令他生气的是这件事情中的荒唐，无逻辑性和不可思议。一个出生高贵的爪哇人，竟忘却了他血液中所有的崇高；照理说，他的言行举止应该像雅迪吉瓦亲王，可刚才他的所作所为，简直不可思议。如果不是他亲眼所见，那么他永远也不会相信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对于他这样一个有定势逻辑思维的人来说，这件事是极其可怕的，就像一场噩梦。他非常生气，怀疑自己是否在做梦，是否喝醉了酒。发生了这样的丑事使他怒火中烧。但是，既然事实如此，他将提议解除亲王的职务，没有其他选择。

他穿好衣服，跟弗马伦商量了一下后，与他一起前往亲王府。他俩不顾亲王府家臣的阻拦，坚持要闯入王府去看望亲王，全然不顾违反礼仪。他们没有见到亲王的妻子。他们在亲王的卧室里找到了他。亲王躺在床上，睁着眼睛，正在忧伤的慢慢醒酒，不过神志还没

有完全清醒,因而不明白这次来访的奇怪的原因,也不明白为什么行政长官和助理行政官会出现在他的床前。不管怎么说,他还是认出了他们,不过没有开口说话。行政长官和助理行政官两人试图让他明白他那种行为极端有失脸面;亲王毫不知羞耻,直愣愣地盯着他俩的脸,仍然一言不发。行政长官和助理行政官感到非常奇怪,相互看了看后问,亲王是否疯了?他是否还有责任感?他一言不发,继续保持沉默。尽管万・乌迪杰克威胁要解除他的职务,但是他仍然不吐一个字,只是肆无忌惮地盯着行政长官的眼睛。他的嘴唇一动不动,保持绝对沉默。最多也只是在嘴唇上露出一丝嘲讽的微笑。这两个官员真的以为亲王疯了,耸了耸肩膀,离开了房间。在长廊里,他们遇见了王后;她是位小个子女人,一副备受蹂躏的样子,或者说,像一条被鞭子抽打过的狗,一个饱受折磨的奴隶。她哽咽着走上前去;乞求着,祈求宽恕。万・乌迪杰克告诉她,尽管他已威胁要解除亲王的职务,但亲王仍拒绝说话,莫名其妙地默不作声,但显然是故意这样做的。王后低声说,亲王咨询过一个巫医,此人给了他一个护身符,并向他保证,只要他保持完全沉默,他的敌人就拿他没办法。她吓坏了,请求帮助,恳求宽恕,边说话边将子女们聚拢在她的身边。行政长官和助理行政官派人将亲王助理叫来,让他严密监视亲王,随后他们就离开了。

万・乌迪杰克经常遇到爪哇人迷信的事情,这种事总会使他非常生气,因为它违背了他所谓的自然法则和生活法则。毕竟只有迷信才可能诱使爪哇人偏离他们天生的温文尔雅。现在,不管他们在亲王面前玩什么花招,他就是不开口,并按照巫医的嘱咐保持绝对沉默。这样,他认为自己就能抵御那些他视之为敌人的人的攻击。这

种先入为主的敌对观念竟然存在于这样一个人的脑袋里，而万·乌迪杰克却将此人视为知己和共同执政人，这不得不令他心神不安。

他与莉奥妮和多蒂一起回到了拉布旺吉。一回到家，他暂时感到一阵愉悦，又回家了！家庭的乐趣总能使他心平气和：又见到了自己的床、书桌、椅子，又喝上了用自己喜欢的方式煮的咖啡。这些便利的生活小设施使他一时心情很好；但是，当他看见书桌上一叠匿名信，几个心怀鬼胎的人所使用的假笔迹时，他苦涩的心情又死灰复燃。他顺手打开了这些信件，看到莉奥妮的名字与西奥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不由得感到一阵恶心。对于这些下流人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是神圣的。他们编造了最为恶毒的谎言，进行了最不自然的诽谤，捏造了最令人恶心的罪名，甚至无耻到胡编出乱伦的谣言。投向他妻子和儿子的所有这一切污秽只会增加他对他们的爱，将让他们置于神圣不侵犯的顶峰，使他用更加深沉、更加炽热的爱去爱他们。但是，他的苦涩一旦被激起就会又一次引起不快。原因是他不得不提议解除雅迪吉瓦亲王的职务，他不愿意看到这种局面。但是，这却是必要的措施，他整个身心都感到痛苦，精神烦躁。如果他不走这条已经决定的路，如果生活偏离了他万·乌迪杰克事先设定的各种可能，那么这种违抗，这种反叛就会使他恼火，使他感到不快。

老亲王去世后，万·乌迪杰克曾决定永远扶植在走下坡路的阿丁宁格拉兹家族，这既是出于他对这位杰出的爪哇亲王有着美好的记忆，也是他履行职责极其必要的举措，同时也是出于一种崇高的人道感和他本人一种内在的浪漫情怀使然。他从来没有能够这样做。他立刻灰心丧气了——被环境的力量无意识地弄得灰心丧气——被王太后弄得灰心丧气，这个王太后会把一切都赌个精光，她在毁掉自

己。作为朋友他一直在劝告她。对于万·乌迪杰克的忠告,她并不是置若罔闻,不过她的赌瘾实在太大,常常不能自我克制。甚至在老亲王去世之前,万·乌迪杰克就曾对她的儿子苏纳里奥,拉布旺吉亲王作了评估,认为他不适合担任亲王之职。这家伙心眼小,气度不大,因高贵的出身高傲得让人难以容忍。他从不接触现实生活,没有任何统治才能,也不为他的下属考虑。他是一个狂人,整天与巫医混在一起,只会测算或者占卜;他总是沉默寡言,生活在虚幻神秘的梦幻里,对于他的爪哇臣民的福祉和正当合理的事情毫不关心。尽管如此,人民依然崇拜他,这不仅是因为他出身高贵,而且也是因为传说他有神力,神通广大,魔力天赐。行政区内的女人们悄悄地、秘密地出售用他的洗澡水灌装的一瓶瓶饮用水,据说是治疗各种疾病的灵丹妙药。这就是亲王家那位哥哥的情形。而那个弟弟昨天晚上出了丑,狂赌狂饮失魂落魄。在这两个儿子的身上,人们可以看出曾经显赫一时的家族正摇摇欲坠走向毁灭。他们的孩子还很年幼;一些堂兄表弟在拉布旺吉以及毗邻行政区当亲王助理,但是他们的血管中没有一滴贵族的血液。是啊,万·乌迪杰克从来就没有能够做他想做的事情。他在捍卫他们的利益,而这些人却在反对他。他们要玩完了。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他没法理解,这使他感到烦闷和苦恼。

他曾为自己设想了一条非常不同的轨迹,一条美丽的上升路线——就像他看到面前自己的生活一样——而对于他们来说,生活的轨迹在艰难曲折地往下走。即便用心去思索,他也无法理解那种比他更强大的东西究竟是什么。难道不是吗,在他的生活和事业中,他最想要得到的东西总会按照他的逻辑来实现,他日复一日地努力

使它们付诸实施。现在,他的雄心壮志已经建立了一种上升的逻辑,因为他的雄心壮志已经将复兴这个爪哇家族作为目标……

他会失败吗?如果不能实现他作为一个官员为自己所设定的目标,他将永远不会原谅自己!迄今为止,他总是成功地得到他所希望得到的东西。但是,现在他所希望达到的不仅仅是一种作为他工作部分的官方目标(这一点连他自己也不清楚),而且也是源于他人性的一个目标,这种目标来自他自身最崇高的那部分。现在他想实现的是一种理想,一种欧洲人在东方的理想,那就是欧洲人按照自己的愿望去看东方,而且只按这种方式去看东方。

各种各样的力量正在聚集成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正在威胁着他,正在讥讽他的建议,正在嘲弄他的理想;这种力量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因为它隐藏得越来越深——他永远不会承认这一点,承认这些隐藏的力量不是出于自然。即便彻底揭露出来,这些隐藏的力量对他的灵魂来说仍然是个谜,而且一直会是一个谜。

第十九章

那一天,万·乌迪杰克刚回办公室,莉奥妮就来了。

“王太后来了,”莉奥妮说,“她已经来了一个小时了,乌托。她非常想跟你谈谈。她在等你。”

“莉奥妮,”他说,“我要你看看这些信。我经常收到这类东西,但我从来没有对你提起过。但是,也许不该让你蒙在鼓里。你知道了或许更好。看了请不要往心里去。我也不必向你保证,所有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我连一个字都不会相信。所以别为它们烦恼,看完后还给我。别随便乱放……还有,让王太后到我办公室来……”

莉奥妮手里拿着信去了后厅,随后带来了王太后,一个白发苍苍的高贵的女人,依然苗条的身材保持着高傲的皇家气度。她黑色的眼睛忧郁不快;她的嘴巴显得较大,那是因为嘴边残存着蒌叶汁,一笑就露出肮脏漆黑的牙齿,活像带了一张怪相的面具,这损害了她高傲的贵族形象。她穿了一件有珠宝扣子的黑色绸缎宽松袍子。她那花白的头发和忧伤的眼睛给了她一种特别奇怪和复杂的表情:既德高望重又情绪郁闷。年迈的她悲情浓浓。她自己感到命运正在将悲

伤压在她和她家人的身上，她将自己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她的第一个儿子苏纳里奥拉布旺吉亲王的身上，因为他有着上帝赋予的神力，影响甚大。

当王太后在万·乌迪杰克前面走进办公室的时候，莉奥妮正在中厅阅读匿名信。这些信是用肮脏的语言写成的，带着挖苦的语气对她、多蒂和西奥进行冷嘲热讽。莉奥妮一直沉浸在她自己自私的梦幻里，从不太多关注别人怎么看待或说她，自打她明白自己可以用个性和微笑立刻赢得每个人以来，尤其如此。她拥有一种文静的魅力，那是不可抗拒的。她自己淡然处世，从来不说别人的坏话：她对每件事都有令人愉悦的解释，对每个人都和蔼可亲；她真是人见人爱……尽管万·乌迪杰克不相信这些诽谤，但是，她总觉得这些来自某个阴暗角落里的肮脏的信令人讨厌和不快。要是有朝一日丈夫开始相信这些事情，那该怎么办呢？她必须有所准备。她必须首先为那可能到来的一天保持她最迷人的平静，保持她的无懈可击，神圣不可侵犯。谁会寄这些匿名信呢？谁这么恨她呢？谁会感兴趣写这种信给她丈夫呢？真是奇怪！这些事怎么会泄露出去呢……多蒂？西奥？他们怎么会知道呢？是尤丽普吗？不，不会是尤丽普……那么会是谁呢？一切都暴露了吗？她总是认为发生在密室里的事情是永远不会泄露的。她甚至还认为——天真地认为——男人们相互间绝不会谈论她，他们谈论其他女人，但不是她。她的脑海里隐藏着如此单纯的幻觉，尽管她富有经验，却仍很幼稚。部分原因在于她被变态的情欲的驱使，又童稚浪漫，有着玫瑰色的幻想。那么她就不能永远守住自己的秘密了吗？这一时使她感到烦恼：尽管她表面上行为端庄，但事实还是正在被揭露出来……思想和梦幻在保守秘密，但现实

却带来麻烦。刹那间，她想到今后做事要更加小心，更收敛一些。随后，她想到了西奥和埃迪，她的金发白肤情人和黑肤情人，她觉得自己太软弱了，难以控制自己。她知道，在这方面，尽管她能克制自己的一些激情，但却无法完全征服这些情感。难道说，尽管处世乖巧，这些激情还会随着她的毁灭而告结束？对于这种想法，她一笑了之：她坚信自己无懈可击。生活中的压力总会从她的肩上悄悄滑落。

她仍然想着，要对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好准备。在生活上，她没有太高要求，只想没有痛苦，没有悲伤，没有贫穷，使她的激情成为她享乐的奴隶，那样她也许能尽可能长时间地享乐下去，尽可能长时间地过这样的生活。她想过了，如果万·乌迪杰克因为这些匿名信而起疑心，突然责问她，她应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她考虑过最好还是与西奥断绝关系。埃迪对她来说已经足够了。她一心一意加以思量，好像在为一出即将上演的戏剧进行各种千头万绪的综合准备工作。突然，她听见办公室那边传来王太后的声音，与她丈夫较为平静的声调相比，她的嗓音非常高；莉奥妮倾听着，好奇地预料一场悲剧即将发生，而让她暗自宽心的是，这场悲剧不会影响到她。

她悄悄溜进了万·乌迪杰克的卧室；丈夫卧室的门总是敞开着的，为了凉爽，卧室和办公室只用一块屏风隔开。她绕过屏风朝里窥视，只见王太后比她见过的任何爪哇女人还要激动。王太后正在用马来语恳求万·乌迪杰克；万·乌迪杰克正在用荷兰语十分确定地对她说，她的请求是不可能实现的。莉奥妮更加仔细地倾听。她听见王太后乞求行政长官宽恕她的第二个儿子，雅迪吉瓦亲王。她恳求万·乌迪杰克念念她丈夫老亲王的情分；万·乌迪杰克把老亲王看成自己的父亲一样，而老亲王则把万·乌迪杰

克看成自己的儿子一般，他们互敬互爱，感情比"哥哥和弟弟"还要亲密。她恳求万·乌迪杰克想想他们辉煌的过去，想想阿丁宁格拉兹家族的荣光，他们家一直是联合东印度群岛公司的忠诚朋友，战时的盟友，和平时期最可信赖的附属。她恳求他不要下令使他们家族垮台，自从尊敬的老亲王去世后，末日已经降临到他们家族的头上，使这个家族陷入灾难性毁灭的深渊。她像尼俄伯①像悲剧中的母亲一样站在行政长官的面前，她甩动着双臂，强烈抗议，眼泪从她沮丧的眼睛里涌出，她那张大嘴巴里满是棕色的蒌叶汁，脸活像一张怪相面具。但是，这副怪相却发出了流利的抗议和哀求，她舞动着双手乞求，拍着胸脯痛悔。

万·乌迪杰克用坚定但温和的声音回答，说他当然十分真诚地热爱老亲王，他非常尊重这个古老的家族，没人比他更愿意维护他们家族的崇高地位。但是，接着，他话锋一转变得更加严厉，责问她阿丁宁格拉兹家族遭到这些接踵而来的厄运究竟该怪谁？他的眼睛直视着她的眼睛。他说那得怪她自己！她后退一步，突然发起火来；但是他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说过的话。她的儿子是她的孩子，他们心胸狭窄，高傲自负，是顽固不化的赌棍。是赌博这种低下的激情在毁灭他们家族的伟大。他们的家族因为贪得无厌，正在摇摇欲坠。在雅迪吉瓦，一个月过去了，亲王还没有给当地的头领们发薪金，这样的事情有多频繁？她承认事实确实如此：是她唆使儿子拿了金库的钱去还赌债。但是，她发誓再也不会发生这

① 希腊神话中底比斯王后。为自己被杀的子女们哭泣而化为一块石头，变形成石后继续流泪。

样的事了。万·乌迪杰克问,古老家族的后代中哪有像雅迪吉瓦亲王这样的,在赛马会上疯疯癫癫?王太后痛哭流涕: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命运拖住了他们的步子,弄浑了她儿子的头脑,但是,这样的事永远,永远不会再发生了。她以王太后的灵魂起誓,这样的事永远不会再发生,她的儿子会赢回他的尊严。但是,万·乌迪杰克变得越来越激动,他责备她没有给儿子们和侄子们施加好的影响,责备她成了这个家族的邪恶的源头,因为赌博的恶魔和贪婪的爪子已将她牢牢控制住。她开始痛苦地尖叫——她,王太后,瞧不起这个行政长官,这个出身低微没有教养的荷兰人——极度痛苦地高声尖叫,因为万·乌迪杰克胆敢这样说话,而且居然这样说话。她伸出双臂,祈求怜悯,她请求行政长官不要敦促政府解除她儿子的职务,因为政府会按照他的建议行事的,政府会采纳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官员的意见的;她请求他的同情,再宽容一段时间。她会教训儿子,苏纳里奥亲王会教训他弟弟的,他们会帮助他恢复理智,他是因为酗酒、赌博、嫖娼才犯了糊涂。天哪,要是行政长官能有点怜悯心就好了,要是行政长官发发慈悲就好了!但是,万·乌迪杰克还是毫不宽容。他已经宽容得太久了。他的耐心都已经消失了。既然她儿子在巫医的唆使下,依靠他的护身符,用傲慢的沉默来反抗行政长官,而且还坚信这样做会使他的敌人无计可施;那么他会证明,他作为政府的代言人,荷兰女王的代表,会更胜一筹,巫医和护身符都不在话下。他没有别的选择:他的耐心已经到了尽头,他对老亲王的爱戴也不允许他进一步放纵,他不能将他尊重他们家族的感情转移到一个不孝之子的身上。事情已经决定了:亲王将被解职。

王太后倾听着他的话，她仿佛看见眼前豁开了一个深渊，她没法相信万·乌迪杰克所言。随着一声痛苦的尖叫声，她像一只受伤的母狮狂吼了起来，她拔掉盘在后脑勺圆发髻上的珍珠发夹，长长的白发一下子散落了，遮住了她的面孔。她扯开自己的短上衣，痛苦不已，扑倒在这个欧洲人的脚下，用双手紧紧抱住他的一只脚，将它紧靠在她弯曲的脖子上，这动作弄得万·乌迪杰克的身体直摇晃；她大声号啕，尖声哭诉，说如果这一次行政长官宽恕了她的儿，不将她的家族投入她看见已经在她四周豁开的羞辱的深渊，那么，她，马都拉[①]苏丹的女儿，会永远给他当牛做马的，并发誓只愿意做他的奴隶。她紧紧抱住这个欧洲人的脚，仿佛用尽绝望的力量，抱住那条腿，像苦役的枷锁，将欧洲人的鞋跟和鞋底紧贴着她散开的白发，紧贴着她弯曲到地上的脖子。万·乌迪杰克情绪激动，浑身颤抖。他意识到，这个高傲的女人如果不是心灵深处受到震动，如果没有绝望到要自我毁灭的程度，那么她绝不会显得如此低贱；这显然是发自内心的，其绝望的心情已经到达她能想象出的最低下的受羞辱的程度。他犹豫了一会儿。但只是一会儿。他是个有坚定原则的人，在做决定的时候毫不动摇，绝不感情用事。他用最尊重的方式终于将他的脚从王太后的紧攥中挣脱出来。他向她伸出双手，带着显而易见的怜悯，显而易见的激动，搀扶她从地上站起来。他让她坐下，王太后一屁股坐进椅子，伤心地大声抽泣。见到行政长官如此温柔，她一时间以为她赢了。当他平静而又坚决地摇头否定时，她明白一切都完了。她气喘吁吁，昏倒了，

① 印尼一地名。

短上衣依然敞开着，头发披散。

就在这时，莉奥妮进了屋。她亲眼目睹了这场闹剧，内心怀着一种唯美情感式的兴奋。在她自己荒芜的灵魂里，燃起了某种怜悯。她走到王太后跟前，王太后一下子扑到她的怀里，在这无法避免的厄运面前，在这不可理喻的绝望之时，女人常常寻求女人。莉奥妮将她那对美丽的眼睛转向万·乌迪杰克，低声说了一句求情的话：

“算了吧？算了吧？”

万·乌迪杰克又一次动摇了。他从来没有拒绝过妻子的任何要求，无论代价多高，妻子要什么他给什么。但这次意味着要牺牲他的原则：永不重新考虑已做出的决定，永远坚持将自己所作的决定付诸实践。这样，他总能掌控未来；事情总能按照他的意愿发生，他从来没有表露出任何软弱。他回答：不可能！

他固执倔强，但他不明白在一些神圣的时刻，人是不应该一意孤行的，而必须虔诚地顺从隐藏力量的压力。他不尊重这些时刻，不承认这些时刻，或者是没意识到这些时刻的存在；没有，从来也没有过。他永远也不会知道，在这简单生活的底下潜伏着形形色色的力量，它们一起组成了万能的隐藏力量。有人认为某些国家有着比西方国家更大的掌控能力，对此他嗤之以鼻。只要一有人一提起，在这些国家中，有这样一些人，在他们的手中，武力失去了其万能的效用，仅成了一种工具，他就会耸耸肩，继续我行我素。没有任何经验告诉他情况是这样的。也许，他会一时迷糊，但是，事后他会很快将他逻辑的锁链紧紧抓在他那男子汉强有力的手中，将铁一般的真实情况归纳整理，梳理清晰……

他目送莉奥妮领着王太后离开他的办公室，王太后边抽泣边鞠躬告退。

深深的情谊，极为激动的心情，令泪水从他的眼睛里涌了出来；在泪水汪汪的眼前浮现出那个他尊为父亲的爪哇人的形象。

但是，他没有改变主意。

第二十章

德那地和哈尔马赫拉岛传来报告，说发生了一场可怕的海底地震，附近一群小岛遭受严重破坏，许多村庄完全被海水冲走，成千上万的居民无家可归。电报在荷兰造成的恐慌比在东印度群岛还要巨大，因为东印度群岛的人们似乎比较习惯大海的震动，习惯火山爆发后的大地的颤抖。连续数月，他们一直在讨论德赖弗斯案件，他们开始讨论德兰士瓦[1]但几乎不提及德那地。不过，在巴塔维亚组建了一个中央委员会，万·乌迪杰克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尽早在俱乐部和与其相连的花园里举行一次赈灾慈善义卖。万·乌迪杰克夫人与平时一样，将一切交给伊娃·埃尔德斯马，自己一点也不想招麻烦。

整整两个星期，拉布旺吉洋溢着激情。在这个宁静、昏昏欲睡、时而产生激情或妒忌的东方小镇上，仇恨开始上升。伊娃的俱乐部有一帮忠诚的追随者：万·赫尔德伦夫妇、杜恩·德·布鲁因夫妇、兰卓夫夫妇，他们各有各的一套，互不谦让。这个人不愿意与另一个

---

① 南非一地名。

人说话，那个人参与的事情这个人不愿意参与，还有一个人坚持要，因为她想让埃尔德斯马夫人以为她就是一切；这个人，那个人，另一个人，他们都认为伊娃太自以为是了，她以为万·乌迪杰克夫人把一切都交给她，她就成了这个地方最重要的女人了。伊娃已经跟行政长官表示，她愿意组织一切活动，条件是他要授予她无限的权力。如果他想指定其他任何人来干这些事，她都毫无意见；但是，如果他指定的人是她，那么条件就是无限的权力，因为如果要同时考虑二十种不同的口味和意见，那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万·乌迪杰克笑着同意了，但要求她一定不能把别人搞得不高兴，她一定要尊重每个人的感情，尽可能协调好各方意见，以便使这次赈灾慈善义卖活动给人们留下美好的记忆。伊娃答应了；她生性不喜欢吵架。

干成一件事，启动一件事，完成一件事，运用她的艺术能量，这些是她的巨大乐趣；对她来说，这就是生活，是她在东印度群岛枯燥生活中唯一的安慰。尽管她渐渐开始适应、喜欢和欣赏爪哇的许多事情，但是在这个国家，除了她那个小团体以外的社交生活对她都缺乏吸引力。不过，现在要准备一场大规模的娱乐活动，其影响将远至泗水，这既满足了她的虚荣心，也满足了她对工作的热爱。

她顺利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人们看见她博学，比他们更实干，于是就听从她的指挥。但是，当伊娃忙着设计规划她那些时髦的摊位和舞台造型的时候，当紧张的准备工作使拉布旺吉的望族们忙忙碌碌的时候，有件事似乎也占据着当地人的心灵，而且是某件与慈善义卖活动相比不那么令人高兴的事情。警察局长每天早晨都给万·乌迪杰克送来简短的报告，常常只是寥寥数语——他已经巡视过了，一切都很安宁，秩序井然——今天，他用较长的时间与行政长

官谈论了最新局势，似乎有更加重要的情况通报。仆人们在办公室外颇显神秘地窃窃私语：行政长官派人召唤埃尔德斯马和万·赫尔德伦；秘书写信送往雅迪吉瓦，给助理行政官弗马兰，给卫戍区司令；巡视员加大了巡视小城的频率，巡视时间也经常变动。女士们非常繁忙，几乎没有察觉这些微妙的变化，只有莉奥妮因为没有参与义卖的准备工作，才注意到她丈夫非同寻常的暗暗的焦虑。她观察事物非常敏锐，万·乌迪杰克常常会在家里提及公务上的事情，可近几天来，他只字不提。于是，莉奥妮突然问：既然在万·乌迪杰克的坚持下，雅迪吉瓦亲王被政府解除了职务，那么他现在到哪里去了？谁来接替他职务？万·乌迪杰克的回答含含糊糊。莉奥妮吃了一惊，开始焦急起来。有一天早晨，她走过丈夫的卧室时，看见万·乌迪杰克与警察局长正在低声交谈，于是就停下来，将耳朵贴在屏风上偷听。花园的几扇门都敞开着，他们的谈话声含糊不清。仆人们正坐在台阶上；几个希望找行政长官议事的绅士正在边厅里来回踱步，他们已经将自己的名字写在记事板上，记事板由领班拿进屋里递送给了行政长官。不过，他们得等着，因为行政长官正忙着与警察局长谈话……

莉奥妮躲在屏风后面偷听，偶然听到的一两个字使她的脸色顿时刷白。她悄悄地回到自己的房间，惊恐万分。午餐时，她问他是否真的有必要参加赈灾慈善义卖活动，最近她的牙疼得厉害，想到泗水去看牙医。这也许需要几天时间，因为她很长时间没有看过牙医了。通常，万·乌迪杰克会默默关心，可这一次他相当严厉，他告诉莉奥妮这绝对不允许，说在这种场合上，她只要以行政长官的妻子的身份露面就可以了。她噘起嘴，绷起脸，用手帕捂住自己的嘴，于是，万·

乌迪杰克感到万分苦恼。由于情绪异常激动，那天下午莉奥妮没有午睡，没有读书，也没有做梦。她吓坏了，她想逃离。午茶时刻，在花园里，她开始哭泣，说由于牙疼她的头也开始疼了，她快要病倒了，她受不了了。万·乌迪杰克既苦恼又担心，他动心了；他从来无法忍受妻子落泪。像以往一样，有关妻子的私事，他总是会让步。第二天，莉奥妮去了泗水，待在泗水行政长官的家里，而且还真的去看了牙医。一年左右看一趟牙医总是件好事情。这次看牙医她花了五百荷兰盾。

这件事之后，其他女士似乎也猜到了在一层神秘的迷雾后面，拉布旺吉将要发生什么事了。艾达·万·赫尔德伦这位悲剧式的白皮肤贵妇人开始吓得直瞪眼睛，她告诉伊娃·埃尔德斯马，她丈夫、埃尔德斯马和行政长官也在担心当地人在亲王和他家族的煽动下造反，因为亲王及其家人永远不能原谅解除雅迪吉瓦亲王职务的决定。然而，男人们并不明确表态，并且再度安慰他们的妻子。不过，黑暗的旋涡继续在他们表面平静的乡镇生活底下旋动。渐渐地，谣言传了出来，惊动了欧洲居民。报纸刊登了措辞模糊的消息，评论解除亲王一事，这令大家更感惊诧。

赈灾慈善义卖活动准备工作在继续进行，但人们再也不能专心致志于此事。他们过着恐慌不安的生活，变得战战兢兢，身体不佳。晚上，他们将屋子紧闭上锁，并准备了武器；半夜里他们会吓得突然惊醒，倾听夜间的风声鹤唳。他们批评赛马事件发生后万·乌迪杰克草率行事，没有耐心，匆匆忙忙建议解除亲王的职务，而亲王的家族牢固扎根于拉布旺吉的土壤之中，与拉布旺吉是融为一体的。

行政长官已经命令人民在中心广场举办夜间集市，持续几天，时

间正好与赈灾慈善义卖活动吻合。届时的民间集市上，将搭建许多小货摊、货棚，将演出《天方夜谭》中的片段。万·乌迪杰克这样做，意在当欧洲人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寻欢作乐时，以爪哇人喜爱的方式款待他们一下。现在离举办集市还有几天时间，碰巧的是，开幕前一天，人们发现每月一次的例会也将在亲王府举行。

原本宁静的小镇此时充满了焦虑、骚动、惊恐，这些情绪几乎使人们病倒。母亲们将自己的孩子送往别处，而她们自己却不知如何是好。可是，集市吸引人们留了下来。他们怎么能不去参加集市呢？镇上娱乐活动这么少！可是……一旦真的发生造反该怎么办？他们不知该怎么办，是认真对待这不明的危险呢？还是不把它当回事。

在每月一次的例会召开前一天，万·乌迪杰克要求会见王太后，她与儿子住在一起。他的马车经过中心广场上搭建的货摊货棚，穿过了集市用竹子扎成的凯旋门，门上挂着一窄条迎风飘扬的彩旗，这种装饰方式在爪哇称为“涟漪”。那天晚上是集市的第一夜。每个人都忙着做最后的准备，在敲敲打打安排布置的阵阵繁忙之中，行政长官的马车经过时，当地人有的忘了蹲下致礼，他们没注意车厢上侍从手中举着的像合拢的太阳一样的金色权伞。但是，当马车绕过旗杆，驶向亲王府的车道时，人们看见行政长官打算去见亲王，便三五成群低声急切地谈论起来。他们拥挤在车道入口处，目不转睛地旁观着。但是，当地人只能看见无花果树阴那边空无一人的敞开式大厅，里面摆放着一些空椅子。警察局长突然骑着自行车经过，人群好像本能似的赶紧闪开一条通道。

王太后在前厅等候行政长官。她雍容华贵的仪态中又增添了一分安详的神情，丝毫没有流露出她内心涌动的怒火。她示意行政长

官在一把椅子里坐下，会谈便从一些客套话开始。随后，四个仆人弯腰屈膝走了进来：一人端着一个酒瓶，另一人端着装满酒杯的盘子，第三人提着一个装满银白色冰块的桶，那第四个人空着手行额手礼。王太后问行政长官想喝点什么？行政长官回答说他想喝一杯威士忌加苏打水。那第四个仆人弯腰屈膝来到三个仆人面前准备饮料，他斟了一些威士忌酒，"砰"的一声像鸣枪一样打开了那瓶苏打水，将一块小冰山似的冰块放进了平底玻璃杯。大家一言不发，默默无声。行政长官等着饮料变冷，那第四个仆人弯腰屈身走了。终于，万·乌迪杰克说了些事，然后问他是否能跟她私下谈谈，能否说说他的心里话。她礼貌地让他请便。他用坚定但压低的声音，用马来语非常礼貌地告诉她，他对老亲王的爱戴是多么崇高和深沉，对老亲王辉煌的家族依然十分敬重，尽管他，万·乌迪杰克，非常遗憾，被迫采取了违背这种爱戴的行动，因为他的职责要求他必须这样做；他的言语和蔼可亲，文雅礼貌，措辞华丽。他问——冒昧地说，作为母亲，她是否可能——别因为他这样行使职权而耿耿于怀；他问她能否，相反地，对他，一个将老亲王尊为父亲的欧洲官员，表现出一种母爱，与他这个官员合作；她作为亲王的母亲能否运用她的巨大影响，为当地人民谋取幸福和利益。因为苏纳里奥亲王孝顺虔诚，对无形的东西有着抽象的关心，苏纳里奥亲王有一种倾向，那就是忘记他眼前实实在在的现实。他，作为行政长官，请求她，坚强有力、影响巨大的母亲，用苏纳里奥亲王忽视的方式与他合作，用爱心和团结与他合作。他用文雅的马来语向她敞开了心扉，描述了连续几天社会上的乱象，它像毒药一样在人们中间发酵，使他们变得邪恶、酩酊大醉，也许还会促使他们犯罪、行为不端，这肯定将会产生可悲的结局。他使她感受到他

尚未说出口的威胁:政府会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所有那些确定有罪的人,不管职位高低,都将受到严惩。不过,他的措辞依然十分小心,他的谈话彬彬有礼,就像儿子对母亲说话那样。尽管她明白他的意思,但是他的说话方式,他华丽、深沉、热切的话语使她对他有点刮目相看,几乎令她吃惊……这是个来自社会底层、出身低贱、没有教养的荷兰人!

但是,他继续往下说。他没有告诉她他所获悉的情况:她是这次密谋骚乱的煽动者。他谅解了这次骚乱,说他完全理解这次动乱,人民与她一样因为她这个不肖之子而感到悲伤。她儿子是贵族的后裔,人民深切同情他们的旧君主是很自然的,即便这种同情是无知和缺乏逻辑的,因为这个儿子是个不肖之子;雅迪吉瓦亲王证明自己不配做亲王,否则已经发生的事就不会发生了。

一时间万·乌迪杰克的声音变得严厉起来,王太后低下了她那白发苍苍的脑袋,继续默不作声,似乎同意他的说法。随后,他的话语又变得温和起来,他再一次要求她合作,请她运用她的影响力。他完全信任她。他知道她非常看重她那个家族的传统,忠于联合东印度公司,对政府的忠诚是无可怀疑的。他请她动用她的权力和影响,利用人民对她的爱戴和崇敬,与他一起制止黑暗中的骚动;将那些轻率的行动变为有理智的行为;平息正在秘密策划威胁政府崇高权威的事件,因为那样做是草率和轻浮的。他对她软硬兼施,感到她——尽管几乎一言不发,只是在他说话时反复说“是!是!”——在他更强有力的影响下,在一个既讲策略又有权力的男人的影响下,态度正在软化,他的话正在引起她深思。他感到她在沉思的同时她的仇恨

也在减弱，她的报复心态正在失去它的强势，他正在破解马都拉[1]苏丹古老血统的能量和自豪感。尽管他说得天花乱坠，但他还是让她少许看到彻底毁灭和可怕惩罚的前景，看到政府无可否认的更加强大的力量。他将她拉回到原先在统治者面前俯首帖耳的态度上去。他提醒她，尽管她一时冲动想造反，想摆脱恨之入骨的枷锁，但最好还是平静下来，恢复理智，心平气和地使自己适应现实。她温和地点点头表示赞同，他感到他已经征服了她。这不由得在他的心中唤起了某种自豪感。

这时，她也开口说话并作了所需的承诺，声泪俱下、断断续续地说她像儿子一样爱他，她会按照他的希望去做，一定会运用她的影响，在行政区外，在城镇内部，平息这些险恶的麻烦。她否认自己是同谋，说这次动乱源于人民缺乏思考的爱戴，因为她的儿子，人民与她一起遭受了痛苦。此时，她应和着他的话。她再次重申他可以信任她，她会按照他的意愿去行事。随后，他告诉她，明天他会来参加每月一次的例会，与他的部属和当地的头人们共商大事，他说他完全信任她，所以所有的人，包括欧洲人，都不带武器。他盯着她的眼睛看。他这样说比起他直接说要动武对她更有威慑力，因为，他在威胁她——没说一个威胁的词，而仅仅通过他马来语的语调来表达——如果政府官员受到哪怕是一点点伤害，那么政府会惩罚，会报复。

他从座位上起身，她紧握着自己的双手也站起身来；她恳求他别这样说话，恳求他充分相信她和她的儿子。她派人去叫苏纳里奥过

---

① 指印度尼西亚南部的马都拉岛，与爪哇岛东北岸相望。

来。拉布旺吉亲王进屋后，万·乌迪杰克再次重申他希望和平和理智。他感到她，作为王太后，在行政区内是无所不能的。

亲王欠身鞠躬表示同意，并做出了许诺，甚至说他已经采取了措施；对人民的激动情绪他总是感到遗憾，感到很悲伤，尽管他，苏纳里奥，已经试图平息这一事端，而且行政长官也已注意到了这一情况。行政长官并没有进一步评论这种虚伪的言论。他知道人民的不满情绪就是亲王府煽动起来的，但是，他也知道他赢了。然而，他强调如果在集市期间，在明天开敞式大厅举行的每月例会上发生什么事情，那就是亲王的责任。亲王请万·乌迪杰克别这么想。说到这里，就可以友好地告辞了，但亲王再次请万·乌迪杰克坐下。于是，万·乌迪杰克又重新坐回到椅子上。下坐的时候他好像不小心碰到了装满冰块、冰凉结了霜的平底玻璃杯，那杯冰镇饮料他还滴水未沾。玻璃杯“哐当”一声摔碎在地上。万·乌迪杰克为自己的笨拙行为道歉。王太后注意到万·乌迪杰克的这一举动，她苍老的脸顿时刷白。她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朝仆人招了招手。四个仆人又一次出现了，他们蹲伏在地上，调配第二杯威士忌苏打水。万·乌迪杰克立刻举杯喝水。

一阵让人难以忍受的寂静。行政长官碰翻玻璃杯的动作作何种解释将一直是个谜。他永远也不会说。但是，他希望向王太后表明，当他来到这里时，在他们谈话之前，他是做好准备应付一切的；在他们谈话之后，他是想完全彻底地信任她的，不仅信任她提供的饮料，而且信任明天举行的每月例会，他和他的官员出席会议时都不携带武器，因为他们尊重她的影响，尊重她息事宁人的愿望，这将给人民带来和平和安宁。好像为了向万·乌迪杰克表示她理解他，他对她

的信任是完全有依据的，王太后站起身来，招手唤来一名仆人，对她耳语了几句。爪哇女仆退了下去，但很快又回来了，她在前厅一路弯腰屈膝地走着，手里捧着一个黄色长盒装着的东西。王太后从她手里接过盒子，将它递给苏纳里奥，苏纳里奥从黄盒子里取出一根拐杖，将它送给行政长官，作为他们兄弟情谊的象征。万·乌迪杰克接受了，他明白这一礼物的象征意义，因为这个黄色绸缎的盒子是王权的颜色和用料，黄色或金色，还有绸缎；那根拐杖的木料可用来防止毒蛇咬伤和厄运；拐杖上那个沉重的拐头是用权力金属"金子"制造的，模仿古代苏丹的王冠式样。在这样一个场合送这样一件礼物象征着阿丁宁格拉兹伦家族的再一次归顺，象征着万·乌迪杰克可以信赖他们。

当万·乌迪杰克离开的时候，他感到非常自豪。通过运用技巧、外交手段以及爪哇语知识，他赢了；他仅用三寸不烂之舌就平息了一场叛乱。这将成为事实。

事实如此，事实将会如此：一个铁的事实。爪哇集市的头一天晚上喜气洋洋，一百多盏石蜡灯齐明，烹调的味道十足诱人，四处挤满了穿着五颜六色的欢庆人群——这头一天夜晚就是为了尽情欢乐的，人们相互议论着行政长官对亲王和他母亲长时间的友好拜访，因为他们看见有权伞的马车在车道上等候了很长时间，亲王的侍从张扬开了那根拐杖礼物的故事。

的确，事实就是如此，事情按照万·乌迪杰克预先设定的计划进行，并迫使它如此发生。他为此而感到自豪也是人之常情。但是，他没法迫使或预先计划的是那些隐藏的力量，那是他永远无法预测的，因为他总是否定在他简单自然的生活中存在着这些隐藏的力量。他

没能看见、听见和感受到的是，尽管这种力量的确减弱了，但它仍在表面和平、鲜花盛开、友好和谐的草坪底下，像火山的火焰一样闷燃着。这是仇恨，一种神秘的、难以穿透的力量，对此，他这个欧洲人是毫无防备的。

第二十一章

万·乌迪杰克喜欢这种效果。那天,他拜访亲王府并没多说什么;傍晚,当埃尔德斯马和万·赫尔德伦前来跟他讨论第二天早上即将举行的每月例会时,万·乌迪杰克也没提起此事。但埃尔德斯马和万·赫尔德伦都多少感到有点战战兢兢惶恐不安,他们问是否应该带着武器去。万·乌迪杰克态度非常坚决,不许他们俩携带武器,也不允许任何人这样做。官员们只好作罢,但是大家都感到胆战心惊。然而,每月例会在十分和谐的气氛中举行了。集市各个摊位前的人流比预计的更大,装饰拱门上长条彩旗迎风飘动,附近警察更多了。不过,没发生任何事情。在家里,妻子们焦虑万分,当丈夫们安然回来之后,她们才把心放了下来。万·乌迪杰克达到了他的目的。他亲自去集市视察了几次,确信只要依靠王太后,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他让女士们宽心,告诉她们现在只要想想集市,其他一概别去胡思乱想。但是,女士们总不放心。夜里,有些家庭将所有的门全部关紧,与客人和孩子们一起待在中厅里,女仆们全副武装,倾听着动静,谨慎提防着不测。

在父亲一时冲动跟他说了一些心里话之后，西奥跟埃迪一起去捉弄别人。一天傍晚，他俩去了一些他们知道的最胆小的人们的住宅，摸到前厅，高声叫喊“开门！”，结果，他们听见中厅里有扳枪机的声音。那天晚上他们俩玩得很开心。

终于，集市开张了。伊娃在俱乐部舞台上组织了三场选自亚瑟王传奇的系列剧：《薇薇安女巫》、《格温娜维尔》①和《兰斯洛特》②。花园中央建了一艘马都拉帆船，装饰成北欧海盗船一样，船上供应冰镇潘趣酒③。附近一家热衷提供娱乐的蔗糖工厂设了一个摊点，供应地道的荷兰小圆薄煎饼，女士们打扮成荷兰北部古条顿的农夫妻子，工厂的雇员装扮成厨师，引起了人们对荷兰的怀念。马尤巴山象征着对德兰士瓦省④的狂热激情，女士和绅士都穿着稀奇古怪的布尔人⑤服装。尽管收入的一半都指定捐赠给受灾地区，但集市上没有一样东西让人们想起在德那地发生的那场惨烈地震。各个花园里悬挂着中国灯笼，张灯结彩，灯光灿烂，到处洋溢着欢乐的气氛，人们随时准备花很多钱，特别是为德兰士瓦花钱。尽管人们兴高采烈欢歌笑语，但是，他们还是有着一种潜在的恐惧。人们三五成群，焦虑地凝视着外面的大路，那里印度人、中国人和阿拉伯人围着热气腾腾的移动餐摊站立着。人们一边喝着香槟酒或者吃着荷兰小圆薄煎饼，一边探听广场上的

---

① 传说中英国亚瑟王的王后，圆桌骑士兰斯洛特的情妇。
② 英国亚瑟王传奇中以最勇武著称的圆桌骑士。
③ 一种用酒、果汁、牛奶等调和的饮料。
④ 南非一省名。
⑤ 南非荷兰移民的后裔。

情况，那里爪哇集市正一片火热。当万·乌迪杰克与多蒂一起出现的时候，荷兰国歌奏响了，父女俩慷慨捐钱，人们不断轻声地向万·乌迪杰克提问。人们注意到万·乌迪杰克夫人没到场，他们便开始相互询问她的去向。有人说她牙疼得厉害，去泗水看牙医了。他们觉得她这样做非常不妥；人们见不到她时就不喜欢她。那天晚上，对她的议论很多，谈到了她最令人震惊的丑闻。多蒂取代她成了马都拉帆船的售货女郎，万·乌迪杰克与埃尔德斯马和万·赫尔德伦，还有几个来自其他地区的审计官，一起四处走动，招呼款待他的下属。当人们用焦虑的目光望着大路，竖起耳朵倾听广场那边的动静，向他提出神秘的问题时，万·乌迪杰克笑容满面地再三向他们保证：不会发生任何事情，他说话是算数的。大家都认为他过于相信别人，过于自信；不过，他浓密八字须下灿烂的微笑确实让人宽心。他敦促住在拉布旺吉上等区的人们别胡思乱想，只管尽情欢乐、慷慨施舍。突然，苏纳里奥亲王和他的妻子年轻的王后在入口处出现了，夫妇俩用百元荷兰盾钱购买花束、节目单和扇子，这时，广场上的紧张气氛缓解了。每个人很快知道了有关那张百元荷兰大钞的事。大家又都松了口气，意识到现在没有必要担惊受怕了，今晚不会发生叛乱。他们大肆议论亲王和他笑容满面的年轻妻子。他的妻子佩戴着漂亮的珍珠宝石，浑身上下闪闪发亮。

摆脱了高度紧张，人们完全放松，彻底宽心，尽情宣泄，大把大把地花钱，试图与少数几个有钱的中国人斗富——那些中国财主早在鸦片垄断以前就发了财，他们是那些白色大理石和拉毛粉饰的宫殿的主人——中国财主的妻子身着灰色和绿色的绣花旗袍，油光发亮

的头发上戴着鲜花和名贵宝石，身上飘散着一股浓浓的檀香味，到处抛撒银元。金钱像水一样流淌，像银色的水珠一样叮当落入兴高采烈的女商人们的募捐箱中。集市成功了。万·乌迪杰克开始四处透露内情，对杜恩·德·布鲁因，对兰卓夫，对来自其他行政区的官员，说起他对亲王府的拜访，说起他与王太后的会谈——摆出一副谦逊朴质的样子，不过，他不由自主地露出幸福自豪的微笑，为他的胜利而高兴万分——于是，他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有关万·乌迪杰克与王太后会谈的故事很快传遍了整个广场。大家都知道了行政长官用谈判技巧、聪明才智，仅以寥寥数语便挫败了一次叛乱。他获得了巨大的荣誉。他为每个杯子斟满了香槟，他买下了所有的扇子，他买下了所有未出售的慈善售物。人们崇拜他；他很成功，深得人心，这是他最得意的时刻。他与女士们开玩笑，跟她们调情。

晚会一直进行到天明，次日早晨六点。快乐的厨师们喝得醉醺醺的，围着他们荷兰小圆薄煎饼的烤炉跳舞。终于，万·乌迪杰克回家了，他对自己非常满意，感到浑身是劲，心花怒放。他觉得自己是这个小世界里的国王，一个受众人爱戴的外交家，他确保了他们的安宁。这个夜晚他对自己的评价提高了，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高地估计自己。他从没像现在这样感到幸福愉快。

他让马车先回去，自己与多蒂步行回家。一些赶早的商人正在前往集市。多蒂累坏了，她挽住父亲的手臂疲惫地走着，已经昏昏欲睡……有人贴着她，擦身而过，她有所感觉，却没有看见是何人，她突然打了个寒颤。她抬头看了看。那个影子已经离开。她环顾四周，认出是朝圣归来的回教徒匆匆离去的背影……

她吓出一身冷汗，感到自己好像要晕过去了。随后，她如梦游一般疲惫地走着，心想自己是在做梦。她梦见埃迪，梦见巴贾拉姆，梦见松树底下的月夜，在那里，身着白色长袍朝圣归来的回教徒曾在大街尽头惊吓了她……

第二十二章

伊娃·埃尔德斯马此时的情绪比她在东印度群岛所经历过的还要倦怠、低落。在她百般努力之后，在集市的纷乱和成功之后，在对叛乱的极度恐慌之后，小镇又恢复了往常的昏昏欲睡，时值十二月，大雨像往年一样如约而至，十五日开始了倾盆大雨：雨季年年如此，从圣尼古拉斯节开始。在过去一个月里，乌云不断聚集膨胀，堆积在低沉的地平线上，像幕布一样来回移动，像灌满海水的风帆映衬着天空，突然远处一道猛烈的闪电撕开了云层，大雨如注，倾盆而下，仿佛云层再也装不下这充沛的雨水，灌满海水的朵朵风帆已被撕裂，仿佛所有调皮任性的充沛雨水都一下子瓢泼而下。那天夜里，伊娃家的前厅遭到一大群虫子的侵袭，它们受灯光的诱惑，争先恐后地飞向石蜡灯，走向灭亡，羽化登仙般地在火焰中死去，灯罩上、大理石台子上满是它们的羽翼和尸体。伊娃倒吸了一口冷气；从大地和树叶上升腾起的一层薄薄的潮气湿透了墙壁，湿气仿佛要从家具里慢慢渗出，将镜子弄得模模糊糊，把丝绸的窗帘门帘弄得迹迹斑斑，让靴子鞋子上生满霉斑，仿佛大自然狂暴的倾盆大雨就是要毁坏人类创造的所

有一切美好精致、闪光发亮、优美典雅的东西。但是，树木、绿叶、青草生机勃勃，郁郁葱葱，蓬勃生长；鲜嫩的绿色千姿百态，青翠碧绿的大自然恢复了生机，气象万千；蜷缩在一起的开敞式别墅居住区湿漉漉潮乎乎的，菌菇遍地，所有的白色拉毛粉饰柱子、花坛都长出了绿霉。

伊娃看着她的房子、家具、衣服在慢慢地日渐腐败，日复一日，不可阻挡。某样东西毁掉了，某样东西烂掉了，某样东西长满了霉菌或铁锈。她起初用来教育自己去喜爱东印度群岛，去欣赏东印度群岛的美好的东西，在此地寻找外在的美丽线条和内在的心灵美好的美学哲学已不复存在，没有一样东西能够经受住如注的雨水：她的家具上有了裂缝，她的礼服、连衣裙、手套出现了霉斑，潮湿、霉菌、铁锈毁坏了一切她设计和创造的精美的环境，这些都是她用来使自己在东印度群岛能够舒适生活，用来安慰她自己的。她所有的逻辑推理都失灵了，都等于零；现在，作为一个家庭妇女、一个高雅的女人、一个有艺术涵养的女人，她每一分钟都感到烦躁、生气；她原来想在这片自然条件难以忍受的土地上发现某样有诱人和美丽之处的东西，但所有这一切都落空了。是的，在东印度群岛上要使自己生活在高雅、有品味的环境中是不可能的。她在这里才生活了两年，还能够为她的西方文化而努力奋斗，但是她也比以前更加明白了，为什么男人们要让自己埋首于繁忙的公务，女人们则操持家务不停。

的确，这里的仆人们走路蹑手蹑脚，干活轻手轻脚，积极肯干，不鲁莽，比起荷兰那些咋咋呼呼、粗手重脚的女仆，她更喜欢这里的；然而，她感到在她的家里有种反对她西方思想的东方氛围：没精打采、让庭院荒芜杂草丛生、总是在后院晾晒仆人们肮脏的洗涤物、地上到

处都是吃了一半的芒果、让房屋上的漆皮斑驳;屋子太大太开敞、太多的地方暴露在风吹雨淋之中,爱清洁的荷兰人实在难以养护周全;对付这些东方恶习总要经过一番争斗;要养成身着莎笼和宽松衫坐在椅子中来回轻轻摇晃、赤脚穿拖鞋的习惯,因为天气真是太热太闷,没法穿正装或长袍,否则只会汗水淋淋,衣服湿透。因为她的缘故,她丈夫才总是身着黑夹克衫脖戴硬领进晚餐;但是,当她看见坚硬衣领上方丈夫疲惫的脸上越来越多地刻下了官员过度疲劳的容颜时,她便告诉他,下一次洗完第二个澡后别再穿得一本正经了,他可以穿着白色夹克衫或者甚至穿着睡衣进晚餐。她觉得这样做太可怕了,可怕得没法形容,这样做违反了她所有循规蹈矩的思想;可是,真的,他太累了,天气太闷热压抑了,她没法对他有更多的奢求。在东印度群岛只待了两年,她越来越容易懂得做事应该随和些——着装方面的,身体方面的,精神方面的,都要放松些——现在,每过一天,她就会失去更多一些她新鲜的荷兰人的血液,失去更多一些她西方人的活力。她不得不承认在东印度群岛,人们也许比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工作都要辛苦努力,他们这样工作只为了一个目的:地位,金钱,退休,退休金……然后回家,回到欧洲去。

的确,还有其他出生在东印度群岛的人,他们离开群岛只有一次,时间还不到一年,他们不想跟荷兰有任何关系,他们喜欢他们这片阳光明媚的群岛。她知道德卢斯就是那样的人,当然还有其他人。但是,在她自己那个公务员和种植园主的圈子里,每个人都有着同样的生活目的:地位,金钱……然后离开这里,回欧洲去。每个人都数着自己还需工作几年。每个人都企盼着将来,憧憬着欧洲式的退休生活。偶尔,有个像万·乌迪杰克那样的人——他

也许热爱自己的工作，为了工作而工作，因为那样合乎他的性格——恐惧退休，因为那意味着无所事事，过呆板单调的生活。万·乌迪杰克是个例外。大多数人在行政部门和在种植园工作，只是为了将来退休。比如，她丈夫像奴隶一样工作是为了当上助理行政官，几年后体面地退休。拼死拼活地工作，只是为了他梦想中的退休生活。是啊，她感到血液在疲惫的血管里流淌得更加缓慢了，活力正在随着每一滴缓慢流动的血离开她。在这雨季的初期，屋子的落水槽不断涌出水柱，“滴沥答啦”，“稀里哗啦”，着实让她心烦。眼看着她精心挑选的如此有品位的各种东西、她在东印度群岛的艺术的慰藉逐渐败坏，她心情糟糕，烦躁不安，情绪低落，以前她从来没有这样过。她的孩子年纪太小，对她还没有多大意义，还不能成为志趣相投的伙伴。她的丈夫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对她来说，丈夫是个和蔼体贴的人，在各方面都很温和，非常纯朴；少女时，在经历一两次兴奋不已的浪漫、误会、推心置腹的交谈以及风流韵事之后，她选择了他，也许就是为了那份朴质。他的微笑是那么安宁，他那张荷兰北部古条顿人的脸如此白皙，他的肩膀那么宽厚。而她自己，既不纯朴也不安宁，一直在简朴的浪漫之中寻找简朴的生活。但是他没能满足她的需求。尤其是现在，她在东印度群岛住了一段时间，与这个不能与她的个性相一致的国家进行着抗争，正在遭受惨败。安详宁静的夫妻生活也没能使她心满意足。

她开始感到不幸福。她多才多艺，无法在她的小男孩身上找到她所有的幸福。孩子的确填补了她生活的一部分空间，她得花点小心思去关照一下孩子的现在和考虑一下他的未来。她甚至制定了一

个计划，如何培养儿子，但是，这不能占据她的整个生活。对荷兰的渴望使她不能自主，她思念父母，思念漂亮而具有艺术风格的家，在那个家里，画家经常聚会，它也是作家、音乐家和艺术家的沙龙——这在荷兰是绝无仅有的——短时间汇聚了各种艺术元素，而这些元素在荷兰通常一直是孤独寂寞的。

当她倾听天空中由远而近的阵阵雷声，天气闷热得几乎要爆炸的时候，当她凝视着接踵而来的倾盆大雨的时候，这种景象就会像模糊遥远的梦幻一般在她眼前晃过。在这里，她一无所有；在这里，她总感到别扭，格格不入。在这里，她有一小群追随者，他们聚集在她的周围，因为她比较乐观活泼，但是她找不到一种更深层次的同情，或者一种更加亲昵的交谈……当然，万·赫尔德伦除外。而且，与他在一起，她得小心翼翼，以便不给他造成错觉。

这里只有万·赫尔德伦。她想起过拉布旺吉她周围的所有其他人。她想起过人们，所有地方的人们。因为这些天以来，她感到悲观，她发现所有的人都有那种同样的利己主义，同样的沾沾自喜，同样的不讨人喜欢，同样的自我专注：她几乎无法把这种感觉对自己表达清楚。倾泻而下的暴雨威力可怕，使她心烦意乱思想无法集中。她发现每个人自觉和不自觉地都有着各种令人讨厌的特点，甚至对她忠心耿耿的追随者、她丈夫、她周围的男人小媳妇姑娘小伙子们身上也都有。每个人都为自己活着。没有一个人能够很好地协调自己，去关心他人。她不喜欢这个人的这一点，讨厌那个人的那一点，那第三第四个人，她更是厌恶之极。这种爱挑剔的态度使她感到沮丧，感到郁闷，因为这是违背她的禀性的。她天性喜欢与人交往。

她喜欢自然和谐地与一些人融洽相处:原先,她有一种对人、对人类的深沉的爱。重大的事件会感动她。但是现在,她感到没有与一样东西保持融洽的关系。在这个国家、这个小镇、这一种环境中,她觉得自己空虚孤独,一切东西,大大小小的东西,都冒犯了她的心灵、她的身体、她的性格、她的本性。她的丈夫在拼命地工作。她的儿子越来越适应东印度群岛的生活,而她的钢琴却弹得已经走调了。

她站起身来,试了试钢琴,一连串急奏,以瓦格纳[1]《女武神》中的《火魔》结尾。可是,大雨的哗哗声比她的钢琴声还要响。当她再次站起身来,感到特别沮丧的时候,她看见万·赫尔德伦站在她的面前。

"你吓了我一跳。"她说。

"我可以留下吃午饭吗?"他问。"我独自一人在家。艾达去托萨里[2]治疟疾,把孩子也带走了。她是昨天走的。这可得花很多钱。我不知道这个月怎么熬过去。"

"他们在山里住几天后,你就把孩子送到我们这里来!"

"他们不会给你添麻烦吗?"

"不会的。我会写信给艾达的。"

"你真是太好了。这样肯定会使我轻松不少。"

她干巴巴地笑了笑。

"你身体不好吗?"他问。

"我感觉非常糟糕。"她说。

---

① 瓦格纳(Richard Wagner 1813 - 1883),德国作曲家。

② 印尼一地名。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感觉好像正在一点一点地死去。”

“为什么?”

“这里太可怕了。我们一直在等待下雨,现在雨来了,连绵不断的暴雨快把我逼疯了。而且……我不知道,我再也忍受不了这里的生活!”

“哪儿?”

“东印度群岛。我告诉自己要看到这个国家好的一面、美丽的一面,可根本没有用。我没法继续忍受这种生活。”

“回荷兰去!”他轻轻地说。

“我回去,父母会很高兴的。那样对我孩子也有好处,因为现在他每天都在忘记荷兰语。我已经开始非常认真地教他荷兰语,可他说马来语,更加糟糕的是,他说起话来像个混血儿。但我不能让丈夫独自留在这里。没了我,他在这里将一无所有。至少我是这样想的。也许根本就不是这回事。”

“可是,如果你病了……”

“唉,我也不知道……”

一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疲倦朝她扑面而来。

“你也许太夸张了吧!”他欢快地说。“嗨,你言过其实了吧!你有什么烦恼?什么事情让你这么不高兴?我们来列一张清单吧!”

“罗列一张我不幸的清单!太好了!我的花园成了沼泽地;我前厅里的三把椅子快粉身碎骨了;白蚂蚁把我漂亮的地毯吞噬了;一件崭新的绸缎衣服上上下下全是霉点,是什么原因我也弄不懂;另一件衣服也散架了,我想就是因为天气太热;其他各种各样类似的小麻

烦就别提了。为了安慰我自己，我想在《火魔》中寻找乐趣，可我的钢琴走调了，我想是因为琴弦上有许多蟑螂在蠕动。”

他呵呵笑了一下。

“我们在这里都是白痴，”她继续说，“我们是这个国家里的欧洲人！既然知道这一切不会永久持续下去，我们为什么要把我们珍贵文明中所有的财产都随身带来呢？我们为什么不生活在阴凉的竹棚里，睡在席子上，穿上蜡纺印花布莎笼和印度印花布宽松衫，肩上披一条领巾，头上戴一朵野花？所有这些欧洲文明，教唆人们去追求财富……这是一种西方的思想，从长远来看会失败的。我们整个行政机构……咳，天气热得让人困死了。我们为什么——如果我们必须在这里——不生活简单些，种种稻谷，无牵无挂地生活？”

“你这是女人之见。”他又呵呵一笑说。

“也许是的。”她说。“也许我所说的并不完全是那么回事。但是，我在这里所感受到的，与我格格不入的，与我所有的西方观念格格不入的，是一种力量，一种与我不相容的力量……这一点是肯定的。有时，我吓坏了。我总是感到……我就要被征服了，我不知道被什么征服？被某种土地以外的东西所征服，被自然界的力量所征服，被这些黑皮肤人们心灵中的一种秘密所征服，我不知道是什么……晚上我特别害怕。”

“你疲劳过度了”。他温情脉脉地说。

“也许是的”。她疲惫地回答，她明白他没有理解她的意思，她太累了，没力气继续解释。“我们谈些别的吧！那桌转灵游戏非常奇怪！”

“是的，非常奇怪。”他说。

“那天,我们三个人:艾达,你和我……”

“的确非常奇怪。”

“你还记得第一次吗?埃迪·德卢斯:这事好像是真的,埃迪和万·乌迪杰克夫人……还有叛乱……桌子都预测对了。”

“我们会不会无意识中提示了?”

“我不知道。但是,想一想吧,我们都玩得很老实,桌子竟然会不住地点击,以点出字母的方式跟我们说话。”

“伊娃,如果我是你,我不会经常玩这个的。”

“是的,我没法解释这件事,而且它已经开始让我感到厌倦了。对于无法理解的事情,人们很容易习以为常。”

“一切事情都是难以理解的。”

“是的……一切事情都是枯燥乏味的。”

“伊娃!”他温柔地责备着笑道。

“我放弃抗争了。我将坐在我的摇椅里……呆呆地望着大雨。”

“过去曾经有一段时间,你一直看到我这个国家美丽的一面!”

“你的国家?那么你为什么会乐意明天离开你的国家去参观巴黎展览会呢?”

“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识过呀!”

“今天你多谦虚啊!”

“我很悲伤,因为你。”

“哦,别这样。”

“玩点什么东西……”

“来,喝点你喜欢的杜松子苦艾酒。随便喝!我来弹弹走调的钢琴,它听起来像是我心灵的旋律,也是乱糟糟的……”

她回到中厅，弹了一段《帕西发尔》[1]。他仍坐在厅外，倾听着。大雨依然瓢泼。花园里一片汪洋。雷声霹雳，仿佛要把整个世界撕成碎块。自然是至高无上的，与它的浩瀚无边相比，这栋房子里的两个人实在是太渺小了，他的爱一钱不值，她的忧郁毫无意义；与那雷暴神秘的回声相比，《圣杯》神秘的乐曲就像一首童谣，命运本身仿佛与天堂的铜钹一起，在这些淹没于灭世洪水[2]中的万物之上航行。

---

① 亦译《圣杯》，亚瑟王传奇中寻找圣杯的英雄，亦指瓦格纳根据传奇故事所作的歌剧及剧名人物。

② 指基督教《圣经·创世记》中的洪水。

第二十三章

万·赫尔德伦的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一个六岁一个七岁,住在伊娃的家里;万·赫尔德伦经常来,一天一次,过来吃饭。他没有再提起他强烈的感情,好像不愿打扰他们这每天愉快的亲密接触。伊娃接受他的每天来访,但是实在没法与他保持一定的距离。在伊娃最亲近的圈子里,他是唯一与她谈得来,唯一可以袒露她内心的人。在这些郁闷日子里,他对她是一种安慰。她不明白自己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她逐渐陷入了一种绝对的漠然,一种思想泯灭的状态,觉得一切都是无所谓的。以前,她从来没有这样过。她本性活泼快乐,喜欢寻找诗歌、音乐、绘画中的美丽,从孩提时代、从她的儿童书刊里、从她在身边看到感觉到讨论过的东西中寻找美丽。在东印度群岛,她慢慢缺少了一切她感到必需的东西。绝望之中,她陷入了一种虚无主义,她似乎在问:一切东西存在的理由是什么?为什么要有这个世界?世界上为什么要有人有山?生活为什么要这样庸庸碌碌、纷乱繁杂?

她读到了社会运动、欧洲严重的社会问题、爪哇不断加剧迫切需

要解决的印度移民问题……她暗自思量：如果人类受其人性痛苦的逼迫，像这样永久不变、永久渺小、永久受苦受难，那么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世界呢？

她根本看不到这个世界存在的意义。人类的一半正在遭受贫困，挣扎着试图爬出那个黑暗的世界……可是爬出来后到哪里去呢？人类的另一半愚蠢倦怠，正在富足之中变得死气沉沉。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从赤贫到暴富的渐进等级。在他们之上拱起一道永久幻想的彩虹：爱情、艺术、正义与和平的大问题、理想的未来……她感到这都是无事生非；她看不到它的目的所在。她暗自思量：如果世界应该是这样，那么为什么要有这个世界，为什么要有贫苦的人类……

以前她从来没有产生这种感觉，可是也没有与之抗争的感觉。慢慢地，日复一日，东印度群岛使她有了这种感觉，使她内心感到厌倦。弗兰斯·万·赫尔德伦是她唯一的安慰。这位年轻的审计官从来没有到过欧洲，他的全部教育都是在巴塔维亚接受的，他风度翩翩，彬彬有礼，他的国籍令人感到奇怪费解；但是，他已经成了她亲密的朋友，那是因为他的发展几乎是异乎寻常的。她告诉他，她为这种友谊感到高兴，他也不再用示爱来回答。他俩现在这种关系更具魅力，有着某种理想主义的成分，他俩都需要这种关系。在他们日常的环境里，这种友情像某种赏心悦目的绚丽色彩在他们面前闪耀，他们两人都为此感到骄傲。他经常登门拜访她，尤其现在他的妻子在托萨里，黄昏时刻，他俩会散步去灯塔，灯塔屹立在海边，就像一座小型的埃菲尔铁塔。人们纷纷议论他们这种散步，但他俩只当耳边风。他们坐在灯塔的基座上，眺望大海，倾听着远方的声音。鬼影般的马来帆船扬帆航行，宛如一只只夜莺，与渔夫单调低沉的歌声一起飘进

运河。一种无可奈何的忧愁，一种小世界、小民的忧思，飘浮在夜空之下；夜空中繁星点点，南十字星座钻石般神秘闪耀，土耳其月牙板似的角形月亮也闪闪发光。低沉的渔夫歌声、岌岌可危的马来帆船、小灯塔下渺小的人们，愁思满怀；在这之上，飘动着深不可测的无限天穹以及那些永恒的星星。从那种无穷之中飘来了难以言喻的感觉，仿佛它就是超人类的神，在它的里头，一切都是渺小的。人类缩小了，融化了。

“既然我明天也许会死去，那么为什么要给生命添加什么价值呢？”伊娃想。“既然明天一切也许都不复存在，那么人类所有这些混乱骚动又是为了什么？”

她将这个问题向他提了出来。他回答说，每个人都不是为了他自己和现在这个时代活着的，而是为了全人类、为了将来而活着。她苦涩地哈哈大笑，耸耸肩，认为他陈腐。她认为她自己也是陈腐的，老是思考这些以前经常思考的问题。尽管她自我批评，但还是继续感到困惑不解，她认为既然明天一切都会死亡，那么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呢？当他们坐在那里，凝视着浩瀚无边的天穹和永恒的星星的时候，一种耻辱的渺小，原子般的渺小，占据了他俩的心灵。

然而，他俩珍爱这些时刻，它们是他们生活的一切，因为，当他们不太深切地感受到自己渺小的时候，他们就谈论书籍、音乐、绘画以及生活中的重大事情。他们觉得，尽管在泗水有流动图书馆和意大利歌剧，他们在这些方面的消息已经不再灵通了。他们感到那些重要的事情已经离他们非常遥远了。他俩都希望离开这里，前往欧洲，但是两人都没法离开。庸庸碌碌的日常生活拖累了他们，不过，他俩几乎都自然而然地、不约而同地谈到什么代表了心灵和存在以及其

中所有的神秘。

神秘无处不在。他们感到海上有它,天空中有它,他们也在桌腿的点击中悄悄寻找它。他们不明白一种神灵或灵魂怎么会通过桌腿来展现自己,参与的人都十分认真地将他们的手放在桌面上,神灵通过桌子源源不断地将死的东西变成活的东西。但是,当他们真的将手放在桌面上时,桌子活了,他们不得不相信它的神奇。桌腿点击出的字母经常把人搞糊涂了,那是因为有些字母很奇怪,桌子似乎被某种调皮的精灵指挥着,不住地表现出一种嘲弄和糊弄人们的倾向,它会突然停下来,或者变得粗俗不雅。他们一起阅读了有关唯灵论①的书,但不知道是否应该相信那些说法。

大雨淅沥,笼罩着整个小镇,这些雨天安宁无事,安宁得令人厌倦。他们的生活仿佛是虚构的,像梦一样,穿过迷雾一般的雨,慢慢升腾起来。对于伊娃来说,它就像是一种突然的醒悟。有一天下午,她在潮湿的大街上走着,等待万·赫尔德伦的到来;突然,她看见万·乌迪杰克朝着她的方向走来。

"我正要到你这边来,"他激动地大声说,"我想来求你帮个忙。你再帮我一次好吗?"

"帮什么忙?行政长官?"

"不过,你得先告诉我,你身体好吗?最近你看上去不太健康。"

"不碍大事,"她说,"会过去的。我能帮你什么忙呢,行政长官?"

"我们得做件事,没你不行。今天早上我妻子说,最好求埃尔德

① 主张心灵或精神为最终的实在的理论。

斯马夫人。”

“告诉我什么事。”

“你认识斯塔茨夫人吧，火车站站长的遗孀。丈夫去世时，没给这个可怜的女人留下一样东西，倒是留下了五个孩子和一些债务。”

“他是自杀的，对不？”

“对，很惨。我们真的必须帮帮她。这需要很多钱。散发认捐单起不了多大作用。人们都非常慷慨，但是，最近他们已经做了这么多的牺牲了。他们在慈善集市上都快疯了，目前他们不可能捐很多钱，因为已经到月底了。不过，下月初，一月份的第一周，你那个塔利亚剧社也许可以上演一出戏？喏，没必要精心彩排，就演两场客厅戏，不用开支什么。票价一个半荷兰盾，或两个半荷兰盾，如果你能搞起来，演出大厅肯定爆满，泗水的人们也会过来。你得帮我：你会的，对不？”

“可是，行政长官，”伊娃疲惫地说，“我们只能搞些舞台造型，别生我的气，我不喜欢总是演戏。”

“是的，是的，可这一次你必须演戏，”万·乌迪杰克坚持他的主张，口气有点儿傲慢，他为了自己的计划有点儿过分激动了。

她生气了。她喜欢独立，尤其这些天来她情绪低落，郁郁不欢，昏昏沉沉，不可能马上通情达理地同意他命令式的请求。

“真的，行政长官，这次我想不出什么主意来了，”她草草地回答，“为什么不让万·乌迪杰克夫人自己来做这件事呢？”

她吃了一惊，她怎么会说出这样没礼貌的话；行政长官与她肩并肩走着，听到这话，他失去了克制，脸色乌云密布相当难看。他浓密胡子周围生动欢快的表情和欢乐的微笑突然消失了。她明白自己做

得有点过分了，感到不好意思。不过，她在这一瞬间第一次明白，尽管行政长官深爱着妻子，但是他并不赞成她逃避一切活动。伊娃明白自己的话伤了他的心。但是，他性格的这一面好像越来越清晰地在她的面前显露了出来，她第一次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他不知道如何回答，只好沉默不语，搜肠刮肚找着话。

于是，她便转而甜蜜地说："别生气嘛，行政长官！都是我不好！我知道万·乌迪杰克夫人对这种事不感兴趣。我很乐意替她代劳。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她紧张不安，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这时，他笑了，仔细端详着她的脸蛋。

"近来你太焦虑不安了。不过，我知道你的心是好的，不会弃我于危难之中，你会同意帮助那位年迈而不幸的好母亲斯塔茨的。但别搞花哨的，夫人，别铺张浪费，别造新的布景。就用你的智慧，你的聪明才智，你漂亮的法语或荷兰语，你喜欢什么就搞什么。我们对拉布旺吉这里的一切都感到自豪，这你是知道的；你不计报酬为我们做的所有那些了不起的事情，已经足以证明演出肯定会成功。可是，夫人啊，你好像心神不安哪！你为什么要哭呢？你身体好吗？告诉我，我能为你做些什么事？"

"别让我丈夫工作那么辛苦，行政长官。我一直见不到他的人影。"

他做了个手势，意思是对于这一点他帮不上什么大忙。

"是的，"他说，"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可这是问题吗？"

"这使我看到了东印度群岛不好的一面！"

"就是这个问题？"

“还有很多其他问题。”

“你想家了吧？难道你不再在乎东印度群岛啦，难道你不再在乎拉布旺吉啦，而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那么在乎你？……你错误判断了东印度群岛。你要尽力看到它好的一面。”

“我试过了。”

“这没用吗？”

“没用。”

“你很聪明，不会忽视这里美好的东西的。”

“你太喜欢这里了，所以你的观点不会那么公正。我不知道如何才能做到不偏不倚，所以请告诉我这里什么是美好的东西。”

“从何说起呢？一种满足感，作为一名官员，能为国家和人民办些好事；为这个国家和人民工作，这种感觉是美好的；这里艰苦的工作使一个人的生活过得非常充实……我说的不是你丈夫不得不做的文书工作，因为他是个秘书。我说的是将来他当助理行政长官的时候！”

“那还早着呢！”

“哦，那么，我们在这里过着富裕的生活。”

“白蚂蚁吞噬了一切东西。”

“这个玩笑可不好笑，夫人！”

“非常有可能，行政长官。一切事情都与我不协调，里里外外都这样：我的风趣，我的钢琴，我可怜的灵魂。”

“那么，大自然呢？”

“我一点也感觉不到它。大自然正在征服我，正在把我吞噬。”

“你自己的活动呢？”

“我的活动？算是东印度群岛的一个好处?”

“对！用你的风趣不时地鼓舞我们这些实干的人。”

“行政长官！你在奉承我！这都是为了想让我演出?”

“用你的风趣为母亲斯塔茨做点好事吧!”

“难道我不能在欧洲做好事?”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他唐突地说，“那你就去欧洲，尽管去吧！去海牙居住生活吧，参加慈善组织……在你家门口放个捐款箱，收集荷兰硬币……多久办一次?”

她笑道：“嗨，你这就不公正了。他们在荷兰也做了很多好事。”

“但是，我们只打算为一个可怜人募款；在荷兰会发生这样的事吗？别告诉我说这里贫困的人比较少。”

“那又怎么样呢?”

“那就是说这里有很多好事可以做。你可以给别人一些物质和道义方面的支持。别让万·赫尔德伦把你给吓坏了，夫人！他是个可爱的人，但是，他的月度报告太书卷气了。我看见他来了，我得走了。那我就靠你啦?”

“放心吧!”

“我们什么时候举行第一次会议，与委员会和女士们一起开会?”

“明天晚上，行政长官。在你官邸?”

“好的。我会先散发认捐单。我们一定会募集到很多钱的。”

“我们会尽最大努力为母亲斯塔茨募集钱款的。”她轻声地说。

他握了握她的手，离开了。她突然感到没精打采，但不知道是何原因。

“行政长官要我让你注意，因为你太书卷气了。”她逗万·赫尔德伦说。

她在前厅坐下。天又开了口子，白色的雨幕层层叠叠直泻而下。一群蝗虫沿着走廊蹦跳而来。角落里一群小苍蝇发出嗡嗡的声响，就像风弦琴一般。伊娃和万·赫尔德伦将他们的手放在小桌台面上，桌子抖动着一条桌腿，许多甲虫围着他们嗡嗡直叫。

第二十四章

认捐单在四处传递散发。戏剧在反复排练，三周以后上演，募捐委员会向行政长官递交了一笔捐给母亲斯塔茨的近一千五百荷兰盾的善款。斯塔茨的债务还清了，人们还为她租了一栋小房子，置办了一家小型服装店，伊娃从巴黎备来了货。拉布旺吉所有的女士都在斯塔茨的店里订了货。不到一个月，斯塔茨不仅没有彻底穷困潦倒，生活反而回归了正常，她的孩子又上学了，她享受着愉快的生活。所有这一切发生得如此迅速如此低调，捐款如此踊跃，女士们如此乐意订购她们所不需要的服装或帽子，连伊娃都感到吃惊。她不得不承认，她经常在这些人生活中——在他们的谈话中，在他们的阴谋诡计中，在他们的闲言碎语中——观察到的自我主义、自我专注以及不讨人喜欢的品质突然被推到了后台，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为做一件好事而表现出来的共同才华，他们这样做只是因为这件事必须要做，因为这件事毫无悬念，因为那个女人必须得到帮助。演出彩排忙忙碌碌，她的忧郁情绪因之一扫而光，她参与轻松活泼的演出，情绪也随之激奋了起来；她欣赏周围环境较好的较美的一面，激情满怀地写信到荷

兰告诉她的父母。对东印度群岛一无所知的父母笑了。尽管这一小插曲唤醒了她内心的一种温柔的情感,但它也仅仅是一段小插曲,激情过后,她又很快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尽管她不欣赏身边的拉布旺吉,但她还是继续在万·赫尔德伦的友谊中寻找她生活的主要乐趣。

因为几乎很少有别的乐趣。她用许多幻想在身边聚集起来那个忠诚的小圈子,她请圈里的人吃饭,她家的大门始终向他们敞开:可事实上这样做究竟又有什么用?现在,她已经把杜恩·德·布鲁因和兰卓夫当作无关紧要的朋友,他们不再是密友。她怀疑杜恩·德·布鲁因不真诚;兰卓夫医生过于追求物质享受,这对她来说太粗俗了;兰卓夫的妻子是个微不足道的德国家庭妇女。的确,他们一起参与了桌转灵活动,但是,他们喜爱荒诞愚蠢的行为,爱听逗笑精灵下流的对话。而她和万·赫尔德伦却非常认真地对待整个桌转灵活动,尽管她也认为这是挺可笑的。因此,除了万·赫尔德伦,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引起她的兴趣。

不过,万·乌迪杰克却赢得了她的钦佩。她突然瞥见他性格的一个侧面;尽管这种性格完全缺乏艺术的魅力,而艺术魅力迄今为止是她对男人感兴趣的东西,她也在这个男人的身上看到了美丽的线条;尽管这个男人没有一点点艺术气质,没有一点点艺术的概念,但是他对职责简朴的男子汉般的看法、他忍受家庭生活失意的平静心态是如此的美丽。因为,伊娃看到,尽管万·乌迪杰克非常喜欢他的妻子,却不满莉奥妮对与他事业相关的事情毫无兴趣。如果他看不见工作以外更多的事,如果他对家庭生活中正在发生的所有其他事情一无所知,那么这种失意就是他的隐痛,对于这一点他并非不知不觉,而是将其深深埋在自己的心里。

她羡慕他；她的羡慕就像一种启示：艺术不总是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她突然明白，在我们这个时代，对艺术过分崇拜是一种病，她自己已经患上了这种病，而且仍然在遭受这种疾病的折磨。因为她是这样的人，做了这样的事，才遭此罪？全然不是。她的父母（两人都）是大艺术家，真正的艺术家；他们的家就像一个殿堂，他们的偏见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可是她呢？她钢琴弹得相当不错，仅此而已。她有些想法，有些品味；就这些。然而，在她年轻的时候，她与其他姑娘一起疯疯癫癫的，现在她还能记得那时愚蠢的崇拜，与女友们相互写信，信中充满着平庸低级的哲学观念，而且是模仿现代风格书写的。因此，尽管她情绪低落，她思维的方式使她往更深处思考，她经历了某种演变。因为作为艺术家父母的孩子，不总将艺术置于其他一切事情之上似乎令人不可思议。

为了寻找自己的道路，她内心有了那种在探索和思索之间产生的紧张情绪。现在她身陷异国他乡，与那些她瞧不起的人们一起生活，这与她的秉性格格不入，而她也不想让这些人了解她内心的想法。她尽力去寻找这个国家优点，以便使这种优点成为她自己的优点，并且珍爱这种优点；她很高兴在人群中找到少数几个能引起她同情和钦佩的人，但是，找到的优点纯属偶然，找到的几个朋友也属例外；尽管她竭尽全力搜索和思索，她还是找不到自己的道路，依然保持着一个崇尚欧洲，过于唯美的那种女人的喜怒无常——尽管她有自知之明，随之否定了自己的艺术能力——所以她不能心平气和心满意足地生活在爪哇一个偏僻的小镇上。丈夫埋头于他自己的公务，天气使她身体不适，自然环境使她无所适从，她生活在一群她讨厌的人们中间。

在情绪反复多变最为明显的时刻里，这显然是一种恐惧，一种她感觉最为清晰的恐惧，一种她感觉到自己在慢慢接近的恐惧，而她却不知道恐惧出自何处，也不知道结果如何。然而这种恐惧一直在她的头上盘旋，就好像数千张命运之网在闷热多雨的云层中滑动……

处在这种情绪之中时，她就不再将她那一小帮朋友聚集到身边，因为她不愿自找麻烦去询问他们，而且她的朋友还不十分理解她，因而也不来看望她。他们惦念她身上那种快乐劲儿，这是开始时吸引他们的东西，而现在他们妒忌、敌视，开始背后议论她：她装模作样、卖弄学问、虚荣自大；她假惺惺，总想当镇上的头号人物；她行为举止好像是行政长官的夫人，对每个人都指手画脚的。她并不漂亮，穿什么衣服都不好看，她的住宅布置得荒诞离奇。还有她与万·赫尔德伦的关系，他俩傍晚去灯塔的散步……艾达在托萨里就听说了这件事，是在一个窄小闷热的旅馆闲聊时获悉的；那里的客人们不外出旅行时百般无聊，于是就在窄小的厅廊里围坐着，几乎是大腿挨着大腿，也可窥视相互的房间，或贴着薄薄的隔板偷听。艾达在托萨里听说了这件事，这足以唤起她欧洲白人妇女本能的恐惧，使她不作任何解释，突然不再让伊娃照看她的孩子。万·赫尔德伦去山里度周末的时候，要他妻子对此做出解释，问她为什么无缘无故将孩子们接回旅馆，侮辱伊娃，而且开支也大大增加？艾达大叫大嚷，歇斯底里发作起来，叫喊声传遍整个小旅馆，所有的客人都竖起耳朵偷听，这就像一阵大风将饶舌扯淡的东西刮成了一场暴风。于是，艾达二话没说与伊娃断绝了关系。

伊娃变得越来越孤僻。甚至在泗水，当她去商店购物的时候，她也听见流言飞语，背后有人诽谤。她变得非常讨厌周围的世界和人

们，她悄悄地远离社会。她写信给万·赫尔德伦，让他别再来看她，恳求他与妻子和好。她也停止去看他。于是，她彻底孤独了。她感到无法从周围任何人那里得到慰藉。像她这样的情绪，在东印度群岛找不到同情和理解。于是，她就远离尘世。她丈夫像往常一样在拼命地工作，但是，她却更加专心致志地照看自己幼小的儿子，沉浸在对孩子的母爱之中。也沉浸在对自己宅院的钟爱之中。这是一种永远足不出户的生活，一种永不见人的生活，一种只听自己音乐的生活。她在自己的家中、在孩子的身上、在各种书籍中寻找宽慰。这是在早期的幻想和理想烟消云散之后，她养成的个性。现在，她经常渴望欧洲，渴望荷兰，渴望见到自己的父母，渴望见到艺术文化界的人士。这种感觉演化成对于这个国家的仇恨，而在开始时，她曾把这个国家看得美轮美奂，它有雄伟的高山，自然环境和人民之中有着平和的神秘。现在，她仇恨自然和人类，仇恨那种让她感到恐怖的神秘。

她现在只以自己的孩子来填补她空虚的生活。她的儿子小奥诺三岁。她会把他教育成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从儿子出生那天起，她就有各种朦胧的想法，希望看到他成为一名伟大的艺术家，最好是一名作家，闻名全球。从那时起，她自己也学到了许多东西。她感到艺术不能永远是至高无上的。她感到还有比艺术更崇高的东西，尤其在郁闷的时候，她就否认这些东西；然而，这些东西还是存在着，闪闪发光，伟大无比。它们与未来的形成，尤其是与和平、正义和情义密切相关。啊，穷人和富人之间的伟大兄弟情谊，此时此刻，在她孤独的时候，她认为应该成为她奋斗的最高理想，就像雕塑家塑造纪念碑那样。正义与和平就会随之而来，但是，首先必须建立兄弟友谊，她希望儿子能为这个目标努力。但是在哪里建立这种友谊呢？在欧

洲？在东印度群岛？她不知道。她预见，这一理想的实现是在欧洲而不是在东印度群岛。在此地，那种莫名其妙的、神秘莫测的、令人恐惧的东西始终在她的脑海里存在。它是多么奇怪，真是奇怪啊……她是个天生的理想主义式的女人，也许这就简单地解释了她在东印度群岛的感受和恐惧。

“你对东印度群岛的印象完全是错误的，”她丈夫会说，“安静？你认为这里安静？如果拉布旺吉形势安静，我为什么要这么拼命地工作？我们心里有着数百种利益，欧洲人的利益，爪哇人的利益等等。这个国家与其他地方一样，农业生产非常火热。人口在稳步增长……下降？一个总是有这么多事情在同时进行的殖民地？那是万·赫尔德伦愚不可及的观点之一。推测性的想法，完全出乎意料的，你是他云你亦云……我没法理解你看待今日东印度群岛的方式……曾几何时，你认为这里的一切都是美丽的有趣的。那个时代似乎过去了。也许你应该回家，回到荷兰去……”

但是，她知道没有丈夫会感到非常孤单寂寞，因为这个理由，她拒绝回荷兰。以后，儿子长大了，她将不得不离开。可到了那时，埃尔德斯马当然就会成为助理行政长官。目前，他上面还有十七个王室审计官和部长。这样的晋升形势已经持续了许多年，晋升只能期待着发生在遥远的将来，这就好像在干渴时见到海市蜃楼。他甚至从来就没有考虑晋升行政长官的事情。当几年助理行政长官，然后回荷兰退休……她觉得这是一种悲惨的生存，为了拉布旺吉像那样拼死拼活地工作……

伊娃病倒了，患了疟疾；她的女佣塞娜正在给她做按摩，用柔韧的手指抚弄她疼痛的四肢。

“塞娜，我病了，而你却住在甘榜，真是麻烦。今晚，你最好带着你的四个孩子搬到这里来住。”

塞娜认为这太麻烦，一个大麻烦。

“为什么？”

于是，塞娜作了解释：她的小屋是丈夫留给她。尽管房子年久失修，但她对它有了感情。现在是雨季，雨水经常透过屋顶漏进来，一漏雨，她就没法煮饭烧菜，孩子们就得忍饥挨饿。要想修理房子又很困难。每周她可以从夫人那里领到两个半荷兰盾的工资，六十分买了大米，每天花几分钱买鱼、椰子油、蒌叶，还剩几分钱买燃料……不，修房子是绝对修不起的。与夫人住在一起当然好多了，住在这个大院里当然好多了。但是给那间旧房子找个房客将是件麻烦事，因为房子太破旧；夫人你是知道的，房子不能在甘榜空关着，那样会受重罚的……所以她宁愿继续住在那间潮湿的小屋里。她宁愿在夫人身边坐着守夜，让她的大女儿照看几个弟妹。

塞娜甘愿吃点苦受点罪，苟且生存。她用柔韧的手指坚实而柔和地按摩着女主人疼痛的四肢。

伊娃觉得这样的生活听来令人心碎，一周靠着两个半荷兰盾生活，抚养四个孩子，住在一间漏雨的房子里，没法在屋里做饭……

“塞娜，我来帮你抚养第二个女儿吧。”伊娃几天后说。

塞娜犹豫了，她笑了；她心里不情愿，但是嘴上不敢这样说。

“对，”伊娃坚持说，“让她到这里来。那样，你整天都可以见到

她了,她可以睡在厨师的房间里。我会给她准备些衣服,她只要保证我的房间干净整洁就可以。你可以教她如何保持整洁。”

“她还太小,只有十岁。”

“不,不,”伊娃坚持说,“让我这样做来帮助你吧!她的名字叫什么?”

“米娜。”

“米娜?这个名字不好,”伊娃说,“这是女裁缝的名字。我们给她另起名字。”

塞娜将孩子带来了。这女孩生性腼腆,额前有一道脂粉印。伊娃给她穿上了整洁漂亮的衣服。她是个非常漂亮的女孩,皮肤棕色,很柔软,穿上新衣服显得非常讨人喜爱。她小心翼翼把莎笼叠放在衣柜里,并在衣服之间放了白色的香花。这些香花必须每天换。伊娃开玩笑地说,因为女孩每天将花放置得非常漂亮,所以叫她“梅拉蒂”。

两天以后,塞娜跪在夫人面前。

“什么事,塞娜?”

“能不能让小姑娘回到甘榜那间潮湿的小屋里去?”

“为什么?”伊娃吃惊地问。“你的小姑娘在这里不开心?”

她开心的,塞娜局促不安地说,可她喜欢家里的小屋。夫人待人太好了,可是小女宁愿住在小屋里。

伊娃生气了,说那就让这孩子回家去吧,当然穿着新衣服回去。

“为什么不让这孩子呆在这里?”伊娃问厨师。

厨师开始不敢说。

“快说,为什么不让她留在这里,厨师?”伊娃坚持要问出个

究竟。

“因为夫人给小姑娘起名‘梅拉蒂’……这鲜花和水果的名字……这些名字只用来称呼舞女的。”厨师神秘地解释。

“那么，塞娜为什么不告诉我？”伊娃非常生气地问。“我真是想不通！”

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的琐碎小事，管理家务中的一些小插曲，但这些小事却使她感到痛苦不堪，因为她感到这些小事代表了一种隔阂，这种隔阂始终将她与东印度群岛的人民和环境隔开。她不了解这个国家，她永远也不会弄懂这里的人民。

这些让人失望的小事使她充满了苦涩，就像自己的幻想破灭那样，相当苦涩。她的生活在管理家务琐事中，正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

第二十五章

每天凌晨,天气通常是凉爽的,充沛的雨水将一切洗得干干净净;早晨朝气蓬勃的太阳唤醒了大地,给它蒙上了一层薄薄的轻雾,每一种生硬的线条和颜色都变成柔和的蓝。长街的栋栋别墅,围篱花园,仿佛笼罩在朦胧之中,置于大街小巷梦幻般的美丽之中。梦幻般的圆柱轻轻地漂浮着,宛如一幅柱形的宁静幻象;屋顶的线条在飘浮中格外醒目,树木的色彩,它们茂密树叶顶端的轮廓缥缈幽雅,就像朦胧轻柔的彩色粉笔画玫瑰,甚至像更为朦胧的蓝色花朵,带着一种更加明亮的清晨的黄色亮光,也带着黎明时分远方紫色的光线。这天早晨降了一场凉快的雨露,好像喷泉从干枯的地里喷涌而出,然后如珍珠一般洒落在第一缕阳光幼稚的温柔之中;好像每天早晨地球和她的居民获得了新生,好像人类重新诞生在一种天真无瑕和天堂乐园般的无意识之中。但是,黎明的幻觉非常短暂,几乎是刹那即逝:太阳高高升起在空中,从纯洁的薄雾中透出光芒,将它耀眼高傲的光环炫耀般地展现开来,将它火辣辣的金色洒满大地;它充满上帝般的骄傲,统治着一天中这个短暂的时刻,而乌云已经聚集,阴沉沉

地向前推进，就像黑色幽灵组成的战斗方阵，令人恐惧地压上前来：深蓝黑色和深铅灰色的幽灵盖住了太阳，用白色的倾盆大雨碾压着大地。傍晚的暮色短暂，像一道又一道的绉绸黑纱降落下来，势不可挡。大地、自然界和生灵都变得忧郁愁闷，它们全都忘记了清晨那天堂般的欢乐时刻。白色的大雨像忧思的潮水，排山倒海般地哗哗直下；大路花园湿淋淋的，喝饱了如灌的洪流，一个个都像沼泽池塘和遭洪水淹没的草地，在暮色中闪着光亮。在这一片片水洼之上，一股寒冷鬼怪似的雾气在慢慢地蒸发，幽灵般的帷幕飘浮着，一栋栋寒气刺骨的住宅里稀稀拉拉点着几盏石蜡灯。石蜡灯烟雾缭绕，周围虫子成群，到处都有翅膀烧焦的飞虫在死去，这更增添了一份悲情，一种对户外险恶世界、对万能的乌云幽灵、对随着阵阵劲风悄悄从遥远未知世界赶来的浩瀚无际的极端恐惧，它们高似天堂，宽似天穹，与它们相抗衡，这些敞开的屋宇显得不堪一击，屋里的“囚犯们”尽管有着千年文明、科学技术和奔放的感情，却显得那么渺小那么软弱无力，渺小得就像蠕动的虫子，微不足道。那巨大的神秘从远方奔腾而来，玩着把戏，渺小的人们只能盼着它施舍怜悯。

此时，行政长官官邸后厅的部分石蜡灯已经点亮，莉奥妮·万·乌迪杰克正在里边轻声与西奥说话，尤丽普蹲坐在她的身边。

“这是胡说，尤丽普！”莉奥妮恼火地说。

“不，夫人，”女佣说，“我没有胡说，每天傍晚我都听见的。”

“在哪里？”西奥问。

“在屋后的无花果树丛里，在很高的地方，在顶端的树枝上。”

“它们是灵猫。”西奥说。

“不是灵猫，少爷，”女仆坚持说，“少爷，你这么说好像尤丽普不

知道野猫是怎样叫唤似的！‘喵，喵，’它们是这样叫的。我们每天晚上听见的是鬼叫声。是小孩在树上哭。小孩的灵魂，在树上哭！”

“是风声，尤丽普。”

“少爷，好像尤丽普听不出风声似的！‘呜，呜，’风声是这样的，然后树枝会摇晃。可这是小孩的哭声，在树顶枝叶间的哭泣声，那时树枝没有摇动。这是凶兆，少爷。”

“为什么会是凶兆？”

“尤丽普知道但不敢说。因为少爷肯定会生气。”

“别害怕，尤丽普，告诉我。”

“这是因为行政长官老爷。”

“为什么？”

“那天，在广场的夜市上，欧洲白人的夜市，在市政花园里……”

“嗯，那又怎么样呢？”

“这一天没有根据占卜选好日子。这天是个不吉利的日子……那口新的井……”

“那口新井怎么啦？”

“因为没有祭祀。所以没人使用那口新井。大家都从老井取水，尽管那里的水不太好。因为新井里浮起一个女人，她的胸口上鲜血直流……还有多蒂小姐……”

“她怎么啦？”

“多蒂小姐曾见过身着白色长袍的回教徒经过！那个白衣回教徒不是个好回教徒。他是个鬼……多蒂小姐见过他两次：一次在巴贾拉姆，一次在这里……快听！少爷！”

“什么？”

“你没听见吗？孩子的小幽灵在树顶枝叶间哭泣。这时没有风吧！你听，你听，那不是灵猫！灵猫发情时的叫声是‘喵呜喵呜’的！这些声音是小鬼的叫声！”

三人都倾听着。莉奥妮的身子更加靠近西奥。她的脸色看上去死一般苍白。宽敞的后厅里餐桌总是摆放好，在孤零零一盏昏暗的吊灯下延伸开去。水潭似的后花园在无花果树的黑影下波光粼粼，雨点啪嗒啪嗒，丝绒般的茂密树叶密不透风，一动不动。一种令人费解的、很难察觉的哭泣声就像受折磨的小精灵在高处抽泣，细声细气，神秘无比。那声音好像在天空中，也好像在无花果树顶端的枝叶间。那声音一会儿是短促的哭泣，一会儿是凄切的呜咽，像一个生病的小孩。再过一会儿是细声啜泣，像受折磨的女孩。

“这会是哪种动物呢？”西奥问。“是鸟呢还是昆虫？”

呜咽啜泣声非常清晰。莉奥妮脸色苍白，浑身颤抖。

“别害怕成这种样子，”西奥说，“它们肯定是动物。”

但是，他自己也面如土色，他们相互对视，她明白他也害怕。她紧紧抓住他的手臂，身体直往他身上靠。女佣蹲坐得更低了，她唯唯诺诺，好像认为所有命运都是难以解释的神秘。她不会逃跑。而这个白皮肤的男人和女人只有一个念头，逃跑的念头。突然，他们两人——给这个家庭带来羞辱的继母和继子——害怕了，心中只怀着恐惧，害怕会受到惩罚。他们不说话，相互默默无言，紧紧相拥着，理解对方颤抖的原因：他俩是东印度群岛这片神秘土地上的白人孩子，从童年起就呼吸着爪哇神秘的空气，不知不觉间听到这种模糊、鬼祟、渐近的神秘，像熟悉的音乐一般，一种他们未曾注意的音乐，仿佛神秘是一件习以为常的事情。当他们就这样浑身颤抖，面面相觑时，

起风了，风将那些小鬼魂的秘密带走了，也将小鬼魂带走了。树枝生气地摇晃着，又开始下雨了。一阵寒气随之而来，灌满了整栋房子；突然，一股风吹灭了石蜡灯。他们在黑夜里待了一会儿——莉奥妮不顾大厅是敞开的，几乎倒在她继子和情人的怀里，女仆匍匐在他俩的脚下。随后，她挣脱了继子的拥抱，挣脱了黑暗和恐惧的黑色压迫，冲进了倾盆大雨之中；风冷飕飕的，令人发抖，她摇摇晃晃地回到屋里，几乎要晕过去了。西奥和尤丽普尾随着她。中厅里点着石蜡灯。万·乌迪杰克的办公室敞开着。他正在工作。莉奥妮犹豫不决，与西奥站在一起，不知如何是好。女佣小声嘟哝着离开了。就在这时，莉奥妮听见“飕”的一声，一块小石子穿过长廊，落到了某个地方，她尖叫了起来；隔着长廊和办公室的屏风，万·乌迪杰克正在书桌前办公；莉奥妮忘记了所有的警惕，再次一下投入西奥的怀抱。他俩拥抱着浑身颤抖。万·乌迪杰克听见莉奥妮的尖叫声，起身从屏风后面走了出来。他眨巴着眼睛，好像是工作太累了。莉奥妮和西奥清醒了过来。

“什么事，莉奥妮？”

“没啥事。”她说。她不敢告诉他小鬼或小石子的事，担心潜在的惩罚。

她和西奥像罪犯似的站在那里；两人脸色苍白，浑身发抖。万·乌迪杰克的思绪还在工作之上，他并没有注意到任何异常现象。

“没什么事，”她重复道，“这块地席的边缘磨损后翘了起来，我差点绊了一跤。不过，我有点事想告诉你，奥托。”

她的声音在颤抖，但是他听不出来，他既没看见她所做的事，也没听见她所说的话，他依然在考虑文件中的事情。

“什么事?”

“尤丽普说仆人们希望进行祭祀,因为新井挖掘的地方……”

“已经挖了两个月的那口井?”

“他们不用那口井里的水。”

“为什么不用?”

“他们迷信,你知道吗?除非做过祭祀,否则他们不会用那里的水。”

“那么必须马上做。他们为什么不叫卡里奥问我?我自己不可能想到所有那些扯淡的事。否则我早就给他们祭祀了。现在好像饭后吃芥末一样,那口井已经建了两个月了。”

“这也会成为一件好事的,爸爸,”西奥说,“你是了解那些爪哇人的,只要没有祭祀,他们是不会使用那口井的。”

“是的。”万·乌迪杰克说着,很不情愿地摇摇头。“现在进行祭祀实在难办。要是在当时做,我会很乐意的。可现在已过去两个月了,太荒谬了!他们应该在当时向我提出。”

“奥托,求你了,”莉奥妮恳求道,“我们就给他们做一次祭祀吧。你做了我会很高兴的。”

“妈妈半真半假地答应过尤丽普了。”西奥轻声支持。

他们像两个请愿者一样站在万·乌迪杰克面前,浑身颤抖,脸色苍白。万·乌迪杰克疲惫不堪,心里还在想着那份文件,尽管他很少拒绝妻子的请求,可一时脑筋就是转不过弯来。

“不行,莉奥妮,”他坚决地说,“没把握的事情,你根本不应该做出许诺。”

他转身走了,绕过屏风,坐下继续工作。

莉奥妮和西奥，母亲和继子，面面相觑。慢慢地，毫无目的地，他们回到前厅。潮湿、滴着雨水的黑暗在前厅粗大的柱子之间飘动。他们看见一个白色的影子穿过水汪汪的花园走了过来。他们吓了一跳，现在他们害怕一切，见到任何一种形状的东西，他们就会想到惩罚；只要他们留在被他们羞辱了的家里，这种念头就会像一种奇怪的东西追赶他们。但是，当他们更加仔细地看了看，发现那是多蒂。她回家了，她说她一直跟伊娃在一起。事实上，她一直在跟埃迪散步，下雨的时候，他俩在村里躲雨。她的脸色十分苍白，浑身颤抖。但是在黑暗的厅里，莉奥妮和西奥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多蒂也没有注意到继母和西奥的苍白脸色。她颤抖是因为在花园里——埃迪送她到门口——有人朝她投石子。那一定是某个厚颜无耻的爪哇人干的，他仇恨她的父亲、他的房子和院子。但是，在黑暗的廊亭里，她看见继母和哥哥肩并肩静悄悄地坐着，好像处于绝望之中，她突然感到——她不知道是何原因——投石子的不是厚颜无耻的爪哇人……

她在他们身边坐下，默默无言。他们朝外观望着潮湿黑暗的花园，沉沉的夜幕笼罩着它，好像是长着翅膀的巨大蝙蝠。默默无声的忧思像灰色的暮光在肃穆的白色柱子之间飘浮，三个人——多蒂独自一人，继母和继子坐在一起——都吓得灵魂出窍，都被即将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奇怪事情压得喘不过气来……

第二十六章

尽管焦虑万分，但他俩却更加相互寻求安慰，感到此时此刻他们已被牢不可破的纽带联系在了一起。下午，他会偷偷溜进她的房间；他们沉浸在疯狂的拥抱之中，一直紧紧相拥着。

“那一定是胡扯，莉奥妮。”他低声说。

“是胡扯，可那声音又是什么呢？”她低声回应。“毕竟我听到了那呜咽声，听到了石子飞过来‘嗖’的声音。”

“那又怎么样呢？”

“什么？”

“也许那是某样东西……比如某样我们没法解释的东西。”

“可我不相信！”

“我也不相信……只是……”

“那又怎么样呢？”

“那……那不是因为我们！”他低声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尤丽普是这样说的。那是因为爸爸！”

“太荒唐了……”

“我也不相信那些胡说八道。”

“那哭泣的声音……像动物。”

“那石子……可能是仆人投掷的，某个胡思乱想的人……或者某个被收买的人……”

“收买？被谁收买？”

“被……被亲王……”

“嗨，西奥！”

“尤丽普说那呜咽声来自亲王府……”

“什么意思？”

“他们想折磨父亲……”

“折磨他？”

“因为雅迪吉瓦亲王被解除了职务。”

“尤丽普那样说了？”

“不，是我说的。尤丽普说亲王有着超自然的神秘力量。那当然是胡说八道。那家伙是个无赖。他收买了人民……来骚扰爸爸。”

“可爸爸没注意任何异常现象……”

“是的……但我们也不能告诉他……这是最好的办法……我们必须不理它。”

“那个白袍回教徒，西奥，多蒂说见过两次的那个……他们在万·赫尔德伦家里玩‘桌转灵’的时候，艾达也看见他的……”

“噢，当然是亲王的另一个同谋！”

“对，我想这是真的……但这仍然很可怕，西奥……我真怕死了！”

“因为那些胡扯？别往心里去！”

“如果真的有事，西奥……那也与我们毫无关系！”

他哈哈大笑。

“还会有什么荒唐事？会与我们有关吗？我告诉你，这是亲王的恶作剧……”

“我们不该再见面了。”

“不，不，我爱你，我为你都快发疯了！”

他疯狂地吻她。他俩都害怕了。但是，他口气很硬：

“别担心，莉奥妮，别那么迷信。”

她轻声在他耳边说了个故事。他的脸色顿时变得苍白。

“莉奥妮，胡说八道！”

“这里真会发生奇怪的事情……如果他们把某件属于你的东西埋葬起来，一块手帕或者一绺头发，他们就能——轻易地运用巫术——使你生病，日渐消瘦，甚至死亡……医生都说不清那是什么病……”

“胡说八道！”

“这是真的！”

“我不知道你会这么迷信！”

“我以前从没想到过这种事情，但是，最近我想起来了……西奥，会有事吗？”

“啥事没有……只有亲吻。”

“别这样，西奥，别这样；安静些，我怕死了……时间很晚了。天黑得那么快。爸爸已经起身了，西奥。现在快走！西奥……走化妆室。我想快点洗个澡。近来，天一黑我就害怕。雨天没有暮色。夜

晚来得特别快……那天,我没有叫仆人拿灯到浴室里……天已经非常黑了……五点半……两只蝙蝠在屋里四处乱飞。我吓坏了,担心它们会缠住我的头发……轻声点,那是爸爸吗?"

"不,那是多蒂。她在逗弄她的风头鹦鹉。"

"快走,西奥!"

他穿过化妆室,走进花园。她起身,在莎笼外套上了一件和服,并在腋下松松地系了个结,然后高声召唤尤丽普。

"端洗澡水!"

"夫人!"

"你在哪里,尤丽普?"

"在这里,夫人!"

"你在哪里?"

"在这里,就在花园门外面,夫人……我正在等待。"仆人说,她话中有话,意思是她正在等西奥离开。

"老爷起来了吗?"

"起来了……洗过澡了,夫人。"

"那么,把我的东西拿来,在浴室里点上那盏小灯……昨天玻璃灯罩碎了,没有点灯……"

"老爷从来不习惯点着灯洗澡……"

"尤丽普……今天下午……发生了什么事吗?"

"没有,一切都很安静……不过,天一黑……所有仆人都很害怕,夫人,厨师说她不在这里干了……"

"啊呀,她真麻烦!……尤丽普,跟她说,我答应给她五个荷兰盾……作为礼物……如果她继续干下去……"

"男管家也吓坏了，夫人。"

"啊呀，真是麻烦！……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麻烦，尤丽普……"

"是的，夫人。"

"我总能很好地安排事情……可是，这些事情……"

"我们又能怎么办呢，夫人？……这些事情比男人还厉害……"

"那真的会是灵猫吗？……真的有人投石子吗？"

"不知道，夫人！"

"那好，把我的东西拿来……别忘了点灯……"

女仆离开了房间。黄昏在大雨的掩护下已经浇遍大地。这处阔大的宅院在巨大无花果树丛和夜幕的掩映下静得像死一般。灯还没有点亮。前厅里，万·乌迪杰克穿着睡衣独自坐在藤椅里喝茶。花园里，稠密的阴影像无形的丝绒窄条从树丛中沉重地投射下来。

"管灯的！"莉奥妮高声呼唤。

"什么事，夫人？"

"快来，把灯点上！为什么这样慢吞吞的？先把我卧室里的灯点上……"

她朝浴室走去，途经一长排储藏室和佣人的房间，这排房间从后面隔离了花园。她抬头看着无花果树丛顶部的树枝，她刚才听见上面有小鬼哭泣。树枝纹丝不动，一点风也没有，空气又闷又热，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看样子要下暴风雨，雨水沉重得都落不下来了。尤丽普正在点亮浴室里的小灯。

"东西都拿来了吗，尤丽普？"

"是的，夫人。"

"你没忘记那个装着白色香水的大瓶子吧?"

"是不是这个,夫人?"

"对,就是它……还有,以后给我一块更软些的毛巾擦脸。我总是提醒你给我一块软一点的毛巾,我讨厌这些粗毛巾……"

"我去取一块。"

"不,不用了!留在这里,在门口坐下。"

"是,夫人。"

"你得请个铁匠来把钥匙检查一下。我们没法锁上浴室的门……这真是糟糕,要是有人来怎么办?"

"我明天就去办。"

"记住,别忘了。"

她关上了门。女佣在关闭的门外蹲着。对于生活中遇到大大小小的事情,她都耐心顺从,除了忠于女主人,她啥也不知道;女主人送她漂亮的莎笼,只要她需要,女主人还会经常预支工资。

在浴室里,那盏镍灯发出微弱的光芒,照在潮湿的绿色大理石地面上,照在四角方方的水泥水池里充溢的水面上。

"我想我要早点洗了。"莉奥妮心想。

她脱去和服和莎笼,赤裸裸地照着镜子。她的身体柔软雪白,女性的曲线优美动人,这是个醉心情爱的女人。她那金色的秀发金光闪闪,珍珠似的光泽从肩膀流向酥胸,消失在她小小圆圆的乳房之间。她撩起头发,欣赏着自己,打量着自己,查看是否出现了皱纹;她感觉到自己的肌肤相当坚实。半边臀部弯弯地鼓了出来,那是因为她将身体的重量落在了一条腿上。在灯光的映照下,修长的曲线柔和地延伸:大腿、膝盖,渐渐消失在足弓处。可是,当她这样站着沉浸

在自我陶醉之中时，突然一惊：她原来只是想匆匆洗个澡的。她迅速将头发系成一个结，周身抹上了肥皂泡沫，端起水勺，将水浇向全身。水形成长长的光滑的水流流向她的身体，她像大理石一样闪闪发光，肩膀、乳房、臀部在小灯光线的照耀下光闪闪亮晶晶。她想洗得更快一点，便抬头看着窗户，看看蝙蝠是否又飞起来了……对，以后她要早一点洗澡。此时外面已经天黑了。

她用粗糙的毛巾急急忙忙擦干自己的身体，然后很快给全身抹上总是由尤丽普准备好的白色润肤油，那保持青春年华、体态轻盈、柔韧白皙的灵丹妙药。正在这时，她发现自己大腿上有一个小红点。她没有介意，以为一定是水里的什么东西，一小片叶子，一只死虫子。她想用手将它抹去。但是，正当她擦拭自己的时候，她看见胸前有两三个稍大的红点，一个是朱红色的。她突然浑身冰凉，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实在是搞不懂。她又擦了一遍身子，用毛巾擦拭红点处，结果留下了污血一般的痕迹。她全身颤抖不已。突然，她发现那些红点来自浴室的角落——她看不清是什么东西——起先是小的，然后大一些，好像是从垂涎的口中吐出蒌叶汁。她吓得浑身冰凉，尖声叫了起来。那些怪物吐出的污物变得越来越稠，越来越多，像紫色的污泥朝她喷来。她的身体被污染了，弄得污秽不堪，流淌着红色的污物。还有一只怪物朝她身后喷吐……

黏滑的吐液在绿白色的地面上滑动，漂浮在尚未溢出的洗澡池水之上。污物溶解开来，弄脏了整池的洗澡水。她浑身上下一片通红，污秽不堪，好像被污秽的朱红色所羞辱，隐形的蒌叶汁喷嘴用力咳吐着，从房间的四面八方向她喷吐，瞄准她的头发、她的眼睛、她的乳房、她的下腹。她尖声呼叫，拼命地叫喊，被眼前发生的事情弄疯

了。她一下子冲到门前，试图将门打开，可是门把好像坏了。门没有锁，也没有上栓。污液继续朝着她的背上喷射，红色的粘液从她的臀部滴挂下来。她尖声呼唤尤丽普，听见尤丽普在门外又推又拉。

门终于开了。她绝望而疯狂地投向女仆的怀抱，全身赤裸，肮脏不堪。仆人们纷纷奔跑过来。神志不清的她看见万·乌迪杰克、西奥和多蒂从后厅赶过来。她浑身上下一丝不挂，眼睛瞪得大大的，充满恐惧。并非因为赤身裸体而感到羞愧，而是因为浑身肮脏不堪而无地自容。女仆从门把上迅速扯过那件也被弄脏的和服，一下子裹住了她的女主人。

“离我远点！”莉奥妮绝望地高声叫喊，“别靠近！”她疯狂地尖叫。“尤丽普，尤丽普，带我到游泳池去！点灯，点灯……去游泳池里！”

“发生什么事啦，莉奥妮？”

她什么也不想说。

“我……踩到……一只……癞蛤蟆！”她尖叫。“我怕……生……皮疹！……别再靠近！我光着身子呢！……走开！走开！……拿灯，拿灯……快拿灯，我说了，拿到游泳池去！……不，奥托！走开！走开！你们都走开！我光着身子呢！走开！拿……灯……来！”

仆人们在四处奔走。他们有人拿了一盏灯，来到游泳池。

“尤丽普！尤丽普！”

她紧紧抓住她的女佣。

“它们朝我……喷吐……用蒌叶汁！……它们喷……我……用蒌叶汁！……它们喷我……用蒌叶汁吐我！”

“嘘，夫人！……跟我走……到游泳池去！”

“帮我洗洗身子，尤丽普！……尤丽普，我的头发，我的眼睛！啊呀，上帝啊，我嘴里都能尝到它的味道！”

她绝望地抽泣；女仆拖着她走去。

“尤丽普！先看看……去仔细瞧瞧……它们是不是也在喷……在游泳池里！”

女仆浑身颤抖着走入游泳池。

“没有什么，夫人！”

“那就快一点，尤丽普，帮我洗澡，洗洗我。”

她甩掉和服。她美丽的身体在灯光下显露了，看上去似乎被污血弄脏了。

“尤丽普，快帮我洗洗……不，别用肥皂，用水就可以了！……别让我独自一人留下！尤丽普，帮我洗一洗这里，好吗？……把和服烧了！尤丽普！”

她潜入泳池，疯狂地来回游动；女仆半裸着随她潜入水中，给她洗澡。

“快，尤丽普！快一点，这些地方真是糟糕透了！……我吓死了！很快……它们也会在这里喷吐的……接下来在卧室里，尤丽普！……高声叫，别让任何人待在花园里！我不穿那件和服了！快，尤丽普！叫人走开，我要出泳池！”

女仆用爪哇语高声呼叫，让人们离开花园。

莉奥妮浑身滴着水珠，从泳池中出来，浑身上下一丝不挂，湿漉漉的，飞快跑过仆人们的房间，女仆跟在她的身后奔跑。屋子里，万·乌迪杰克都快急疯了，他也朝她飞奔而来。

“走开,奥托！别烦我！我……赤身裸体呢!”她尖叫。

她冲进自己的卧室,尤丽普跟在她的身后,锁上了所有的门。

花园里,仆人们挤在一起,站在游廊斜坡式的房檐下,紧靠着主屋。雷声轻轻地沉闷地响着,一场雨开始悄悄地落了下来。

第二十七章

莉奥妮惊魂不定，发高烧连续几天卧床不起。拉布旺吉的人们说，行政长官的官邸闹鬼了。每周一次在市府广场举行的聚会上，乐队演奏，孩子和年轻人在石头的广场上跳舞；席间，人们窃窃私语，谈论在行政长官官邸发生的怪事情。人们问了兰卓夫医生许多问题，但他也只能告诉他们行政长官告诉他的那些事，以及万·乌迪杰克夫人告诉他的那些事：万·乌迪杰克夫人在浴室里被一只特大的癞蛤蟆吓着了，她踩到那只癞蛤蟆后绊倒了。仆人们说出了更多的情况，可是如果有人说起投掷石子，喷吐蒌叶汁，其他人就会哈哈大笑，说这都是女佣们瞎编的。所以没有一种确定的说法。然而，从泗水到巴塔维亚，全国的报纸都刊登了猎奇的短文，这些文章根本没把事情说清楚，反而做出了许多猜测。

万·乌迪杰克没有与任何人讨论过此事，包括他的妻子、孩子、下属或者仆人。但他从浴室出来时，脸色死一般苍白，眼神惊恐万分。他一声不吭回到屋里，设法振作起精神，所以没人注意到他有任何变化。随后，他与警察局长谈了话。行政长官官邸隔壁是一片旧

坟地。从现在起有人日夜看守,浴室的外墙也有人把守。这个浴室从此就不再使用;万・乌迪杰克一家换用为客人准备的浴室。

万・乌迪杰克夫人身体一恢复就去了泗水,与朋友住在一起。她没有再回来。她没给万・乌迪杰克打个招呼,就悄悄地让尤丽普收拾好她的衣服以及所有她喜欢的小玩意,一箱一箱地运到泗水。有一天,万・乌迪杰克碰巧去她的卧室,突然发现莉奥妮的卧室里除了家具已经空空如也。她的化妆室里也少了数不清的东西。他没有注意到她们运过箱子,不过现在他明白,妻子不会再回来了。他取消了他的下一次招待会。时值十二月,雷内和里卡斯即将从巴塔维亚回来过圣诞节,要待上一周或十天时间。他取消了孩子们回来度假的计划。接着,多蒂应邀去巴贾拉姆度假,住在德卢斯家里。尽管出于纯血统荷兰人的本能,万・乌迪杰克不喜欢德卢斯一家,但他还是同意了。他们家喜欢多蒂,多蒂在那里比在拉布旺吉过得愉快。他曾希望女儿不要融入东印度群岛,但现在他放弃了。西奥也离开了。他借助莉奥妮对泗水商界大亨的影响,突然在一家进出口公司找到了一份薪水丰厚的差事。

万・乌迪杰克独自一人留在他那栋大房子里。因为厨师和管家已经逃跑,埃尔德斯马和伊娃经常请他过去吃午饭和晚饭。他从来没有在就餐时提及他家的事情,埃尔德斯马福夫妇也从来不谈起此事。当他与埃尔德斯马讨论与秘书有关以及与万・赫尔德伦讨论与审计官有关的机密事宜时,这两个下属从来不提此事,好像它是一桩官方的秘密。警察局长过去习惯每天作简短的报告——没发生任何特别事件,或者发生了一起火灾,有人受伤了——现在开始做长篇秘密报告,并且关闭办公室的门窗,以防止外面的仆人听见。渐渐地,

所有佣人都跑光了，在晚上带着他们的家小和财产偷偷离开，只留下肮脏不堪空空如也的屋子。他们甚至不留在行政区内。万·乌迪杰克放他们逃跑。他只留下卡里奥和一些贴身男仆；每天让囚犯们照料花园。所以，从外表上看，行政长官的官邸没有任何变化。但是，在屋里，一切都无人照管，家具上积起了厚厚的灰尘，白蚂蚁吞噬了地毯，到处可见霉菌和潮湿的水迹。行政长官从不到官邸的四处查看，他只是生活在他的卧室和办公室里。他的脸上开始显露出忧郁的神色，苦涩、寡言、疑心重重。他比以前更加努力地工作，迫使他的下属比以前更加勤奋，好像他只想着拉布旺吉的利益，其他什么也不考虑。在他那种孤独的境况中，他没有朋友，也不寻找任何朋友。他用他的肩膀、他的脊梁独自承受着一切，随着年岁的增长，他的背也驼了，家庭的重负将它压弯了，而这个家庭正在被毁灭。在一系列奇事发生的过程中，他的家庭生活破碎了，他的警察、他的警卫、他个人的警惕性以及他的秘密特工都没有事先察觉。他没有察觉任何事情。没有任何人告诉他。没有任何人破解出任何一件怪事。

奇怪的事情在继续发生。一块大石头砸碎了一面镜子。他平静地将碎玻璃清扫干净。从本性上说，他是不相信超自然的事件的，也从来没有相信过。私下里，他因为发现不了罪犯或找不到答案而火冒三丈。但他就是不信这个邪。当他发现自己的床被弄脏了的时候，他不相信，卡里奥蹲在他的脚边，发誓他确实不知道床是怎么弄脏的。当他听见烦心的锤击声敲个不停，他还是不相信。可是，他的卧床是被弄脏了，他的玻璃的确被砸碎了，不停的锤击声也是个事实。他小心谨慎地调查了这些事件，就好像在调查刑事案件一样，可是没有查出任何线索。他依然不动声色，继续保持与欧洲和当地官

员、亲王的交往。没人议论他的行为举止。傍晚，锤击声依然不绝于耳，他无所畏惧，继续伏案工作；夜幕轻柔地降落在花园里，一片迷离。

在屋外的台阶上，男仆们挤在一起。倾听着，窃窃私语，战战兢兢地远望着他们的主人，主人皱着眉头，集中精力，坐着奋笔疾书。

“他没有听见锤击声？”

“听见的，当然听见的，他又不是聋子！”

“他一定听见的。”

“他认为他能通过警卫发现原因。”

“他们从雅迪吉瓦调遣军队过来了。”

“从雅迪吉瓦！”

“对。他不信任这里的警卫。他已经写信给少校先生了。”

“让他派军队？”

“对，军队正在开过来。”

“看，他在皱眉头！”

“我吓坏了。如果不是迫不得已，我根本不敢待在这里。”

“我不怕，只要他在这里，我就会待下去。”

“对……他很勇敢。”

“他很倔强。”

“他是个勇敢的人。”

“可是他弄不清这件事的真相。”

“对，他弄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以为是老鼠在作怪呢。”

“对，他派人上楼去找老鼠，在屋顶底下寻找。”

"这些荷兰人啥也不懂。"

"对,他们不明白。"

"他抽烟很多。"

"对,一天十二根雪茄烟。"

"他不太喝酒。"

"对……只在傍晚喝点威士忌加苏打水。"

"过一会儿他就要召唤给他送了。"

"没人愿意跟他待在一起。"

"对。其他人都明白这一点,他们都离开了。"

"他很晚才睡觉。"

"对,他工作很努力。"

"他晚上从来不睡觉,只在下午休息。"

"看,他在皱眉头。"

"他一刻不停地工作。"

"仆人!"

"他在召唤!"

"先生?"

"端威士忌苏打水来!"

一位男仆起身去取饮料。他把一切都放在附近,放在客厅的厢房里,那样可以免得穿越整个房子。其他男仆更紧地挤在一起,继续低声议论。月亮穿过云层,照亮了整个花园和池塘,仿佛罩上了一层潮湿的迷雾,静悄悄的,十分迷人。那位男仆调好了饮料回到办公室,蹲着将它递给行政长官。

"放下。"万·乌迪杰克说。

男仆将玻璃杯放在办公桌上，蹑手蹑脚地离开。其他仆人在窃窃私语。

“仆人！”过了一会儿万·乌迪杰克高声喊道。

“先生？”

“你在杯子里放了什么？”

那人浑身颤抖，在万·乌迪杰克脚边往后退缩。

“先生，那不是毒药，我发誓，我拿性命担保，否则我不得好死。我没法子，先生。你踢我吧，你杀了我吧，我没办法，先生。”

玻璃杯的饮料呈暗黄色。

“再给我弄一杯，在这里调！”

男仆浑身颤抖着离去。

其他男仆紧紧地挤在一起，透过汗水淋淋的号衣，都能感觉到他人身体的存在，他们恐慌地注视着。月亮从云层里穿了出来，像一个调皮的仙人微笑着显露嘲弄之色；它那潮湿而迷人的银色光亮洒满了宽阔的花园。远处，从花园的背阴处传来一阵悲哀的哭声，仿佛有个小孩正在被掐死。

第二十八章

“夫人，你好吗？你的情绪好点了吗？今天你是否多喜欢一点东印度群岛了？”

他的话伊娃听来很受鼓舞。八点左右，伊娃看见他穿过花园过来进晚餐。他的语调平和，但不过是一种愉快的问候，他已经在办公室辛苦工作了很长时间，见到一个漂亮的女人当然很高兴，而且他马上就要与这个女人一起共进晚餐了。她内心充满了惊讶和钦佩。没有一点迹象表明这个男人待在被人遗弃的房子里，整天受到各种各样奇怪和不可理喻的事件的困扰。他宽宽的前额上几乎没有一点点垂头丧气的影子，他宽厚微驼的脊梁上也没有一丝焦虑，浓密的八字须下快乐的微笑依旧。埃尔德斯马走上前来，伊娃从他的问候和握手的用劲程度中感悟到一种心照不宣的理解和共同拥有的信任。万·乌迪杰克喝着杜松子苦艾酒，举止相当正常。他谈起了妻子的来信，说莉奥妮也许会去巴塔维亚，说雷内和里卡斯正在波连昂格[1]

① 爪哇西部一地名。

与朋友待在一起,他朋友在那里有一个种植园。万·乌迪杰克没有说为什么他的家人没有跟他一起住,为什么他的家人和仆人全都离他而去。在圈内亲近的人员中,大家现在都一天两次欢迎他去进餐,但他从来没有提及这一点。尽管伊娃没有提出任何问题,但是这件事使她特别紧张。现在她如此接近这栋房子,这栋闹鬼的屋子,她每天从远处都能看见它的立柱;立柱穿过茂密的绿树丛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日复一日,她变得越来越忐忑不安。仆人们整天在她身边周围悄悄议论,鬼鬼祟祟地窥视那栋闹鬼的行政长官官邸。晚上,她难以入眠,看看她能否听见什么奇怪的声音,比如小孩的哭泣声等。热带的夜晚充满各种各样的声音,它们能使她在梦中惊醒。透过青蛙求雨的急迫叫声:雨!雨!更多的雨!呱!呱!呱!她听见了成千上万种鬼魂的声音,它们使她无法入睡。所有热带壁虎都像神秘的钟表一样,有规律地发出声响。

她整天都在想这个问题。她的丈夫埃尔德斯马却闭口不谈,但是,当她见到万·乌迪杰克来吃中饭或晚饭的时候,她得咬住自己的舌头以忍住不开口问他。他们的对话涉及各种各样的事情,但从来不谈那些奇怪的事。午餐以后,万·乌迪杰克又一次穿行在他的院子里。十点钟,她见他又一次消失在那座闹鬼花园的树阴之中。每天傍晚,他都镇静地回府,穿过迷人的夜色,回到他痛苦的、被众人遗弃的官邸里。他的仆从和卡里奥挤在一起,蹲坐在他办公室的外面。他一直工作到深夜,从来不抱怨。他通过卫戍区小心翼翼地进行着各种调查,但是,没有一件事情真相大白。令人不可思议事情在密不透风的神秘中继续发生。

“夫人,你觉得今晚的东印度群岛怎么样?”

他的问候总是那样诙谐有趣，每次，她都非常欣赏他的气度。勇敢，男子汉般的自信，确信自己的学识，确信自己的判断，所有这一切都在他的嗓音中回荡。尽管他一定感到非常凄惨——他是个非常喜欢家庭生活的人，一个冷静实际的人——因为在这栋房子里，他妻离子散，莫名其妙的事情不断发生，但是，他永不疲倦，精力充沛，办事干练，没露出一点点疑惑或沮丧的样子。他走他的路，做他的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勤奋；他继续着他的调查。在伊娃家就餐，他总是兴致勃勃，谈笑风生；谈论职务晋升，谈论殖民政治，谈论让来自荷兰一窍不通的门外汉管理东印度群岛的新做法。他谈得轻松自如，活泼愉快，但毫不自吹自擂，伊娃对他越来越钦佩。伊娃是个敏感的女人，她着了迷，变得焦虑不安。有一次，一天傍晚，她与他一起散一会儿步，她问他是否事情不那么糟糕了，是否他离不开他的官邸，也没法作长时间的旅行……她看见，听到这些问题后，他的脸色黯然了。可是他依然客气地做了回答，说事情没那么糟糕，尽管还没法对它们做出解释，但他肯定能把这些恶作剧弄个水落石出。他补充说，他真应该外出旅行，可是他不能，因为他不想给人一种印象：他在逃跑。随后，他轻轻按了按她的手，让她不要为这些事担忧，别去想它们或者议论它们。这最后的一些话语听起来像是友善的告诫。她又一次按了按他的手，眼睛里满是泪水。她目送着他离去，步伐镇静坚定，消失在他家花园的夜幕之中；那里，迷人的夜色中掺进了青蛙求雨的呱呱叫声。这样站着，使她不寒而栗，她急忙回到屋里。她感到她的房子，她自由自在的房子，小而开敞，无法抵御东印度群岛宽广的夜色，这种夜色可以从任何一个角落进入她的家。

伊娃不是唯一受一系列神秘事件困扰的人。这些难以解释的神

秘事件压抑着拉布旺吉整个城镇，因为这些事与人们每天的生活如此不协调。每家每户都在议论，但只是窃窃私语，以免孩子受到惊吓；按行政长官的说法，别让佣人们知道爪哇的巫术给欧洲人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恐惧和忧郁使每个人胆战心惊，忧虑重重，在黑暗中倾听充满各种声音的夜晚。这种恐惧在镇上流传，整个镇子似乎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深地隐藏在它各处花园的绿树丛中，似乎在这些湿润的暮色之中，它能完全隐蔽起来。镇子变得乏味、寂静，它在神秘面前屈从低头。

万·乌迪杰克认为该是采取强有力措施的时候了。他给负责指挥雅迪吉瓦卫戍区的少校写信，希望派遣一个连的士兵，一名上尉和两名中尉。那天晚上，众军官、行政长官和万·赫尔德伦一起在埃尔德斯马家里就餐。他们匆匆吃完了饭，伊娃站在花园门口，看着他们所有人——行政长官、秘书、审计官以及四名军官——一起走进那栋闹鬼的黑暗花园。官邸四周已经被隔离，住宅被包围，毗邻的教堂墓地也被看管了起来。只有男人们走进了浴室。

整个晚上他们都呆在浴室里。整个晚上官邸的庭院和房子都保持关闭状态，四周有人把守。大约早晨五点，他们从浴室里走了出来，径直走向游泳池，在那里洗了澡。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守口如瓶，但是他们度过了一个可怕的夜晚。那天早晨，浴室被推倒了。

他们都答应万·乌迪杰克不谈那天晚上的事，埃尔德斯马也许诺不告诉伊娃任何事情，万·赫尔德伦不告诉艾达。军官们也闭口不谈，悄悄地回雅迪吉瓦去了。他们只是说，那天晚上令人难以置信，但没有人会相信他们的说法。最后，一名年轻中尉透露了一点他冒险的情形。消息就这么传播开了——吐蒌叶，投石子；当他们用宝

剑和军棍敲击时，地板拱了起来；更有甚者，在水里发生了难以启齿的可怕事情。此后，每个人添油加酱；当故事传到万·乌迪杰克耳朵里时，他几乎难以相信这些便那天晚上所发生的可怕事件，因为即便不添加任何花絮，那事情已经够可怕的了。

与此同时，埃尔德斯马写了一份报告，叙述了他们共同在浴室守夜的事情，每个人都在这份未必确实的报告上签了名。万·乌迪杰克亲自将这份报告送到巴塔维亚，将它交给了总督。打那以后，这份报告就在政府的秘密档案里睡起了大觉。总督建议万·乌迪杰克回荷兰作短暂休整，并向他保证，这次休假不会影响他晋升一级行政长官，而且任命几乎马上要宣布了。然而，万·乌迪杰克拒绝了这番好意，回到了拉布旺吉。他唯一做出的让步就是允许自己搬进埃尔德斯马的家，在行政长官官邸被彻底清洁以前，住在那里。不过国旗将继续在行政长官的官邸飘扬。

从巴塔维亚回来以后，万·乌迪杰克经常在公务活动中遇见苏纳里奥亲王。他继续与亲王保持严肃和正式的关系。接着，他简短会晤了亲王，随后又会见了他的母亲王太后。两次谈话都没超过二十分钟，不过，会晤中的寥寥数语却非常重要。

因为那些奇怪的事情停止了。当官邸的每一个角落都在伊娃的监督下被打扫干净并修缮完毕时，万·乌迪杰克强迫妻子莉奥妮回来，因为他希望在元旦举行一次盛大的舞会。早晨，行政长官接见了所有欧洲和当地的官员。傍晚，客人们从全镇的各个角落涌来，走进灯火通明的回廊，他们非常好奇，本能地环顾和仰望四周。当每个客人手中都接到香槟酒时，万·乌迪杰克取来一杯香槟，故意打破常规礼节，亲自将酒递给亲王。他用严肃轻责，带着幽默的取笑的口气说

了下面的话，这些话立刻被大家记住并且四处流传，连续数月在整个拉布旺吉反复传播。

“亲王，请您轻松饮用。我敢以我的名誉担保，除非是意外或大意，我的官邸是不会再打破玻璃杯了。”

他之所以能这样说，是因为他知道这一次他非常强大，是隐藏的力量所无法比拟的。作为一个官员、一个荷兰人和一个男人，他有着纯朴的勇气。

但是，在他饮酒的时候，亲王凝视的目光中闪过一丝非常淡然的讥讽，暗示这一次隐藏的力量并没有被征服，它依然保持神秘，对于目光短浅的欧洲人来说，它将永远是不解之谜。

第二十九章

拉布旺吉复活了。人们一致赞成不与外人讨论那些奇怪的事情。他们懂得,没人会相信他们拉布旺吉人相信的事情。这个省城在经历了神秘事件的压抑之后又一次复活了。在那令人难以忘怀的数周里,人们战战兢兢,而现在他们似乎正在摆脱所有的困惑。宴会接着宴会,舞会接着舞会,还有音乐会和文艺演出。每个人都敞开家门款待朋友,寻欢作乐,只为要在经历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噩梦之后,再次感受正常和自然。人们非常习惯正常的生活,习惯东印度群岛宽裕的铺张的物质生活——美味佳肴,冰镇饮料,宽大的卧床,宽敞的住房,对于居住在东方的欧洲人来说,这一切代表物质上的奢华——这些人又一次经受洗礼,洗去噩梦,对奇怪事件不再相信。如果真的谈起来,他们就称其为"弄不懂的魔术"(行政长官也应和这种说法),或者是"亲王的把戏",因为他与这些事件有关联是可以肯定的。还可以肯定是,行政长官用某种可怕的后果威胁过亲王和他的母亲;如果奇怪的事件不停止,那么就会发生可怕的事件。从那以后正常的秩序恢复了,这也是肯定的。所以,这就像魔术一般。他们

感到羞愧，因为他们曾轻信谣言，胆小怕事，被看似神秘的事情吓得浑身发抖，而实际上那只是些聪明的小把戏。所有的人又都能自由呼吸了，他们想要兴高采烈；于是宴乐不停。

在尘埃落定之后，莉奥妮忘却了被万·乌迪杰克强召回的烦恼，也决心忘却她身体上的红色污物。但是，在她的心头依然残留着某些恐惧。现在，她只在下午早些时候沐浴。提前到了四点半，在新建的浴室里洗澡。她的第二个浴室总有点那么不够称心如意。现在，西奥在泗水找到了一份工作，她摆脱了他；这也是因为恐惧的结果。她无法摆脱这种困扰：妖术威胁着要惩罚她和西奥，惩罚她们母子两人，因为他们给家庭带来了羞辱。她那变态幻想中的浪漫一面，她那充满小天使和丘比特的玫瑰梦，与这种想法是一致的。不管西奥说什么，她的恐惧、她所怀有的悲剧般的珍贵情怀都要她这样做。她将不再继续这种关系。这使西奥火冒三丈，因为他疯狂地爱着她，无法忘却在她的怀抱里的那种无耻的愉悦。但是，她坚决拒绝了他，说出了她的恐惧，说她可以肯定，如果他俩，他与父亲的妻子，继续相恋，那么可怕的巫术又将显灵。西奥在拉布旺吉度假的一个星期日里，莉奥妮的一番话让他气得脸红脖子粗。他生气是因为她的拒绝、并以母亲般的态度对待他。他完全意识到莉奥妮见埃迪越来越频繁了，她经常待在巴贾拉姆。埃迪在社交聚会上与莉奥妮跳舞，在音乐会上埃迪在行政长官的包厢里身体紧倚着莉奥妮的椅子。的确，埃迪对莉奥妮不忠，那是因为只爱一个女人不是他的本性——他爱所有的女人——可是，对莉奥妮他还是尽可能地忠诚。他用较为持久的感情激励她，这是她从来没有感觉过的，这种激情将她从通常的冷漠之中唤醒。常常，她那肌肤白皙、美丽端庄的至尊至贵外貌之下包

裹着令人难熬和使人痛苦的枯燥乏味，她就像一个微笑的偶像。东印度群岛的倦怠随着岁月消逝渐渐充盈了她的血液，慢慢地，她对于任何与情爱无关的事情，都染上了那种懒散和冷淡；缓慢地说起任何与情感无关的话，她的语调也变得慢吞吞的了——她经常被埃迪照耀在她身上的烈焰弄得容光焕发，变成一个更年轻的女人；在交际场合更活泼欢快，她被这个年轻人连续不断的恭维弄得神魂颠倒，而他可是每个姑娘的梦中情人。

她尽可能独自占有他，并乐此不疲，弄得其他年轻女人十分恼火，尤其是多蒂。激情之中，她也在调情中获得邪恶的快乐，将别人的不快当作自己的愉悦，为愉悦而取乐。这给她带来近乎完美的愉悦，也引起她的丈夫嫉妒——这也许是第一次，因为她向来非常小心——引起了西奥和多蒂的嫉妒。她引起了每个年轻的已婚女人和每个姑娘的嫉妒，因为，她作为行政长官的妻子地位高于她们所有人，她处于支配她们的位置。如果她有时做得太出格，她会用微笑，用和蔼可亲的话语，赢回因轻浮而失去的爱戴。尽管这也许看来很奇怪，但她成功了。只要一见到她，只要她开口说话，露出微笑，只要她努力使自己变得亲切友好，她就会赢回她失去的一切，人们会原谅她所做的事情。甚至埃尔德斯马夫人也不由自主被这个女人神奇的魅力所征服。这个女人既不诙谐也不聪明，只是能够变得活泼些，只是有时会从她乏味的懒散怠倦中苏醒过来，用她身体的曲线、脸蛋的轮廓、奇怪的眼神吸引人罢了。表面上平静如水，实际上却充满隐藏的激情；她完全意识到她自己所有的魅力，因为自童年起，她就默默地对自己的魅力进行思考。这种魅力与她的淡然一起形成了她的力量。命运似乎对她没有任何约束，似乎的确对她施加了一种神奇的

魔力，直至她醒悟过来，认为惩罚即将降临在她的身上；而现在这种惩罚已经再次远去，渐渐远去了。不过，她还是接受了警告，断绝了与西奥的关系，从今以后，她用母亲的态度对待他。这让西奥万分恼火，尤其是在这些聚会和舞会上，在她显得更加年轻、更加活泼、更具诱惑力的时候。

他对她的眷恋开始变成了仇恨。此时，他用东印度群岛土生土长的金发碧眼的人的所有本能反应去恨她，尽管他的肤色同样是白的。他是他母亲的儿子，但不是他父亲的儿子。天哪，现在他多么恨她！因为他只是短暂地感受到惩罚的恐惧，此时，他已经忘记了一切。他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伤害她。如何去实施，他还不知道，但是他会的，那样她也许会感到疼痛，会知道痛苦。思考这一伤害计划的过程给他年轻阴暗的心灵注入一种撒旦般穷凶极恶的忧郁。尽管他没有细究这一点，但是他下意识地感觉到，她似乎是刀枪不入的。他甚至记得，说到她自己，她曾吹嘘过自己是无人能够伤害的，这使她越来越恬不知耻、肆无忌惮。她经常为了微不足道的理由就住到巴贾拉姆去。那些万・乌迪杰克还在给她看的匿名信再也无法扰乱她的心思；她正在习惯这类胡扯的信。她会一言不发地将信交还给丈夫；有一次，她甚至忘了这些信，将它们散落在后厅里。还有一次，西奥也读到了这些信。突然——他也不知道是何原因——西奥似乎认出了某些字母，认出了某些笔迹。他想起了巴贾拉姆附近村庄里的小窝棚，那间一半用竹子一半用柳条箱凑合建成的小屋，他与埃迪在那里见过锡・乌迪杰克，并看见一个阿拉伯人急忙收起文件。他模糊地回想起在那边地上的一小张纸片上，见过同样的字母，同样的笔迹。这种念头像闪电一样掠过他的脑海。但这并不仅仅只是一道

闪电。他那年轻郁闷的心灵只有容纳枯燥的仇恨和隐秘算计的空间。他本能地厌恶和憎恨父亲;他憎恨他的母亲,因为她是个欧洲女人;憎恨他的继母,因为她断绝了与他的关系;他恨埃迪和多蒂因为他们两人之间达成了某种交易。他憎恨整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要他工作;他憎恨每一份他干过的工作;现在他憎恨泗水的那个办公室。但是他太懒惰,太愚钝,因此没有做出任何伤害别人的事情。他也许能绞尽脑汁,却也无法找到伤害他父亲、埃迪和莉奥妮的办法。他的一切都是模糊的、迷茫的、不满的、未明的。他只有对金钱财富和漂亮女人的激情。除此之外,他没有其他任何需求,剩下的只是乏味的郁闷,和对那个丰满的金发碧眼混血儿的不满。他继续怨愤地沉思着。

到目前为止,多蒂仍本能地喜欢莉奥妮。但是,她无法再掩饰自己了。她以前认为那是偶然的——妈咪与埃迪总是用同样诱惑的微笑相互挑逗,他俩中一人的目光会穿越宽大的房间去勾引另一个人,好像是难以克制的——现在看来那根本不是偶然!现在她也恨妈咪了,尽管妈咪有美丽的平静,高雅的淡然。她自己的性格暴躁奔放,这种性格正在与白皮肤克里奥耳女人倦怠的性格相互碰撞,由于纯粹命运的恩赐,她现在第一次可以随意放任,毫无节制。她恨妈妈,她的仇恨引起了公开的大吵大闹,神经质的大吵大闹,大耍脾气,这与她母亲淡然平静的恼火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些吵闹由各式各样的琐碎分歧而起:外出访问,骑马,着装,对某种辣椒一人喜欢另一人不喜欢等等。多蒂想在爸爸的怀抱里痛哭一场,但是,万·乌迪杰克与她的看法不同,说她必须更加尊重妈妈。有一次,多蒂来到父亲身边寻求安慰,万·乌迪杰克反而责怪她与埃迪一起外出散步,她尖叫

了起来，说妈妈爱上了埃迪。万·乌迪杰克生气地命令她离开房间。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么巧合——匿名信、他妻子近来与人的调情、多蒂的指责、他自己在最近几次聚会上所发觉的情况——这不能不引起他思索，甚至令他担忧。一旦他开始担心，开始思考，记忆就突然像短暂的闪电一样掠过他的脑海：他想起了一次意外的来访，想起了紧锁的房门，想起了抖动的帘子，想起了窃窃私语，想起了腼腆躲避的目光。他将这一切联系起来，突然回想起那些同样微妙的记忆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事情，那些事情发生在更早的时候。这引起了他的嫉妒，一个丈夫对妻子的嫉妒，而这位妻子是他最珍爱的个人财产。嫉妒像一股强风突然席卷了他，将他吹离专心致志的工作，搅乱了他奋笔疾书时的思绪，使他在处理警务案件时突然从办公室奔跑出去，跑到莉奥妮的卧室去搜寻，撩起帷幔门帘，甚至爬到床底下去查看。

现在，他不再同意莉奥妮去巴贾拉姆居住，借口是不应该鼓励德卢斯家存有多蒂嫁给埃迪的奢望。他不敢对莉奥妮说他很嫉妒……埃迪绝对不应该娶多蒂为妻！的确，他女儿的血管里也流淌着当地人的血液，但是，他希望纯欧洲人做他的女婿。他仇恨任何混血的东西，他仇恨德卢斯一家和所有土里土气的、东印度洋群岛的、他们家巴贾拉姆半梭罗式的传统；他恨他们的赌博，恨他们与所有各种当地的头人过从甚密，他已正式赐予这些头人权利和财产，但是他依然认为他们是执行政府政策必要的工具。他恨他们以东印度群岛古老家族自居，他恨埃迪：一个无所事事的小混混，理应去工厂干活，可是他什么活也不干，整天追逐女人、姑娘。对于一个上了年纪、工作勤奋的人来说，这样的生活是不能容忍的。

于是，莉奥妮不得不放弃了去巴贾拉姆散心，不过，她悄悄地改成早晨去万·多伊丝夫人家，趁这个女人带着两罐钻石和一捆蜡染花布床单驾着牛车外出兜售的时候，借她的小屋与埃迪幽会。傍晚，埃迪会与多蒂一起外出散步，听她激动地责怪母亲。埃迪对她暴躁的脾气呵呵一笑，将她紧紧搂在怀里，搂得她在他的胸前气喘吁吁，然后亲吻她的嘴唇，不让她说母亲的坏话，直至她爱他爱得死去活来，在他的怀抱中软成一团泥。他们没有再进一步动作，因为太害怕了，尤其是多蒂。他们在一个个村落的后面，在水田的田埂上散步；一群群萤火虫在黑暗里围着他们的小灯笼转圈飞舞；他俩手臂钩住手臂、手挽着手走着，淫心荡漾，然而他们从来没有再向前迈出那一步。他俩手握着手，心灵相通，用手相互抚爱着。当她再次回到家门口时，她又火了，大骂她母亲，因为她妒忌母亲那种平静的微笑的满足感：母亲身着白色的晨衣，脸上略施脂粉，躺在藤椅中略有所思。

那些奇怪的事情发生之后，万·乌迪杰克的住宅被油漆粉刷一新，现在一切都已成为往事；可这个家却充满着四伏的仇恨，仿佛奇怪的秘密像恶魔一般蔓延。这是一种围绕着那个微笑的女人的仇恨，而这个女人倦怠无力，不值得仇恨，她只是沉溺于暗中调情；父亲因她而燃起了对儿子的嫉妒之火，他看见儿子过于频繁地出现在继母的身边。尽管儿子内心充满仇恨，却还在向继母乞求着，万·乌迪杰克不知道儿子在乞求什么。这是一种女儿对母亲的仇恨；一种将摧毁这整个家庭的仇恨。

所有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万·乌迪杰克并不知晓。他非常悲伤，后悔以前他对这一切熟视无睹，过去他只在他希望相见的时候才去见他的妻子和孩子。那种时光已经过去了。就像不久前发生的奇

怪事情那样，现在生活中冒出了仇恨，就像从地下冒出了传染瘟疫的水雾蒸汽一样。万·乌迪杰克从来不迷信，他一直在自己冷清的宅院里冷静镇定地工作，身边四周却被难以破解的巫术围困；当头顶上锤击声持续不断、玻璃杯里的威士忌苏打水变成暗黄色的时候，他依然在阅读报告；万·乌迪杰克在人生中第一次——现在他看见了西奥和多蒂郁郁寡欢的表情了，突然发现妻子变得越来越大胆，竟敢与年轻的德卢斯手挽着手坐在一起，她的膝盖几乎接触到他的膝盖——变得相信迷信了，他相信有着一种隐藏的力量潜伏在他不知道的地方，隐藏在东印度群岛，躲藏在这里的土壤里，隐蔽在一种深奥的神秘之中。在某个地方，有一种力量希望他病倒，因为他是一个欧洲人，一个统治者，一个在神秘而神圣的土地上的外国人。当他发现自己内心的这种迷信——对他这样一个非常实际的人来说是某种崭新的东西，某种非常奇异和不可思议的东西——的时候，作为一个普通、阳刚、简单的男人，他为自己担忧了，好像患上了早期精神病一样，他开始去洞察自己的内心。

他证明过自己在奇怪的事件发生时如何坚强，他能用一句话驱除它们。但那种威胁的力量，他这种迷信的念头，就像是那些事件的后续一样降临了，在他身上找到了弱点，找到了一个易于攻击的弱点。他很为自己感到惊讶，因为他弄不懂自己的思想，担心也许会发疯。可是，他依然担心焦虑。他的身体被早期肝病所损害，他继续审视着自己妒忌猜疑的态度。突然，他猜疑自己正在遭人下毒。他派人搜查了厨房，厨师也遭到了盘问，但是没有查出任何线索。他意识到这是杞人忧天，无事自忧。但是，医生诊断他患了肝肿大，并开了常用的处方和规定了饮食。在通常情况下，他会把这当作相当自然

的一件事——一种经常出现的疾病——而现在他突然觉得很奇怪，认为这是他所担心的一件神秘事情。

这件事让他担惊受怕。工作时，他会突然感到非常疲惫，脑袋一阵阵抽痛。妒忌心不住地折磨着他，他心神不安，浑身发抖，难以忍受。他突然意识到，如果此时头顶上有锤击声，如果此时有人朝他吐蒌叶汁，那他就不能继续呆在这栋住宅里了。他开始相信有一种仇恨在他周围敌对的土壤里慢慢升腾起来，就像瘟疫一样。他相信在东印度洋群岛的各种事物中、在爪哇的自然界里、在拉布旺吉的气候里，魔术般的——他继续这样称呼它——隐藏着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有时会使爪哇人比欧洲人更加聪明。它会给爪哇人以力量，一种神秘的力量，不仅能够使他们摆脱枷锁，而且能够使人患病，患缠绵的疾病。它不断地纠缠打扰，玩起最莫名其妙和令人惊骇的鬼把戏：一种隐藏的力量，一种隐藏的权力，敌视我们的性情、我们的血液、我们的身躯、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文明，敌视所有在我们看来是正确的行动、作为和思想。它像一道突如其来的亮光自动暴露在他的面前；它不是思索的结果，它仿佛在一种令人感到恐怖的启示中主动在他面前呈现，它与他循规蹈矩的思维模式中的所有逻辑完全相冲突。在一种恐怖的幻觉之中，他突然在自己的面前看到了它，它就像他渐渐临近的暮年之光，就像老年人有时突然醒悟的真理那样。然而，他依然是年轻而强悍的。他感到如果他不专注于自己发狂似的思绪，它们也许会使他得病，使他变得虚弱和悲惨，永远，永远虚弱和悲惨……

对于他这样一个简单务实的人而言，这种思想态度的变化几乎是难以忍受的。一个病态的头脑在静思冥想时考虑到的事情，在他

看来或许是一种突然降临的恐怖。因为他从来没有想到，在生活的某个地方，会深深隐藏着比人类意愿和智慧更加强大的东西。现在，在他如此勇敢地粉碎噩梦之后，他似乎感到噩梦毕竟已经侵蚀了他的力量，已经给他注入了形形色色的弱点。这简直难以置信！可是现在，傍晚坐着工作的时候，他会倾听花园里形形色色的夜幕中的声音，或者倾听头顶上老鼠乱窜的响动。随后，他会突然站起身来，走到莉奥妮的卧室，查看卧床底下。最后，他发现许多骚扰他的匿名信出自一个自称是他儿子的混血儿的笔下，甚至在他的村庄里，人们用他的家姓"乌迪杰克"称呼他，对此他感到不太自信，不敢进行调查，怕可能会有隐情曝光——那些事情他已经迫使自己忘却。那些事情可以追溯到他当审计官的时候，早在雅迪吉瓦的时候。他曾经十分自信和肯定，可现在却犹豫不决。他再也无法迫使自己忘掉那个时期，也不能发誓他没有那么个儿子，很有可能在那些岁月里，是在无意之中有了这个孩子。他模糊地记得第一次婚姻前那个照顾他的女管家。他宁愿让整个匿名信事件在黄昏的暮色中悄然淡去，而不是盘根究底将事情弄大。他甚至派人送钱给那个自称是他儿子的当地人，为了让那个家伙别滥用他的名字在村里到处讨要财物：锡·乌迪杰克从无知的村民那里强行索求东西，鸡、米、衣服什么的；他威胁村民，如果他们不给，他父亲就会生气，他父亲可是拉布旺吉的老爷！万·乌迪杰克送钱给他，那样他就不会用那种权力去威胁别人。这就是万·乌迪杰克的弱点：在过去他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可现在，他倾向于淡化和掩饰，做事不太严厉，不那么凶狠，对任何太棘手的事情，宁可采用折中的办法息事宁人。在这段时间里，埃尔德斯马看到他的行政长官时很是惊讶，万·乌迪杰克以前那么坚定果断，而现

在处理公务、解决佃农分歧时竟犹豫不决，妥协折中，以前他从未如此。在办公室里，如果不是埃尔德斯马从万·乌迪杰克手中接过工作，自己承担比原来更多的事情，那么事情就会办得疲疲沓沓。通常的借口是行政长官病了。的确，他的肤色变黄了，他的肝的部位疼痛不已，有一点点事就会使他的神经受不了。这使得这个家庭变得神经过敏。多蒂常发脾气，西奥嫉妒仇恨，他已经放弃了泗水的工作再次回到家里。只有莉奥妮还是那么开心，那么漂亮、洁白、平静、微笑、满足、幸福，因为她拥有埃迪持久的激情，因为她知道如何迷住他，她是爱情的女巫师，情感的专家。命运已经警告过她，她已与西奥保持着距离，至于其他方面，她依然开开心心，心满意足。

接着，巴塔维亚的职位突然空缺了。有两三位行政长官的名字被人提及，但万·乌迪杰克的机会最大。他既担忧又害怕：他并不在乎到巴塔维亚当行政长官。他在拉布旺吉这里比在巴塔维亚更能开展工作，因为对拉布旺吉，他倾注了自己极大的热情，创造了农业和人口等许多不同方面的业绩。他倒宁愿被派往泗水工作，那里繁华热闹；或者派往一个“公国”，到了那种地方，他对付当地亲王的本领可派上大用处。可要去巴塔维亚！它是所有行政管辖区中最没意思的地方。作为位居行政长官职位的人来说，这是最不讨人喜欢的差事，因为那个地方与总督和高官靠得太近，有一种傲气，所以，一个行政长官在其他任何地方权力几乎是至高无上的，而在巴塔维亚却仅仅只是一位高官，淹没在许许多多政务委员会成员和一大群局长署长中间。而且它也太靠近茂物，那里骄气十足的秘书处，官僚作风和繁文缛节总与行政长官们实干的作风格格不入。

可能被任命的前景使他心神不安，心烦意乱，他想到自己一个月

后将不得不离开拉布旺吉，想到要卖掉他的家具。离开拉布旺吉会使他心碎。尽管经历了所有这些事情，他还是热爱这座城镇，尤其是他的这个行政区。在所有过去的这些年里，他在整个地区留下了足迹，留下了他全心全意的劳作、他的雄心壮志和他的感情。现在，一个月后，他将不得不将这一切移交给接班的人，不得不依依不舍地离开他如此钟爱和扶植过的一切。这使他变得闷闷不乐。职务的提升会使他更加接近他的养老金，但这对他并不重要。在将来的岁月中无所事事，枯燥无味地慢慢接近老年，这对他才是一场噩梦。他的继任者也许会改变一切，会在每一件事上都与他的意见相左。

最后，晋升变成一种病态的摆脱不掉的念头，尽管也许可能性不大，但他还是写信给文官部的主任和总督，请求他们让他留在拉布旺吉。这些信的内容几乎一点也没有泄露，万·乌迪杰克也没有对家人和同事提起过，所以，当一位更加年轻的二等行政长官被任命为巴塔维亚的行政长官时，人们说万·乌迪杰克被忽略了，因为他们不知道这种安排其实是万·乌迪杰克自己的请求。于是，人们寻找原因，他们重新煽起以前散布过的谣言：那是因为他解除了雅迪吉瓦亲王的职务以及后来发生了奇怪的事情。不过对于这两件事情，他们都没能做出令人满意的解答，为什么政府没有提升万·乌迪杰克。

这件事给了万·乌迪杰克一种奇怪的宁静，一种没精打采的宁静，他放纵自己，让自己留在熟悉的拉布旺吉，留在古老的东印度群岛这片土地上，不必被调往巴塔维亚，而那里的情况是如此的不同。在他上次陈述自己意见的时候，总督曾说起过让他回欧洲度假，可他却有点恐惧欧洲，担心在欧洲再也找不到回家的感觉，现在他感到对巴塔维亚也有一种类似的恐惧。他充分意识到巴塔维亚那种虚假的

西方式矫饰,充分意识到这个爪哇的首都只是假装非常欧化,而实际上也只略存一点点欧洲的风味而已。他的妻子并不了解内情,她为巴塔维亚梦的破灭而感到十分遗憾。万·乌迪杰克则暗中窃喜,心想自己终于成功留在了拉布旺吉。尽管万·乌迪杰克可以暗自窃喜,但是他感觉情况变了,岁数大了,声誉降了;感到他不再渴望沿着那条步步高升的人生轨迹奋斗——憧憬着在社会上不断赢得更高的地位——这一直是他生活中的雄心壮志。现在,他的雄心壮志到哪里去了?是什么东西使他对权力的崇拜减弱了?他将所有这一切都归结于天气的影响。到欧洲去过几个冬天,恢复一下活力,振奋一下精神当然是件好事。但是,这种想法立刻烟消云散,因为他缺乏决心。不,他不想回欧洲。他爱的是东印度群岛。他躺在长椅中,默默思考了很长时间,边品味咖啡,边体验他身上穿着的舒服轻柔的衣服,感觉浑身肌肉在慢慢松弛,他的思绪漫无目的、懒懒散散。在这令人昏昏欲睡的心境中,唯一依然活跃的是他不断增强的怀疑。他经常会突然从倦怠中醒来,倾听各种模糊的声音,倾听克制的笑声,那笑声好像是从莉奥妮的卧室传来的。就像夜深人静时疑惧鬼魂一样,他惊恐地倾听着花园里压低的声响,倾听头顶上老鼠乱窜的声响。

第三十章

埃迪正与万·多伊丝夫人坐在后面的小厅里，这时他们听见一辆马车停在了屋子的前面。他们相视一笑，从座椅上站起身来。

“你随便吧。”万·多伊丝夫人说。

她离去了，驾车去城里四处转悠，找朋友做生意。

莉奥妮进来了。

“万·多伊丝夫人到哪里去了？”她问，装着好像第一次来这里。这就是她的迷人之处。他明白这点，于是便回答：

“她刚出去。没见到你，她会很遗憾！”

他这样说话是因为他知道她喜欢听这种话，每次都客客气气地开始，为的是保持他俩恋情中的大部分新鲜感。

他们肩并肩地坐在一间封闭式中厅里的一只长靠椅上。那张靠椅的面料用的是大花型瑰丽印花装饰布。白色的墙上挂着一些廉价的扇子和一幅日本绘画，在一面小镜子的两边放着一张螺形托脚小桌，桌子上放着一些仿制青铜雕像：两个无法描述的骑士，每个骑士都有一只脚迈向前面，一只手里握着长矛。透过玻璃门，就能见到散

发着霉味的小后廊以及它潮湿的黄绿色的柱子。柱旁的花盆，颜色也是黄绿色的，盆里的玫瑰花有些已经凋谢了。在这后面有一个潮湿、缺乏照料的小花园，花园里有两棵瘦小的棕榈树，它们的叶子像折断的羽毛耷拉着。

他将她搂入怀里，紧紧地抱着她，可是她却轻轻将他推开。

“多蒂正在变得令人难以忍受，”她说，“得想点办法。”

“怎么办呢？”

“她得离开这个家。她那么让人讨厌，我再也受不了！”

“你在招惹她，你知道吗？”

她耸耸肩，想起最近与继女的争吵，她很不高兴。

“过去，我从不招惹她。她爱我，我们相处得还可以。现在她动不动就大发雷霆。这是你的错。你们那些无休止的傍晚散步，又没有任何结果，这让她非常恼火。”

“也许还是没有任何结果的好，”他低声说，并且诱惑地轻声一笑，“可我没法不见她，这你是知道的；那会使她非常不高兴。我不忍心看一个女人不高兴。”

她轻蔑地笑了笑。

“是啊，你心肠很好。你到处哄骗女人，只是因为你心肠好。反正她得走。”

“到哪里去？”

“别问这样愚蠢的问题！”她生气地喊着，激动万分，她平日里的那种平静淡然已荡然无存。“她一定得走；去某个地方，不管是哪个地方。你明白，我说了就会做到。这件事一定要做。”

“你生气了，这不像你……”

她仍然很生气，所以开始时不让他亲吻，不过，由于他不喜欢坏情绪，而且完全意识到他有不可抗拒的魅力，有标致的摩尔人男子气概。他微笑着用粗鲁的暴力将她搂得极紧，她没法动弹。

"现在别生气啦！"

"好的，我不生气了。我恨多蒂。"

"这可怜的姑娘并没有伤害你呀。"

"也许吧。"

"相反，你惹了她。"

"对，因为我恨她。"

"为什么？你妒忌了吧？"

她哈哈大笑。

"没有！我不是这样的。"

"那是为了什么？"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恨她。我喜欢惹她。"

"你又漂亮又很坏，对吧？"

"你是什么意思：很坏？我怎么知道？我也喜欢惹你，如果我知道办法的话。"

"我得好好打你一顿屁股。"

她又呵呵笑了。

"也许打一顿对我有好处，"她承认道，"我很少发脾气，可是多蒂……"

她绷紧了她的手指，突然她变得平静了些，她温柔地紧紧贴着他，双手搂着他的身体。

"我过去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她承认，"可最近，自从浴室那次惊吓之后，我比较紧张。它们向我吐蒌叶汁。你觉得它们是鬼吗？我认为不是。那是亲王的恶作剧。那些可怕的爪哇人懂得各种把戏……可是，打那以后，我可以说变得茫然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过去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我不用担心任何事情。可是，自从病成那种样子后，我好像变了，变得更加心神不安。有一天，西奥跟我生气时说，自从那件事之后我变得有些歇斯底里……过去我从来就不是这样的。我也不知道，也许他是对的。我真的变了……不太关心别人了，我想我变得越发丑恶可耻……闲言碎语也变得越来越恶毒……万·乌迪杰克使我感到厌恶，鬼头鬼脑地四处窥探，他开始注意了……多蒂，都是多蒂！我不嫉妒，但我无法忍受她与你傍晚……我受不了，我受不了……这里，拉布旺吉，傍晚让我感到枯燥乏味，多么悲惨单调的生活！……泗水很无聊，巴塔维亚也一样……一切都麻木不仁，人们从来不思考新的东西……我想去巴黎。我想，在那里我能很快活。"

"我也使你感到枯燥吗？"

"你？"

她用手轻轻抚摸他的脸，他的胸膛，一直往下摸到他的腿。

"我来告诉你我对你的看法：你是个漂亮的小伙，可是你心肠太好。这也使我感到讨厌。任何人想要你亲吻，你都吻她们。在巴贾拉姆，你总是亲昵地摸弄每个人，包括你的老母亲和你的姐妹们。我觉得这太恶心了。"

他哈哈大笑。

"你变得妒忌了！"他大声说。

“妒忌？我真的变妒忌了？这太可怕了。我不知道，我觉得我没有。我也不想变成那样的人。毕竟，我相信总有什么东西护着我的。”

“魔鬼……”

“也许是的，Un bon diable①。”

“你在学法语？”

“对。因为巴黎……有东西保护我。我坚信生活不会伤害我，没有任何东西能伤害我。”

“你变迷信了。”

“我一直迷信的。也许我已经变得更加迷信了……告诉我，最近我变了吗？”

“你比较神经质。”

“跟我以前相比没有太大不同吧？”

“你更加有趣更加逗人了！”

“我以前乏味吗？”

“以前你有点太安静。你总是那么漂亮，秀色可餐，太迷人了……就是过于沉默寡言。”

“也许那时我还比较在乎别人怎么说我。”

“现在你不是这样吗？”

“不是的，现在不是了。反正他们总要说我……告诉我，我是不是变多了？”

“是的，你变了。你更加妒忌，更加迷信，更加神经质……你还

---

① 一个好的魔鬼。

想要什么?”

“肉体上的东西,我的身体变了吗?”

“没有。”

“我看上去没有衰老些吗?我有没有长出皱纹来?”

“你?根本没有。”

“听着,我想我的前程还很远大,还会有非常不同的生活……”

“在巴黎?”

“也许是吧……告诉我,我不太老吧?”

“对于什么不太老?”

“对于巴黎……你觉得我有多大?”

“二十五岁。”

“你开玩笑吧。你肯定知道我三十二岁了!我看上去像三十二岁吗?”

“一点不像……”

“告诉我,你不觉得这个国家很糟糕吗?……你去过巴黎吗?”

“没有。”

“十岁到十五岁时我住在那里……当你到了那里,你就是一个皮肤棕色的混血儿,我就是一个白皮肤的欧洲女人……”

“我爱我的国家。”

“对,那是因为你认为自己是个梭罗王子……这可是你巴贾拉姆的胡说八道……我恨东印度群岛,我没法忍受拉布旺吉。我想离开。我要去巴黎……跟我一起去吗?”

“不去。我永远不会去……”

“即使你知道那里还有数百个你还没有得到的女人?”

他两眼盯着她看。她话中有话，她的嗓音给他的印象是：疯狂，歇斯底里，这是他以前从没注意到的，以前她一直是个文静而又有激情的情妇，她的眼睛总是半开半闭含情脉脉，她总想立刻忘记一切，再次变得循规蹈矩。她身上的某种东西使他感到厌恶。他喜欢她的抚摸，温柔、灵巧、顺从；喜欢她那种经常表现出来的笑盈盈的倦怠，可是不喜欢她那对半开半闭的眼睛，和那张随时准备损人的紫色嘴巴。她好像感觉到了这一点，因为她突然将他推开，生硬无礼地说：

“讨厌！……现在我算认识你了……滚开……”

他不想这样结束约会。他不喜欢没意思的幽会。他开始拥抱她并且要求……

“不行！”她断然拒绝。“它使我感到厌恶。这里每个人都使我感到厌恶。一切都没意思。”

他跪在地上，用手搂着她的腰，将她拉近。她稍微露出一点笑容，她变得顺从了些，情绪不安地用手乱弄他的头发。这时，有一辆车在屋前停了下来。

“听！”她说。

“这是万·多伊丝夫人……”

“她回来早了！……”

“她也许啥也没有卖掉。”

“那么，你得花点钱了……”

“也许是的……”

“你付她很多钱吗？为了我们幽会？”

“这有关系吗？”

“听！”她再次更加聚精会神地倾听。

“好像不是万·多伊丝夫人……”

“不会吧……”

“这是男人的脚步……”

“也不是牛车;声音太吵了。”

“也许什么都不是,”她说,“有人走错了人家。没人会到这里来的。”

“有个男人正在四处走动!”他边说边倾听。

他们两人一起听了一会儿。只听见脚步声三步并着两步穿过狭窄的小花园,走过屋后小小的走廊,万·乌迪杰克突然出现在紧闭的玻璃门外面,通过门帘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他一下推开门,莉奥妮和埃迪都来不及改变他们身体的姿势,所以万·乌迪杰克看见了他们两人,莉奥妮坐在长沙发上,埃迪跪在她的面前,她的手好像僵住了,依然留在他的头发上。

“莉奥妮!”她丈夫怒吼道。

由于惊吓,血液一下子涌上她的脸颊;接着,她马上意识到整个未来:他怒气冲冲,盘问审讯,离婚,她丈夫会给她的钱,一切都旋转似的一下浮现在眼前。但是,她好像受游弋不定的意愿的指使,涌动的血液平静了,她静静地坐着不动,恐惧在她的眼睛里仅仅又多闪现了一次,随后她将目光盯住万·乌迪杰克。她用手指轻柔地按在埃迪的头上,示意他留在原地别动,保持跪在她跟前的姿势;她好像自我催眠似的吃惊地听着自己用略带沙哑的声音说:

“奥托……埃迪要我为他说说情……跟你说说情……他要求……娶多蒂为妻……”

三个人都呆住了,三个人全都受了她这些话,这种说法的影

响……甚至莉奥妮自己也不知道这种念头从何而来。她僵直地坐在那里,就像一个直挺挺的女巫,她的手仍然轻轻地按在埃迪的头上,她重复道:

"他在向……多蒂求婚……"

她依然是唯一说话的人。她继续说:

"他知道你会反对。他知道你不喜欢他的家庭……因为他们的动脉里流淌着爪哇人的血液。"

她仍然在说话,好像另有一个人在她的体内说话一样,她在说"动脉"这个词的时候忍不住笑了,她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许因为这是她一生中第一次使用了这个词,在谈话的时候使用。

"不过,"她继续说,"如果多蒂到巴贾拉姆去生活,经济上是没有问题的……这两个孩子相互喜欢……热恋了那么长时间。"

她仍然是唯一说话的人。

"多蒂已经很长时间神经兮兮的,几乎病了……奥托,不同意等于犯罪。"

渐渐地,她的嗓音变得更加好听,她的嘴唇上也露出了笑容,但是她的眼神还是像钢铁一样坚硬,她仿佛在威胁万·乌迪杰克,如果他不相信她的话,她就会生气。

"来,"她非常温柔、非常慈祥地说,用她颤抖的手指拍拍埃迪的头。"起来……埃迪……去……到爸爸那里去。"

埃迪机械般地站起身来。

"莉奥妮,你在这里做什么?"万· 乌迪杰克沙哑着嗓子问。

"在这里? 我与万·多伊丝夫人在一起呀。"

"那么他呢?"他指着埃迪说。

“他？……他碰巧来这里……万·多伊丝夫人有事不得不外出了……随后，他问是否可以跟我说话……接着，他向我……提起娶多蒂的事……”

三人又一次都沉默了。

“那么你呢，奥托？”现在，她开始更加凶狠地问。“你来这里干什么？”

他目光锐利地望着她。

“你想向万·多伊丝夫人买什么东西？”

“西奥告诉我你在这里……”

“西奥说得对……”

“莉奥妮……”

她站起身来，目光坚硬如钢，她威胁他必须相信她的话，她坚持要他相信她。

“不管怎么样，奥托，”她边说边又变得温柔可爱，“别再让埃迪琢磨不定。还有你，埃迪，别害怕……请求爸爸答应把多蒂嫁给你……我已经说过，多蒂的事我没有发言权。”

此刻，他们面对面地站在狭窄的中厅里，在积聚起来的复杂感情的压抑下，呼吸都有点困难了。这时，埃迪说：

“行政长官，我请求你……把你的女儿嫁给我。”

一架牛车在房前停了下了。

“万·多伊丝夫人回来了，”莉奥妮说，“奥托，在她进屋之前，你说些什么吧……”

“好吧，”万· 奥迪吉克阴沉着脸说。

在万·多伊丝进来之前，他就从后门走了，埃迪向他伸出手来，

他连看都不看一眼。万·多伊丝夫人浑身颤抖着走了进来，后面跟了个女佣，帮她扛着一捆待售的商品。她看见莉奥妮和埃迪僵直地站着，好像中了邪似的。

“那是行政长官的马车!”这个东印度群岛的女人结结巴巴地说。

“是的。”莉奥妮平静地说。

“天哪！发生什么事啦?”

“没事。”莉奥妮笑着说。

“没事?”

“或者说，发生了某件事。”

“什么事?”

“埃迪和多蒂要……”

“要什么?”

“订婚了!”

她哈哈大笑起来，笑得都合不拢嘴:生活实在太有意思了！万·多伊丝夫人站在那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她猛地转身，踢落女佣手中的那捆布料，蜡染花布床单和餐桌长条饰布散落到地上，装满闪闪发光的钻石的小罐头滚动着砸碎了。

“天哪！……我的钻石!”

她又狂喜地踢了一脚，餐桌饰布被踢得东一条西一条，钻石在桌腿和椅子腿周围闪闪发光。埃迪的眼睛里仍然充满着恐怖，他趴在地上，试图将散落的钻石捡起来。

万·多伊丝夫人重复道:

“订婚啦?”

第三十一章

当万·乌迪杰克告诉多蒂，埃迪已经向她求婚的时候，多蒂高兴极了，飘飘欲仙，兴奋无比。当她听说是母亲为她求情的时候，她疯狂地拥抱莉奥妮，那是她情感的自然流露。多年来，莉奥妮对她一直有吸引力，现在她再次为她折服。妈妈与埃迪之间过分亲昵，埃迪常常倚靠在母亲的椅子边与她窃窃私语，这曾使多蒂十分恼火，现在多蒂立刻忘记了所有这一切。她从来就没有相信过偶尔听见的流言飞语，因为埃迪总是信誓旦旦，说那些传言都不是真的。她从来没有感到如此幸福，因为她即将与埃迪一起生活，他与她一起生活在巴贾拉姆；巴贾拉姆是她理想的安家之地。一栋宽敞的住宅，儿孙满堂，鸡鸭成群，一切都和和睦睦，热情友好，乏味无聊；在这些儿女后面，闪耀着他们梭罗传统的光辉。她理想中的住宅靠近蔗糖工厂，她感到自己是所有这些小传统的组成部分：女仆们蹲在她坐椅的背后碾压磨制辣椒酱，而她则品尝美味佳肴；一群群倦怠的女人参加在雅迪吉瓦举行的马赛，她们身后的女仆手里拿着手绢、香水瓶、望远镜，这对于她来说是一种格外的高雅。她喜欢老亲王的遗孀，她已经完全彻

底地爱上了埃迪，没有半点保留，从第一次见到他开始，就爱上了他，那时她还是个十三岁的小姑娘，而他是一个十八岁的小伙子。正是因为他，当父亲想送她去欧洲一所寄宿学校时，她才总是不愿意；也因为他的缘故，除了拉布旺吉、雅迪吉瓦或巴贾拉姆，她哪儿也不想去；她打算给住在巴贾拉姆，死在巴贾拉姆。

正是因为他，当她的女友们告诉她，埃迪爱上这个女人或者埃迪与那个女人好上了，她内心就会产生所有各种小小的妒忌；她整个一生总是体验着那些妒忌。他就是她的生命，巴贾拉姆就是她的世界，蔗糖就是她的兴趣，因为这是埃迪的兴趣。因为他，她渴望生许许多多的孩子，他们的皮肤会真正是棕色的——不是白色的，像爸爸、妈妈和西奥那样——皮肤是棕色的，因为她自己的母亲是棕色的。她自己是淡棕色的，而埃迪是漂亮的古铜色，一种摩尔人的棕色；巴贾拉姆是个榜样，她无数的孩子会在蔗糖工厂的影子下成长起来，他们的兴趣被蔗糖左右，所以，长大后，他们会在地里种甘蔗，榨蔗糖，恢复家族昔日的光辉。憧憬着前景，她像热恋的姑娘一样感到无比幸福。埃迪和巴贾拉姆，如此近在咫尺。她一点也不知道她的幸福是如何得来的，好像是莉奥妮漫不经心在最后提议的。啊，她不必再与埃迪偷偷摸摸寻找黑暗的角落或者黑暗的水稻田了。现在，她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经常亲吻埃迪，得意洋洋地倚着艾迪，感受他的温暖、他强健的身躯，他充满阳刚之气的身体属于她了，很快就完全属于她了。现在她的眼睛流露出渴望埃迪的神情，而且要让每个人都看见，因为她不必再守贞洁，不必再隐藏自己感情；现在，他是她的了，她的。

他一副年轻温情苏丹王的样子，任她抚摸他的肩膀和膝盖，任她

亲吻和抚弄头发,允许她用手臂钩住他的脖子,他把这一切都看成是对他的一种爱的奉献,因为他已经习惯女人常常为他做出的种种爱的奉献;从他还是个胖乎乎的小男孩起,女人们就抚弄他,当他还被抱着在手里的时候,女佣就非常喜欢他;他常常穿着开裆裤与小姐妹和表兄妹们嬉闹,所有的人都喜欢他。他温和地接受了所有一切爱意,尽管莉奥妮所做的事情使他暗自惊讶和震惊……然而,他说服自己:也许这种事必定会发生,因为多蒂这么疯狂地爱他。他宁可一辈子不结婚。即便不结婚,他也会仍然在巴贾拉姆过上他想要的家庭生活,并保持他赐予女人温柔旺盛的情爱的自由。而且,他已经聪明地想到他不可能,根本不可能只保持对多蒂忠诚,因为他的心肠实在是太好了,女人们全都为他而疯狂。多蒂以后必须习惯这一点,必须学会接受这一点,因为,毕竟在梭罗,在王宫里,他的伯父叔父、堂兄表弟都是这样的……

万・乌迪杰克相信莉奥妮的话了吗?他不知道自己是否相信。多蒂指责莉奥妮与埃迪关系暧昧。那天早晨,万・乌迪杰克问西奥,莉奥妮到哪里去了?儿子简单草率地回答:

"在万・多伊丝夫人家里……与埃迪在一起。"

他瞪着眼睛看着儿子,但没有进一步追问;他驾车径直前往万・多伊丝夫人的住宅。事实上,他发觉了妻子与年轻的德卢斯在一起,发现他跪在她的面前,可是,妻子说话如此静定:

"埃迪・德卢斯请求我把你的女儿嫁给他。"

是的,他不知道是信她还是不信她。他的妻子回答得如此平静,在订婚的头几天里,她是那么平静,就像往常一样微笑着……现在,他第一次看到了妻子奇怪的一面,那种无懈可击,仿佛没有

任何东西能够伤害她。他怀疑在这无懈可击的高墙后面，是否依然有着她静静压抑的精神生活，那种女性嘲弄般的秘密？好像是因为他最近神经兮兮的怀疑、他坐立不安的情绪、他迷信似的窥探、他对令人不安的寂静的倾听，他学会了看到他一直视而不见的事情；而在鼎盛时期，作为统治者和清高的官员，他却毫不觉察。他渴望弄清这些秘密，他对这些神秘事情的猜测变得非常强烈，他烦躁忧郁，几近病态，他对儿子却变得更加和蔼可亲，这倒不是出于他对西奥那种天生的父爱，而是出于好奇，想听听儿子有什么要说的，想让西奥坦白他知道的事情。西奥恨莉奥妮，恨父亲，恨埃迪，恨多蒂，恨周围的每一个人，用金发碧眼欧亚混血儿固执的观念仇恨生活；他渴望金钱和漂亮的女人，他怒气冲冲，因为世界、生活、财富、幸福——他用狭隘心理想象这一切——都没有潮水般地涌向他的怀抱。西奥很愿意像蛔蒿掉落那样一点一点将情况捅给父亲，看着父亲痛苦，暗中取乐。他让万·乌迪杰克慢慢地猜，妈妈和多蒂的事情毕竟是真的。

因猜疑和仇恨而产生的父子温情使西奥提及他在村里的兄弟。他说，他知道爸爸送钱给锡·乌迪杰克，因此，父亲是承认锡·乌迪杰克就是他的儿子啦。万·乌迪杰克不再那么自信，也没法得知真相，只好让步，承认“也许是真的”。于是，他想起了那些匿名信——自从他送了钱给那个竟敢冒用他姓名的混血儿后，匿名信停止了——他也想起了那些他在匿名信中读到的诽谤性文字，当时他总是认为太污秽，他还记得两个名字，他妻子和西奥的名字，妻子和儿子的名字经常被联系在一起。他的不信任和怀疑就像火焰，扑不灭的火焰，熊熊燃烧了起来，这火焰烤焦了任何一种思想或感情……直

至最后他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对西奥公开了这件事。他不相信西奥的愤怒和否认。现在，他不相信任何东西和任何人，他不相信他的妻子、孩子和下属，他不相信他的厨师……

第三十二章

如晴天霹雳一般，谣言传遍了拉布旺吉，说万·乌迪杰克要与妻子离婚了。莉奥妮突然去了欧洲，没有一个人知道其中的真正原因，她也没有跟任何人告别。这在小镇里制造了一起大丑闻。人们整天谈论此事；这事甚至传到了泗水，远至巴塔维亚。万·乌迪杰克对此只字不提。也许，他的背更驼了些，但他仍然干他的事，继续工作，过着他的正常生活。他放弃了他的原则，帮助儿子西奥找了一份工作，目的是让他离开。他宁愿让多蒂留在巴贾拉姆，那个德卢斯女人会帮助她准备嫁妆的。他想让多蒂尽快在巴塔拉姆结婚。在空荡荡的大房子里，他什么也不想要，只想独自一人，过寂寞枯燥的独居生活。再也没有人为他备好饭菜；他们把一盘米饭和一杯咖啡送到他的办公室里。他感到自己病了，他的热情减弱了，一种乏味的冷漠在侵袭着他。他将所有的工作和整个行政区都交给了埃尔德斯马；埃尔德斯马连续几周忙得没法睡觉，紧张得快要疯了，当他跑来报告说医生想送他回欧洲时，万·乌迪杰克失去了他所有的勇气。他说他也感到自己病了，干不动了。他向总督提出离职去巴塔维亚。尽管他没

有提及任何事情，但他确信自己永远不会再回拉布旺吉了。他悄悄地走了，没有看一眼他身后留下的一切，没有看一眼他曾经如此热爱并为之奋斗而取得的成就。行政区的管理工作留给了雅迪吉瓦的助理行政官员。人们普遍认为，万·乌迪杰克希望去见总督，讨论某些重要的问题，但是，突然，消息传来说万·乌迪杰克想要退休了。刚开始没有人相信，不过，这一消息得到了证实。万·乌迪杰克没有回来。

他走了，带着一种奇怪的冷淡，没有再回头看一下，这种冷淡已经慢慢侵蚀了他的精髓，可他曾经如此强健和干练。他对拉布旺吉产生了这种冷淡，可他曾经认为自己是离不开拉布旺吉的，除非出现最遗憾的情况，比如他被提升为一级行政长官；他对自己家庭也态度冷淡，而这个家庭已经不复存在。他的心灵中充满了一种逐渐毁灭的想法，他的灵魂在枯萎，在死亡。在他看来，他所有的权力正在这种冷淡微温的呆滞中逐渐消失。他在巴塔维亚的旅馆里无所事事消磨了一段时间，人们都认为他将回欧洲去。

埃尔德斯马已经走了，他病得很重，伊娃没法带着小孩陪他回去，因为她也因患上严重的疟疾病。当她能勉强起身活动的时候，她卖掉了她的家具，打算去巴塔维亚，在朋友那里住上三周，等待她的轮船开航。她带着复杂的心情离开拉布旺吉。在那里，她受了很多苦，但是，她也想到了许多事情，她对万·赫尔德伦怀有深厚的感情，那是一种纯洁美丽的感情，她敢肯定，这种感情会在整个人生中散发光芒。她离开他时就像一个普通朋友，是当着众人的面分离的，仅仅简单握了一下手。但是，对于这简单的握手，对于这普通的告别，她感到非常伤心，泪水涌上了她的眼睛。那天夜里独自一人时，她没有

流泪,只是坐在旅馆的房间里,默默凝视着前方,连续数小时。她的丈夫走了,病了,她不知道再次见到他的时候,他会变成什么样子,也就是说,她究竟还会不会再见他。说句心里话,这么多年生活在东印度群岛,欧洲的海岸对她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它的城市、它的文化、它的艺术在向她招手;但是,她害怕欧洲。她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担心自己已经失去有关知识的基础,这使她几乎害怕去父母的家,而一个月后她将居住在那里。一想到人们看到她的举止、服饰、对孩子的教育,听到她言论和想法,就会认为她是殖民地来的,这使她不寒而栗。尽管她勇敢、聪明、有教养,但一想到这些前景,心中的胆怯油然而生。她弹钢琴当然不再像以前那样美妙动听,她不敢在海牙演奏了。也许在巴黎住上两个星期会是件好事,那样会让她重新熟悉欧洲这个世界,然后再到海牙露面……

但是,埃尔德斯马也病了……她的丈夫,变化如此之大,曾经身强力壮的荷兰北部古条顿出生的男子汉,现在累倒了,累垮了,皮肤黄得像张羊皮。他不修边幅,说话含糊不清,愁容满面,人们会怎样想他呢?……然而,德国清新别致的风景、瑞士的白雪、拜罗伊特的音乐、意大利的艺术令人陶醉,都在她凝视的目光前面显现。她看到自己与丈夫团聚了,不再因爱情而结合,而是在生活的枷锁下凑合,他们曾经共同挑起了生活的重担……接下来还有孩子的教育问题!哦,救救她的孩子,将他带离东印度群岛吧!而他,万·赫尔德伦,从来没有离开过东印度群岛,他就是他自己,他是个例外。

她已经跟他道别了……她必须下决心忘却他。欧洲在等待她,等待她的丈夫,等待她的孩子……

两天后,伊娃到了巴塔维亚。她对这个城市几乎一无所知。多

年前她刚从欧洲过来时，曾经来过这里一两次。在拉布旺吉，在那个边远的小行政区里，巴塔维亚在她的想象中逐渐变得灿烂神圣，几乎像欧亚的首都、欧亚文明的中心一般，模模糊糊的幻想中有宏伟的街道和广场，四周别墅林立，门廊柱廊华丽而气派；街上车水马龙。她总是听到关于巴塔维亚的许多传说……

此时此刻，她住在朋友那里。朋友的丈夫是一家大商务公司的总裁，他家的住宅是甘比广场上[①]最高级的别墅之一。可是很奇怪，伊娃却立刻被其葬礼似的特征、被这个别墅之城死亡一般的悲哀忧郁而震撼；在这里，成千上万各式各样的生命正在为了将来能过上有钱的退休生活而进行着一场寂静的疯狂的战斗。所有这些别墅尽管有着白柱和气派宏伟的外观，但却像饱经风霜的脸膛一样，正皱着眉头，试图躲藏在炫耀般的宽阔树叶和一簇簇棕榈树的后面。然而，不管这些别墅的白色廊柱如何炫耀，如何开敞诱人，它们依然保持着隐秘；它们的主人从不露面。只有在早晨，当伊娃与一些法国朋友一起在里斯威克和莫伦夫利特商店购物，试图感受一下南方购物中心和欧洲的奢侈生活时，才能看见大批白肤色的白人身着白色衣服出现在老城区；他们目光木然，忧虑凝思，毫无表情，茫然地期盼着未来；这么多年，或者说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在琢磨未来：这一年或那一年挣了多少，然后离开，离开这个家，离开东印度群岛去欧洲生活。好像不是疟疾在毁坏他们的身体，而是另一种高烧。伊娃清楚地感到这种高烧正在损害他们还未能适应的躯体和灵魂，好像他们正在试图跳过今天去拥抱明天或者后天，因为明天或后天会使他们更加接

① 在殖民时期是巴塔维亚最大、最时髦的广场。

近一点他们的目标，因为他们在暗自担心他们在达到目标之前可能会死去。这大批欧洲侨民带着白色的死亡的忧虑挤满了有轨电车。他们中许多人生活已经很富裕，但还没有富足到可以实现他们目的的程度；他们驾着“迈洛兹”马车和四轮单马轻便马车到“哈莫尼俱乐部”下车换乘电车，好让他们的马匹歇歇脚。

在老城区里，第一批荷兰商人具有艺术和贵族风格的别墅建造得像荷兰的别墅一般，橡木楼梯通往楼上；可是，在东方的雨季里，这些楼上的房间闷热无比，就像某种有形的东西，令人窒息；白皮肤的男人们埋头工作，在干渴的目光和文件的荒漠之间，他们看见了未来露水蒙蒙的海市蜃楼，看见了他们物质幻觉中凉爽的绿洲：在一定的时间内获得一定数量的金钱，然后离开，离开……去欧洲……在别墅之城中，在甘比广场的四周，在绿色街道的两侧，女人们隐藏了起来，整整一个白天不见踪影。炎热的白天过去了，宜人的凉爽时刻到来：五点半到七点。男人们精疲力竭地回到家里，开始休息；女人们做家务、看孩子，或者啥事不干，无所事事，百般无聊。生活沉闷枯燥，也疲惫不堪，于是就躺在男人们身边休息。这个凉爽宜人的时刻意味着休息，沐浴之后再休息，仅穿着内衣，围坐在茶几四周；这是短暂的休息，因为令人恐惧的七点就要来临，那时天色已黑，那时人们不得不参加招待会。参加招待会就意味着穿上闷热的欧洲服装，意味着要短暂地炫耀欧洲上流社会的礼仪风度；这也意味着会见这个人或那个人，意味朝着未来的海市蜃楼——金钱和在欧洲最终退休——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别墅之城在火热的阳光底下整整一天萎靡不振，似乎正在死亡和遭人遗弃——男人们都离家去了老城区，女人们都躲在自己的家里——在这之后，几辆马车在黑暗中迎面驶过，绕过

甘比广场，沿着绿树成行的街道行驶，一些欧洲人模样的正在前往招待会。可是，在甘比广场的四周和绿阴成行的街道两侧，其他的别墅还是死气沉沉孤寂凄凉，依然充满着悲哀的黑暗，而举行派对的那栋别墅里，棕榈树间灯火通明。别的地方则四处笼罩着死一般的沉闷，别墅之上弥漫着忧郁沮丧的气氛，疲倦的人们正躲藏在屋里，男人们累得精疲力竭，女人们因无所事事而疲惫不堪……

“伊娃，你想不想乘车去兜兜风?”她的女东道主德·哈特曼问。女东道主是个荷兰小妇人，皮色白得像蜡一般，总是被她的孩子弄得疲惫不堪。“不过，我还是不能跟你一起去，希望你别介意。我得等哈特曼回来。否则家里没人了。你去吧，带上你的小男孩。”

于是，伊娃带着她的小男孩，乘着德·哈特曼的马车外出兜风。这是一天中凉爽的时刻，黑夜还没降临。她遇见两三辆马车：这位妇人和那位妇人，她们常常在下午驾车兜风。在甘比广场上，伊娃看见一位夫人和先生在散步：某某夫妇总是外出散步，整个巴塔维亚都知道。她再也没有遇见其他人。一个人也没有。在这个凉爽宜人的时刻，别墅之城还是跟死亡之城一样凄凉，就像绿树丛中的陵墓一样。然而，这是一种舒适，在经历了酷热之后，看见甘比广场就像见到巨大的草原一样，那里，烤焦的野草久旱遇雨正在变绿；屋宇也消失在远处围着篱笆的花园之间；人们好像置身乡间，置身树林、田野和草地之间，头顶上广阔的蓝天给肺送来了清新的空气，他们好像在吸入氧气和生命。那宽广无比的天空每天都色彩斑斓，夕阳火烧火燎，太阳似乎要冲破淡紫色的阴沉雨云喷薄而出，金光灿烂势不可挡。这一切多么令人心旷神怡，多么令人兴高采烈，惬意无比，实在是驾车兜风的好时刻。

可是，这么好的景观却无人观赏，只有两三个在巴塔维亚出了名的人驾车出游或悠闲散步。慢慢的，紫罗兰色的暮光出现了，然后，夜幕落下了它沉重的阴影，一整天死一般的城市，皱着眉头，忧郁沉闷，无精打采地倒下便睡，十足一个充满忧愁的城市……

年迈的德·哈特曼夫人说，这个城市过去不是这个样子。德·哈特曼夫人是伊娃朋友的婆婆。昔日的风采荡然无存：不见了别墅的舒适宜人、东印度群岛热情好客的气氛、诱人的餐桌、真诚友好的欢迎。殖民主义的特点似乎已经改变，机遇变化无穷，不能很快达到目的或获得物质财富而导致的失望使人悲伤万分。由于有着这样的悲情，人们的神经似乎也变得非常脆弱，就像他们的灵魂一样变得悲伤无比，他们的躯体衰弱了，再也经受不起毁灭性的气候……

伊娃觉得巴塔维亚不是她想象中的东爪哇欧亚文明的理想城市。在这个为金钱而操心、渴望金钱的巨大中心里，每一点自发的冲动都已消失，生活昏昏欲睡，人们总是躲在办公室里或隐居在家里。除了招待会，人们从不相见，交谈都通过电话进行。

在家庭事务中滥用电话扼杀了朋友之间的亲情。人们不再相互见面，他们不再有必要穿着整齐，雇用车子，因为他们穿着莎笼和休闲服，穿着睡衣，几乎不用动一动胳膊，就可以用电话聊天。电话近在手边，在后厅里不时鸣响。人们无事也相互打电话，或者只是为了玩玩电话。德·哈特曼夫人有一个亲近的朋友，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位年轻的女人，可是她每天给她打电话，一打就是半个小时。打电话的时候她常常坐着，那样就不会累了。她跟朋友说说笑笑，无需穿着整齐，也不用走动。她与其他朋友的交往也是这样：电话拜访他们。她也用电话购物。在拉布旺吉，伊娃不习惯电话像这样叮铃铃响个

不停，电话铃声打扰了所有的谈话；在后厅里，周围的人只能听见电话交谈的一半对话——远在电话机另一头某人的回答听不见——那是一种持续不断、独自一人、含糊不清的交谈。这使她感到焦躁不安，迫使她回到房间里去。生活枯燥无味，她内心充满对丈夫的担心和忧虑，哈特曼夫人的电话聊天喋喋不休让人心烦，在这一切之中，突然听到特别令人兴奋的消息：有时装交易会或业余戏剧表演彩排，伊娃就会惊喜万分。

在巴塔维亚期间，她参加了一次这类彩排，并且惊奇的发现那真是一场非常出色的演出，那些业余音乐家仿佛将他们绝望的力量注入了戏剧表演之中，为的是驱逐巴塔维亚枯燥乏味的夜晚。因为意大利歌剧团已经离开，她不得不嘲笑报纸上的“消遣”栏目“爪哇预告”，因为那些消遣总局限在三四个股东会议上。年迈的德·哈特曼夫人说，从前也不像现在这个样子，她还记得二十五年前优秀的法国歌剧，确切地说，那些演出要花费数千荷兰盾，而且总是能搞到这笔钱。可是现在，人们不再有这么多钱供他们晚上消遣。有时，他们会举行奢侈的晚宴，或者去参加股东会议。伊娃开始觉得，相比之下，拉布旺吉快活得多。的确，在万·乌迪杰克的鼓励下，主要是她策划造就了那种欢快，万·乌迪杰克乐于见到他管辖的行政区首府变成一个愉悦欢乐的小城。她得出结论，说到底，她还是喜欢乡土味重的小地方，那里有一些文雅的、讨人喜欢的欧洲居民——条件是这些欧洲居民能够和睦相处，在狭窄的生活空间里不太争吵——她不喜欢这个假惺惺、爱炫耀、枯燥乏味的巴塔维亚。在这个城市里，只有军事元素呈现出活力，只有军官们的住宅夜间亮着灯光。除此之外，整个城市仿佛奄奄一息，在整个漫长炎热的白天里，它焦虑地皱

着眉头，城里隐形的人们期待着未来：富足的将来，也许更多期待的是将来能退休去欧洲。

她渴望着离开。尽管她每天可以驾车绕着宽阔的甘比广场兜风，巴塔维亚还是令她感到窒息。她只剩下一个愿望，一个悲伤的愿望：向万·乌迪杰克说声再见。尽管她秉性聪明，富有艺术家的气质，但奇怪的是，她欣赏并感受到万·乌迪杰克个性的魅力，一种简单实干的男人的魅力。也许，在一瞬间，她的内心深处对他产生了某种感觉：一种友谊，一种她与万·赫尔德伦的友谊决然相反的友谊，她欣赏他优秀的人文修养，而不是一种柏拉图式的心灵融合。在那些奇怪神秘的日子里，他独自一人生活在空荡荡的大房子里，奇怪的事情从四面八方将他围困；他的妻子像抛弃她显赫地位那样傲慢无礼地离他而去，掀起了一阵丑闻风波，没人知道究竟是何原因。那时，她同情他，可怜他。曾几何时，尽管他的妻子腐化堕落，但却一本正经，终于渐渐被神秘的事件腐蚀吞没，直至她再也无法克制管束自己，用乖戾淡然的方式暴露了她放荡灵魂的最深秘密。鬼魂向她赤裸身体吐出的红色唾液像瘟疫一样影响了她，侵入了她骨髓的深处，就像她灵魂的解体一样，也许最终会导致她的毁灭，她会慢慢地死去。现在人们议论她，说她在巴黎如何如何堕落，真是令人难以启齿，只能在私下悄悄耳语。

伊娃在巴塔维亚听说这件事，是在晚间聚会的闲聊之时。当她问及万·乌迪杰克的情况，他目前住在哪里，突然辞职后是否会很快回欧洲时——他的意外辞职震惊了整个官场——人们都没法告诉她。他们相互打听万·乌迪杰克是否还住在威瑟饭店，几星期前有人看见他住在那里，躺在小厅他的椅子里，叉开两腿，两眼直愣愣一

动不动地看着前方。他很少外出，在他自己的房间用三餐，好像他——一个一直习惯于对付成千上万人的男子汉——已经变得讨厌见任何人。终于，伊娃打听到万·乌迪杰克住在万隆。因为还得与一些人告别，她去了波安格。但是，她在万隆没有找到万·乌迪杰克。饭店老板告诉她说万·乌迪杰克在他饭店里住了几天，已经走了，他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终于，伊娃在晚宴上遇见一个人，从他那里偶然得悉万·乌迪杰克住在牙律附近。她去了牙律，非常高兴地发现了他的踪迹。在牙律她入住的饭店里，人们告诉了她万·乌迪杰克的住址。她确定不了是否应该先写封信给他，告诉他：她来了。某种感觉似乎在提醒她，如果她写了信，他就会想出某种借口，那样她就永远见不到他了。而现在她即将永远离开爪哇，她想见他一面，出于同情，也出于好奇。她希望亲眼看一看他的样子，从他口中了解他为什么突然提出辞呈，抛弃了他生活中令人羡慕的地位。在升职激烈的竞争中，他的职位立刻被那个对他的职位虎视眈眈的下属夺取了。

所以，第二天早晨，伊娃事先没有与他联络，便乘着饭店的马车去找他了。饭店的老板向车夫交代了行车的路线，马车沿着莱莱斯湖走了很长时间；这个灰暗阴沉、神圣的湖泊有两个岛，岛上埋葬着一些圣人的坟墓，湖泊上空飘动着孤寂的乌云，一群大蝙蝠在不停地盘旋飞翔。巨大的黑色蝙蝠，拍打着它们魔鬼般的翅膀，一刻不停地旋转：在无限广阔的蓝色天空的衬映下，黑乎乎的一片在那里参加葬礼似的盘绕，仿佛这些曾经惧怕光亮的魔鬼们胜利了，不再害怕白天了，因为它们用自己沮丧地盘旋所产生的阴影混淆了白天和黑夜。一切都很压抑：神圣的湖泊，神圣的陵墓；在它们之上，深蓝色的天空

里一群黑色魔鬼似的蝙蝠。东印度洋群岛似乎突然揭开了它部分的神秘色彩，不再躲在虚无缥缈的后面，而是实实在在地暴露在阳光底下，用它气势汹汹的胜利唤醒了绝望与恐惧。伊娃浑身颤抖了一下，当她抬头看去时，那无数利剑般黑色的翅膀好像将朝她劈来。但是，她与太阳之间的那朵死亡阴影只是在让人头昏目眩地旋转，在她的头顶上空高高地悬着，只是发出它沮丧的胜利呼唤……她驾车继续前进，莱莱斯平原一片翠绿，微笑着展开在她的面前。那第二次神示已经过去，现在一切荡然无存，只剩下爪哇的景色，碧绿、蔚蓝、郁郁葱葱；它的神秘已经隐藏好，躲进了娇嫩纤弱随风舞动的青竹中，或者与蔚蓝的天空和海洋融为一体。

马车夫驾着车慢慢爬上了一座陡峭的小山。水汪汪的稻田像装着镜子的梯子一样一节一节层层攀升，一块块淡绿色的水稻田被人们精耕细作；随后，突然出现了一条两旁栽满蕨类植物的道路：高大的蕨树丛在高处摇晃着它们的扇形枝叶，远近闻名的大蝴蝶在树丛间飞舞。在轻盈的竹林翠叶间露出了一栋小房子，一半用石头一半用竹子建造，周围环绕着一个小花园，花园里摆着一些白色花盆，盆里栽着玫瑰花。一个身着莎笼和宽松夹克衫的年轻妇女脸上带着灿烂的微笑，乌黑的眼睛在好奇地张望，她惊讶地看着缓慢驶近的马车，随后急忙逃进屋里。伊娃走下马车，发出几下咳嗽声。她突然看见万·乌迪杰克的脸一闪，绕过小中厅的屏风向外探望。随后立刻消失了。

“行政长官！”伊娃尽可能甜美地高声呼喊。

可是没人答应，伊娃变得疑虑重重。她不敢坐下也不想离开。突然，房子的拐角处探出一张小脸，然后是两张棕色的小脸，小姑娘

们的娃娃脸蛋。脸蛋随着咯咯的笑声也消失了。伊娃听见屋里激动的，非常焦虑的悄悄说话声。

“真有意思！真有意思！”她听见有人高呼。

她笑了，她受到了一点鼓舞，她待在小小的前廊里来回走动，终于屋里出来了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也许还不算太老，但已上了年纪，因为她的皮肤起皱，眼睛浑浊黯淡；她穿着一件用磨轧光印花棉布做的宽松上衣，踏着拖鞋。这女人开始说了几句荷兰话，然后都说的是马来语，她客气地笑着请伊娃坐下，并说行政长官一会儿就来。她自己也坐了下来，微笑着不知说什么是好。伊娃询问她有关莱莱斯湖和道路的情况时，她也不知如何回答。她端果子露、冰水和华夫饼干倒显得比较自然。她不说话，只是微笑并招待她的客人。当娃娃脸姑娘们在拐角处探头张望的时候，这个上了年纪的女人跺着脚骂她们，姑娘们又一次消失了，“咯咯”地笑着跑开了，“啪哒啪哒”，一听就知道是光着脚板。随后，那个老女人又笑了，那永恒不变的笑容，布满皱纹的脸腼腆地对着伊娃，好像在道歉似的。许久之后，万·乌迪杰克终于露面了。

他过分热情地欢迎伊娃，抱歉说让她久等了。很显然，他刚匆忙刮了胡子，换上了干净的白色套装。很显然，他非常乐意与她见面。那个老女人带着她不变的歉意的微笑离开了。在那愉快的久别重逢的一瞬间，对于伊娃来说，万·乌迪杰克似乎完全和以前一样，可当他平静下来，坐进一把椅子中，问她是否有埃尔德斯马的消息以及她什么时候去欧洲时，她发现万·乌迪杰克老了，他是个老人了。这种老态并没有从他的体型上表现出来，因为他穿着浆洗考究的白色套装，依然保持着军人开朗的姿态，体格依然健壮，只是他的背更驼了

一点，好像身负重担似的。这种老态表现在他的脸上，表现在他冷漠的目光中，表现在前额上愁云密布的深深的皱纹里，表现在他干燥蜡黄的皮肤颜色里，而他浓密的已经相当花白的八字须却依然不时摆出愉快的笑容。他的双手紧张地颤抖着。伊娃告诉他拉布旺吉人们的议论，万·乌迪杰克专心听着，从不打断她的说话，丝毫没有表现出对那里的人们、对曾经如此钟爱的地区的留恋和好奇。对这一切，伊娃都只是泛泛而谈，掩饰了不少事情，将这些事情最好的一面呈现给他，对闲言碎语只字不提，如：万·乌迪杰克到法国修养去了，万·乌迪杰克逃跑了，没人搞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等等。

"嗨，行政长官，"她问，"你也会回欧洲去吗？"

他呆呆凝视着前方，启齿之前，他苦涩地笑了。最后，他几近羞怯地说：

"不，我想我不会回家去。喏，我在东印度群岛还算个人物，回到欧洲我什么也不是，我觉得东印度群岛已经成了我的国家。这种思想已经占了上风，现在我属于这里。我不再属于荷兰。在荷兰，我一无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属于我的。我完了，这是真的，但我宁可在这里而不是在那里了结我的余生。在荷兰，我再也不忍受不了那里的气候，或者那里的人。这里的气候适合我，我已经退隐了。我已经帮了西奥最后一次忙，多蒂结婚了。两个孩子将去欧洲，去上学……"

他突然朝着伊娃倾身向前，改变了声调，几近耳语，像要忏悔似的说：

"你看，一切都已正常，嘿，我……我真不应该像过去那样。我一直是个实干的人，并为此而感到自豪，我为能过上正常的生活，自

己的生活而感到高兴,我是按照我认为正确的原则生活的,直至获得高级职务。我一直是那样的,一切都很顺利。当其他人还在为他们的晋升而烦恼的时候,我一次就越过了他们中的五个人。对我来说,一帆风顺,至少仕途上是这样的。可是,我的私人生活却很不幸,不过,我从来没有软弱到悲痛欲绝的程度。一个人在他的家庭生活以外还有那么精彩的世界。可我总是非常热爱我的家庭。我觉得过去所发生的一切不是我的过错。我爱我的妻子,爱我的孩子,爱我的家,爱那个我是丈夫和父亲的地方。可是我内心的这种情感从来没有完全得到满足过。我的妻子是个年轻女人,我与她结婚是因为我爱她。因为我满足不了她的许多怪念头,所以过了几年我们两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糟糕。也许我更爱我的第二个妻子。对这种事情我的想法是比较简单的。可我从来就没有得到过一个温馨的家庭,一个温柔体贴的女人,儿女绕膝,长大成人,感谢你对他们的养育,感谢让他们来到这个世界,感谢你给了他们的一切。我憧憬着那样的生活。但是,正像我说过的那样,尽管我错失了这样的生活,我是不会让它影响我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甚至用更加神秘的语气继续低声说:

“可是那些事,喏,那些发生了的事情……我永远理解不了,正是那些事让我决定来到这里。那……所有那些事……都违背生活,违背现实,违背逻辑……所有那些事,”他用拳头砸了砸桌子,“那些该死的荒谬的事……反正迟早要发生……而且也确实发生了。我拼命地抗争,但我没有隐藏的力量那么强大。它是无敌的……我知道,是亲王搞的鬼。当我威胁他的时候,怪事就停止了……可是,天哪,夫人,请告诉我,究竟什么东西在作怪?你知道吗?不,你不会知道

的，对吗？没有人知道，没有人会知道。那些可怕的夜晚，我头顶上那些没法解释的响声，我与少校和其他军官一起守浴室的那个晚上！这不是幻觉：我们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亲自感觉到的，它在朝我们吐蒌叶汁，整个浴室里全是蒌叶汁。没有亲身经历此事的人很容易加以否定。但是，我……还有所有的人……我们看见了，听见了，感觉到了！谁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打那以后，我一直感觉到它的存在。我四周全都是它，空中，我的脚下……你看，”他非常轻柔地低声说，“那种力量——仅仅是那种力量——就搅得人们心神不安。让我不可能呆在那里。它把我整懵了，在生活之中，把我变成了一个白痴。尽管我有理智，逻辑性强，而我的理智和逻辑突然在我看来都成了生活的一种错误理念，成为最抽象的猜测，因为在这神秘之中所发生的事情属于另外一个世界，我和其他所有的人都无法理解。它，就是它，造成了所有这一切后果！我从此不再正常，我再也不知道我在想什么、做什么、做过什么。我内心中的一切都崩溃了。村里那个可怜的东西不是我的孩子：我敢用我的性命打赌。可是我……我相信了这种说法。我送钱给他。你懂我的意思吗？我想你弄不懂。那些怪异、反常的事情，如果没有亲身经历，没有在肉体上、血液里感受过，没有切肤彻骨之痛，是无法理解的。”

“我想我也曾经历过这种事，”她轻声地说，“当我与万·赫尔德伦在海边散步的时候，天空是那么辽阔，夜是那么深沉，雨从那么遥远的地方沙沙赶来，然后哗哗直下……或者，夜晚静得像死一般，然而又充满着各式各样的声音，在你的四周颤动，始终带着一种没人能够听懂却隐约能听见的乐曲声……或者，当我盯着一个爪哇人的眼睛凝视，当我对我的女佣说话的时候，好像我说的话她一点也没有理

解，好像她的回答掩盖了她真实的、秘密的答话……”

“那是另一回事，”他说，“我不懂。就我而言，我对爪哇人了解得非常透彻。但是，也许欧洲人的秉性和脾气不同，因而对此感受也各有不同。对有的人来说，也许从一开始就感到不喜欢这个国家，但这个国家击中了他追求物质享受的软肋，并一直在与这种思想抗争……而这个国家又是如此充满诗情画意，我几乎可以说充满着神秘主义的色彩。对另一个人来说，可能是因为气候、当地人的性格或者不管什么东西非常糟糕和没法理解。对于我来说……是那些实际发生的事情我没法理解。在那些神秘事件发生以前，我总能弄清每一件事……至少我自认为是这样。而现在好像我再也理解不了任何事情……就这样我成了一个坏官，我意识到一切都完了。于是我就辞职了。现在我来到这里，并打算呆在这里。你知道其中的奥妙吗？也许我终于……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家……”

棕色皮肤的小脸蛋正在墙角处探头探脑。他招呼她们，用和蔼的态度和慈父般的举止引她们出来。但是，她们又一溜烟跑了，听得出来她们光着脚丫子。他哈哈大笑。

“她们非常害羞，这些小淘气，”他说，“她们是莉娜的小妹妹。你刚才看见的那个女人是她的母亲。”

他沉默了一会儿，好像伊娃肯定会理解莉娜是谁：那个年轻的女人，脸颊金黄，没有血色，一对乌黑的眼睛。就是伊娃刚才匆匆见过一眼的那个女人。

“她还有几个小兄弟，他们在牙律上学。喏，你看，这就是我现在的家。我认识莉娜后，就收养了她的全家。这样我得花不少钱，因为我在巴塔维亚有我的第一任妻子，在巴黎有我的第二任妻子，还有

雷内和里卡斯在荷兰,花费很大。现在,这里有我新的小家庭。至少我现在有了一个家庭……东印度群岛典型的乱糟糟的大家庭。也许你会说,跟咖啡监工的女儿结婚是一种准婚姻,携老带幼的,那是一种交易。可我觉得自己甚至是在做某种善事。这个家庭穷得叮当响,我是在帮助他们。莉娜是个乖孩子,是我晚年的安慰。没有女人我没法生活,一切都非常自然地发生了……一切都非常顺利和谐。我在这里过着无所事事的生活,喝好的咖啡,他们对老人照顾得很好……"

他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继续说:

"你呢……你打算到欧洲去吗?可怜的埃尔德斯马!我希望他很快好起来。这都是我的错,对吗?我让他干得太累了。但是,在东印度群岛这里干工作就是这样的。我们在这里都工作得太累了,直到我们完全干不动为止。你……一星期以后离开?你马上要见到父母,听到美妙的音乐了,真令人高兴!我依然非常感激你。你为我们做了很多事情——你是拉布旺吉诗意般的象征。这个可怜的国家。他们诅咒过。我们这些海盗侵略了这个国家,这并不是这个国家的过错,我们是野蛮的征服者,只想在这里发了财然后就离开。如果他们没法发财,他们就诅咒:诅咒天气,而上帝从一开始就造就了这种气候;他们诅咒这里缺乏思想和灵魂的养分,侵略者的思想和灵魂!这个可怜的国家一定在思索,'你们为什么不离开!'你……你也是不喜欢东印度群岛的!"

"我尽力捕捉这里诗一般的东西。有时我找到了。大部分时候,我找不到,这是我的过错,不是这个美丽国家的错误。像你们这些海盗一样,我应该离开这里。在这片神秘美丽的土地上,我所有的

郁闷、所有的孤寂都是自作自受。我不诅咒东印度群岛，行政长官！”

他动情地抓住她的手，他的眼睛里泪水闪亮。

“谢谢你说了这些话。这些话就像你本人一样，你是一个多愁善感、富有教养的女人，从不夸夸其谈、大叫大嚷，不像有些愚蠢的荷兰人，当他们发现这里与他们狭隘的理想不完全一致的时候就胡说八道。我知道你在这里受了很多委屈。你肯定会遭受这种苦楚的。但这不是这个国家的过错。”

“这是我自己的过错，行政长官。”她用温柔的嗓音微笑着说。

他觉得她非常可爱。她没有破口诅咒，也没有因为几天后即将离开爪哇而欣喜若狂，而是前来给他一种安慰。她起身准备离开，说时间不早了，这时，他感到非常悲伤。

“那么我再也见不到你啦？”

“我想我们不会再回来了。”

“那么我们永别了！”

“也许我们会在欧洲见到你的。”

他做了一个否定的手势。

“你来看我这个老人，我非常感激。我乘车陪你回牙律。”

他向屋里高声喊了一声，女人们都躲在屋里不见人影，小女孩们在“咯咯”地笑。他与伊娃一起上了马车。马车沿着两旁满是蕨树的小道行驶，突然，他们看见了神圣的莱莱斯湖，大蝙蝠群在湖的上空一遍又一遍地旋转，投下了一个个黑色的阴影。

“行政长官，”她低声说，“我感到这里……”

他笑了。

"它们只不过是大蝙蝠而已。"他说。

"对了,在拉布旺吉……那也许只是一种老鼠。"

他皱了皱眉头,随后又笑了,浓密的八字须下露出了快活的笑容,他好奇地抬头看去。

"什么?"他轻声说。"真的? 你在这里感觉到它?"

"是的。"

"咳,我感觉不到。各人的感觉不一样!"

大蝙蝠大声发出尖叫,声音中夹杂着凄凉。小马车继续向前行驶,途经一个小火车站。在这样一个理应很偏僻的地区,很奇怪,竟然出现很多人,有一大群衣着杂色的巽他人①,他们源源不断地朝着小车站走去,急切地望着渐渐驶近的一列慢车。火车喷吐着浓浓的黑烟,在竹林间穿行。他们所有人的眼睛都焦急地盯着火车,好像第一次企盼救星一般,好像他们从火车获得的第一印象将会成为他们的精神财富一样。

"这列火车满载着新皈依的回教徒,他们都是朝圣者,刚刚从麦加回来。"

火车停了,朝圣者们身着崭新的闪光上衣和金紫两色的萨马长袍②,这种打褶的袍子一直拖至脚跟处,庄重威严;他们头上包着色彩鲜明的白色和黄色的头巾,从长长的三等车厢里缓缓下车,眼睛里闪烁着自豪的光芒,双唇噘起,略带自负,神情严肃虔诚,他们完全意识到自己的尊严。他们嗡嗡地低声交谈,如痴如狂,有时兴奋地尖叫

---

① 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上的人。

② 一种男人穿的宽松袍子。

一声，等候的人群越靠越近，一齐涌向火车各个车厢狭窄的出口……朝圣者们神情严肃地走下火车。他们的兄弟和朋友争抢着去握他们的手，摸他们金紫两色的长袍，亲吻神圣的手或圣袍的褶边，因为那会给他们带来圣地麦加的某种运气。他们争抢着，拥挤在朝圣归来的回教徒周围，争取第一个亲吻。朝圣者们自负自得，似乎没有意识到这种争抢。在这争抢中、在这踵趾相接闹哄哄的人群中，依然保持着一种平和的尊严，一种庄重的威严，伸出他们的手，让出他们袍子的边褶，让所有靠近的人们疯狂地亲吻。

在这片深沉、秘密、沉睡的神秘土地上，在这些爪哇人中，像往常一样，隐藏着难以探测的神秘灵魂。它的确受到压抑，可是很显然，这真是奇怪，他俩能在这里见到激情的流露，见到一种如痴如醉的疯狂，见到那些深不可测的灵魂将拜谒过先知坟墓的人们奉为神明，听到狂热低沉的宗教哼唱，突然听到意外的一声兴奋的尖叫，没有刻意压抑，只有颤抖的高喊，这高喊声立刻又低沉下去，淹没在低沉的哼唱声中。它好像很恐惧，因为神圣的时代还没有到来……

万·乌迪杰克和伊娃沿着车站后面的路慢慢驶过仍然围着朝圣者的喧闹人群，人们崇敬地提着朝圣者们行李，恭敬地提供他们的小推车——万·乌迪杰克和伊娃突然相互看了看，尽管他俩都想用言语表达内心的想法，但却用理解的眼神告诉对方，他们两人在这疯狂的人群中，共同感受到了“它”，感受到了“那个”……

他俩都感受到了“它”，那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东西，潜伏在地下，在火山底下嘶嘶作响，随着远道而来的风慢慢接近，随着雨水汹涌而来，在沉闷的滚滚雷声中格格作响，在远方无边无际的海平线上飘荡，在鬼鬼祟祟的当地人黑色的神秘凝视中闪过，在他们的心中隐

伏，在他们卑贱的尊严中蜷缩，像毒药和敌对势力一样侵蚀着欧洲人的躯体、灵魂和生命，悄悄袭击着征服者，非常缓慢地损耗着征服者的精力，使他们逐年衰弱，最后因此而死亡，也许突然悲惨地死去。他们两人都感觉到了“它”，感到了这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东西……

他俩感觉着“它”，又同样怀着离别的悲伤。离别近在眼前，因而他们没能看清在这涌动的、起伏的、嘈杂的人群中，在拥挤于朝圣者庄严的金紫两色袍子周围虔诚的人群中，有一个身着白色袍子的高个朝圣者从人群中站立起来。他咧嘴而笑，眯缝着眼睛看着万·乌迪杰克。不管万·乌迪杰克曾在爪哇如何风光，他一直都比“那种力量”软弱……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隐藏的力量
作者=［荷兰］路易斯·库佩勒斯著
页数=263
SS号=12014317
出版日期=2008.2